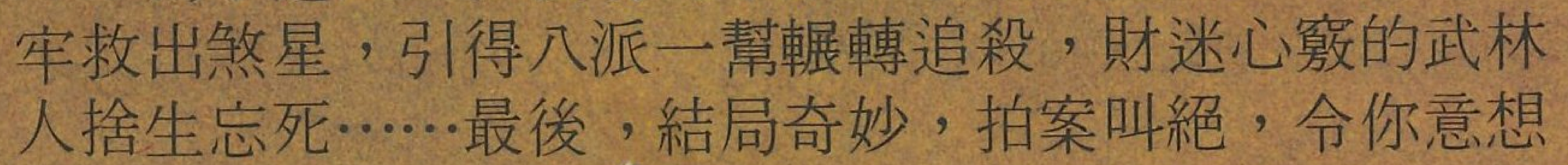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名捕、煞星（新穎俠情鬥智故事）　馬騰·著



　　爲了追回一批被劫的庫銀，名捕頭竟然巧妙潛入大牢救出煞星，引得八派一幫輾轉追殺，財迷心竅的武林人捨生忘死……最後，結局奇妙，拍案叫絕，令你意想不到……

$4.00

第25年
3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馬騰的作品，這位後起新秀年青的作家，數年前已先後替本刊撰寫過不少作品，深受一般讀者愛戴，力加讚賞。今期特別爲本刊撰寫的一部新穎俠情鬥智故事「名捕、煞星」，是篇佈局奇妙，引人入勝，鬥智鬥力，打鬥激烈兼而有之巨著，敍述一個名捕頭爲了追回一批被劫的庫銀，竟然施展妙計潛入大牢救出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煞星，因而引起了一批武林人士的不滿，羣起對他追殺，最後……過程令你匪夷所思，結局更會使你拍案叫絕。

** ** **

近幾期來，我們都加插刊出一篇古今中外歷史宮幃故事實錄，今期也不例外，「戰火殘魂」就是講述古代希臘連場血戰，最爲驚心動魄的一頁就是「木馬屠城」的事蹟，場面偉大，千軍萬馬，箭如飛蝗，血腥遍野，由羅唐納執筆譯述，敬請留意。

** ** **

恐怖詭異之湖海驚魂錄故事之二「變體」下期刊出。西門丁自從「雙鷹神捕」故事結束後，為上述這個故事集費了不少心思，保証不會令你失望。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6.4

第25年
第3期
（總號123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俠情鬥智故事

名捕·煞星

馬騰·文
可飛·圖

假捕頭　巧賺大牢

二月初七。

春分。

絲絲細雨像十里亭邊的柳條一樣，惹人愁思。

雨霧柳浪中，一騎如箭，只不過眨眼間，便已馳過十里亭，飛也似地直往江州馳去。

江州大牢。

斜風細雨下，更覺春寒料峭，這樣的天氣，最好是吃火鍋喝酒。

對於江州大牢的獄卒來說，這只能是一種幻想，因爲他們曾經接到嚴令，在當值時，誰也不能喝酒，違者杖責二十，試問，誰願意爲了喝兩杯而屁股開花？

江州大牢這兩日來確實有異於平常，顯得戒備森嚴，行人不得靠近大牢三丈之內，否則立刻斥退，所以，必要行經大牢那條街道的人，皆避開遠遠地急步而過，胆小的甚至連頭也不敢抬，看一眼那森沉沉的大牢。

往日，大牢前只有四名獄卒守衛，今天却增加了四個，變成八個。

這八個獄卒皆是身高腰粗膀闊的大漢，左腰一律斜掛長刀，右腰則扣着一條精鐵鍊，顯得這八個人頗爲雄武。

除了那八個守着大牢大門的漢子外，還有兩隊爲數十人的獄卒在高大的圍牆邊作交义式的巡邏，十二個時辰不停，這種陣仗，江州城的人還是第一次見到。

大牢外戒備森嚴，大牢內也不例外。

大牢的門是從外面用一把大鎖鎖起來的，從裏面出來的人，均要從大門左上方一個小洞門中遞出腰牌看過，外面那八位漢子才會將鎖打開，放裏面的人出來。

大門內是一個數十丈方圓的大院子，砂礫地，通過院子有一座用大麻石切的屋子。這間屋子很大，足有那座院子般寬闊，高足有五六丈，而屋頂竟然也是用石蓋的，很平整，整座屋子就像一個寬長的箱子一樣。

整間屋就只有正對大門的地方開了一道只容兩人通過的門口，閉緊的門是用鐵造的，亦在外面加了一把大鎖。

屋子的兩邊牆上，靠近屋頂的五尺的地方，開了一排間格相同的窗口，竟用姆指粗細的鐵枝封起來，而院子的左邊，靠牆有一列房子，那是給獄卒使用的，而院子內亦有五名獄卒在巡邏，更有兩名守在那石屋鐵門左右。

那間堅牢的石屋，正是監守一切罪犯的牢房。

石屋內對開兩邊間成一間斗室，那就是關押犯人的監房，每間監房皆用中心包鐵的粗木樁間格起來，透過樁與樁之間，可以互相看到對面監房的情形；但相連的牆則是用大石砌起來的石牆！

這樣的一座監牢，可說有如鐵鑄銅澆，被關在裏面，就算有通天遁地之能，也休想逃得了！

那一排排的監房只是用來收押一般重犯之用，還有一處是用來收押特別的重犯的地方！

那就是這座監牢的地牢。

從監牢右邊的入口順着梯道走下去，要經過兩道鐵門才能夠落到地牢。

地牢內分隔成六間五丈見方的石室，門是用鐵柵做成的，地牢內點了六盞油燈，所以很光亮，而且一點也不潮濕。

地牢內有兩個獄卒在守值，而那二道鐵門也各有一名獄卒在守着，被關在地牢內的犯人，若想逃出去，簡直比登天還難，也是不可能的事。

地牢六間監房內現在只有一間關押着一名犯人，這名犯人被關押到這裏，不用說也是個不簡單的人物。

趕盡殺絕嚴青雄

監房內的那名犯人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只從他可以在監房內吃火鍋，喝紹酒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一個犯人能夠在監房內吃火鍋喝酒，肯定是個大有來頭的特殊人物。

因爲所有的獄卒獄吏皆奉嚴令不准喝酒，而這名犯人却能夠，這豈不是一件很詫異的事？

其實一點也不詫異，因爲那名犯人是得到江州總捕頭阮鐵手的特准的。

這位特殊的犯人到底是何身份？既被關在專收押重犯的鐵牢內，又能夠得到這優遇。

關着那名犯人的監房就在梯道對正那間石室，從上面下來的人，透過那兩重鐵柵門，一眼就可以看到那間石室，反之，那犯人也可以透過那道鐵柵門望上去，再透過那兩重鐵柵門，看到下來的人。

× × ×

外面春寒料峭，地牢內更覺陰冷。

那兩位呆坐在梯道口的獄卒，越坐越冷，陣陣肉香酒香從那間監房內透出來。嗅在鼻中，令到這兩名獄卒直吞口水，牢騷更盛。

這也怪不得他們會發牢騷的，犯人可以喝酒吃火鍋，而他們却不可以喝酒，這豈不是顚倒過來了？對於一向作威作福慣的他們，心裏眞不是滋味。

他們盡管心中牢騷滿腹，但却不敢向那名犯人發作，因爲他們皆懾於那名犯人的名頭！

監房內那名犯人這時正坐在火鍋前，喝着燙熱的陳年紹酒，吃着鮮嫩的涮羊肉，微有酒意的臉上，被那熊熊的炭火烘映下，紅通通的。

這人年約四十出頭，眉目清秀，鼻直

、但鼻尖却有如鷹隼那樣微勾，薄唇，頷下無鬚，咀角有兩道刻紋，乍看起來，頗像一個飽讀詩書的文士，但看眞了，却給人一種刻毒殘忍的感覺。

而他亦是一個心狠手辣，性情殘暴的赫赫人物！

在江湖武林中，只要提起趕盡殺絕嚴青雄，相信沒有一個不曾聽聞過的，也相信沒有多少人不變色的！

就連當今少林掌門人上智禪師，聽聞這個名號，也為之皺眉不已。

因為他領教過這個人的厲害。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少林寺一位俗家弟子不知怎的開罪了這位趕盡殺絕嚴青雄，竟被他將全家一十六口誅絕！

那名俗家弟子乃是少林寺羅漢堂首座上明大師的首徒，上明大師得悉這噩耗之後，自然不能輕易放過他，正想率領羅漢堂座下十位弟子下山去找這位嚴青雄，那知道這位煞星已找上來了！

上明大師與嚴青雄劇戰之下，竟然不敵，羅漢堂弟子無不駭然，最後上明大師捱了嚴青雄的一記穿心掌，吐血身亡。

這一來，立刻驚動了方丈上智大師，率領眾弟子出寺，嚴青雄却一句話也不說，搶上前就向上智大師動手，上智大師無奈之下，只好放手與他一戰。

劇戰約半個時辰，結果上智大師也吃了虧，被嚴青雄一拳擊在左肩上，肩骨盡碎；而上智大師也劈了嚴青雄一掌，將他劈飛丈外！

表面看起來，是嚴青雄不如上智大師，但上智大師却知道嚴青雄的身手就在他之上，因為嚴青雄捱了他那一掌，仍然沒事人一樣站着，而他的左肩骨却碎了。

少林寺眾弟子一見方丈被嚴青雄擊傷了，雖然是佛門弟子，但也動了火，在戒律院長老半燈大師的一聲號令下，擺下了羅漢大陣！

嚴青雄却夷然不懼，手仗三尺長劍，在羅漢陣內左衝右突，勇戰一個時辰之後，雖然身上負傷不下十數處，但仍被他破陣而出，往山下逸去！

這一戰，少林寺連上明大師在內，共死去了二十三人！

而連掌門方丈上智也負了傷，這令到少林寺遭受到從未曾有過的挫辱！

而這一戰，也立刻轟傳了武林。

嚴青雄的大名，亦不脛而走。

他出道江湖凡十五年，大小不下百戰，未嚐一敗，而他手下從無活口，其中約三十餘戰的對手不但死在他三尺長劍下，連家人亦遭到他的毒手！

武當派上一代掌門人，已經退隱的百德道長，慨言此人是百年來武林中罕見的大煞星。

而他確實也是個嗜殺的人。不論是誰，只要開罪了他，那他准活不成，而且全家遭殃！趕盡殺絕這個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由於江湖上還未有人能够制得住他，所以他益發驕橫，在江湖中橫行無忌。

而他的惡行亦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終於，由武當派掌門人青葉道長與少林掌門方丈上智大師共同倡議，聯同其餘六大門派的掌門人，及丐帮帮主，於江州城外的黃坡崗上與嚴青雄遭遇，八大門派加上一大帮共九位主腦人物立刻聯手對付嚴青雄！

嚴青雄竟然夷然不懼，與八派一帮九位首腦人物展開一場激烈無比，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劇戰，劇戰約三個時候，八派一帮中的黃山峨嵋兩位掌門人竟然死在他的劍下，而丐帮帮主言重、華山掌門韋孤城、武當掌門青葉道長均掛了彩。

嚴青雄身上亦受傷不下六五處，最後力竭被擒！

那時已足足劇戰了有六個時辰！

少林掌門方丈上智等人也筋疲力竭，癱在地上，無力擒下嚴青雄，若不是江州城總捕頭阮鐵手早已伺伏在一旁，在嚴青雄力竭倒地時，及時現身將他擒下鎖起，只怕還擒不住他！

阮鐵手之所以擒下嚴青雄，是因為他在半年前竟然在江州轄境內刦去了上繳朝廷的庫銀五萬八千兩，阮鐵手雖然稱得上是南七北六十三省公門中的佼佼者，但却不是嚴青雄的敵手，他追查了四個月，仍然查不到嚴青雄的下落，令他無從下手，這一次天助之幸，嚴青雄竟然就在江州城外與八派一帮動上手，被他覷準時機，將嚴青雄「手到擒來」！

由於阮鐵手要從嚴青雄身上追回那五萬八千兩庫銀，這是關乎朝廷的大事，八派一帮雖然想手刃此煞星，亦只好拋開私仇，讓阮鐵手將嚴青雄帶走。

而阮鐵手亦答應八派一帮，在追回庫銀之後，立刻將嚴青雄處斬！

八派一帮無非是想嚴青雄死，那麼，他遲早也是死，死在誰的手上沒有什麼關係，而且可以送個人情給阮鐵手，何樂而不為？於是，嚴青雄就給關押在江州大牢的地牢內！

這是半個月前的事。

賺牢

半個月來，阮鐵手曾經逼問過嚴青雄那批庫銀的下落，但嚴青雄却矢口不說，阮鐵手想動刑，但一想，這根本起不了作用，所以他忍下一口氣，慢慢來。

而且他亦對嚴青雄很優待，在這春寒料峭的天氣，嚴青雄能够的喝酒吃火鍋，就是一例。

而嚴青雄也看準了，他若是不將那批庫銀的收藏地點說出來，阮鐵手是不會殺死他的。

因為他曾經對阮鐵手說過，那批庫銀的收藏點，只有他一個人才知道，他若是死了，豈不是永遠追不回那批庫銀？阮鐵手怎樣向上頭交代？

這也是那些獄卒不敢惹嚴青雄的原因，試問，誰願意得罪一位這樣的大煞星。

他雖然被關押在這森嚴堅固的大牢內，但以他之能，難保不會破牢逃去，誰願担上全家被殺的風險？

怪不得大牢防守得這樣嚴密，看來，阮鐵手也担心嚴青雄會破牢逃去！

酒喝盡，嚴青雄已有了五分酒意，於是他躺回床上，擁被高臥。

阮鐵手雖然將他關在這地牢內，却仍然不大放心，不但將他的手脚上了鐵鍊，

也將他用一條大鐵鍊鎖在厚逾二三尺的牆上嵌着的一個粗鐵環上，他最多只能够走到鐵栅門前，再遠就不能了。

那不是因為有那道鐵栅門將他阻着，而是鎖在他脖子上，另一端繫在粗鐵環上的粗鐵鍊，長度只够他走到鐵栅門前！

他除非躺着或坐着不動，否則，他稍為一動，身上那些鐐銬鐵鍊都會發出聲响，守在梯道口的兩名獄卒不用去看，也知道他在幹什麼。

那兩位獄卒由於身上越來越寒，所以他們再也坐不住，站起來走動，同時也盼望換更的快來。

兩人只不過在那條甬道內走了個來回，同時也看到擁被高臥的嚴青雄，心裏正自嘀咕不滿的時候，上面响起打開第一道鐵栅的聲音。

兩人急急忙忙走回梯道那面站着，看看來的是什麼人。

但這時候應該還未到換更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來的是誰呢？

應該是巡牢的蔡牢頭來了才對。

因為蔡牢頭每日皆來巡兩次牢，早上已來了一次，如今大約已到黃昏，也應該是巡察的時候了。

兩人果然沒有猜錯，當第二道設在地牢還有五道梯級的鐵栅門打開時，最先出現的正是那位長相嚴謹的蔡牢頭。

但跟着走下來的還有人，是五個人！

跟在蔡牢頭後面的赫然是江州城有名的總捕頭阮鐵手，另外四個是阮鐵手的手下捕快！

他們走下地牢後，那扇鐵栅門又關上了，並且上了鎖。

這樣森嚴的守備，就算有人胆敢刦獄，也不可能將人救出去！

那兩名獄卒連忙上前見過蔡牢頭與阮鐵手。

「他沒有什麼吧？」蔡牢頭手指一下嚴青雄那邊監房。

「他好得很，喝足吃飽了，正在睡大覺！」左面那名獄卒有點不滿地說。

蔡牢頭竟然不以為意，點點頭，朝阮鐵手道：「阮兄，咱們過去看看。」

阮鐵手點點頭，雙雙走向那間監房。

來到鐵栅門前，隔着那些粗鐵枝，可以看到嚴青雄高臥床上，扯起鼾來，地上有三個酒壺，那火鍋仍在冒着熱氣，炭火却黯了很多。

「嚴青雄，起來！」蔡牢頭很神氣地吆喝一聲。

嚴青雄鼾聲立止，眼皮動了動，張開雙眼，側轉頭望向外面，看到是蔡牢頭與阮鐵手，還有那四名捕快，不由皺了一下眉頭，慢吞吞地邊起床邊道：「老子好好地躺着睡覺，起來幹什麼？」

「混帳，要你起來就起來！」蔡牢頭吹鬍子瞪眼睛地吼道：「姓嚴的，別人怕你，俺可不怕你，你是不是想試試我的手段？」

嚴青雄幾曾被人這樣吼喝過，陡地挺起身來，臉色鐵青，雙眼暴睜，胸膛起伏，好一會才平復下去，下床走向鐵栅前。

他竟然硬生生忍下那口氣，這人城府之深，確實不簡單！

「嚴兄，阮某來到這裏，你應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阮鐵手冷冷地盯着嚴青雄。

「別痴心妄想了，殺了我也不會將庫銀的收藏點說出來！」嚴青雄的聲音很尖。「我才不會笨到自絕生路！」

阮鐵手却一點也不動氣，仍是冷冷地道：「你總會說出來的，我才不急，我有的是時間。」

「哼，就算你等到頭髮也白了，我也不會說，死也不說！」嚴青雄眼角肌肉有點顫抖，目光也閃出兩道厲光。

「說不說是你的事，現在，阮某要押你去過堂。」阮鐵手仍然冷冷地說。「知府徐大人要見識一下你這位胆敢刦去朝廷庫銀的狂徒。」

「天下間事，有什麼是老子不敢為的？」嚴青雄的神態語聲皆很狂。

蔡牢頭却從腰上取下一大串鎖匙，揀出其中一條，將那把大鐵鎖打開，並推開了那道鐵栅門。

阮鐵手一步跨了進去，冷冷地道：「對不起，由於大牢到府衙這段路不短，所以便將你身上的大穴封了。」

嚴青雄倏地雙眼暴睜，欲想發作，但終於忍下來了，目中閃着厲光，裝作不在乎地道：「只管動手，肉在砧板上，有什麼好說的！」

「得罪了。」阮鐵手出指如飛，一連點了嚴青雄身上八大穴，再將他左右肩井穴也點了，才從蔡牢頭的手上接過一條足有半尺長的大鎖匙，將鎖在他頸後的那把大鎖開了，除下套在他脖子上的大鐵鍊，然後退了出去。

嚴青雄雖然被取下了套在脖子上的那條鐵鍊，但手上却分別戴着鐵鐐銬，加上身上八大穴及肩井穴被點封，全身功力不能提聚了，雙手也不能動，等於一個廢人一樣。

兩名捕快立刻閃身走了進去，左右將嚴青雄挾起來，將他挾出了監房。

另外兩名捕快則一前一後將他夾在中間，蔡牢頭與阮鐵手當先走向梯道那面。

登上三級石階，第二道鐵栅門外的獄卒看清楚是蔡牢頭及阮鐵手，才從腰間解下鎖鑰，將那道鐵栅門打開。

上到地面出口是第一道鐵栅門，外面亦有一名獄卒守着，看清楚是蔡牢頭及阮鐵手後，才將鐵栅門打開。

如是者，穿過重重鐵門，阮鐵手等四名捕快押着嚴青雄來到大牢正門前。

這是最後一道藩籬，跨過正門，就是外面的天地了。

× × ×

一騎冒雨衝風馳進了江州城，却沒有停下來，反而連連催騎不已，飛騎去勢更急，有如飛矢一樣急疾。

街上的行人紛紛躲避不已，誰也不敢開聲喝止那騎人馬，因為他們都認識馬上的人是誰。

過長街，馬韁一扯，飛騎去勢一緩，轉入一條橫街中，四蹄敲在石板上，暴雷也似轟响，去勢一點也沒有慢下來！

雨雖然不大，但打在人的身上，依然濕人衣衫。

那一人一騎的身上皆沾滿了雨水。

飛騎轉過長街，竟然直奔向大牢那個

方向！

這個人這樣急趕去大牢幹什麼？

× × ×

江州大牢外那八名彪形大漢從那個只有一尺見方的門洞中，將阮鐵手遞出去的知府徐大人簽發的手令，及阮鐵手的腰牌驗明無訛之後，才將大門上那把大銅鎖開了，然後將那兩扇鐵門推開一條五尺寬左右的縫。

阮鐵手當先走了出來。

那八名彪形大漢忙抱拳道：「阮總捕頭。」

阮鐵手擺擺手道：「辛苦你們了。」

原來這八名彪形大漢是知府徐大人應阮鐵手所請，特別從近身衙差中撥出這八人，協助守衛大牢的！

緊跟着，從那門縫中走出那四名捕快來。

四名捕快的當中，就挾着那名江湖兇煞趕盡殺絕嚴青雄！嚴青雄是被那四名捕快半挾半推走出來的。

一陣急風挾着雨絲吹打在衆人的臉上，衆人不覺身上一冷，精神爲之一振。

嚴青雄抬頭望天，眨着眼道：「哈，又看到天了，想不到天亦爲我落淚！」

阮鐵手却沒有理會嚴青雄話中的意思，向大牢圍牆那邊停着的一輛有蓋篷車招了招手。

那輛篷車立時「得得」地輕馳過來。

眞假阮鐵手

一騎亦在急風細雨中從箭遠外的一道街角中急馳出來，箭一樣奔向大牢這邊！

馬上人一眼看到大牢門前的阮鐵手與挾着嚴青雄的那四名捕快，不由急得連連催馬，雙腿猛挾馬腹。

可惜那馬匹經數十里飛馳，飛馳到這裏，可說氣力已衰，如何還有餘力馳快？

馬上人急得張口大呼起來，但一股疾風却在這時夾雨撲面吹來，猛地吹入他的口中，嗆得他到口的呼叫聲噎在喉中，猛烈地嗆咳起來。

這時大牢門外的阮鐵手及四個捕快已挾着嚴青雄往馳來的馬車迎上去。

如雷的馬蹄聲傳到阮鐵手等人的耳裏，疾忙扭頭望去，看見一騎飛來，每個人的臉色皆變了，阮鐵手更是臉色大變，疾喝一聲：「截住他，可能是來刦人的！」

接一把從那四個捕快的中間將嚴青雄一把抓過來，接將他挾在腋下，急掠向那輛馳近的馬車，飛身一躍，挾着嚴青雄躍掠上馬車，腰身一弓，穿入了車廂中。

那輛馬車見阮鐵手進入車內，駕車的立時吆喝一聲，一抖韁繩，健馬洒開四蹄，向府衙那面疾馳而去。

× × ×

那八名彪形大漢及四名捕快在阮鐵手喝聲出口的刹那，立時叱喝出聲，一湧撲上前去，攔截在路上。

馬上那騎者催馬如狂，口裏大喝出聲：「截住他，別讓那賊子走了！」

那人一喝，令到那些捕快不由一怔，弄不懂要截住誰。

那人却從馬上一躍而起，凌空一翻，長身掠向前去。

那四名捕快及八名府衙由於雨絲迷濛，所以一時間看不清楚那人的面目，但聽聲音却有點耳熟，身形也有點眼熟，只是一時間省不起來的是誰，見那人長身急掠追向馬車，俱不由發一聲喊，紛紛騰掠起來，揮刀斬向那人。

那人不由又急又怒又氣，疾喝一聲：「瞎了眼的蠢材！」腰間長刀急撤，鏗鏘聲中，將騰撲的幾條人影盡皆震落地上。

而那人亦被迫得飄墜落地。

「你們簡直是反了！」那人脚才沾地，一雙眼像要噴出火來，瞪目大喝。

其餘幾名捕快府衛正待衝上前去，被那人的一喝震住了！

雨依然似剪不斷的愁絲一樣下着，料峭的寒風砭肌刺寒，四名捕快與八名府衞這一次看清楚了那人的面目，十二個人立時像中了邪，白日遇鬼般，震驚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幸好這時不是黑夜，否則，他們不以爲遇到的是鬼才怪！

你道那人是誰？令到他們如此震驚。

這人竟然是另一個阮鐵手！

江州城名重一時的總捕頭阮鐵手！

天下間的咄咄怪事，沒有比這眼前的更怪了！

明明剛才將嚴青雄從大牢中押解出來的是總捕頭阮鐵手，四名捕快與八名府衞自信沒有看錯，也沒有認錯，那麽，眼前這人怎麽會是總捕頭阮鐵手？莫非眞的白天見鬼，或是阮鐵手有分身之術？

四名捕快八名府衞不由呆住了。

「蠢材，難道你們不認識我了？」這一個阮鐵手氣得大喝：「怎會讓那人將嚴青雄帶出來的？還不快去追截！」

那四名捕快與八名府衞却動也不動。

他們是因爲弄不清楚眼前這位是眞呢，還是上了馬車，將嚴青雄押解往府衙的是眞，所以他們被弄得迷糊了，不知聽那一個的才是。

或者是先入爲主的原因吧，他們直覺地認爲，那個將嚴青雄挾上馬車，馳向府衞的阮鐵手是眞的！

更大的原因是他們驗看過知府徐大人親筆簽發，蓋上官印的手令，更驗看過那位阮鐵手的腰牌，那都是眞的，而那名捕快是親自看到府衙那位師爺將手令交給阮鐵手的，這是假不了的！

那麽，眼前這一位應該是假的了。

眼前這阮鐵手可能是假冒來刦牢的。

十二個人幾乎皆這樣想，爲首一位捕快猛的喝道：「好奸賊，竟敢假冒咱們阮總捕頭，企圖混入大牢？弟兄們，先將他拿下來再說！」

喝聲中當先衝向那位阮鐵手，一刀斜斬向對方的胸肩！

其餘衆人亦叱喝一聲，湧撲上去，一片刀光疾往那位阮鐵手的身上罩落！

那位阮鐵手氣得臉也青了，身形一幌，飄退丈外，同時口裏發出霹靂也似的一聲大喝：「你們瘋了！」

這一聲喝又將一刀斬空的十二個人震住了，直瞪着眼，望着那位阮鐵手。

那位阮鐵手氣怒地叱道：「蔣幹，你們怎麽了，想造反？竟然敢向我動手？」

那蔣幹就是爲首那位捕快，聞喝眨了一下眼，遲疑地道：「你是阮總捕頭？」

那位阮鐵手怒笑道：「你以爲我是那一個？」

蔣幹如在夢中般吶吶道：「那麽，剛才那位又是誰？」

那位阮捕頭不由詫異地道：「你說什麽？說的可是昔才將嚴青雄帶走的人？」

蔣幹甩甩頭道：「正是，他也是阮總捕頭！」

那位阮鐵手聞言渾身一震，臉色大變，疾喝一聲：「不好，不知是那個斗胆狂賊，假冒我將嚴青雄救走了！」喝聲中，人如激矢般掠向前，飛掠向府衙那面。

四名捕快及八名府衞聞言皆一震，見那位阮鐵手飛掠前去，這時也顧不了分辨誰眞誰假了，發一聲喊，楞頭楞腦地隨在那位阮鐵手後面飛奔而去。

目前最緊要是將嚴青雄截下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否則，只怕他們吃不了兜着走！這是那四個捕快與八名府衞這時的想法。

× × ×

那輛馬車載着挾着嚴青雄的阮鐵手，確是飛馳向府衙那方向，唯獨是飛騎趕來的阮鐵手與那四位捕快及八位府衙一陣疾風般追到府衙時，府衙前確實停着一輛馬車，不過却不是載着那位阮鐵手與嚴青雄的有蓋篷車，而是一輛裝飾華麗的馬車。

這一輛肯定不是載着那位阮鐵手與嚴青雄的馬車。

這位阮鐵手立刻像一陣風般帶着那十二個衙差衝進了府衙內。

當值的衙差見是總捕頭，那敢阻止？

堂上靜悄悄地，知府大人那裏有升堂？這一次那四名捕快及八名府衞眞的驚了，才開始相信眼前這位阮鐵手是眞的。

這位阮鐵手亦是臉色遽變，猛衝到堂口，劈手抓住一位衙差，疾聲問道：「可見到有人押解了一位犯人入來？」

那衙差怔了一下，惶聲道：「總捕頭，什麽人押什麽人來？」

這一問可問得阮鐵手也怔了一下，隨即解說道：「可有看到一位裝扮成我的樣子的人，押了那位刦庫銀的重犯嚴青雄過來？」

那衙差瞪目道：「有人假冒總捕頭你？」一副不可思議的神情。

阮鐵手不耐煩地道：「快說啊！」

那衙差搖搖頭道：「沒有見到。」

那四個捕快與八名府衙一聽，登時臉色青白起來，顫聲道：「總捕頭，現在怎辦？」

他們已完全相信眼前這位總捕頭是眞的了！

阮鐵手亦是變了臉色，疾喝道：「快傳我口令，通知所有弟兄們立刻趕到四門把守，我立刻進去見大人！」

四名捕快八名府衙齊應一聲，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阮鐵手在內堂見到了知府徐大人。

行過禮，徐大人未待阮鐵手退過一旁，便急聲問道：「鐵手，帶了那刦庫銀的重犯來了？」

阮鐵手一聽，一顆心直往下沉，惶恐地道：「大人，沒有人將那重犯帶來？」

徐大人詫聲道：「鐵手，除了你帶着本府的手令到大牢能够將那重犯帶出來，還有誰能够將人從大牢帶出來？」

阮鐵手額上冷汗直冒，誠惶誠恐地道：「大人，那位假冒卑職的人騙取了大人的手令，將那重犯從大牢中帶出來，救走了。」

徐大人神色一變，不可置信地道：「你是說從本府這裏拿去手令的不是你？」

阮鐵手應道：「不是，那是經過易容改裝冒充卑職的賊徒假冒的！」

「會有這種事？」徐大人怪叫起來：「這……這……世上眞的有這樣維妙維肖的易容術？」

阮鐵手道：「回大人，江湖上無奇不有，確實有這種易容術！」

「那……那重犯走脫了，這……這如何再追回那批庫銀？向上頭交待？」徐大人的額上也冒出了汗水。

「卑職該死！」阮鐵手汗出如漿。

「現在不是誰該死的問題，你也不該死，最重要的還是怎樣將那名重犯緝捕回來！」這徐大人倒是個明理有頭腦的人。

「大人，卑職已傳令下去，着手下火速分守四門，唯恐人手不够，所以特來面請大人下令守備曹大人火速率領兩營兵勇，協助嚴守四門，並在城內外搜查。」阮鐵手將他的主意說了出來。

「事不宜遲，本府立刻寫一道手令與你，火速去見曹守備。」徐大人不愧是一府之主，辦事敏捷。

於是，阮鐵手帶着徐大人的手令，飛一樣趕往守備衙門。

× × ×

江州城刹那間風聲鶴唳，但見大街小巷都有兵勇把守，四門更是守得嚴嚴密密，一只蒼蠅也飛不出去。

阮鐵手偕同曹守備各帶一隊幹練的捕快及兵勇，分從南北兩城門向外搜查追索，而城內則由副守備會同副總捕頭于勇搜查客棧及一切可疑的地方。

這一攪，令到江州城有如兵臨城下般，四門早已關閉起來，任何人不准出入。城內的百姓皆人心惶惶，心中不安，家家閉戶關門，連店舖茶樓也不敢做生意了。

擾攘了半日一夜，直到翌日，依然搜尋不到嚴青雄與那位假冒阮鐵手的賊人的踪跡。

阮鐵手與曹守備還未回城，想是一路追了下去。

知府徐大人亦一夜沒有睡，坐以待旦，只盼有好消息回報，但却望眼欲穿。

假捕頭眞神手

江州城鬧得天翻地覆，離江州城大約三十里左右的一處荒野岸邊，正停了一艘烏篷船，船艙內正有兩個人靜靜坐着，互相注視着。

這兩人赫然是阮鐵手與嚴青雄！

這位阮鐵手當然是假的！

嚴青雄的手上脚上依然戴着鐐銬。

「嘿，若我沒有看走眼，你這個阮鐵手是假冒的！」嚴青雄一雙目光有如刀鋒般鋒利。

「這還用猜？當然是假冒的了。」阮鐵手亦冷笑出聲，目光同樣銳利如刀。

「嗯，江湖武林中能够改裝易容得如

此維妙維肖，天衣無縫的人，只有一位黑心神手易不變，若閣下不是易不變，也是經易不變那雙神手為你易容的，我猜得對不對？」嚴青雄冷冷笑道。

「好眼光。」那位阮鐵手隨說隨伸手在臉上頸上像變魔術般搓摸了一陣，接一掀，從臉上掀下一張精巧的人皮面具來。

這人立刻現出了眞面目。他相貌端正，但很普通，毫無突出之處，但一雙手却很靈巧，唯一特別的是，他的左頷下有一顆黑豆般的黑色胎痣。

這人就是江湖上人稱黑心神手的易容聖手易不變！

「果然是你！」嚴青雄沒有一點感激之意。神態仍然很冷。「想不到你的胆量這樣大，竟然敢假冒阮鐵手，將我從大牢中騙了出來！」

故意頓了一下，目光瞬也不瞬地盯着易不變，冷笑道：「只是，在我的記憶中，你我從無交情，也無過節，你為何甘冒大險，將我救出來？」

易不變乾笑一聲，道：「閣下是聰明人，應該明白。」

「我當然明白！」嚴青雄語聲更冷：「你若不是看在那批庫銀的份上，焉肯冒此大險救我？」

「閣下說得一點不錯。」易不變「哈」地笑了一下道：「你幾曾聽說過我易黑心做過一件對自己沒有利益的笨事？」

「廢話少說！快將你的意思明白說出來。」嚴青雄目中盡是厲光。

「急什麽，這不就說了麽？只希望你聽了後，不要爆火。」易不變嘻嘻一笑。

「我想與閣下對分了那批庫銀，這不太過份吧？」

「哼哼，你的胃口倒不小。」嚴青雄一張臉陡地沉了下來。「要是老子不答應呢？」

「那很簡單。」易不變淡淡道：「我不會將你交給阮鐵手，也不會將你身上的鐐銬打開，更不會將你身上的穴道解開，我會將你交給八派一幫，相信他們不會為了那批庫銀而不殺你！」

嚴青雄聽得臉上陣青陣白，氣怒不已，無奈此時全身被人制住，根本兇不了，眼珠亂閃了一下，終於道：「好吧，一半就一半，老子應承你。」

「哈，諒你也不敢不應承。」易不變得意地笑道：「不過，我對閣下的信譽却不大有信心。」

嚴青雄恨得牙癢癢地，吞口氣道：「那你想怎樣？」

「很簡單，因為我的武功不及你，為了愼重起見，我要你吞下這顆藥丸！」易不變說時從懷中摸出一個小瓷瓶，倒出一顆藥丸，用姆食二指拈起來，遞到嚴青雄的嘴邊，臉上滿是詭笑。

「這是什麽藥？」嚴青雄心中恨得直想將易不變一銬砸死，但却知道這根本是辦不到的事，他若想活，那就只有乖乖地聽易不變的擺佈，所以他盡管氣炸了肺，仍然不敢發作。

「這不是穿腸毒藥，你放心好了。」易不變得意地笑道：「這只是一種吃了能令人在一定的時辰內，發作一次的藥丸，發作時不會很痛苦，但却會全身無力，但只要吃了我特製的解藥，便會暫時無事，但若吃不到，那就會令到整個人手脚癱瘓，形同廢人，宰割由人。」

「哼，你倒設想得頗為週到！」嚴青雄眼中像要噴出火來一樣。

「跟你這位趕盡殺絕、手段兇殘的人物打交道，若不設想週到，很容易會吃虧的！」易不變道：「怎樣，吃不吃？」

「老子若吃了，你不給我徹底解除毒性的解藥，老子豈不是一輩子受你控制？」嚴青雄氣恨恨地道。

「我才不會一輩子跟你這樣兇暴的人打交道，只要得到那一筆庫銀，我立刻會將眞正根治毒性的解藥收藏的地點說出來，你不就可以永遠解除威脅了嗎？」易不變很正經地說：「再說，到時我若不說出來，你也有足夠的能力殺了我。」

「但若你將那解藥藏在一個很遠的地方，而你的解藥只是一時有效，在途中若發作起來，那我豈不是一樣是死？」嚴青雄忿然道。

「我的身上帶了足够的解藥。起出那批庫銀之後，我將所有的暫時性解藥交給你，你認為足够取到眞正的解藥有餘，才將銀子交給我不遲。」易不變急急說。

「但若是你那顆眞正的解藥是假的，我豈不是一樣死？」嚴青雄每一樣皆想到了，難怪他在江湖上無人計算得了他，確是一條老狐狸。

「這一點，我也替你想到了。」易不變不慌不忙地道：「我手上的藥足够你吃半年，相信以你之能，加上我又帶了那一批銀子，不用半年就能將我找出來。」

「這一點倒是眞的！」嚴青雄厲笑道：「你敢騙我，我會上天入地將你找出來，死得比凌遲碎剮還要慘酷百倍！」

「為了表示我的誠心，我先將這一瓶解藥交給你，待起出那批銀子，分了之後，再將這一瓶交給你。」易不變說完，將掌中兩個藥瓶遞了一個給嚴青雄。

嚴青雄一手接了過來，打開瓶蓋看了一下，為數約有百十顆，清冽透鼻，精神為之一振。

「現在可以放心將這個吃下去了吧？」易不變笑着揚揚手上那顆藥丸。

嚴青雄無言張開了口。

易不變食指輕輕一彈，那顆藥丸立刻射入嚴青雄的口中。

易不變的動作很快，立時一手將嚴青雄的下頷托起來，使他的嘴巴合攏。

這就不怕嚴青雄弄鬼了。

因為藥丸是入口即化的，嚴青雄但覺口內先是一甜。繼之有點苦，順喉而下，却渾身一冷，令到他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易不變看到嚴青雄打了個寒噤，才將托住他下頷的手縮回。

大概吃了那顆藥丸之後，是有這一種反應的。

嚴青雄這時目無表情，冷沉地道：「現在總可以將我被封的穴道解開，手脚上的鐐銬打開了吧？」

「這一點當然。」易不變的口氣變了，運掌如飛，一口氣將嚴青雄身上被封的穴道拍開。

接着，他從身上掏出一大串各式各樣的鎖鑰，試了幾條，便將嚴青雄的手脚鐐

銬也打開了。

嚴青雄立時長吐一口氣，舒展一下手脚，又恢復了往昔那種暴戾刻毒的神態。

「這裏是什麽地方？」嚴青雄探頭望出艙外。

「這裏是離城西南約三十里的一處荒野江邊，連我也不知是什麽地方，但我敢担保，阮鐵手不會追尋到這裏來！」易不變很有信心地說。「我已將那輛馬車丟棄在離城西北那條荒道上。」

「嘿嘿，你想得眞週到，這樣一來，他們是越追離咱們越遠了。」嚴青雄話題一轉道：「咱們就窩在這裏？」

「暫時這裏是最安全的，也是他們意料不到的，若是咱們現在一走，相信很容易會被追尋到踪跡。」易不變一副深謀遠慮的樣子。

「易黑心，說眞的，你幾時打上了我的主意？」嚴青雄目光落在易不變臉上。

易不變神色不變，乾笑道：「就在你被阮鐵手關在江州大牢那時起，嘿嘿，若你不是被關押在大牢內，天大的胆我也不敢打你的主意，分一杯羹。」

「嗯，你倒是說得坦白，」嚴青雄道：「你怎會想出這個主意的？」

「原先我也想不到的，在我察看過江州太牢的守衞情形之後，知道刼牢是行不通的，於是我靈機一觸，想到了這個絕妙的主意。」易不變說到得意時，不由笑起來。

「這個主意確實妙。」嚴青雄也不得不同意。「只是，你怎知道阮鐵手不在江州城內，還有那塊腰牌？」

「這一點簡單之至，我略施小計，將阮鐵手引出城外，那塊腰牌，就是從阮鐵手的身上摸來的。」易不變越說越得意。

「能够從阮鐵手的身上摸到那塊腰牌，相信不是無名之輩，也不會是你，他是誰？」嚴青雄緊接問。

「他就是有妙手神偷之稱的丁無手。」易不變接答。

「原來是他。」嚴青雄點點頭：「相信亦只有他才能够從阮鐵手的身上神不知鬼不覺偷到那塊腰牌，易黑心，看來你這一次行動花了不少心機。」

「所以說，我分你一半那批庫銀，一點也不過份。」易黑心奸笑道。

「現在我覺得不過份了。」嚴青雄毫不做作地道，但他的心裏說的却是相反的話。

「說了這樣多，應該說正經的了。」易黑心拿眼望着嚴青雄，「你那批庫銀藏在什麽地方？」

「說出來你也許不相信，就藏在江州附近。」嚴青雄忽然神秘地說。

「換轉是我，也會藏在江州附近。」易黑心不以為然地道：「那樣大的一批庫銀，若是搬運到另一個地方，不但要人要車馬，這樣大陣仗，不引起人的注意才怪，若我猜得沒有錯，相信阮鐵手也想到這一點。」

嚴青雄不由皺眉道：「我怎麽想不到這一點，以阮鐵手之精明，應該想到這一點。」

沉思了一下，嚴青雄突地雙眼一睜道：「嗯，我想到一個辦法了，令所有的人皆不會懷疑那批庫銀藏在江州附近。」

「什麽主意？」易不變忍不住精神一振，「說來聽聽。」

「待風聲稍鬆之後，咱們立刻離開江州，繞一個大圈子，途中故意洩露咱們的踪跡，然後再隱藏起來，這一來，就會將那些人的注意力引開，咱們才偷偷地潛回來，從容起回那批庫銀，這主意怎樣？」嚴青雄興奮地望着易不變。

易不變猛拍一下大腿，激聲道：「果然是個好主意。」

接又道：「為了表示互相信任，你現在應該將藏銀的地點說出來。」

「暫時還不能說。」嚴青雄狡黠地道：「我現在對你還不大信任，萬一我說了出來，你乘我體內毒性發作時下手將我殺死，我豈不是成了天下間最笨的笨蛋？」

「你說得不無道理，像咱們這種人，是很難取得別人的信任的，你不說，我不會怪你。」易黑心居然很「通情達理」。

「是了，咱們要在這條船上窩多久？」嚴青雄問。

「看風聲鬆緊而定吧，不過，相信三五天之後，風聲就不會那樣緊了，何況，這裏雖然荒僻，說不定會有人闖來，咱們現在決定，最遲五日就走。」易不變徵求嚴青雄的主意，「你認為怎樣？」

「我當然是越快離開越好。」嚴青雄接又咬牙切齒道：「老子也想找上智禿驢他們算一算帳！」

易不變忙搖手說道：「這一點我萬萬不同意，千萬不要在這時節外生枝，那樣會影响咱們的行動，待起出了那批庫銀之後，你我分了，你愛怎樣做我也不會理會你。」

嚴青雄聽了，臉色遽變，但却沒有發作，吞口氣說道：「好了，就依你說的辦吧。」

「船上準備了足够十日的食物，要不要吃些東西，喝點酒？」易不變邊說邊從身邊的艙板上拿出一瓶酒來，再一拿，又拿出一只燒鷄，一包鹵蛋，還有一包鹵豬頭肉。

「怎麽不餓？折騰了這樣久，我吃下去的東西早已不知去了那裏，難為你想得這樣周到。」嚴青雄伸手拿過那瓶酒，將瓶塞拔開，「咕」地喝了一大口，道：「這半個月來，雖然有酒喝，但却喝得窩心窩肺的，今晚要喝個痛快。」

這時天色眞的很黑了，不過雨却停了，但風仍未止。

「為了咱們的合作，今晚非喝個痛快不可。」易不變又從艙板下拿出一瓶酒。

兩人就那樣拿着酒瓶喝起來，連筷子也不用，用手拿肉撕鷄，吃喝起來……

緊追不捨

阮鐵手曹守備在黃昏時分，回到了江州城。

他們的神色既疲困又沉重，因為他們根本追截不到嚴青雄與那位假冒阮鐵手的賊徒的踪影。不過，他們却發現了棄置在城西荒郊道旁的那輛篷車。

昨晚他們就是由於發現了這輛篷車而一直追下去的。

但他們追了一夜，直追出數十百里外

，搜遍了十里左右寬的地帶，却一點影踪也追尋不到，阮鐵手經過一番思索之後，下令收隊回去。

重犯走脫，追截不到，怎令他們不心頭沉重，上頭若是怪罪下來，只怕他們吃不了兜着走。

阮鐵手見過知府徐大人之後，從府衙中出來，神色更加沉重，但他却撤消了守在四門的人手，又匆匆帶了蔣幹等四名捕快出城去了。

× × ×

四日之後，易不變與嚴青雄出現在江州附近。他們竟然明目張胆地，在離江州城約二十多里外的青橋鎮上的一家酒樓上喝酒，全不怕暴露了行踪。

翌日，他們的行踪又在揚州附近的三里集出現了。

看來，他們眞的實行他們所說的計劃了。

阮鐵手也就在他們離開青橋鎮的翌日，帶着蔣幹等四名手下，來到了青橋鎮。

看來，阮鐵手不愧是南七北六十三省公門中的佼佼者，很快便追到來了。

可惜他們還是來遲了一步。

經過一番查詢之後，阮鐵手立刻又帶着四名手下匆匆離開了青橋鎮，一路追踪下去。

待他們追尋到揚州附近的三里集，易不變與嚴青雄已出現在鎭江附近的臨江渡口。

阮鐵手不可謂追得不够快了，只因爲他們要沿途查問兩人的行踪，所以他們便躭擱了不少時間，始終追不上兩人。

但看起來，若不是兩人有意顯露行踪，相信阮鐵手不可能追尋得這樣順利。

阮鐵手既然在三里集又追不上嚴青雄易不變的行踪，在三里集略爲歇息，吃了點東西後，便又立刻上道，循着嚴、易兩人的踪跡追踪下去。

看來，阮鐵手這一次鐵了心，非要追截到嚴青雄，將他緝拿歸案不可。

不論是誰，若是惹上這樣鍥而不捨的人，相信不頭痛才怪，也一定很後悔，後悔招惹上這樣的人。

青州三雄

臨江渡雖然是個渡口，其實也是一個鎮集。

由於從這渡口來往江南江北的人每日皆如過江之鯽，在這裏等渡船過江的，或是從對岸過江來的，若不是急着趕路或辦事的，很多皆會在通向渡口那條長街上的臨江樓歇歇脚，喝上兩杯，無形中令到這小小的臨江鎭熱鬧繁盛起來。

其實，臨江鎭就只不過是一條長街，通向江邊就是渡頭，通向另一邊則是鎭口，整個鎭就只有那條長街那麽大。

但由於是交通渡口，所以不到入黑，人潮如流的長街上，不會減少行人。

是黃昏時分。

斜陽射在粼粼的江水上，閃泛起一層虹光，刺入眼目。

距渡口大約五六丈左右的江邊，有一塊突起來的大石；大石的旁邊，向江那面倚站着兩人。

這兩人年紀相差不多，約四十出頭，一個鈎鼻薄唇，神態冷肅，另一個相貌平常，但咀角下却有一顆黑豆般大的黑痣，很矚目。

這兩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黑心神手易不變與趕盡殺絕嚴青雄！

渡口上站滿了過渡的人，渡船却在江心中正向這面一幌一盪地行過來，大概嚴、易兩人亦是在等着過江的。

「嚴兄，你以爲阮鐵手追上來了沒有？」易不變吐了口唾沫向江中。

「應該是沿着咱們的踪跡追上來了，但我敢斷定，他永遠也追不上咱們。」嚴青雄大笑起來，顯得很開心。

「他當然永遠追不上咱們了，因爲他要花時間沿途查問咱們的踪跡！」易不變却沒有笑，而且顯得有點担心地道：「別忘了除了阮鐵手之外，江湖上的很多朋友也想將嚴兄你截下來。」

「難道他們不怕死？」嚴青雄兇悍地道。

「相信每一個皆怕死，但是當財迷心竅的時候，那就難說了。」易不變嘆了口氣。

「你是說那些人爲了那批庫銀，會冒險找上來？」嚴青雄目中兇光閃射，一副隨時想殺人的樣子。

「五萬八千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而是一個很誘人的數字！」易不變又嘆了口氣。「我敢肯定，那些亡命之徒才不理會你是什麽人，就算你是閻王老子，他們也敢惹！」

「那他們就會嚐到死亡的滋味了！」嚴青雄這句話是從齒縫中迸出來的。

「若我沒有猜錯，有人想來嚐嚐死亡的滋味了。」易不變再嘆一口氣。

嚴青雄的雙眼也就在這時霍地暴睜，掉首向渡口那面看去。「我倒要看看來的是什麽三頭六臂，或是吃了豹胆熊心的人物！」

易不變却沒有轉過頭去看，目光依然投向江中那艘渡船。

× × ×

嚴青雄一眼就看到了正向他們走過來的三名漢子。

那三名漢子皆長得牛高馬大，就像半截鐵塔也似。

爲首一人青紫臉龐，銅鈴眼，塌鼻海口，胳臂足有普通人的大腿粗細，手上拿着一塊少說也有百二十斤重的獨脚銅人，但看他的樣子像拿着一根竹杆那樣輕鬆。

緊跟着的一個漢子却生就一張紅臉膛，長眉細目，長了一管大鼻子，豁唇無鬚，手上提着一柄精鋼大關刀，若不是豁唇無鬚大鼻，乍看之下，倒有幾分像過五關斬六將的關雲長！

第三個簡直像一座山，胖大得令人咋舌，那個肚皮比笑彌勒的肚皮還要大；一顆腦袋光禿禿的，垂眉圓目，獅鼻闊口，裂開那張咀巴，倒有五六分像笑彌勒，手上提着一根足有兒臂粗的方便鏟。

這三條漢子的長相不論走到那裏，也是相當扎眼，惹人注目的。

渡口那邊，就正有不少好奇的人將眼光望向那三個漢子！

嚴青雄的目光也被那三個漢子吸引住了。

他倒不是出於好奇，而是省起了這三個人是誰，心頭跳了一下。

這三個漢子一步跨出，足有平常人跨出三步那麽大，所以瞬眼間，便來到了那塊大石前，停了下來。

易不變依然沒有轉過身來，依然望着江中那艘慢慢行過來的渡船。「嚴兄，來的是何方人物？」他淡淡地問。

嚴青雄冷然道：「青州三雄。」

易不變聞言霍然扭轉頭望過去，神態有點吃驚的樣子。「他們怎麽會出現在這裏？」

「嘻嘻，咱們什麽地方不可以去，在這裏出現一點也不出奇。」走在後面的笑彌勒般的大漢耳朵很尖，裂開一張大口，望着嚴青雄兩人直笑。

就這說話間，這三名巨漢一字排開，將三面的去路皆封死了。

「三位衝着咱們來的？」嚴青雄很冷厲地掃視着眼前這三名巨漢。

爲首之人聲如金鐵互擊般道：「咱們不衝着兩位來，難道來撒尿不成？」

「三位怎樣稱呼？」嚴青雄也曾聞青州三雄的大名，但却不知他們誰是誰，故有此問。

「俺老三笑彌勒祖常笑，」那肥胖的巨漢搶着說，接一指爲首巨漢道：「俺老大祖鐵生。」接又指指當中那位道：「老二祖大年。」

原來這三名巨漢乃是同胞兄弟，那位老大年紀四十不到，老三笑彌勒大約三十五六左右。

嚴青雄冷冷笑道：「三位也知道咱兩人是誰嗎？」

仍然是那笑彌勒祖常笑搶着說話，老大與老二看來已經習慣了絲毫沒有責怪之意。「當然知道，你以爲咱們是瞎子嗎？你就是嚴青雄！」接再用手一指易不變，「他就是易不變。」

「三位既認得咱們，又找上來了，着來有點意思吧？」嚴青雄語聲陡地一沉。

「那當然了，若不是看在那五萬八千兩庫銀份上，俺青州三雄才不會巴巴地從青州趕來，幾乎跑折了兩條腿，才在這裏找到兩位。」這次說話的是老大祖鐵生。

「爽快，老子就是歡喜你這樣爽快的人！」嚴青雄冷笑聲中，幾乎連易不變也看不清楚他是何如拔劍的，白光一閃，「嗤」地一下急响聲中，飛刺向祖鐵生的咽喉！

別看祖鐵生生得如此巨型，身手反應皆很靈捷敏銳，身形竟然不閃不避，手上的獨脚銅人在面前一封，就像在身前豎了一塊鐵牌般，「叮」一响，嚴青雄那一劍刺在他的銅人身上，暴出一蓬火花。

「嗨！」祖鐵生倏地舌綻春雷，手中銅人猛地向前一送，疾撞向嚴青雄心窩。

祖鐵生這一撞，勢疾力沉，端的非同小可！

嚴青雄也不敢攖其鋒銳，因爲他手上的長劍根本招架不了，身形一矮，蹲了下來。

「呼」一下急响，銅人從他的頭上擦過，只要稍慢一點，半截腦袋不被撞碎才怪。

「嗤」地一下急响，嚴青雄的長劍在他蹲下的時候，像毒蛇一樣貼着石邊戳向祖鐵生的右脅！

祖鐵生急偏身，右手猛地縮肘將銅人回帶，那只獨脚銅人回撞向劍身。

祖鐵生這一招應變之快，顯出他的身手確實不凡，難怪像嚴青雄這樣的煞星在看到青州三雄之後，心頭一緊。

但嚴青雄不愧是江湖上有數的大煞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腕肘倏地向下一沉一扭，長劍刷地斜向下削向祖鐵生腿膝。

祖鐵生「嘿」地叫了一聲，向後跳開一步，手中銅人猛砸向長劍。

嚴青雄像早就知道祖鐵生會那樣，劍勢未盡，便已縮肘撤劍，身形陡地往上衝拔起來。

而祖鐵生也像早就料到嚴青雄那招是虛招一樣，銅人下砸之勢倏地一變，吐氣開聲：「嗨！」橫砸向嚴青雄！

但他的銅人却砸不到嚴青雄，因爲那塊大石將他兩人擋隔着，霹靂聲中，銅人砸在大石上，那塊大石立時碎裂開來，碎石四濺激射，那塊大石足足被砸去大半。

祖鐵生這一砸之力，足有千斤過外。

渡口上看着的人皆不由看得張口驚叫出聲。

易不變幸好及時看出厲害，身形橫裏掠出丈外，接一矮身，才能避過四散激射的碎石。

這刹那，他的臉色不由變了變，吸了口冷氣。

嚴青雄身形騰起三丈，身形陡地一折，凌空連打三四個筋斗，身形急滾而下！

祖鐵生砸碎大石，由於用力過猛，身形不由打了半個旋轉，急仰頭看到嚴青雄一連串空心筋斗疾滾下來，不由臉色遽變，脫口一聲：「連環筋斗殺！」急挫腰，雙手執着銅人，急急護住頭頂！

嚴青雄的身形這時看起來確像猴子在打筋斗，身形疾地急掠而下，整個身形皆被劍光裹住！

祖鐵生一雙眼瞬也不瞬，睜得像牛眼一樣大，覷準了嚴青雄翻滾而下的身形將臨頭頂的刹那，盤舞中的銅人倏地疾向上斜砸而出！

這一砸，正砸在翻滾而下的光團上！

旁觀的易不變見了，怪叫一聲，身形斜掠而起，欲撲救嚴青雄。

「哈！哈！」一聲長笑聲中，一條胖大得像座小山的人影亦閃掠起，恰截住易不變的去路，一杖砸向易不變的

易不變來不及抽刀截擋，百忙中吸口氣，身形瀉墜而下。

「呼」地激起一片勁風，那一杖堪堪從易不變的頭上砸過。

易不變一落地，刀便出鞘！

截住易不變的人影亦瀉墜落地，赫然竟是那位身形胖大如山的笑彌勒祖常笑！

這人身重怕不有二百斤過外？但觀乎他方才掠出之身形之輕靈迅捷，眞不敢相信他竟然輕功如此了得，就連易不變在看清楚將他截下的竟然是這位身形像座小山的祖常笑，不由也露出驚佩之色。

驚佩歸驚佩，他的出手却絲毫不慢，祖常笑身形才落地，他的長刀便電閃般斬向對方的腰脅部位。

但易不變出刀快，收刀更快。

因爲他在一刀斬出的刹那，被兩聲驚呼慘叫令到他那一刀斬不出去。

他已聽出那一聲驚呼是青州三雄的老二發出的，但却聽不出那聲慘叫是嚴青雄還是祖鐵生發出的，他當然要弄清楚是那一個，所以他不得不收刀。

祖常笑與他的心思可謂一樣，所以也沒有乘機向他出手，隨聲急往那面望去。

這一望，令到他再也笑不出來了，那張笑口常開的臉上，變得比哭還要難着。

只不過就在這刹那間，激鬥中的嚴青雄與祖鐵生兩人已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易不變也看到了。他看到像半截鐵塔般的祖鐵生像塌到的塔般倒在地上，那具獨脚銅人却是有大半截斜砸入地下，而嚴青雄則好好地站着，不過臉色有點蒼白，直喘着氣。

不用說，兩人的拚鬥已有了結果，死的是祖鐵生，勝的是嚴青雄。

易不變一顆抽起的心不由放下，吐了口長氣。

青州三雄中的老二祖大年那張紅臉却變了白臉，一臉驚駭之色，眼中却盡是不相信的神色。這也難怪他不相信，因爲他明明看到老大祖鐵生的銅人砸在嚴青雄人劍化成的光團上。

照常理來說，以祖鐵生雙臂天生之神力，加上那足有百二十斤重的銅人，連一塊大半人高的大石也砸碎了，血肉之軀的嚴青雄不粉骨碎骨才怪。

但事實却令人不敢相信。

因爲祖鐵生的銅人砸在嚴青雄人劍化成的光團上，非但沒有將嚴青雄砸成粉碎，他的身形反而像皮球一樣向外彈出去。

這看得祖大年驚詫不已。但他畢竟不是庸手，目光銳利，終於看出了蹊蹺。

原來，老大祖鐵生的銅人看似砸在嚴青雄人劍化成的光圈上，實在只是砸在對方的劍尖上，換言之，就是嚴青雄的劍尖點刺在他的銅人上，被震得彈滾開去。

這情形就像打皮球一樣，祖鐵生的銅人每一下砸在光團上，光團便彈滾開去，但眨眼間又疾翻急滾向祖鐵生。令到祖鐵生不得不連續地揮動手中的銅人。

這就是「連雲跟斗殺」的厲害之處，難怪祖鐵生一見嚴青雄施出這招，心頭一緊，確是很難應付。

一百二十斤重的獨脚銅人不是一根二三斤重的竹桿。饒是祖鐵生天生神力，練的又是硬功，十六七下之後，也不由有點微痛，揮砸之間，也有點遲滯了。

而嚴青雄就是覷準了祖鐵生一定會有此現象出現，人劍化成的光團翻滾囘彈更速，劍尖尋隙抵罅，閃刺向祖鐵生的頭臉要害。

祖鐵生銅人繼續揮砸不停，一口氣又是六七下！

最後的一下終於讓嚴青雄的劍光從隙罅中奪地刺了入去。

祖大年一見，驚得不由大叫出聲！

他的原意是出聲向老大示警，那知道一聲驚叫，反而令到祖鐵生以爲他出了事，心神一慌，破綻更大，反應也慢了那麽一刹那，咀裏發出一聲慘叫，有如鐵塔崩塌般，「隆」然倒在地上，左面太陽穴上一股血箭標射而去，手上的銅人由於砸了個空，砸在地上，深陷入內。

嚴青雄那一劍刺在他的太陽穴上，他又怎能活得了？

這一下驚人的變化，只不過發生在瞬息之間。

財迷心竅　前仆後繼

嚴青雄臉上佈滿了殺氣，目光瞥了一下地上祖鐵生的屍體，冷冷一笑道：「樣子眞够嚇人，可惜却不中用，唏，剩下你兩個一定不肯罷休的了。」

說話間，一劍向老二祖大年的眉心飛刺過去。

嚴青雄不愧外號趕盡殺絕，手段尤其毒辣，冷不防就向祖大年動手了。

祖大年眼見老大被殺，正是既驚又怒又痛，冷不防被嚴青雄一劍飛刺過去，而他的大關刀乃是長兵器，不利近戰，倉促間根本施展不開，眼色一變，怪叫一聲，只好向後疾退。

但嚴青雄的身形更快，變招也更快，劍尖一顫，改刺向祖大年的咽喉。

祖大年眼色又再一變，只好再退，同時間一拳疾擊向距他咽喉只有三寸左右距離的劍尖部位。

青州三雄練的皆是外家硬功，加上皮堅肉厚，尋常刀劍根本傷不了他，這一拳若是擊在劍尖上，不將之打折才怪！

但嚴青雄又豈是等閑之輩，焉有着不出厲害的道理，劍光又再一顫，又改爲刺向祖大年的眉心。

祖大年但覺一股寒氣直逼眉心，心底也不由冒升起一股寒氣，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再退！但他這一次再也退不了，「奪」地一下輕响，嚴青雄的劍尖已刺入他的眉心中，一入即出，而且立刻飛退開去。

祖大年清清楚楚地聽到劍尖刺入他眉心的那一下迅急的响聲，至於嚴青雄是以什麽手法忽然刺入他眉心的，他就不得而知了，也看不清楚，因爲他雙眼已被閃爍的劍光耀花了。

他的身形倏地抽搐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慘烈的吼叫，眉心噴血的刹那，他手上的大關刀亦猛然直砍了出去！

也幸虧嚴青雄早已飛退開去，否則，肯定被祖大年那一刀砍中。

血標出，祖大年全身的氣力亦一洩，砍出的大關刀半途中虛斬落地，也帶動了他的身形向前撲去。

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祖大年雖然已氣絕身亡，身形匐伏在地，那柄大關刀亦深深地裂地而入。若是砍在嚴青雄的身上，不將他砍成兩爿才怪。

祖大年就這樣一招也沒使出，便喪命在嚴青雄的劍下。

但若不是他冷不防向祖大年出手，憑祖大年的身手，只怕嚴青雄不會那樣輕易殺得了他！

而老三笑彌勒祖常笑是在看清楚了祖鐵生死在嚴青雄的劍下，立刻動上手的。

祖常笑身形雖然胖大臃腫，但身法却很迅捷，變化也多，口裏發出一聲比哭還難聽的怪笑，手上那根足有六十四斤的鑌鐵方便鏟一出手就是二十四鏟，罩向易不變全身要害。

易不變沉哼一聲，身形飛閃，閃了十五鏟，手中長刀同時急斬而去，「鏗鏗鏗」一連九下激响，硬擋了祖大年九鏟。

連擋九鏟，易不變那條手臂有點痠痲了，心頭暗懍的同時，他知道必須搶佔先機，身形斜竄中，長刀急撇向祖常笑的股部。

祖常笑怪叫一聲，搶前一步，避過易不變的長刀，方便鏟反手橫掃出去，攔腰砸向易不變！

易不變一刀砸空，身形陡地撲倒落地，人刀急滾，斬削向祖常笑的雙脚。

祖常笑一鏟砸空，便知不妙，雙脚一頓，那胖大的身形直直地拔了起來，接一個翻滾，手上的方便鏟筆直追鏟向易不變的身形！

易不變急滾中的身形只好一路急滾下去！

祖常笑的方便鏟「刷刷刷」急鏟而下，緊追不捨。

易不變的身形却在這刹那驀地一頓。

原來他這一滾，已滾到了那塊被祖鐵生的銅人砸碎一大截的大石邊，身形被阻住了！

這一頓，凌空像一團肉球般追掠到的祖常笑的方便鏟刹那疾鏟落他的腰腹上。

但却鏟了個空，鋒利的鏟頭「奪」地疾鏟入地下，足有半尺深！

而祖常笑亦發出了一聲慘烈的怪吼，小山一樣的身軀「隆」地一聲從空中墜摔在地上，小腹腰背噴濺出大股血箭。

易不變的身形却從離那塊大石兩三尺的地方挺冒起來，長刀沾滿了血漬。

原來易不變是故意滾到那大石前的。

在倒地滾動的刹那，他早已將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想好了，身形滾到大石前，被阻住，那是想誘祖常笑全力擊殺自己，祖常笑果然上當，就算換轉是他，也會上當，不會錯過這擊殺對方的大好機會！

可惜這一切易不變早已計算好了，他焉會眼睜睜被祖常笑的方便鏟鏟落自己的身上？身形在這刹那藉一脚蹬在大石上的反彈之力，斜滾囘去！

祖常笑那一鏟由於是全力施爲，鏟勢有去無囘，以間髮之險，從易不變的腰側鏟落，鏟尖將他腰間衣服劃開，但却没有劃開他的皮肉，「奪」地鏟入地下！

而倒滾囘去的易不變的身形也在這霎眼間，長刀暴起如電，身形亦猛地向上彈挺起，鋒利的長刀猛然刺扎入祖常笑的小腹上，從後腰透出！

身形一起接一沉，長刀便脫出祖常笑的體內，祖常笑亦慘叫濺血墜摔落地！

前後不到半個時辰，嚴青雄易不變便已將橫行青州三雄解決了！

提起這青州三雄，可說是青州地面上最霸道的黑道人物，而嚴青雄易不變亦是黑道上名氣响噹噹的人物，他們這一場厮殺，可以說是「黑吃黑」。

× × ×

渡頭上的人客早已登上了渡船，過江去了，嚴青雄兩人由於要力拚祖氏三雄，錯過了那班船，只好再等渡船從對江過來再過江去。

渡口這時候除了嚴青雄易不變之外，竟然沒有一個過渡的人，偌大的渡頭就只有他們兩人。

這或許是那些想過江的人，由於看到兩人殺了青州三雄，對他們心懷驚懼，不敢與他們同船，遠遠避開了，寧願等久一些才過江。

兩人也不以爲意，站在渡頭前，望着正衝波破浪，從對江開過來的渡船。

這時候日頭已墜落在江面上，江天處有如火燒般，紅彤彤地，那火球也似的日頭冉沉冉浮，遠處江面上帆檣點點，江水也似乎平靜了很多，這是一個頗爲美麗的黃昏。

可惜渡頭這邊却一點也不美麗，而且恐怖得很。

誰要是看了那塊大石旁邊躺着的三具屍體，濺在地上暗紅色的血，不心驚胆顫才怪。

「嚴兄，只怕今後咱們痲煩多多了。」易不變的臉色很難看。

「哼，你怕了？」嚴青雄一臉狠厲之色。

易不變吐口長氣。「我若是怕，就不會將你從青州大牢中救出來，我只是說以後將會有很多不怕死的人會找上咱們！」

「那就讓他們試一下死的滋味好了！」嚴青雄目中兇光閃閃。「不管來的是什麽人，若是想打那批庫銀的主意，便只有死路一條！」

「嚴兄，我不是怕，愚兄以後小心一點的好，俗語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江湖上什麽手段用不到？」

「易黑心，這一點我不用你提點，你以爲老子是才出道的雛兒？」嚴青雄不領情地哼了一聲。

易不變嘆了口氣，不再出聲。

渡船這時慢慢靠岸了。

浪裏蛟魚得水

這一趟船只得兩個人客過江，兩名搖渡的船老大實在不想開船，想等多幾個客人才過江，但看到嚴青雄那兇惡的樣子時，不由心頭打了個突，急急開船望對江搖過去。

這樣的一艘渡船，原本可以載二三十人的，現在只載嚴青雄兩人，自然輕快多了，但那兩位船老大却老大的不開心。

易不變坐在船艙中，雙眼不曾離開過那兩位船老大的身上。

經過青州三雄這囘事，他變得小心了。只有嚴青雄一直毫不爲意地站在船頭，負手而立，身形紋風不動，直視着對江，江風一陣一陣吹來，吹得他的衣袂飄揚不已。

船到中流。中流的水流很急激，帶得船身一側，船頭亦斜擺向下流。

嚴青雄却像生了根一樣，紋絲不動。

「嚴兄不好！」易不變脫口驚呼。

跟着是「噗通噗通」兩下落水聲。

嚴青雄一聽便知道是怎麽囘事了，上身霍地向後一扭，轉過身來。

他只看到船尾側邊濺起兩道水花，及飛掠上船尾的易不變。

他的臉上殺氣亦隨之湧現。

易不變不可謂不小心，反應也不可謂不快，事實證明他的小心是對的，他一眼看到那兩名年約三十許的船老大眼色有異

，便知道不妙，長身飛掠過去，可惜仍是慢了一步，兩名船老大身形一個斜躍，如飛燕投林般，縱身躍投入江水中。

易不變這刹那的臉上現出一抹驚慌之色。

因爲他是一名旱鴨子。

嚴青雄却很鎮定，眉頭也沒有皺一下，臉上的殺氣更濃！

「嚴兄，咱們怎辦？」易不變連聲音也變了。

而渡船由於失去控制，打着轉直往下流滑去，速度很快。

「你怎麽了？將我從青州大牢内救出來的胆色去了那裏？」嚴青雄冷冷地望着易不變。

「嚴兄，我是旱鴨子，沾不得水。」易不變苦着臉說。

「那掌舵總應該會吧？」嚴青雄依然挺站在船頭。

「要是會，還用你提醒？」易不變看到嚴青雄那樣子，不由也有了氣。

嚴青雄冷「哼」了一聲，身形一掠，掠到船尾，一手抓住了船舵。

急速向下旋滑的渡船立時穩定下來，順着江流，一直往下流滑去。

易不變不由大喜過望，喜道：「嚴兄原來是個會家子，剛才急煞我了。」

嚴青雄的口氣仍然很冷。「別高興得太早，他們不會就此罷休的！」

他口中的「他們」，指的當然是那兩名船老大。

而事實上他一點也沒有猜錯，他的話聲剛落，渡船的走勢一緩，搖幌了一下，陡地一沉。

一陣海水灌入艙中的急激「呼嚕」聲跟着響起，易不變眼見耳聽，臉色再一變，脫口呼道：「不好，他們想將船弄沉，這如何是好！」

「別大呼小叫的！」嚴青雄仍然很鎮定地掌着舵，「你死，我也活不了，慌什麽？」

經他這一喝，易不變心神稍定。「嚴兄，快想辦法吧，船快要沉了。」

「抓着舵把別動！」嚴青雄輕喝一聲，身形一躍，雙手抓着舵桿，滑入了水中，一點聲息也沒有。

易不變眼見嚴青雄滑入水中，臉上忽然現出一抹古怪的表情。

× × ×

渡船繼續下沉，也順着江水向下流。

而沒入水中的嚴青雄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易不變不由露出焦急之色。

江水湧滿了船艙，船身倏地一沉，終於沉入江水中。

但是船尾那部分仍然露出在江水中，暫時還未完全沉沒，不過正慢慢下沉。

易不變手足無措地緊緊抓住那舵把，一雙眼慌亂地四下張望着無情的江水。

恰在這時，船尾右側的江水中，湧冒出大股紅血，迅速擴散開來，亦迅速淡化了。

「花！」地一下激响，船尾水花一綻，一條身形飛魚一樣從水下面標射起來，半空中一折腰，接一扭，陡地撲射向易不變！

這時江水已逼近了船尾艙面，只有三寸不到便會被水吞沒。

早已拔刀在手的易不變臉色再變之下，急揮刀斬向那條人影！

「花」一下激响，在船尾的左側亦飛魚一樣標射出一條身形，射起的身形洒落一串串水珠，劍光一閃，橫裏截擊那條撲掠向易不變的身形！

易不變一眼瞥到，不由高興得叫出聲：「嚴兄助我！」

這條從水中飛出來的身形原來是嚴青雄！

「錚！」一下急响，兩條身形在空中倒翻開去，分別落入水中。

江水終於連後艙面也浸沒了，只有舵櫓仍然露出水面。

江水浸過了易不變的足踝，易不變一臉慌恐之色，一手緊緊抓着舵把不放！

又一下水花濺响聲中，一條身形穿出水面，射了出來，身形一擰，飄落在水浸的後艙面上。

易不變一眼就看清楚了是嚴青雄，不由喜道：「嚴兄可是殺了那兩個賊子？」

嚴青雄的水性原來這樣精，怪不得他一直這樣鎮定，擧手抹去臉上的水珠，語聲仍然冷冷地說道：「你倒一廂情願，若是在岸上，我可以輕易解決他們，別忘記這是在水中，我雖然諳通水性，但却沒有他們那樣精嫻，剛才我只不過出其不意，解決了他們一個，我是不放心你，才上來看一下你是否無恙，你若是死了，我也活不了。」

易不變被嚴青雄這一說，不由臉有愧色地將頭垂下。

而這時江水已浸上了他的膝頭！

嚴青雄之所以這樣關心易不變，純是爲了他自己，因爲在這些天來，潛伏在他體内的異毒已發作了五次，每三天發作一次。吃了易不變給的暫時性解藥才沒有事，若是易不變死了，他豈不是得不到眞正的解藥？也難逃毒發身死之厄？

他的眼珠轉了兩下，急道：「易黑心，快將舵把砍斷，抛向江岸那邊，我助你一臂之力。」

易不變一聽，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手起刀落，一刀砍在舵把上，將之砍斷，接一甩手，擲了出去。

那截舵把落在距沉船約八九丈外的水面上，立時順流而下。

易不變的人亦立時從水中縱拔起來。

「去！」一股大力就在易不變縱拔起的刹那，將他托送了出去！

那是嚴青雄雙臂向他脚下一托一送，運勁將他「抛」了出去。

易不變的身形立時騰掠向那截浮在江水中的舵把。

他奮力縱拔起，加上嚴青雄那一「送」之力，縱掠出足有七八丈，還差丈許才夠得上落在那截舵把上。他立時凌空連翻兩個跟斗，身形斜飄而下，恰好落在那截舵把上！

他立刻提氣輕身，雙袖奮力向後一搧，那截舵把「載」着他飛魚一樣向江邊滑去。

一條游魚般的身形亦在這時在江面帶起一條白痕，疾追向易不變！

嚴青雄自然看到，撮口發出一聲厲嘯，身形一拔而起，腰身一折一展，掠向追在易不變後面那條身形！

易不變耳聽嘯聲，便心知有警，心頭暗懍，雙袖連連搧動不已，那截舵把「載」着他滑行更疾。

刹那間，他便將追在後面的那條身形抛下三四丈有多。

那條身形眼見追之不及，身形突地從水中斜斜標掠起來，雙脚離水的刹那，一脚蹬在水面上，身形立時有如激矢一樣掠射向易不變！

易不變耳聽背後勁風颯然，咬着牙擰身反手一刀向上斜斬出！

那人料不到易不變忽然擰身揮刀斬出，由於去勢太急，變成了他自動送上易不變的刀口，大驚之下，身形硬生生向上拔起，凌空向後翻出！

易不變那一刀堪堪從他身下斬過。

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

易不變由於擰身揮刀，身體失去了平衡，脚下倏沉，身形幌了一下，那截舵木在水中一個翻側，那裏還能够站得住？「撲通」一聲摔落水中，慌得他張手蹬脚地，一陣亂蹬亂抓。

就在易不變落水的刹那，那人也發出一聲痛叫，一頭從空中栽落在江中。

江水立時泛冒起一片血紅。

易不變也總算抓住了那截舵木！

嚴青雄的身形幾乎緊接着那人的身形，一頭衝落江水中！

原來那人顧得了閃避易不變那一刀，却不知嚴青雄正自在他側後向他掠射而來，待到他驚覺時，一絲森冷冷的劍氣已疾射向他的右脅下，驚得他亡魂皆冒，生死一髮間，硬生生將身形一扭一沉，「嗤」一下輕响，劍尖劃在他的背側上，劃開一道足有七八寸長的血口，痛得他忍不住叫出聲來。

易不變抓住那段舵木，立時緊緊抱住，雙脚發力蹬踢，一只右手也執着長刀連連划撥，狼狽地向江邊泅去。

若不是嚴青雄緊緊追纏着那人，易不變只怕不可能這樣順利泅到江邊。

他終於泅到江邊，立時將長刀抛上岸，伸手扳住岸邊一塊石，奮力爬了上去。

一身濕淋淋地，他喘着氣，白着一張臉，癱瘓地躺在岸邊地上。

江中，却不見了嚴青雄與那漢子的影踪，彷彿化爲了江水般。

但江中却浮起了一具屍體，正順流而下，眨眼間便不見了。

那屍體大概就是被嚴青雄在水中出其不意殺死的兩名船老大中的一個。

× × ×

易不變終於緩過一口氣，從地上爬起來，也顧不了身上濕淋淋地滴着水，怪難受的，緊張地向江中掃視起來。

但江中只有滔滔不絕的江水，那裏有嚴青雄的踪影？連那渡船也沉到江底了。

易不變不由緊張得屏住了呼吸。好一會，離岸邊大約十二丈的江面中，「花！」地一下輕响，冒出了一顆腦袋來。

易不變一見，不由長吐了口氣，若是那顆人頭遲那麽一刻冒出來，只怕易不變會窒息而亡。

那冒出腦袋來的人正是趕盡殺絕嚴青雄。

「嚴兄，你沒事吧？」易不變高興得大叫。

「易黑心，你很想老子有事嗎？」嚴青雄呼地噴了口氣，瞪向岸邊的易不變。

易不變急急道：「嚴兄，我不是那意思，我又怎會想你有事呢？」

「媽的格老子！」嚴青雄又噴了口氣，上半身露出水面，目光在江面上四下搜索起來，口中說道：「你坐着看熱鬧，老子却在拚命。」

易不變忙大聲道：「嚴兄，那個賊子呢？」

嚴青雄咀裏又吐出一句粗話，大聲道：「不知躲到那裏去了，莫不是他看上了龍王爺的三公主，入贅去了？」

「天快黑了，算了吧，快泅上岸吧。」易不變抬眼望望黯淡的天色。

嚴青雄也抬頭望了一下天色，便向岸邊泅過來。

他仍很小心，邊泅邊四下察看水面的動靜。

他很快便泅到江邊只有三四丈距離。

驀地，他發出一聲怪叫，整個人從水中猛地射了起來，左腿肚濺出一串血珠。

而一條身形亦緊接從水中穿射出來，追撲向嚴青雄。

易不變一見，不由亦發出一聲驚呼！

他實在很佩服那人的水性及耐性，潛在水中這樣久，才覷準了機會向嚴青雄出手！

那人身穿一套黑得油光發亮的緊身水靠，乍看之下，有如一條水獺，也由於他穿了這身油光水滑的水靠，雖然是緊接着嚴青雄從水中射出來，但由於溜滑的緣故，所以速度很快，一下子便追掠到嚴青雄的脚下，手中分水刺閃刺向嚴青雄的左右足心！

易不變看得不由呼叫出聲道：「嚴兄小心足下！」

其實嚴青雄早就警覺到了，忍着腿肚上的劇痛，陡地曲腿縮脚，凌空一個後翻，手中劍同時暴刺而下，直插那人腦門。

那人亦不是省油燈，否則，嚴青雄的身手，亦奈何不了他。

那人一擊不中，身形便疾向下沉，「通！」一下輕响穿同水中。

嚴青雄的身形亦由於下刺之勢，向下墜落，亦墜入水中。

刹那間，又不見了兩人的身形。

易不變大張着雙眼，掃視着滔滔流水的江面，瞬也不瞬。

一會，他的目光陡亮，注視着約五六丈的下流處，神情緊張異常。

那處江面上像煮沸了的開水般翻騰不已，好一會才漸漸平復下來。

「忽！」一下輕响，幾乎是同時間，距江邊約十數丈的江面上，同時冒出兩顆腦袋來。

這兩人不是別人，正是嚴青雄與那名船老大。

他們相距五六丈。

可能是在水中蹩得太久，兩人皆在大口大口喘氣，不過却互相注視着。

易不變見嚴青雄無恙，放心地吐了口

氣，見嚴青雄解決不了那位船老大，不由又頓了一下脚，恨不得自己也跳落江中，帮嚴青雄收拾了那船老大，但想起自己是旱鴨子，急得他直揑拳。

「嘿嘿，閣下的水性如此精熟，不會是無名小卒吧？」嚴青雄目光兇厲，神情肅殺，說話却還算客氣。

那人雙眉一揚，語聲沉渾地道：「長江一帶，我的水性確是第一，又怎會是無名小卒？」

嚴青雄眼珠一轉，立刻省起了一人，脫口道：「閣下莫非就是人稱浪裏蛟的魚得水？」

那人傲然地道：「姓嚴的，果然見聞廣博，正是魚某！」

嚴青雄吸了口氣，暗忖：「我怎麽一直省不起是他？怪不得這樣難纏。」當下冷冷一笑道：「姓魚的，咱們有仇？」

魚得水搖搖頭道：「沒有。」

「那你爲何將我弄翻在江裏？」

「哈哈，你有否聽過『懷璧其罪』這一句老話？」魚得水的雙眼中射出貪婪之光。

「原來又是想打那批庫銀的主意的！」嚴青雄冷笑連聲，目中殺機大盛。

「在陸地上，魚某斷不敢打你的主意，也不敢生出非份之想，但是……嘿嘿，在水上，魚某有如一條蛟龍，你只不過是魚蝦，閣下不是笨人，應該明白魚某的意思。」

嚴青雄眼角肌肉搐動了一下，冷冷地道：「我明白！」身形「忽」地從水中拔起，凌空一個翻滾，接身形一展，有如老鷹攫小鷄般，俯衝掠刺向魚得水的眉心！

魚得水料不到嚴青雄說話間猝然發動，冷哼一聲，腦袋疾沉，沉沒在江水中。

嚴青雄俯衝之勢快逾鷹隼，魚得水才沉沒在水中，他巳俯衝至水面，手中劍照樣疾刺入水中，左掌亦猛擊在魚得水沉沒的水面上！

這一掌嚴青雄用了十成力道，但聽「轟」地一下暴响，嚴青雄的身形藉那反震之力，翻彈向空中，一條巨大的水柱幾乎是追着他的身形射起，方圓五六丈範圍之內，水面波盪震動得異常劇烈！

嚴青雄身形連翻，向上騰起，翻騰起足有六七丈高下才能避過那條水柱的射擊，身形在空中凝了一凝，接腰身一扭，有如盤空飛翻的老鷹般，迴翔而下！

這樣，可以在空中停留得久一點。

水柱重重地散碎落回水面時，擊起了不少水花，一條身形亦在這時從水中「忽」地冒出來，正是魚得水！

魚得水像受了很重的震動，咀角有血溢出，神情也有點痴呆，急促地喘着氣！

嚴青雄一眼瞥到，迴翻的身形刹那俯衝而下，長劍有如一道閃電般飛刺向魚得水的眉心！

魚得水竟然反應遲鈍，就像一個白痴一樣，竟然毫不理會嚴青雄的攻擊！

直到森寒閃亮的劍光迫在眉睫，他才像從夢中猛醒過來，雙眼暴睜，驚駭地瞪視着飛刺而至的劍光，張口發出一聲怪叫，疾往水中沉下去！

他沉得不可謂不快，但嚴青雄的劍更快，他剛沉入水中，嚴青雄的長劍亦「忽」地刺入水中，刺入了他的眉心！

劍一入即出，嚴青雄對自己這一劍充滿了信心，接左手一掌拍在水面上，身形借力倒翻而起！

劍尖濺落一串血珠，落在江水上，迅速化開，漾散。

一片血水亦隨之泛冒起來，擴散，一條身形亦像一條垂死前掙扎的魚般，「花啦」一聲從水中猛躍出來，但躍起不到五尺，力巳盡，重重地摔落回水面上，激洩起大片水花，迅速往下沉墜！

那正是魚得水！

他從水中躍起時，眉心那個血洞標射出一股血箭，雙眼經巳翻白。

他若不是被嚴青雄那運聚十成功力的一掌擊在水面上，強勁的掌力透過水面傳到水中，將他震傷，震得他神志有點呆滯，反應遲鈍，嚴青雄斷不會這樣輕易殺得了他！

若是在水中搏殺，嚴青雄雖然縱有一身本領，最後只怕也會敗在他的手下。

由此可見，有時候，優勢不是絕對的，心計反應才是最重要的。

嚴青雄不是單靠身手高強橫行江湖的，還有他那聰敏的頭腦才能無往而不利。

坐在岸上的易不變見嚴青雄終於擊殺了那位在長江上下專幹沒本錢買賣的浪裏蛟魚得水，不禁吁了口氣，臉露喜色。

嚴青雄在一頭扎入水中之前，嘀咕一句：「我這魚蝦終於吃了你這條蛟龍！」

到他的頭冒出水面時，距岸邊巳不到一丈，「花」地從水中穿躍出來，接一掠，飄落在岸上。

易不變走前兩步，佩服地道：「嚴兄，易某佩服之至。」

嚴青雄冷冷一笑道：「說得倒容易，讓老子一人出生入死！」

他腿肚上的傷口仍在淌着血，易不變忙殷勤地道：「嚴兄，來，待我爲你包紮一下。」

嚴青雄這一次沒有再說什麽，坐下來伸出左腿，讓易不變動手爲他裹傷上藥。

「嚴兄，咱們今後要掩蔽一下行藏了。」易不變有點担心地望了嚴青雄一眼。

「你怕了？」嚴青雄狠厲地道：「你現在還來得及抽身退出，不過，你要說出眞正的解藥放在那裏。」

「我才不怕！」易不變挺一挺胸，說道：「我只是不想再遭遇到痲煩，再說，出手十次，總有一次失手的時候，那就痲煩了。」

嚴青雄眼珠轉了一下，頷首說道：「嗯，你說的有點道理，那就照你的話去做吧。」

這時候天巳黑暗了，四下蒼蒼茫茫地，江流像一條滾動閃光的大蟒蛇，發出粼粼的波光。

易不變替嚴青雄包紮好傷口，嚴青雄便霍地站了起來，皺皺眉頭道：「一身水濕的，天又黑了，今晚就到江口鎮歇一夜吧。」

易不變也是渾身濕淋淋地，濕衣貼在身上，凉冰冰地，很不好受，早就想換件乾淨衣服，當然同意。

於是兩人離開江邊，朝江口鎮急掠而去。

八派一帮

此後嚴青雄易不變兩人皆易容而行。

離開了江口鎮之後，就失去了兩人的踪跡。

連擅長追踪之術的江州名捕頭阮鐵手，在追到臨江鎮後，也沒繼續追下去。

因爲他巳經無法追下去，根本找不到兩人的踪跡，又如何追下去呢？

但阮鐵手亦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在江口鎮轉了兩日之後，竟然直撲金陵。

× × ×

金陵乃六朝金粉之地，秦淮風月，更是名傳遐邇，引人遐思。

金陵南門外有一家緊傍在官道旁邊的杏花居，離城只有一箭之遙，由於入城的大多在此歇歇脚喘口氣，出城遠行的大多在此餞行，所以盡管城內有不少頗有名氣的大酒樓，生意也不及這家杏花居。

這一天，離晌午大約還有二刻時分，從官道那頭走來九名僧道俗裝扮的人物，一直朝城門走去。

但在經過杏花居時，其中一名紫臉漢子望了一眼杏花居，喉頭不禁一陣動，忍不住停了下來。

另外八人見他忽然不走，亦紛紛停住脚步，其中一名穿黃色僧袍，披紅袈裟的高大僧人詫聲道：「雲掌門爲何忽然停下來不走？」

這僧人長得慈眉善目，頷下留着花白的長髯，臉色紅潤，看年紀怕不有二十開外？但却眼神充足，精神矍鑠，正是當今少林掌門上智大師。

那位被上智大師稱爲雲掌門的四十許漢子，正是黃山派掌門雲子雄！

他是前任掌門房大維被嚴青雄所殺後才繼任的。

當下雲子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大師，雲某有點口渴，欲進去喝杯茶解解渴。」

原來這位新任黃山掌門雲子雄是個嗜酒之人，可謂一日不可無酒，走了這半日，早巳淡出鳥來，如今經過這家杏花居，如何肯放過喝兩杯的機會，但他又不便明說，便只好說進去喝杯茶解渴。

上智大師是何許人，焉會不明白他的眞正意思，正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當下上智大師也不點破他，長眉微聳道：「這也是，趕了半天路，老衲也有點口乾舌燥，那就進去歇歇脚吧。」

說時拿起眼掃視一下其餘六位。

那七人皆點點頭，於是，雲子雄搶先走進杏花居。這時候的杏花居，差一點巳坐無虛席，伙記見來了這九位打扮各異，顯然不是尋常的客人，他是個精靈人，忙不迭上前招呼，將他們帶到一副空着的座頭上，招呼九人坐下來。

這九人中，除了上智大師是和尚外，尚有三名作道家打扮的出家人，其餘五人皆是俗家打扮，但五人中，有一位年約五十三四的老者，却是打扮得像個乞丐一樣，手拿打狗棒，身穿破衣，但却很乾淨，只要稍爲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也會認出他是天下第一大丐帮帮主言重！

而他手上拿着的那根打狗棒，正是代表帮主身份的碧玉打狗棒！

九人之中，巳有三位是八派一帮的掌門及帮主，另外六人必定亦是太有來頭的人物！

一點不錯，這九人正是當今江湖上最負盛名的八派一帮的掌門及帮主！

三位道人中，那位有仙道之風，年紀怕不有七十的白鬍子老道，正是武當掌門人青葉道長！

另一位年紀也近六十的清瘦道人却是華山新任掌門人元通道長。

而那位年紀約五十上下，相貌頗爲威猛的道人，就是峨嵋新任掌門清靈道長。

其餘三位作俗家打扮的，是海南劍派的掌門柳中流。

青城派歷代以來的第一位俗家掌門人莊仕杰，維揚派之掌門楊鵬！

這九人又聚在了一起，不知又所爲何事？那一定不會是平常事，否則，這八派一帮的主腦人物又焉會結伴巴巴地趕來金陵？

八人才坐下，只不過喝了口茶，雲子雄剛想叫酒，但那邊一枱兩位客人却先他一步招呼伙計結賬，令他只好強忍酒癮。

那兩名客人行出櫃枱結賬時，經過上智大師他們那一張枱子，那兩人只是很普通的客商打扮，各自手提一個大包袱，毫無特別或碍眼之處。

但是上智大師却低誦一聲佛號，將那兩人叫住了：「兩位施主，可否借一步說話？」

那兩名客人聽聞身側有人招呼，遲疑了一下，停下來，扭頭望向上智大師，左面那人道：「是大師招呼區區兩人？」

上智大師點點頭，一雙精光閃閃的目光注視着右面那人。「兩位是本地人？」

左面那人搖搖頭道：「不是，咱們是揚州人氏，大師是否想打聽一下城內某一處地方？這可以向店伙記打聽一下。」

說完就想走向櫃枱。

但上智大師却搖搖頭道：「不是，老衲只是覺得那位施主有點眼熟，所以將兩位施主叫住。」

上智大師說的是右面那人，那人却面無表情，冷冷地道：「大師可能認錯人了，區區根本沒有見過大師。」

上智大師的目光一刻也沒有離開過那人的臉上，聞言低聲〞了句佛號：「阿彌陀佛，施主只怕是一時間想不起來吧？」

右面那人目光一閃。「大師，不管認不認識，咱們還有要事要趕入城中辦理，有緣的話，城中再說吧。」

說着就轉身行向櫃枱。

「阿彌陀佛。」上智大師唸了聲佛號，目中精光暴射，「施主只怕不是有急事進城，而是怕老衲揭穿你的身份吧？」

那人聞言猛然震顫了一下，脚步停了下來，却沒有轉身，語聲一變，冷冷道：「大師法眼高明，以爲區區是誰？」

「阿彌陀佛。」上智大師語氣亦一重，「若是老衲這雙眼沒花，施主就是那位從江州大牢內，被人救出來的嚴青雄！」

上智大師眞是語出驚人，這一句話出口，青葉道長丐帮帮主等其餘八人莫不霍然動容變色，一齊挺起身來。

那人聞言亦渾身猛震了一下，霍然扭頭道：「大師，什麽江州大牢？嚴青雄的

？區區是個守法良民，大師乃得道高僧，怎可亂說？」

上智大師連聲道：「罪過，罪過，施主雖然改裝易容，掩去本來面目，但仍逃不過老衲雙眼。」

這剎那，青葉道長等人早已紛紛閃身掠出，將那兩人圍在中間，封住了所有去路。

那些客人一見這劍拔弩張的情形，個個嚇得驚慌不已，紛紛爭着結賬離去。

這一來，只苦了店家，原本是笑口常開的，這時變成了苦瓜乾。

右面那人這一次連眼色也變了，陡地仰天狂笑起來。「好眼力，若再不認，以爲老子怕了你們，藏頭露尾，老子本來就不慣！」

這一說，無異承認了他就是趕盡殺絕嚴青雄！

此言一出，八派一帮九位首腦人物皆不由神色一肅，心頭猛地一跳，立卽戒備起來！

「易黑心，你不是自誇易容聖手的麽？怎麽老子一下子就被那禿驢認出來？」嚴青雄朝左面那人怒聲說，並雙手向臉上一陣搓揉，現出他的本來面目。

這人果然就是趕盡殺絕嚴青雄！

這樣說來，左面那人就是黑心神手易不變了。

易不變不服氣地道：「笑話，我敢打賭，上智大師不是從你的臉容上認出你來的？」

「放屁，我既然給你易了容，他是怎樣認出老子來的？」嚴青雄嘲道。

「嚴青雄，易施主說得對，他的易容術確天衣無縫，絕無絲毫破綻，老衲根本不是從你的臉貌上認出你來的。」上智大師這一說，簡直稱讚了易不變的易容術，易不變聽了，當然非常高興。

「那你說，你是怎樣認出老子來的？」嚴青雄的神意顯得一點也不驚慌。

「是從你的眼神認出來的！」上智大師一字字說出來，並加以解釋。「易容術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容貌，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膚色及聲音，唯獨一雙眼是無法改變的！」

頓了一頓續道：「老衲曾經與你兩度交手，對於你那種在心生殺機時顯露在眼中的那種狂熾的眼神，老衲深印在腦中，你不該在一眼看到老衲時，便心生殺機，所謂有諸內而形於外，老衲恰好亦望向施主，於是看到施主那種特異的眼神，由是識破了你的身份！」

嚴青雄聽了上智大師這一番話，立時閉口不言。

青葉道長等八人聽了，俱不由佩服上智大師目光之銳利，觀察之細微。

若不是上智大師從嚴青雄那一現即逝的特異眼神中，認出了嚴青雄，相信他們八人只有眼睜睜看着易了容的嚴青雄從容出店而去。

好一會，嚴青雄才厲笑道：「上智禿驢，你們又聚在一起，想必是衝着老子來的吧？」

雲子雄在八派一帮九位主腦人物中，年紀最輕，也最火燥，搶着怒聲道：「姓嚴的，你一日不死，咱八派一帮也不會放過你！」

嚴青雄冷冷地打量了雲子雄一眼，冷聲道：「閣下是誰？」

雲子雄笑聲道：「黃山雲子雄！」

「哦，原來是雲掌門。」嚴青雄輕蔑地瞟了雲子雄一眼，笑道：「枉你是一門之長，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若不是老子替你殺了房大維，你怎當得成黃山掌門？說起來，你應該多謝老子才是！」

嚴青雄這一番道理，說得雲子雄怒火中燒，恨恨道：「雲某人若不手刃你這賊子爲師兄報仇，誓不爲人。」

說着就猛衝向嚴青雄，兩指如戟，直揮向對方的咽喉！

上智大師等人欲阻止已來不及，只好小心戒備着，準備隨時出手援助。

嚴青雄哂笑一聲，一拳迎向雲子雄的兩指。

雲子雄施展的是黃山派不傳之秘穿雲指，兩指戮插刺出，足可以洞金穿玉，剛猛非常。

拳指相擊，發出「篤」的一下沉响，雲子雄的穿雲指不但傷不了嚴青雄的拳頭分毫，反而被震得向後退了半步。

反觀嚴青雄沒事人一樣，紋絲不動地站在原地。

雲子雄在這樣多有身份的人面前吃了虧，臉上那裏還掛得住，暴吼一聲，拔出長劍。就向嚴青雄撲去。

嚴青雄依然站着，連眼也沒有眨一下，臉上露出冷厲的冷笑，眼中又閃現出那種狂熾之光！

「雲掌門且慢動手。」青影一閃，武當掌門青葉道長擋在雲子雄身前。

雲子雄只好收勢撤劍。

「啊哈，牛鼻子，你怎麽變得這樣大膽？」嚴青雄刻毒地盯着青葉道長，「難道又想來個羣毆不成？」

「對於你這種嗜殺成性的煞星，爲了能夠將你殲殺，爲武林除害，羣毆也不爲過！」丐帮帮主言重曾經挨過嚴青雄一掌，一直懷恨在心。

在嚴青雄身邊的易不變一直噤若寒蟬，一聲也不敢吭，這時却開口道：「言帮主，你這樣說，豈不是有失各位一派一帮之主的身份？」

峨嵋新任掌門清靈道長怒叱道：「易不變，這裏沒有你的事，若你是知機的，立刻離開，否則……」

否則怎樣，那是不用說也明白的了，那就是一併殺了！

「阿彌陀佛，老衲聽說嚴施主被一位假扮成阮施主的人自江州大牢中賺開牢門救走的，那一定是易施主了。」上智大師目光烱烱地注視着易不變。

易不變立時畏縮地將頭微微垂下，避過上智大師的目光，吶吶道：「大……師怎會……認……爲是我？」

「施主易容之術出神入化，若不是你易容假冒的，相信天下間再沒有人假冒得那樣神似的了！」上智大師喧了聲佛號。

這一次易不變噤口不語了。

那等於是承認了。

「那就不能放過他了，擒下他，交給阮捕頭，讓阮捕頭有個交待，這豈不是好？」維揚派掌門人楊鵬說。

易不變一聽，連臉色也變了。

嚴青雄却悍厲地道：「若想動易黑心，除非老子死了！」

「說得好，那咱們先將你殺了，爲江湖除害。」海南劍派掌門柳中流錚地掏出了足有五尺四寸長的長劍，直指嚴青雄。

柳中流這一亮出兵刃，其餘八人也亮出了兵器，剎那間，氣氛凝重肅殺無比。

嚴青雄面對這九位帮派之長，如何還敢托大？何妨他還曾經敗在他們的手上，劍一亮出，他整個人便有如手上那柄劍那樣鋒芒畢露，殺氣嚴霜！

這人殺氣之大，確不愧是江湖上有數的大煞星。

易不變却是一臉驚色，一雙眼直溜個不停，忽然直搖手說道：「各位且慢動手，這裏地方淺窄，而且動起手來一定會毀壞店中的枱椅物件，這豈不是及殃池魚？各位皆是正派中人，相信不會不顧及無辜吧？」

「你說得也是，是否想換個地方才動手？」華山掌門元通道長瞪着一雙威稜四射的雙眼，望着易不變。

易不變假笑連聲道：「正是。」

「哼，你以爲咱們不知道你的鬼心思？你才不會這樣好心，換個地方動手，打不過，逃起來也容易些，是不是？」元通道長長劍直指易不變。

易不變不由縮了縮身，苦笑道：「隨便你怎樣說，不換就算了。」

「阿彌陀佛，這裏是人家的地方，實在不宜動手，各位，咱們就出去換個地方吧。」上智大師禪杖一提，當先向外走去。

武當青葉道長長劍一垂，也跟着走出去。

其餘七人却看着嚴青雄易不變兩人，沒有動。

這意思就是說，若嚴青雄不出去，他們是不會先出去的。

易不變拉了一下嚴青雄的衣襟，向他使了個眼色，跟着走了出去。

嚴青雄知道易不變詭計多多，鼻子裏重重地哼了一聲，亦向外走去。

言重等七人見嚴青雄向外走，也先後走出杏花居。店家與伙計見一場災刦轉眼消弭了，不由鬆了口氣。

八派一帮聯手戰

杏花居對開約半箭之地，是一塊開闊的荒野地，二十多丈外，是一座長滿了矮松的小山崗，這裏確是一處理想的動手地方。

陽光筆直地晒射下來，晒射在上智大師、嚴青雄等十一人的身上，也晒射在他們的兵器上，閃泛起一道道耀烈的光芒。

上智大師青葉道長重言等九人將嚴青雄易不變圍住，一個個神色凝重，十八道目光齊集在兩人的身上。

面對這武林中名重一時的九位高手，嚴青雄一點也不緊張，不過神情肅殺有如霜雪！

易不變的神色却變幻不定，他雖然亦屬高手之列，但却不足以應付八派一帮九位帮派首腦的單打獨鬥，他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他顯得有點驚慌。

「易不變，你是束手待縛，還是要咱們動手？」黃山掌門雲子雄劍指易不變。

易不變身子縮了一下，接着却挺直腰身，大聲道：「易某雖然自知不敵，但焉會笨到束手待縛？就算是網中魚也會奮力掙破魚網，何況是人？」

「那你是決心頑抗了？」雲子雄語聲陡沉。

「形勢如此，易某又不甘心束手待縛，說不得只好死裏求生了。」易不變一下子變得很強硬。

「阿彌陀佛，老衲只好成全你了。」少林掌門上智大師禪杖一橫，氣勢大是不凡。

「別嚕嚕囌囌地假慈悲了，要動手就快點，否則老子可要走了。」嚴青雄目光一掃，同時一振手中劍。

「那裏還走得了！」峨嵋掌門清靈道長朗喝一聲，身形一幌，一劍飛點向嚴青雄的咽喉。

清靈道長一動，雲子雄也動了，長劍一振，抖出百十點劍光，飛罩向嚴青雄的胸腹部位。

武當青葉道長手中劍嗤的一聲，嘶風急响中，點刺向嚴青雄的背心大穴。

上智大師禪杖則挾風斜砸向嚴青雄的腰脅部位。

海南劍派掌門人柳中流一出手就是三劍，斜刺向嚴青雄的腿膝關節穴道。

丐帮帮主言重打狗棒斜戳而出，急風銳响中，戳刺向嚴青雄的頸側大脈。

維揚派掌門楊鵬鐵槍櫻花暴漲，一團紅雲也似，直撲嚴青雄的面門。

青城派掌門莊仕杰青鋼劍一劍攻出，接連三個變化——刺、戳、削，攻向易不變的胸腹腿膝！

華山掌門元通道長亦是攻向易不變，劍光急閃中，竟然劍當刀用，斜斬向易不變的頸肩，他這一招眞是大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原來這一招是元通道長從華山派一式劍招落日斜暉中演變出來的，威力比劍式大了一倍有多。

他原就是個不拘泥於形式的人，也所以他能夠在十年後，光耀華山，成爲一代劍術大宗師。

八派一帮中只派一帮之長合攻嚴青雄，二人夾攻易不變，這種陣勢，是近百年來從所未見的。

× × ×

嚴青雄面對七大高手的夾攻，一點懼色也沒有，長劍一引一撤，接住了青靈道長刺向他咽喉的一劍，劍勢接在胸前一展，「叮叮叮」一連串脆响聲中，封住了雲子雄刺向他胸腹的十一劍，同時一步搶上，半身一旋，恰好閃避過上智大師的禪杖，搶步上前的同時，驀然挫腰，亦同時避過了言重戳向他頸側大脈的一棒，楊鵬迎面刺來的鐵槍！而柳中流刺出的三劍也刺了個空。

就這樣，嚴青雄從容鎮定地化解了七大高手的聯手一擊。

反觀易不變却狼狽了，長刀急展，封住了莊仕杰的長劍，但却來不及應付元通道長的長劍，只好身形一矮，接一個懶驢打滾，滾到嚴青雄的腳下。

一招之間，易不變已顯得狼狽不堪。

刹那間，八派一帮九位掌門人及帮主攻勢展開，有如驚濤駭浪，亦有若疾風撼山，雷擊電閃，聲勢確是駭人至極，亦是武林難得一見的精彩搏鬥。

嚴青雄身形穿閃飛旋，手中長劍精招絕式連出，竟然與對方七人硬拚硬，不時還抽空遞出一劍，攻出一招，解救了易不變的險境。

易不變亦盡量靠在嚴青雄的身旁，在他的羽翼下求全，也不時替嚴青雄擋住一二下攻擊。

嚴青雄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在上智大師等人的圍攻下，雖然守多於攻，但却一點也不慌亂，而且從容鎮定，每攻出一招，皆是置人於死地的毒招，每每令到上智大師等人不得不全力封拒或閃避，於此亦可見他手段之毒辣。

上智大師的一條禪杖有如激龍騰舞，每一杖攻出，皆是重手法，而且盡往嚴青雄身上要害處招呼，而青葉道長的長劍輕靈多變，迅捷如風，劍劍不離嚴青雄的咽喉頭面，柳中流的劍招辛辣詭異，專往嚴青雄意想不到的地方招呼，其餘各人也不是省油的燈，盡展本門所學精絕招式，暴風驟雨般向嚴青雄的身上攻襲。

丐帮帮主言重的打狗棒也是凌厲異常，盡往嚴青雄的下盤戳砸點刺，令到嚴青雄不得不閃跳縱避，或掌截拳擊。

易不變在嚴青雄的羽翼下撐持不了多久，終於被莊仕杰的長劍將他的長刀封開，而元通道長一劍戳在他左腳的環跳穴上，令到他踣在地上。

而這時嚴青雄正被上智大師等七人攻得喘不過氣來，無暇顧及易不變，這也是上智大師等人的戰略之一，制住了易不變之後，既可全力圍攻嚴青雄，亦可用易不變來要脅他，可謂妙着。

易不變倒地的刹那，仍想躍起來，但如何能够，元通道長一指已點在他腰間的痳穴上，令到他全身痳軟，動彈不得。

莊仕杰則探手一把拎起他，像拎起一只母鷄般，將他拎到三丈外的一棵樹下將他放下，再點了他身上五處大穴。

易不變這時只有乾瞪眼的份兒，變成了一個「廢人」。

× × ×

易不變被擒，嚴青雄的心緒不由一亂，這可以說是關心則亂，因爲易不變的生死，也關係到他的生死。

易不變若是死了，他就無法得到眞正的解藥祛除體內異毒，那豈不是死定了？

也所以他這刹那像瘋了一樣，招式全是拚命的打法，像一頭被困的豹子般，左衝右突。

被他這一輪狂攻猛打，上智大師、青葉道長、言重還能够穩住陣脚，雲子雄、楊鵬、清靈道長等人就有點招架不住。

嚴青雄的攻勢越加兇猛凌厲，狂嘯暴吼連聲，這簡直已不是人，而是一頭被困的野獸。

上智大師等人自然不欲被他脫困而出，亦只好全力施爲。

這時的戰況眞是兇險激烈絕倫，連躺在樹下的易不變望見，也不禁臉色連變。

左衝右突中，嚴青雄身上受了兩處輕傷，但他也在楊鵬的左臂上削了一劍，在清靈道長的左肩胸上擊了一掌，元通道長閃避稍慢，亦挨了他一脚。

嚴青雄這時簡直像一只全身長滿了硬刺的刺猬，手脚全用上了，誰要是不小心挨上了他，那就非傷不可！

上智大師橫掃直砸斜劈直戳，才能阻住嚴青雄的攻擊，他在心裏也不得不佩服嚴青雄確是個百年來難得的武學奇材，只可惜不是除魔衞道的白道人仕，却是心狠手辣的江湖煞星！

七人圍攻之下，他仍能有攻有守，如今加上了莊仕杰與元通道長，變成了九人聯手對付他，饒是他驍勇如獅虎，也不可能脫出九人的圍攻了，何况他身上還受了兩處傷？

上一次八派一帮聯手之下，讓他殺了黃山峨嵋兩位掌門，那是因爲初次聯手，彼此不大了解對方，所以不大協調，予嚴青雄有可乘之機，如今他們彼此已有所了解，加上也見識過嚴青雄的身手，所謂知彼知己，在這情形下，嚴青雄的處境沒有上一次那樣好了。

上一次他在殺了黃山峨嵋兩位掌門，傷了丐帮帮主言重及華山掌門，仍然被制服，這一次看來也逃不了！

劇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嚴青雄的身上又添了兩道劍傷，有如一頭負傷的野豹般，嘶吼連聲，四處竄突，依然衝不出九人的包圍。

而九人合擊的招式更加嚴密，此呼彼應，以長補短，也不急着下殺手，只是將嚴青雄圈在中間，消耗他的體力。

他們打的是如意算盤，這樣拚下去，最後支持不住的肯定是嚴青雄，到時可以輕輕易易將他手到擒來，那又何必與他拚命呢？

嚴青雄似乎也窺破了他們的用意，不再狂攻猛打，伺機想突圍而出，可惜這時已遲了。

這時候上智大師等九人可謂合作無間，得心應手，嚴青雄幾次欲騰拔起來，均讓上智大師的禪杖將他壓迫下來，就算他避得過上智大師的禪杖，也無法招架得了凌空洒下一天劍網的柳中流與雲子雄。

漸漸地，嚴青雄氣促起來，招式也不似先前那樣靈捷狠厲，遲緩起來。

上智大師九人却沒乘機加重壓力，打的仍是那如意算盤，以時間來將他拖垮。

嚴青雄也自知支持不了多久，瞋目大呼道：「好一羣僞君子，怎麽不敢與老子拚命？」

「你已是甕中之鼈，阱中之獸，咱們又何必冒險與你拚命？」言重哂笑地說。

「老子死也要拉你們一兩個上路。」嚴青雄嘶聲狂叫，不要命地衝向雲子雄。

他狀若瘋狂，其實是裝出來，他知道九人中，以雲子雄的身手較弱，性情也暴躁，他這一衝上去，不難會激起雲子雄的性子，與他硬碰。

那他就有機會將雲子雄「拚倒」，以便突破包圍衝出去。

他已將全身的勁力貫注在劍身上。

他的猜想一點也不錯，雲子雄確是被他這一衝激得性起，大喝一聲，運劍硬接嚴青雄那一劍。

他不由心頭暗喜，斬向雲子雄的那一

劍速度更快。

眼看就要與雲子雄的長劍相擊，在他想像中，雲子雄一定會被震退，這就會露出一道空隙，他只要再揮劍攻向雲子雄，對方一定不敢再硬拚，那就只有退避，那他就可以衝出重圍了。

這是他打的如意算盤。

可惜他會算，上智大師等人也不是瞎子，如何會看不出他的用意？

「鏗」然一下金鐵大震聲中，被震得身形向後翻飛的不是雲子雄，而是嚴青雄。雖然雲子雄的長劍與他的長劍相擊在一起，但還有一杖兩劍同時擊在他的長劍上，他怎不被震得倒飛出去？

身形倒飛中，他靈機陡地一觸，而青葉道長的長劍、楊鵬的槍、柳中流的長劍，幾乎是同時分成三個不同的角度，暴刺到他身上三處要害。

他雖然被震得手臂有點痠痳，但反應仍很迅速，手中劍從肘後倒刺而出，恰好點刺在楊鵬的槍尖上。

他的身形立時借力向上翻了起來，接長身一掠，拔高了足有三丈上下！

青葉道長、柳中流的反應也不可謂不快，身形同時斜躍而起，「嗤嗤」兩下急響，仍然慢了那麽一刹那，同時從他的靴底下刺過。

言重立時一拔而起，青竹棒曳起一道綠芒，飛戳向嚴青雄的小腹。

嚴青雄在空中冷「嘿」了一聲，長劍急斬而下，「錚」一下激响，劍棒相擊，言重被震落回地上，嚴青雄的身形却藉反震之力，身形向後翻出，接蹬腿挺腰，仰身倒掠出去。

劍光一閃，從他的脚下閃過，元通道長那一劍也刺了個空。

莊仕杰的身形縱掠不可謂不快，却截不住嚴青雄的身形。

上智大師禪杖一頓，身形衝拔而起，大袖一甩，身形有如天馬行空般，掠射向仰身飛掠的嚴青雄，人未到，九尺禪杖已盡展，劈向嚴青雄的腿膝部位。

嚴青雄看得眞切，眼色一變，當此生死關頭之際，他的反應及體能已發揮至極限，身形忽地一縮，有如隕石一樣向下急墜。

上智大師那一杖自然劈了個空。

他不由氣惱得發出一聲烈嘯。嘯聲穿雲過空，震人心弦，有如獅子吼一樣。

青葉道長等人早已紛紛躍掠而出，緊追嚴青雄不捨，他們的輕功皆很高明，無奈慢嚴青雄那麽半步，始終追不上，這時見嚴青雄被上智大師一禪杖硬逼下來，俱不由精神一振，青葉道長陡地發出一聲清嘯，長劍急遞，刺向有如一個皮球的嚴青雄身上。

楊鵬的鐵槍長七尺，也搶着急戳向嚴青雄。

皮球一樣向下急墜的嚴青雄在這刹那身形陡地一展，劍光也同時飛閃，但聽「叮叮」兩响，劍尖點在楊鵬的槍尖上，右脚尖却點踢在青葉道長的劍尖上，身形有如激矢一樣向前激飛出去。

青葉道長眼見嚴青雄的靴尖點踢在劍尖上，却完好無損，還發出「叮」的一下脆响，不由怔了一下，隨之恍然明白，嚴青雄的靴尖底上，一定嵌了鐵片之類的物件，否則，鋒銳的劍尖肯定會戳穿他的靴底。

就在這一怔之間，嚴青雄已掠射出五六丈外，去勢不變。

上智大師竟然也追之不及，不由發出一聲長嘆，但仍勉力追去。

言重等人亦紛紛緊追不捨。

但他們却落後了足有三四丈。

網破魚躍，籠毀鳥飛，嚴青雄這時就像喪家狗一樣，一個勁向前急掠，掠向那座矮松崗。

只要掠上矮松崗，那就有機會擺脫上智大師等人的追截了。

上智大師緊緊追在嚴青雄身後約一丈左右，却始終追不上，急得他連連鼓袖不已。

二十多丈的距離，轉瞬即至，嚴青雄掠到了矮松崗。他的身形從一棵松樹旁邊掠過，陡地向後打出一把青閃閃的暗器，飛射罩向上智大師。

上智大師猝然之下，差點着了道兒，大袖在身前一拂，將射來的暗器拂落在地上，却原來是一把松針。

這一躭擱，嚴青雄已一頓掠入了矮松崗上，身形一閃不見。

上智大師不由急得發出長嘯，身形急掠過去。

青葉道長恰巧掠到，身形絲毫不停，幾乎是與上智大師一同掠入矮松崗上。

跟着，言重、柳中流、雲子雄等人也紛紛急掠而至，身形窒了一下，接住左右掠出，掠入了矮松崗。

險救易黑心

矮松崗不大，但松樹密佈，搜起來也不是那樣容易，何况，還要提防突如其來的襲擊。

嚴青雄一頭掠入矮松崗後，就像魚兒游入水中一樣，無影無踪。

上智大師等人幾乎搜遍了矮松崗，也發現不到嚴青雄的踪影，只好喪氣地走下來，聚集在易不變躺着的樹下。

莊仕杰自嚴青雄破圍而出，就一直守着易不變，他不是怕易不變跑掉，而是怕嚴青雄出其不意將之救走。

一只煮熟了的鴨子被飛走了，各人皆感到很不是滋味，顯得有點無精打采。

九位武林中最有身份的人物聯手圍攻之下，仍然讓嚴青雄走脫，這事若傳了出去，只怕有損他們的顏面，也會被同道所笑，試問，他們今後怎有臉顏面對武林同道？

難堪地靜默了一會，雲子雄首先打破了沉悶：「各位，雖然被嚴青雄走脫了，但捉到姓易的，姓嚴的遲早也會落在咱們手上。」

「雲掌門，請說明白一點！」柳中流陰沉地問。

「各位，姓易的救了姓嚴的，他斷不會置姓易的不理，他們之間一定有某一種利害關係，否則，姓易的斷不會甘冒奇險將他從江州大牢內救出來，只要他回來救姓易的，到時就可以將他擒殺，爲江湖除害。」雲子雄一雙眼光閃閃地，掃了衆人

一眼。

「嗯，雲掌門說得不無道理，姓嚴的一定會來救姓易的，咱們只要安排下一條妙計，不怕姓嚴的還能够逃得了。」言重一拍大腿。

「依老衲看來，姓易的一定是看上了姓嚴的那批庫銀，才會冒險將他從江州大牢救出來。」上智大師目光烱烱。「只是，姓嚴的豈肯讓他瓜分？他到底用什麽法子令到姓嚴的就範？」

「大師，問一問姓易的不就知道了？」青葉道長道。

「道兄說得對。」上智大師喧了聲佛號，厲凌的目光落在易不變驚惶不安的臉上。「易施主，你冒險將姓易的救出來，是否爲了那批庫銀？」

易不變眼珠轉了一下，舔舔咀唇道：「不錯，易某人從來不做無利可圖的儍事，特別是這件儍到足以令我丢掉腦袋的險事。」

「你雖然救了姓嚴的，他却不是一個感恩圖報的人，你是怎樣令他就範的？」這一次問的是清靈道長。

易不變的眼睛轉了一下，却沒囘答。

「易不變，別以爲咱們是一派之長，一帮之主，就不會要你怎樣，我老化子可不管這些，乖乖地合作，否則，有你受的。」言重裝出惡狠狠的表情。

易不變的眼色變了一下，硬着頭皮道：「難道你們竟然不顧身份？」

言重「嘿嘿」笑道：「身份當然要顧，但咱們不說出去，誰會知道？就算你將來說出去，又有誰相信你說的話？」

易不變這一次連臉色也變了，言重說的一點也不假，與其吃苦，到頭來終不免仍是要說出來，不若現在說？好漢不吃眼前虧，於是吶吶地道：「我只不過讓姓嚴的吃了一種間歇性發作的藥，令到他不得不就範。」

「哼哼，貧道就猜到你這樣的人一定是用下三濫的手法令姓嚴的就範，果然！」青葉道長輕蔑地瞟了一眼易不變。

「哈，這不是不用動手，就可以置姓嚴的於死地麽？」莊仕杰興奮得笑起來。

「莊掌門，你意思是不是要易不變將解藥交出來？」楊鵬搶着問。

「楊掌門說對了，姓嚴的若沒有解藥，一定會毒發身亡，豈不是省了咱們一番氣力？」莊仕杰笑聲不絕。

青葉道長頷首道：「這個主意確實不錯。」

上智禪師連聲喧誦佛號。

「姓易的，快將解藥交出來。」雲子雄一脚踢在易不變的屁股上。

易不變痛得齒牙裂咀，苦着一張臉道：「各位，我身上一顆解藥也沒有。」

清靈道長道：「你休想騙咱們。」

易不變急聲道：「不信，各位可以在我的身上搜一下。」

「諒你也不敢在眞人面前說假話，說，解藥到底在那裏？」柳中流狠厲地瞪着易不變。

易不變不由打了個寒顫，急急道：「暫時性的解藥都交給了嚴青雄……」

「那麽眞正的解藥呢？」言重問。

易不變遲疑了一下，吶吶道：「根本就沒有眞正的解藥。」

「當眞？」言重緊迫。

「我落在你們手上，生死也操在你們手上，怎敢說謊？」易不變瞪大眼說。

「諒你也不敢騙咱們。」楊鵬惡狠狠地說。

「嗯，咱們姑且相信他的話，且先將他押起來再說。」青葉道長手捋長髯。「待嚴青雄毒發身亡再處置他。」

「阿彌陀佛，道兄的處置正合老衲心意。」上智大師垂下長眉，喧聲佛號。其餘七人對這處置均無異議，便這樣決定了。

驚奇變　煞星伏誅

連日來下着滂沱大雨，下得天昏地暗，天像要塌下來一樣，令到出門在外的商旅只好窩在客棧中，寸步不能行。

上智大師等九人經過一番商議，決定將易不變押到黃山關押起來，等候嚴青雄的死訊，却被大雨阻道在離黃山約六十里外的三安鎭上。

三安鎭就只有一家客棧——三安老棧，他們來到鎭上避雨，客棧只剩下三間空房，他們九個人加上易不變只好擠在這三間客房中。

雨一下就是三日。

初時還不覺得怎樣，第三日，雲子雄等人已悶得有點鑿不住了，只覺百無聊賴，鬱悶得很。

「柳兄，到前面店堂去喝兩杯解解悶怎樣？」雲子雄首先提議。

柳中流早已悶得發慌，自然贊同。「難得雲兄有此雅興，柳某奉陪。」

楊鵬早就想喝兩杯了，見雲子雄首先提出，急不迭亦道：「這樣的天氣最好喝酒，莊兄，你去不去？」

莊仕杰亦是好酒之人，自然點頭說去，於是四人立刻出房往外面店堂走去。

才出房門，便撞到言重到茅坑解手囘來，見四人出外，不由問道：「四位到那裏去？」

楊鵬笑道：「這樣的大雨天，能够到那裏去？咱們想到外面店堂喝兩杯，言帮主有此雅興否？」

言重呵呵笑道：「早就淡出鳥來了，有酒喝老化子焉肯放過的？」

於是，這五名掌門人及帮主便走到外面的店堂，揀了一張空桌坐了下來。

店堂內坐着的都是棧內的房客，所以不算很多人，也沒有面生可疑的人。

五人還有點不放心的，這時完全放下心來，何況，客房中還有上智大師等四位出家人。而易不變正是關押在上智大師的房中。

先要三斤酒，幾個菜，五個人邊喝邊吃邊談起來。

店堂外的雨勢很猛，雨聲直灌入來，望出去有如隔着一道簾子，白濛濛一片。

這樣的下雨天，確是最好喝酒。

五人喝着談着，不覺意興遄飛，也忘了節制，一壺壺的酒也不斷地送到他們的桌上。

他們也一壺接一壺地喝下去，誰也沒有出聲提醒別喝得太多，提防喝醉。

這也很難怪他們，他們平時難得聚在

一起，就算聚在一起，也必有重大的事情，難得有這樣的閒暇，喝酒暢論江湖武林逸事，怎不忘乎所以。

不經不覺間，他們足喝了一個時辰。

上智大師與青靈道長及華山、峨嵋兩位掌門人則由於是出家人，喝不得酒，所以聚在房中喝着清茶，亦談論着江湖武林中的人事。

外面的雨聲很大，所以他們的語聲也非要提高不可。

所以，他們對於外面的動靜，很難聽得清楚。

外面店堂中的人，更難聽到裏面的靜動。

「道兄，說起來，那姓嚴的確是百年來難得一見的武學奇材，可惜却不是咱正道中人，否則，造福武林不少。」上智大師有點惋惜地說。

「大師說得對，若不是他爲惡武林，殺了他實在是武林一大損失！」青葉道長深有同感地嘆了口氣。

「咦，怎麽忽然有水滴下來？」上智大師忽然伸手摸摸他的光頭。他的頭上果然濕漉漉地，摸了一手水。

「莫不是雨勢太大，瓦灰被滴裂衝走，所以滴水了？」清靈道長仰頭望向屋頂，果然有水滴下來。「屋面果然漏水。」

「唏，怎麽也有水滴落貧道身上？」青葉道長說時，急急起身避過一旁。

他的肩背上果然有幾滴水珠。

元通道長仰頭望上去，果然青葉道長剛才坐着的地方的上面屋瓦有水滴下來。

「這間屋怎地忽然漏雨？倒要去找店家理論一下。」清靈道長氣急地說。

「道兄還是不用去了，店中已客滿，就算說了，也沒有空房換，何況，這間屋也太舊了，下這樣大的雨，漏雨也不奇怪。」上智大師搖手阻止了清靈道長。

就在說話間，瓦面上忽然有不少處地方「滴滴嗒嗒」地滴下連串的雨水來，連清靈、元通的衣服也滴濕了，走避不迭。

「大師，這間屋漏得這樣厲害，不如到隔壁柳掌門的房間去避一避如何？」青葉道長伸手拭去身上的雨水。

全身動彈不得的易不變倚在牆角一張椅子上，看到上智大師等人的狼狽相，不由好笑起來。

上智大師連聲道：「那當然好，道兄快過去看看，柳掌門他們那間房子可有漏水？」

青葉道長應了一聲出房往隔壁走去。

青葉道長一步才跨入隔壁房中，耳聽隔壁的房中似乎響起一陣嘩啦聲。他也不以爲意，見房中無人，知道柳中流他們可能出了店堂，見房中沒有漏水，便退出來，走囘去通知上智大師。

上智大師那邊經已出了事。

青葉道長聽到的那一聲嘩啦聲，上智大師、元通道長及清靈道長却聽得一清二楚，響聲是從裏間傳出來的。

「不好，別是裏間屋面穿了個大洞吧？」元通道長失聲說：「房中的衣物怕不被淋濕？」

上智大師站得最近裏間門口，身形一閃，閃入了裏間。

裏間的屋面果然破了個大洞，急驟的雨水從破洞中穿入房中，落得一地是水，床上的衣被也被淋濕了。

上智大師驟見下，急不迭去拿囘床上的衣物，一時間却省不起那個破洞破得有點古怪。

上智大師才閃入裏間，外面亦驟然響起「嘩啦」一聲暴響！

元通道長及清靈道長聞聲急忙仰頭循聲望去。

大股的雨水雜着碎木瓦屑兜頭從屋頂那個大破洞中暴洒向兩人的身上頭上，兩人急不迭閃避開去。

「元通道兄，怎會忽然破了個大洞的？」清靈道長氣急敗壞地叫。

元通道長却驀然驚叫道：「不好！」

清靈道長聞聲知警，一眼瞥去，瞥到從那個破洞中一條人影挾着雨水碎木瓦屑疾墜下來！

嚴青雄凌空一起，擊殺魚得水。

元通道長立時暴喝一聲，身形猛撲上去，雙掌疾劈而出！

清靈道長的反應也不慢，驚叫聲中，長劍已出鞘，急刺向那人影。

但一陣四濺激射的雨箭挾着碎木瓦屑激射向他兩人！

兩人急不迭揮掌舞劍，護住身前！

那條急墜的身形却在這刹那一擰腰，斜掠而出，掠向牆角的易不變！

易不變一眼看到，不由驚喜得脫口呼出：「嚴兄！」

從屋面破洞中穿墜下來的正是趕盡殺絕嚴青雄！

嚴青雄一伸手便將易不變抄了起來，但這時元通、清靈兩位掌門已擊落劈飛射來的雨箭碎木瓦屑，雙雙叱喝一聲，搶撲向嚴青雄。

嚴青雄亦暴叱一聲，身形疾旋，劍光飛閃，旋斬向兩人。

元通清靈兩人一閃一擋，清靈被劍上傳來的反震之力，震得他退了一步！

嚴青雄剛才只不過施了招旋風斬，劍上注滿了內力，猝然用劍封擋的清靈自然運勁不及，被震退開去！

元通暴喝一聲，閃退的身形一閃撲上，手中已有劍，一劍刺向嚴青雄的腰。

嚴青雄經已雙脚一頓，挾着易不變衝天拔起，元通那一劍從他脚底刺過！

忽然一道勁烈的杖影斜劈向拔起的嚴青雄股腿！

這一杖當然是上智大師劈出的！

原來上智大師亦聽到元通道長那一聲驚叫，便知道不妙，身形斜竄而出，一眼瞥到嚴青雄正一手抄起易不變，旋身揮劍迫退元通、清靈兩人，不由急怒交加，禪杖一舉，撲前去，但嚴青雄已騰身拔起，急怒中，禪杖斜劈而起，企圖將嚴青雄逼下來！

嚴青雄早就將一切算計好了，右手長劍向上疾刺，「篤」一响，刺入一條橫樑上，整個人立時借力向上斜盪！

「呼」一下疾响，上智大師那一杖以毫厘之差，從他的脚下劈過！

嚴青雄的身形竟然藉那一盪之力，脚先頭後，「劈啦」暴响聲中，將一幅瓦面撞破，穿了出去！

而他那把長劍就留在樑上，兀自顫幌不已。

大片的雨水挾着碎木瓦塊暴瀉而下，令到上智大師三人不得不閃身避開！

但三人已急怒交加，叱喝連聲中，三人直拔起來，撞破屋瓦，衝了出去！

× × ×

前面店堂中的言重五人終於被上智大師三人的叱喝聲驚動了，齊皆臉色一變，霍然起身，掠向裏面。

店堂內的客人及掌櫃伙計五人喝得好好的，却突然飛撲入後面，俱莫名其妙地望着五人瞬即閃逝的身形，驚怔不已。

五人幾乎是不約而同撲到上智大師那間房，一眼看到房中水濕遍地，碎木破瓦亦一地皆是，瓦面穿了五個大洞便知道有事發生了，及至一掃屋內，不但一個人也不見，連被制住的易不變也不見了，五人心頭一緊，互看一眼，耳聽屋面上傳來叱喝聲，急不迭搶出去，也顧不了滂沱大雨，先後騰掠上屋簷，一眼就着到上智大師等人正展開身形，向南疾追下去，五人亦急展身形，追了上去。

嚴青雄脚先頭後穿出了屋面，身形貼着瓦面順勢急滾！

也幸虧他沒有躍挺起身來，否則，只怕他不但救不了易不變，自己也要命在青葉道長的劍下。

原來青葉道長耳聽嘩啦聲及叱喝聲，便知道不妙，他急向房中衝去，但倏然又改變了主意，身形橫掠，掠出院中，一拔身，掠上了簷面。

原來他算計來的若是嚴青雄，不管救得了救不了易不變，皆會由瓦面逃走，他何不搶先一步，候在瓦面上，攻他一個出其不意？

他剛掠上瓦面，前面瓦面便一聲暴响，木瓦四濺，一條身形脚先頭後穿了出來，腋下還挾着一個人，心中不由冷笑一聲，一幌身，一劍直刺出去！

在他以為，嚴青雄必會挺起身來，而他那一劍也算計好了，刺出的部位正好是對方挺起來時頭頸部位，這一劍乃是必殺的一劍！

由於雨聲嘩啦，雨幕如簾，嚴青雄確實聽不到也看不到青葉道長道刺來的一劍，他若是挺躍起來，正好將自己的頭頸部位送到青葉道長的劍尖上。

他身形穿出，却挾着易不變貼着瓦面順勢疾滾而下，在他來說，那是潛意識令到他這樣做的，因為他知道上智大師三人肯定不會輕易放他逃走，必會緊接着衝上瓦面，那他就要爭取時間逃走了，躍起來那是浪費時間，所以他貼着瓦面順勢滾了下去。

青葉道長那一劍自然刺了個空。

耳聽劍風嘶响，嚴青雄也驚出一身冷汗，瓦面上原來早已有人在等着他，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這一來，令到他更不敢滯留，身形疾滾中，雙脚猛蹬在瓦面上，整個人像激矢般平射出去，射向對面屋面。

青葉道長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一劍刺空，身形便斜掠而出，追掠向疾滾的嚴青雄，一劍揮斬而下！

但嚴青雄的身形却在這刹那平射出去，他那一劍又斬空了，「錚」一响，斬碎了幾塊屋瓦。

青葉道長從來未遭遇過這樣窩囊的情形，渾身濕透有如落湯鷄，兩擊竟然不中，不由撮口發出一聲長嘯！身形箭也似的射向對面屋瓦！

上智大師、元通道長、清靈道長三人這時亦同時穿出了屋面，也顧不了撲面兜頭打來的雨水，一眼瞥到青葉道長掠射向對面瓦面，同時也看到茫茫雨幕中，一條身形正挾着一個人自對面的瓦面射起，掠射出去，三人亦急展身形，追掠過去。

× × ×

大雨如注，那間瓦面破了五個大洞的客房有如水淹一樣，滿地是水，豆大的雨點打下來，一屋皆濕，如何還能夠住人？

上智大師青葉道長幾人就像從河中爬上來一樣，渾身從上到下，水濕淋淋，狼狽非常。

九人先後從屋簷上躍下來，一個個神色有點沮喪，走入一間沒有漏雨的房中。

不用說，這回也是讓嚴青雄走脫了。易不變也可說是一隻煮熟了的鴨子，竟然在他們的眼底下被人救走了，這事若傳到江湖上，他們實在臉上無光。

九個人像呆鴨一樣站在房中，身上滴下的雨水立刻流濕了一地，九人皆悶聲不响，每一個人的神色皆不大好看。

「好一個嚴青雄，若不將他捕殺，誓不罷休！」雲子雄一掌重重拍在桌子上，直呼氣！

「大師，你意下如何？」青葉道長拿眼望着上智大師。

上智大師沉吟了一下，語聲緩慢地道：「依老衲看來，他遲早一定會去起出那批庫銀，說不定他這一次就是去起出庫銀，若是能够猜到他將那批庫銀藏在哪裏，咱們就可以預先等在那附近，不怕他還能够走得了。」

眾人聽了上智大師的話，皆點頭認為上智大師說的不錯，但却沒有人出聲，一時間，靜得嘀嗒的滴水聲清晰可聞。

「嗯，依柳某猜想，那批庫銀可能仍然藏在江州附近。」柳中流目中異光一閃，沉吟着說。

眾人聽了，俱不由精神一振，齊皆望着柳中流。

柳中流在江湖上有快劍諸葛之稱，快劍，是指他的劍其快如電，諸葛，是指他足智多謀，思慮周密，所以稱之為快劍諸葛。

「柳兄，何以見得呢？」雲子雄性急地問。

「這只是柳某的猜想。」柳中流捋着頷下疏落的三綹短髯道：「試問，那批庫銀若是藏在別的地方，而他這一次是去起出來，換轉是你，會不會一路上大搖大擺，不將行踪掩藏？他雖然心狠手辣，身手高強，相信會有不少不怕死的人，為了那批白花花的庫銀而找上他，這豈不是自找麻煩，再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嚴青雄不是笨人，他這樣做為了什麽？」

「他若不是唯恐天下不亂，打那批庫銀的人找不到他，那就只有一個目的，」丐帮帮主言重道：「就是想將所有人的注意力引開，然後偷偷再潛回江州，起出那批庫銀。」

「言帮主眞是一言中的，也只有這個解釋最合理了。」青葉道長頷首附和。

「道兄所言甚是，老衲思想之下，亦認為只有這一個可能。」上智大師連連點頭。

「那咱們只要立刻趕回江州等他，不怕他走得了！」楊鵬一摔袖，摔落一串水滴，忽然感到渾身冷冰冰的，很不舒服，這才省起還未換衣服，於是道：「各位，還是將身上的濕衣先換下來再說怎樣？」

眾人經他這一說，才感到身上穿着濕衣很不舒服，當然讚好，於是各自取出衣服來換。

毒手陰姬阮鐵手

雨勢已弱，但雨點仍瀝瀝淅淅地下着。三安鎮南靠着一座綠林的邊沿，有一座不太的土地廟，廟內香烟裊裊，透出燈火。土地廟分前後兩進，前進是神殿，後進是廟內唯一的老廟祝的居處。

但現在却多了兩個人，住在一間客房內。

那位老廟祝似乎對那兩位客人很懼怕，連那客房門口也不敢走過，繞路而走，神色間驚慌得很。

這時由於天已全黑下來，所以客房內亦點了燈，一縷燈光從窗口透射出來。

從窗口望入去，可以望到兩個投在牆上的黑影，怪怪地，有點像鬼魅妖怪。

那其實是兩個人的投影。

而這兩個人正是趕盡殺絕嚴青雄與黑心神手易不變。

兩人分別坐在燈前兩張椅子上。

這處地方，是嚴青雄向那位廟祝強「借」的，難怪那老廟祝對他這樣懼怕了。

兩人這時身上穿了乾淨的衣衫，面前的桌上有酒有菜，但已吃喝得七七八八。

易不變望一眼窗外瀝淅的雨水，眨了一下眼，然後望着對面的嚴青雄說道：「嚴兄，我實在想不到你會冒這樣的險將我自那班自命正道俠士的手中救出來。」

嚴青雄呷了口酒，乾笑一聲道：「易兄將我從江州大牢救出來，嚴某不是寡情薄義之人，焉能不將你救出來？」

易不變乾咳一聲，語聲有點怪地道：「不論如何，咱們在未分掉那批庫銀之前，應該是同在一條綫上的蚱蜢，你離不開我，我也不能沒有你，嚴兄說是不是？」

嚴青雄頷首道：「極是，極是。」

「嚴兄，咱們玩的把戲也應該停止了，相信經過這連番的『亮相』之後，那些覬覦那批庫銀的朋友紛紛聞風趕來這裏，這時候應該是咱們轉明為暗，潛回去起出那批庫銀的時候了。」易不變目中閃出狡黠之光，「何况，為了嚴兄你着想，也應該早些將那批庫銀起出來。」

嚴青雄臉上露出極不自然的假笑，替易不變斟了杯酒，然後道：「易黑心，我急急將你自上智禿驢他們手中救出來，就是想快些起出那批庫銀，你以為我很想嚐試多幾次毒性發作的滋味麽？」

「那咱們幾時起程？」易不變眼中閃出一抹貪婪興奮之色。

「噗」一下急响，桌上的油燈驀然被嚴青雄吹熄了。

室內立時陷入一片黑暗中。

易不變立時臉色微變，身形向後平掠而出，掠到牆邊。貼牆而站，全神戒備起來。

他自嚴青雄突然將燈吹熄，便知道可能有敵來犯。

他的猜測果然沒有錯。

黑暗中只聽嚴青雄沉喝道：「是那條道上的朋友冒雨來訪，何不現身一見？」

隨着他的話聲，一條人影從簷上翻掠下來，掠入廊中就在窗前飄然落在地上。

單是看那人從簷上翻掠下來，到飄落在地上的那種乾淨俐落的身法，就可看出這人的輕功固然不俗，身手也必定不弱。

易不變看得緊了緊手中刀。

他在平掠向後面牆上的刹那，已將長刀拔了出來。

「朋友好高明的身手，既然現了身，何不將大名見示？」黑暗中，又响起嚴青雄的語聲。

易不變只能够在黑暗中約略猜到嚴青雄藏身的地方，心裏不由佩服嚴青雄反應之快，耳目之靈，目光之利。

「兩位不太小家子氣點麽？」窗外那人影發出一聲冷哼，語聲竟然是女子嬌媚的語聲。「這難道是待客之道嗎？」

這樣看來，窗外那位不速之客應該是個女的了。

嚴青雄陡地發出一聲冷笑。「說得倒好聽，黑夜雨天，你潛聽咱們的說話，居心可測，暫時來說，老子當你是敵人而非友！」

窗外那人格格一陣嬌笑。「妾身估道姓嚴的是一條好漢，原來却胆小得這樣藏頭縮尾，不敢見人！」

「好利的口舌！」嚴青雄冷笑一聲，「但你到現在還未將大名見告。」

窗外那女子又是一陣嬌笑。「妾身金彩衣。」

「原來是有毒手妖姬之稱的金彩衣。」嚴青雄倏地打了個哈哈，燈光也陡地一亮。

室內立刻光亮起來。

易不變有點閃縮地從牆角閃了出來，臉上的表情有點不自然。

好在燈光昏黯中，嚴青雄看不到他這時的表情。

燈光雖然黯淡，仍然從窗口射出去，射在那位自稱金彩衣的女子身上。

燈光下，窗外那人果然是個女子，披一件黑綢披風，頭上也罩着一塊黑綢布，內穿紅襖綠褲勁裝，臉貌姣好，但眉梢眼角却隱含一股淫蕩的意態，而且目中煞氣頗重，腰插鴛鴦短劍，活像一位俏羅刹。

這位毒手妖姬妙目一轉，雖然年紀已有三十五六上下，仍然騷媚迷人，目光落在易不變的身上，目光一亮，又怨又恨地瞟着易不變，嗲着聲道：「不變，你這死鬼原來在這裏，妾身還以為你躲到閻王爺那裏去了？」

易不變乾笑一聲，吶吶道：「彩衣，妳不能放過我麽？何苦這樣苦苦追纏？」

「哼，聽你兩人說話，原來是老相好，別說得這樣肉麻了，要說，走遠一些再說。」嚴青雄狠厲的目光在易不變金彩衣兩人臉上掃來掃去。

易不變的臉上這刹那的表情變得有點古怪，他只是尷尬地笑笑，不置可否。

金彩衣却沒有易不變那樣好相與，「喲」地嗲了一聲：「你說話怎麽這樣粗？聽不慣，你不可以走遠一點麽？」

說完瞟了易不變一眼。

嚴青雄「哼」了一聲，沒好氣地道：「別嗲了，快將妳的來意說出來吧，妳毒手妖姬斷不會無緣無故冒若雨來，只是向易黑心拋媚眼，說情話。」

易不變不由苦笑出聲。

金彩衣扭動了一下腰肢，眯着那雙勾魂眼道：「既然嚴兄不耐煩，那麽妾身只好長話短說了。」

故意頓了一下，才放「嗲」了語聲道：「妾身只想分一杯羹。」

嚴青雄的臉色刹那變得很難看，拿眼望着金彩衣。「老子早就猜到妳的來意了。」接目光移注在易不變的臉上，「易黑心，你的意思怎樣？」

易不變只是苦笑着，看着嚴青雄又看看金彩衣，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金彩衣的勾魂眼在易黑心的臉上溜來溜去，嗲聲道：「不變，你難道就不念你我往昔的恩情了？」

易不變的表情又變得有點古怪，咬咬牙道：「我與你還有什麽？多一個人分及得上兩個人分那樣多。」

嚴青雄的臉色隨之放寬了不少，轉對金彩衣道：「妳聽到了吧？別人怕妳，老子可不怕妳，識相的趁早走。」

金彩衣的臉色刹那變得很難看，拉長了那張臉，戟指易不變破口大駡起來：「好一個易不變，易黑心，眼裏被銀子蒙住了，枉老娘遠巴巴地找到來，你竟然認銀不認人，你佔了老娘的便宜，老娘却一點好處也沒有，老娘說什麽也不會就此放過你！」

這時的金彩衣，看起來就像一個駡街的潑婦，那裏還有半點風情味？

易不變對於金彩衣的漫駡，充耳不聽，也沒有反唇相稽，表情有點像第一次才認識金彩衣，巴眨着雙眼。

嚴青雄却錚地一聲將長劍抽出來，直指金彩衣，厲聲道：「金彩衣，老子不像易黑心，任你笑駡，老子的耐性有限，妳若再不走，老子就不客氣了！」

金彩衣的臉色刹那數變，雙手叉了起來，張口剛想撒潑大駡，嚴青雄却驀地疾喝出聲：「何方鼠輩鬼鬼祟祟地躲在瓦面上，還不滾下來！」

易不變一聽，緊了緊手上長刀，惡狠狠地大叫道：「哼哼，今晚來湊熱鬧的倒不少，想必又是來分一杯羹的了！」

金彩衣駡到口的話刹時吞回肚子裏，雙眼亦不由向上望。

「刷刷刷」一連從屋面上飄下五條人影，兩個在後面那面現身，三個在廊階前落下，將房門口及窗口封住了，自然也將金彩衣圈住。

「嚴青雄，看你逃得到那裏！」當中一人雙眼閃亮如電，語聲沉實得有如以石擊地，顯示出這人的堅毅。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一聽，神情猛震，臉色遽變，眼中閃過一抹驚惶之色。

那人在說話時，故意踏前一大步，好讓從窗口透射出來的燈光能射在他身上。

嚴青雄、易不變早就從那人的語聲聽出是誰，但一眼看清楚了那人之後，仍然忍不住脫口叫出：「阮鐵手！」

金彩衣一聽，亦為之臉容一動，側閃一步，扭頭戒備地望着那人。

那人不正是江州總捕頭阮鐵手！

阮鐵手沉笑一聲：「想不到堂堂江州總捕頭在兩位的眼中，竟成了鼠輩，那兩位為何一聽到阮某的話，便臉現驚容？」

自古以來，凡是惹上官非的奸人賊徒，無論他胆量多大，殺人不眨眼，但在遇到官門中人時，總是心中虛怯，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作賊心虛或者是邪不勝正。

說起來，以嚴青雄這樣一位心狠手辣、胡作胡為的煞星，試問他在江湖上怕過誰來。甚至連八派一帮也毫不懼怕，他可以說是天不怕，地不怕，但在見了阮鐵手之後，他不由生出一絲怯意，這也可以解釋為作賊心虛吧。

嚴、易兩人一時間默不出聲，目光亂閃。

「這位大概就是黑心神手易不變了？」阮鐵手目光凌厲地注視着易不變，「你好大的胆量！」

易不變被阮鐵手的威勢語聲所懾，不禁猛地打了個冷顫！

金彩衣却像懷春的貓兒般笑了笑，脆聲道：「喲，阮捕頭，妾身金彩衣。」

阮鐵手冷電也似的目光在金彩衣臉上溜了溜，臉色陡地一沉。「金彩衣，這裏沒有你的事，妳若不想嚐嚐江州大牢的霉臭味，勸妳趁早開溜！」

金彩衣料不到這位江州總捕頭對她毫不假以詞色，碰了個釘子，本想發作，但想到對方的來頭，還是不惹為妙，於是忍下一口氣，氣哼哼地道：「總捕頭好大的威風，老娘才不怕你，咯咯，不過，既然你有公事在身，妾身也不與你計較，且看你怎樣將他們捉回江州大牢？」

說完，像一頭母鷄一樣，屁股一顛一顛地走開去，站得遠遠地準備瞧熱鬧。

× × ×

這時候雨忽然停了。

半邊上弦月也從雲隙中露了出來，原本黑沉沉的天色淡明起來，地上的積水在閃着光，簷前的滴水有一下沒一下地滴嗒響着，却像鐵錘一下一下地錘擊在人的心上。

最少，阮鐵手此刻就有這種感覺。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把握擒捕得了嚴青雄。

而一旦動起手來，生死也難料，怎不令他心頭打鼓。

但他性格沉毅，就算明知不可為，但也一往直前，不論生死，這就是他的一貫作風，這也是令到他能够成為江州總捕頭的主要條件。

「嘿嘿，阮鐵手，怎麽還不動手？」嚴青雄長劍一振，嗡嗡直響。

阮鐵手朝旁邊的蔣幹使了個眼色，蔣幹會意地點點頭，朝後窗的兩名捕快揮了揮手。

守在後窗的兩名捕快同時舉起手上的單刀，表示知道。

阮鐵手帶出來的這四名捕快，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與他早已合作慣，身手也不俗。

阮鐵手重重地咳了一聲，身形一拔而起，接一折，穿窗而入，手中長刀疾斬向嚴青雄。

蔣幹亦幾乎不分先後地從門口掠了入去。

後窗的兩名捕快叱喝一聲，從後窗穿窗而入，直撲易不變。

燈光也就在這刹那倏滅。

房中立時一黑。

黑暗中，響起刀劍撞擊之聲，阮鐵手被震得身形倒翻，心頭一凜，長刀急舞，護住全身。他是恐怕嚴青雄在黑暗乘機向他襲擊。

蔣幹原本是撲向嚴青雄的，但却撲了個空，而那兩名捕快亦眼前一黑，人刀撲斬易不變，亦撲了個空，三人心頭不由亦一凜。

也就在這刹那，「轟！」然兩下暴響中，屋頂暴洒下一大片碎木破瓦，阮鐵手一聽便知道是怎麽回事，暴喝一聲：「快上屋面追！」身形一拔而起，一頭撞破了屋瓦，穿出了瓦面！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早就打好了主意，他們不是懼怕阮鐵手五人，而是想到，既然阮鐵手金彩衣能够先後找到來，那麽，說不定上智大師等九人也會找到來，那就不妙了，所以他們認為還是走為上着。

燈一熄，嚴青雄硬擋了阮鐵手一刀，將之震翻，立時乘這機會身形陡然拔起，一頭撞破瓦面，穿了出去。

易不變比嚴青雄先那麽刹那亦撞碎瓦面，穿上屋面。

所以蔣幹三人撲了個空！

阮鐵手喝聲出口，廊階下先後有兩條人影掠上了屋面，可惜皆截不住嚴青雄易不變兩人。

這兩人就是金彩衣與守在外面、隨時準備接應的那名捕快。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是打定了主意開溜，所以動作很迅速，穿出瓦面的身形凌空折墜落瓦面上，接順着瓦面疾滾下去。

金彩衣身形拔起，一眼看到兩條人影破瓦而出，抖手打出一大蓬黑黝黝的暗器，罩射向那兩條人影。

金彩衣外號毒手妖姬，自然手段毒辣，她打出的那蓬暗器，乃是淬了劇毒的，她之所以出手，不是有心帮阮鐵手，乃是出於一種惱恨的心理。

這一大蓬暗器在黑夜中，根本看不出來，就只有輕微的破空聲，在意料不到之中，嚴青雄易不變兩人若不是身形陡地折墜而下，很可能會被射中。

阮鐵手一頭穿出瓦面，一眼瞥到嚴、易兩人身形急滾，急怒之下，陡地發出一聲長嘯，身形一折一展，掠射過去。

也就在這刹那，十多條人影迅迅若鷹隼般從廟前廟後拔了起來，紛紛撲掠向屋面。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滾到簷邊，身形平掠而出的刹那，同時暴喝一聲，雙手連揚，破空聲立時大作，兩人一下子掠射到廟側的牆頭上，接掠向牆外。

耳聽破空聲急傳而來，阮鐵手、金彩衣與那名捕快不知射來的是什麽暗器，急不迭身形錯閃開去，「叭叭叭」一連十數下擊響聲立時在他們身後的瓦面上響起，那些暗器原來只不過是十多塊瓦片。

但是這却將阮鐵手等人的身形阻了一阻。

這時那十多條人影已紛紛掠射到來，其中一名頭上光禿禿的高大人影開聲招呼道：「阮捕頭，老衲上智。」

阮鐵手邊掠邊道：「大師等早來一步就好了，那兩名賊子掠出了牆外！」

來的原來是上智大師及八派一帮的掌門人及帮主。

上智大師等人早就看到兩條人影掠出了牆外，九人掠射的身形更快，一下子掠過了阮鐵手等人，飛掠向廟牆外。

阮鐵手看到上智大師九人那快速的身法，不由暗中讚佩不已。

這時，逃的是一撥，追的却分成三撥，最先一撥是上智大師九人，第二撥是阮鐵手、金彩衣，第三撥是蔣幹四名捕快。

露出雲隙的月兒像怕羞一樣，一下子鑽入雲層中，天地立時一黯，黑沉沉地，那幾撥人影剎那閃沒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圖窮匕現

嚴青雄易不變自那夜自上智大師、阮鐵手等人的手中逃脫之後，便像石沉大海，塵化空中般，沒了踪影。

上智大師等人却揚言誓要將嚴青雄擒殺，但一行人等却去了黃山。

阮鐵山自然繼續追索下去，但却忽然接到急令，急急趕回江州去了。

但金陵附近一帶，連日來却出現了一不少武林黑白兩道人士的踪跡，他們當然亦是聞風趕來，志在那一批庫銀而找尋嚴青雄易不變的。

於是，金陵一帶滿是帶刀携劍的武林人物，這一來可就熱鬧了。

× × ×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到底藏匿在什麽地方。

兩人原來已偷偷地潛回了江州附近的洪橋鎮，而且也不以眞面目示人，改扮成兩個販商，住進鎮上那家房錢最便宜，又髒又多臭虫的客棧中。

住這樣的客棧，應該是最不受人注意的了。

因爲住這種客棧的人，根本就沒有値得受人注意的地方，都是很平凡的。

金陵一帶鬧得天翻地覆，這裏却清靜得很，兩人盡量少出店，但爲了免得店中的伙計起疑，間中出去一兩次，佯稱出去買貨。

江湖上的消息一向傳得很快，所以他們先後聽到了金陵附近一帶聚集了不少武林的人，追查他們的消息，也聽到了上智大師本人去了黃山的消息，阮鐵手接到急令回到江州的消息，他們也打聽到了。

對於阮鐵手回到江州，他們皆驚疑不已，不知阮鐵手是否猜到了他們的行踪而趕回來。

但隔了一日，他們便從一個江州來的客商口中，打聽到阮鐵手已被知府徐大人收押在江州大牢內，罪名是疏忽職守，至令封庫銀的重犯走脫。

但江州的人却另有一種說法，那是說徐知府爲了向上頭交待，於是昧着良心將阮鐵手頂罪。

嚴青雄易不變兩人聽了，却疑信參半，及至陸陸續續再聽到阮鐵手硬是被收在江州大牢內，這才完全相信。

這一日兩人在房中，易不變得意地道：「嚴兄，外面這樣熱鬧，咱們也應該趁那些人在瞎找亂鑽的大好機會，將那批庫銀起出來，分了後各自遠走高飛，否則，待到那些人醒悟之後，頭腦變得清醒，不難會猜到咱們的行踪。」

嚴青雄木無表情地道：「這一點找早就想到了，上智禿驢等人去了黃山，阮鐵手被關押在大牢內，哈哈，我想他發夢也料不到，只有他將人關押在大牢內，如今却親自嚐試到那股滋味，老子越想越痛快，這確是個好機會。」

一頓，接沉吟着道：「不過，咱們必須預備兩輛馬車，及兩具棺木。」

易不變一聽「棺木」兩個字，不由睜大眼有點不解地問：「又不是去運死人，要棺木來幹麽？」

嚴青雄道：「易黑心，你不像那樣笨的人啊。」

易不變眼珠轉了一下，恍然道：「嗯，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將那批庫銀裝在棺材內，掩入耳目？」

「難道你想帶着那批庫銀招搖過市？」嚴青雄冷冷一笑。

「好主意，」易不變討好地道：「嚴兄不但身手高明，頭腦也少人能及。」

嚴青雄却一點反應也沒有，令到易不變只好訕訕地笑道：「嚴兄，準備幾時動手？」

「事不宜遲，越快越好，就在今晚。

「嚴青雄決斷地說。「咱們立刻出去買馬車。」

易不變高興地道：「那咱們立刻就出去。」

嚴青雄點點頭，站起身來，舉起了脚步又停下來，盯着易不變，沉聲道：「易黑心，在分了那批銀子之後，你眞的肯說出收藏眞正解藥的地點？」說話時目中兇光隱隱。

易不變慌不迭連聲道：「嚴兄，我怎麽敢不說出來，我的目的是銀子，而不是殺你。」

嚴青雄的目光一直注視着易不變臉上的神情變化，見他表現得那樣情詞懇切，大概放心了，於是點點頭道：「好，咱們立卽去買馬車。」說完當先走了出去。

易不變趕緊跟在後面。

× × ×

時候大約是二更天。

天上無月，但却有疏落的星光閃耀，所以天地雖然黑沉沉地，但仍不至於黑到一丈外不見事物，伸手不見五指的程度。

兩輛馬車轔轔地輾過凹凸不平的碎石路，只聽車聲，但却聽不到半點人聲，顯得這兩輛馬車有點神秘。

兩輛馬車的車前，分別坐着一個人，由於太黑，所以看不清這兩個駕車者的相貌。

這條路看來很荒僻，兩旁長滿了雜草矮樹，若是胆子小的人在這樣的黑夜中，走在這樣荒僻的路上，不被路上不時响起的怪聲嚇破了胆才怪。

車聲轔轔中，馬車折入了一片鬼火亂閃的荒野地。

乍然看去，荒野地上像堆放了大小不一的饅頭那樣，密密痲痲地，却原來這是一片亂葬崗。

啾啾的虫鳴獸叫聲，墳與墳之間鬼火飛閃，顯得鬼氣森森，恐怖異常。

兩輛馬車上的駕車者却視若無覩，聽而不聞，一點也不緊張，鎮定地趕着馬車穿行在墳與墳之間的路上。

這樣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會，前頭那輛馬車陡地停了下來。

跟在後面的那輛車上的駕車者料不到前頭那輛停得這樣突然所因何事，只好也猛然勒韁，勒得拉車的匹馬前蹄揚起，發出一聲嘶鳴，停了下來。

「易黑心，你不是想驚動人吧！」前面的車座上跳下那駕車者來。

「嚴兄，你停得那樣突然，我若不趕

緊勒韁，豈不撞上你那輛車？」後面那輛車座上也跳下那駕車者。「再說，這裏相信除了你之外，沒有一個人影，若是驚動，那只會驚動這裏的野鬼。」

這兩個人原來是趕盡殺絕嚴青雄、黑心神手易不變。

兩人駕車來到這亂葬崗，那麽，那批被嚴青雄刦去的庫銀就有可能藏在這裏。

「呱！」一下悽厲的叫聲劃空傳來，饒是嚴、易兩人胆大包天，也不由汗毛倒豎。

兩人循聲望過去，兩丈外的一棵樹上，飛起一團黑影，原來是只被驚起的老鴉，兩人不禁鬆了口氣。

「嚴兄，那批庫銀就藏在這裏？」易不變湊近嚴青雄，語聲透着興奮。

「就在這座墳中。」嚴青雄伸手指一下馬頭對着的那座低矮的土墳，語聲也透出一絲興奮。

「好主意，收藏在這樣一處地方，就算是生神仙也想不到。」易不變壓低聲音說。「讓我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到。」

嚴青雄却不耐煩地道：「別嚕嗦了，快將鐵鏟拿下來，動手挖。」

易不變應聲中，轉身從車廂內拿出一把鋤頭，一把鏟來。

嚴青雄從易不變的手上接過鋤頭，走向那座土墳前，二話不說，揮鋤就往墳頭猛鋤下去！

易不變亦動起手來。

鏟鋤齊施之下，那座土墳很快便被扒開，兩人繼續往下鏟挖。

大約一袋烟功夫，那座土墳不但被扒平，地上也出現了一個寬長約半丈，深約七八尺的坑穴。

「噗」一下沉响，嚴青雄的鋤頭鋤到了物事，忙收鋤道：「易黑心，快下去將那層土鏟開，下面就是庫銀。」

易黑心應了一聲，縱身跳下坑穴中，鐵鏟連鏟，將一層泥土鏟開，立時看到一副已腐蝕了的棺木來。

易不變的心頭不由升起一股寒意。「嚴兄，這是具棺材……」

嚴青雄却打斷了他的話。「快幌亮火摺子，將棺蓋揭開，銀子就在棺材內。」

易不變一聽棺內不是死人，而是銀子，口裏不由發出一聲歡叫，急促從懷中掏出火摺子幌亮了。就用鐵鏟將棺蓋撬開。

棺蓋一開，一股腐臭之氣直衝上來，中人欲嘔，火光下，棺內那有什麽銀子？赫然躺着一具白骨森森，還粘附了少許皮肉，蛆虫蠕動的屍體來。

易不變入目之下，發出一聲駭叫，一縱身跳上了坑穴，怒聲道：「嚴兄，你這是什麽……」

嚴青雄笑截道：「你急什麽？看你慌成那個樣子，眞不敢相信你就是將我從江州大牢救出來的易黑心！」

一頓接道：「你以爲我會那樣笨，將銀子藏在棺中？那豈不是讓盜墳賊一揭開棺蓋就發現了，咱們下去合力將那付棺木弄上來。」

說着，當先跳下坑穴中。

易不變被嚴青雄說得臉上紅白不定，嘀咕道：「那你怎不先說明？」跟着跳了下去。

兩人忍着那股屍臭，合力將棺材弄上坑穴上面，火摺子幌亮的火光照映下，棺材下面整齊地排列着十二口鐵箱子，箱蓋上不但有鎖，也有封條，那是江州府的封條。

易不變一眼看到，目光大亮，口裏發出一聲低低的歡叫聲。

絕無疑問，這十二口鐵箱正是那批在半年前被嚴青雄刦去的五萬八千両庫銀。

「別看了，來，將鐵箱子弄上去。」嚴青雄說着躍了上去。

易不變吞了口口水，將手上的火摺子弄熄，然後一箱一箱將十二口鐵箱子舉起來遞給上面的嚴青雄。

鐵箱入手，易不變就知道箱內載的不可能是石頭，而是銀子！

終於將十二口鐵箱子弄到上面，易不變拂掉身上的泥土，一躍上去。

嚴青雄却已幌亮了火摺子，而且將一鐵箱上的鐵鎖弄開，將箱蓋揭開來。

火光下，箱子內閃出一片白花花的銀光，不是銀子還是什麽？

易不變目光更盛，急不迭伸手抓起一錠銀子，拿在手上看了看。

銀錠上有江州府的印記，這一點足以證明銀子是眞的。

「別看了，等分了之後，你有興趣可以逐錠看個够，我可沒有這樣好的興趣，咱們分了它吧。」嚴青雄沒有食言，首先提了出來。

易不變自然點頭不迭，連聲道好。

於是，兩人各自將六口鐵箱子搬上了馬車！

× × ×

待一切料理好之後，嚴青雄乾笑道：「易黑心，現在銀子分了，你也該將收藏那眞正解藥的地方說出來了。」

易不變却陡地大笑起來，笑得連腰也彎了下去。

嚴青雄被易不變笑得有點莫名其妙地，目中却閃過一抹殺機，怒聲道：「你不是高興得瘋了吧，有什麽好笑的？」

易不變好不容易止住了笑聲，正色道：「根本就沒有眞正的解藥……」

嚴青雄一聽，整個人差一點跳了起來，厲聲道：「你說沒有解藥？哼，老子死也要先將你殺了！」呼地將長劍拔了出來，臉上佈滿殺機。

易不變連忙搖手道：「且慢，你且聽我說清楚，你根本就沒有身中劇毒，我給你吃的那顆藥丸名叫『三日消』，根本就不是什麽劇毒之藥。只是吃下去之後，在三日後全身癱瘓無力半個時辰，過了這半個時辰，體力漸復，根本就不會有餘毒留在體內，至於我說的發作之時必需要吃一顆暫時性的解藥，只不過令到你依時依候吃下那種藥，其實，你每次吃的解藥，就是那種『三日消』，也令到你繼續發作下去，而深信不疑。」

嚴青雄聽得臉上神色數變，咬着牙狠聲道：「你說的都是眞的？」

易不變打了個哈哈道：「我就是看準了你多疑這一點，而令到你深信不疑吃下的是異毒之藥，也令你乖乖地繼續吃下去，你若不信，我也無話可說。」

「哼，你竟然敢作弄老子！」嚴青雄

殺機畢露，長劍直指易不變心窩。「老子要殺了你！」

易不變却一點也不慌，搖搖手道：「你這只是一種藉口，我早就知道你不會甘心分我一半銀子的，也知道你在知道那所謂眞正解藥收藏地點後，就會殺我……」

「哈哈，你倒有先見之明。」嚴青雄厲笑道：「那你爲何不胡謅一個地方騙我，或是……」

易不變嘆口氣截道：「因爲我根本就不怕你殺我。」

嚴青雄聽得一怔，陰沉地道：「難道你有什麽仗持不成？」

易不變的語聲陡地一變，變得沉實如鐵錘擊地。「你以爲我眞的是易不變？」

嚴青雄神色陡地一變，脫口驚叫道：「你果然不是易不變，你到底是誰？」

「哈哈！」易不變笑聲中，沉宏地道：「阮鐵手！」

「阮鐵手」三個字入耳，嚴青雄像被重重地擊了三下般，神態猛震，退了一步，像見到鬼魅一般，駭聲道：「你是阮鐵手？」

易不變冷笑一聲，雙手在頭臉頸上一陣揑摸搓揉，接一掀，竟然揭下一張人皮面具來。現出本來的面貌，這不是阮鐵手還有誰？

嚴青雄一眼看到，渾身猛震了一下，微退了半步，咬牙道：「好一個阮鐵手，果然是你！」

阮鐵手道：「你也不賴，竟然花了我這樣多心血，才能够令到你自動起出這批庫銀！」

嚴青雄一張臉變得猙獰無比，狠厲地道：「這麽說來，所有的一切皆是你擺佈的了？」

阮鐵手點頭笑道：「不錯。」

「從江州大牢中將老子救出來的也是你？」

「正是。」阮鐵手揶揄地道：「其實你一早就應該想到了，任何假扮再好，總有一些地方不大相似的，江州大牢是什麽地方？豈是假扮的人能够騙得了的？那個阮鐵手若不是眞的阮鐵手，能够這樣輕易賺出江州大牢？」

嚴青雄懊惱地道：「你好心思，也怪我對易黑心這個人無甚了解，而你也會揀人來扮，令到老子發現不到破綻！」

阮鐵手大笑道：「易不變精擅易容之術，而又是你不甚熟悉的人，揀他來打扮，最適合不過，而我這套把戲也需要一個精於易容的身份，不揀他，揀誰？」

嚴青雄臉上雖然殺機滿佈，目中却露出讚佩之色，說起來，阮鐵手這個計策確是天衣無縫，計劃周到。

「那麽，那位阮鐵手又是誰？」

「他就是易不變。」阮鐵手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嚴青雄嘟喃道：「原來是他。」接提高聲音道：「那麽，那位阮鐵手被關押在江州大牢的消息也是假的了？」

「當然是假的。」阮鐵手道：「那只是好令你放心起出這批庫銀。」

嚴青雄目光一閃，冷厲地道：「老子雖然大意犯錯，好笑竟然將一位必欲追回這批庫銀的你帶在身邊而懵然不覺，但你可知道，你也犯了一個大錯？」

阮鐵手被嚴青雄說得不由怔了一下，愕然道：「我犯了什麽大錯？」

「你不該一直是一個人！」嚴青雄語冷如冰，「老子仍然可以殺了你！」

「只怕未必！」阮鐵手的神志從容。

嚴青雄霍然道：「難道你已暗中通知了人？」

阮鐵手笑着點點頭道：「不錯！」

嚴青雄就在這時忽然動了，長劍劃空急响，飛刺向阮鐵手的咽喉！

阮鐵手竟然來不及拔刀封擋，可見嚴青雄這一劍的速度有多快，但他却毫不驚慌，長嘯聲中，身形暴退！

「不殺你，難消老子心頭之恨！」嚴青雄怒喝聲中，身形緊逼阮鐵手不捨，劍尖始終離阮鐵手咽喉三寸不到。

阮鐵手神色始終不變，身形繼續向後飛退。

驀地，「噹」地一下激响，嚴青雄的長劍亦隨之一歪！

緊跟着燈光刹那大亮，方圓十數丈內，一片通明。

隨着亮起的燈光，從周圍的墳堆後，閃冒出數十條人影，其中大部份是公差，只有幾人是僧道俗打扮。

而那些公差之中，赫然也有一位阮鐵手。

不過，由於假冒易不變的阮鐵手早已說明了，所以嚴青雄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那位阮鐵手自然是黑心神手易容改扮的了。

嚴青雄斜搶一出步，才能煞住身形，目光瞥到人影閃現，一張臉立時變了。

距他約丈許的側面，上智大師橫杖而立。方才就是他一禪杖將嚴青雄的長劍擋歪的。

正與邪之戰

風燈與火把照耀下，嚴青雄有如一頭被困的野獸，目中兇光閃閃，神態獰厲。

八派一帮九位掌門人及帮主分站在四周，虎視着嚴青雄，各自亮出了兵器。

對於嚴青雄這位大煞星，他們仍是不敢掉以輕心。

近三十名公差中，有十名手上竟然捧着一匣連弩，對準了嚴青雄。

這種陣仗，可謂前所未有。

嚴青雄心裏雖然驚震不巳，但仍強自鎭定，目光四下一掃，知道今次很難走脫，咬咬牙，豁出去了，吸口氣，冷蔑地道：「想不到堂堂八派一帮的首腦人物，竟然與官府勾結，就爲了對付老子一人，這件事若是傳了出去，豈不爲武林同道所恥笑！」

上智大師唸了一聲佛號。「爲了替武林除去這位大煞星，咱們就算下地獄也在所不計，又何懼恥笑？」

「無量壽佛。」青藥道長踏前一步。「嚴青雄，任你奸猾如狐，今日也要陷落咱們佈下的陷阱中。」

嚴青雄狠狠地道：「哼，是老子一時不察，才會中了你們的奸計。」

「哈哈，你說錯了，咱們那是條妙計，乃是昔年諸葛孔明暗渡陳倉之計，你又怎會識破咱們明去黃山，暗潛江州之妙計。」柳中流頗爲得意地笑着說。

嚴青雄却不屑地哼了一聲，目光轉落在假阮鐵手臉上，冷然道：「易不變！」

假易不變在臉上一抹，現出本來面目，嘴角下那顆胎痣份外搶眼，不是易不變又是誰？

易不變「哈」地笑了一聲，擠擠眼道：「嚴兄，正是易某。」

嚴青雄輕蔑地道：「你幾時投靠官府與咱們道中人作對？別忘了你也是同一條道上的人，不怕將來道上的人對付你？」

易不變苦笑道：「易某別無選擇，那個叫我落在阮大捕頭的手中，而我又不想坐牢，更不想死，難得阮大捕頭肯放我一條生路，那我只好與他合作了。」

頓一頓接又道：「易某巳答應阮總捕頭從此退出江湖，加上阮總捕頭答應了易某，這件事情了結之後，爲易某向道上的朋友加以解說，加上上智大師九位的面子，相信江湖道上的朋友，應該會諒解易某的。」

嚴青雄聽易不變這樣說，頓時啞口無言。

「姓嚴的，你是要咱們動手，還是自行了斷？」雲子雄振聲大叫。

嚴青雄呆了一呆，兇狠地道：「老子是什麽人？豈會束手自斃，做你娘的清秋大夢去吧，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你們幾個一齊上路！」

上智大師不由念了一聲佛號。「你既然冥頑不靈，老衲等只好動手了。」

青葉道長、言重等八人同時逼了前去，將圈子範圍縮小，阮鐵手則退去了圈子外。

刹那間，氣氛變得肅殺無比。

× × ×

月亮不知在什麽時候從雲層中溜了出來，洒下一片濛濛的清光，彷彿不甘寂寞，看一下這場熱鬧般。

嚴青雄被圈在九人圍成的圈子中，目光閃爍不定，臉上的神色獰惡異常，橫劍當胸，一股凌厲殺氣從他的身上湧了出來。上智大師等九人臉色凝重，作勢欲動。

阮鐵手在圈外看到這種一觸即發，一發有如雷霆的場面，手心不由緊張得捏了一把汗，一顆心也抽到嗓子眼。

這一戰肯定會石破天驚，搏殺激烈，連那些捕快也看得屏住了呼吸，感到一陣壓迫之力。

易不變的神色也很緊張，但却透出一股興奮之色，畢竟，這一戰雖然震人心弦，但却是武林難得一見的激鬥，能够在退隱之前看到這種罕見的搏殺，怎不令他又緊張又興奮。

搏殺終於在上智大師的一聲佛號中開始了。

首先出手的是青葉道人，緊接着，言重、柳中流等人也動了。

九人乃是當今武林中領袖一門一派一帮的領袖人物，這一擊，當得上風雲爲之變色。

阮鐵手易不變兩人看到上智大師九人的一擊，沒來由地心頭劇跳了一下，感受到那一擊威力之驚人。

身在九人攻擊中的嚴青雄自然感受更深，陡地厲嘯一聲，劍光環身暴展，但聽到錚鏗之聲連串响起，人影閃躍騰挪中，嚴青雄的身形劇晃了一下。

只是那麽一刹那，人影便錯閃如電。

叱喝連聲中，杖影如山，劍光如電，槍纓暴現，棒風嘶風銳响，嚴青雄的身形被九人的身形及九件兵器淹沒了。

阮鐵手易不變兩人看得驚動心魄，那些捕快則看得目定口呆。

阮、易兩人皆嘆爲觀止。

金鐵撞擊聲不斷清脆地响起，也傳來嚴青雄的厲吼聲，及上智大師九人的叱喝聲，以阮、易兩人的身手，也看不出雙方交手了多少招，那些捕快更不用說了，簡直看得眼花繚亂。

終於，在一陣石破天驚的震响聲中，上智大師等九人各自閃躍開來，一條人影挾着一聲厲嘯，旗花火箭般衝空射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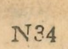
這人竟然就是嚴青雄。

閃躍開來的上智大師九人，其中有四人竟然身上見血，阮鐵手一眼看到，心頭驚懍不巳，疾喝一聲：「射！」

那十名捕快雖然瞧得目定口呆，但反應仍然很快，手中連弩向上一抬，「崩崩」一連响中，十具連弩一發十二支，嗤嗤激响着飛蝗一樣射向騰起的嚴青雄。

連弩不同於弓箭，是用機簧發射的，急而且勁，足可以裂石洞金，人若是在地上，還有幾分機會可以閃避封擋，人在空中，那就很難閃避了。

（以下轉入56頁）



紫衣流星劍無情（上）

俠義愛情故事

二期完

凌霄生・文
可飛・圖

龍騰遊空流星閃　魔遇魂消鬼見愁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杭州之所以能與「天堂」兩字相提並論乃是得功於「西湖」。

「五代」時期，杭州是吳越錢武肅王建都之重地，及至宋室南渡才改爲臨安。

西湖位於杭州城之西面，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溪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匯聚集而成湖。湖上有蘇、白二隄，六橋如虹，一株楊柳一株桃，這景色好不美麗，也好不迷人！

蘇東坡有詩曰：「波光歛艷（水旁）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艷抹總相宜——」

西湖之上遊山玩水，可分南北兩路，南路途經吳山，紫陽，萬松嶺，玉皇，南屏諸山而直達九溪十八澗，沿途那些名刹、古塔、幽岩深洞、曲溪流泉，眞敎人目不暇接，心曠神怡，北路是從岳王墳而進入，趨天竺，靈隱，沿途有冷泉亭，放鶴亭……

凡是遊山的武林人，莫不是先選上北路，唯因他們所敬仰者乃是岳武穆的千古精忠，萬世流芳！

岳王墳，但見一片翠柏森森，每株俱是幾百年以上的古樹，而最令人稱奇道異者就是在這麽多的翠柏古樹當中，倶然沒有一枝朝向北方的枝柯，那氣勢的雄偉，都使到每個前來瞻拜的人都不自禁肅然心生敬意。

君不讀，高啓的「詠王岳」詩中曰：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囘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深秋，時已黃昏，羣鳥歸巢。

萬道霞光餘暉，投射在岳王墳石碑上，也投射在那支寒光懾人的劍脊上。

這支劍，劍柄上嵌着深紫色的寶石，鑲以金絲，劍身自然流露出一片灰濛濛，碧森森的懾人劍氣，這片劍氣令人甫映入眉睫之瞬息間，便會震慄在心頭。

這支懾人的利劍目多年前，便已揚名江湖，它乃是當今黑白道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流星劍」！劍雖無情，此刻掌握着它的「人」，却更令人敬畏，令人震慄！

這個「人」，身高七尺，國字口臉，脣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廿七八年紀，相貌異常威嚴，身形雄壯，氣度更是軒昂，此時他靜立於墳前，一雙俊目却投射在掌股中的那支劍身上。

淡紫色的儒服在肅索的秋風中輕輕飄揚，遠遠一看，就感覺到面前所挺立者仍是一座山嶽，而不是一個人。「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本來就不是一位平凡人。

他的名號，代表着正氣義心。

他的利劍，代表無情，却不殺情義之人。

除暴斬魔，他劍劍誅滅，絕不留情。但對忠義之士他却能蹈湯赴火，捨命援助，正所謂是：義氣當先，先死不計。

五年前……

依然是一個蕭索的秋天，依然是一個靜寂的夜晚！——

天空是黑沉沉的，那一彎上弦月，已不知何時爲黑雲所掩遮，祇透出幾絲微弱的光芒！

泰山，博陽縣東面廿多里外，有一處所在，這處所在乃是一大片平地，在平地上背倚孤峯座落着一座莊院，朱門兩扇，圍牆三丈多高，氣派極其廣大！

莊院裏面，林木茂密，在茂密的林木中，飛簷流丹，狼牙高喙，畫棟彫樑，稱得上是「美賽神仙府，富勝王侯家」，美侖美奐。

這神仙般的府邸，號稱「霸王府」！「霸王府」的主人，就是那位被黑道衆梟共擧爲綠林盟主的「混世魔尊」項無畏。

今夜，「霸王府」的聚義廳中，一片熱鬧嘈雜聲，在廳中處三脚石鼎內升起的熊熊烈火照映之下，每一個人的臉容都盡是被照得紅彤彤的。

左右兩邊的八條大柱上都全插着烈騰騰的火把，「混世魔尊」項無畏高坐在正中的一張用虎皮鋪着太師椅上，祇見他身形十分魁梧，豹頭環眼，燕頷虎鬚，他的尊容敎人有「不敢逼視」之威，而他的笑聲却叫人聽了有「悶雷响在耳邊」之感。

大柱旁邊分兩列座位，每列七座，現今所踞坐的人全是「混世魔尊」麾下的得力助手，而每一位助手都是在綠林道上享有其不可輕睨的名號，獨當一面的梟雄。

一罎罎的美酒，一盤盤的佳餚，在身形嬝娜的美女托送下，被送到每一個人的座案上。

美妙的音樂飄揚，而隨着樂聲翩翩起舞的六個美艷舞伎在熊熊火光的照映下，嬌潤的粉靨上，齊泛起一片紅艷的異采，使到大廳中的人看上一眼，都會怦然爲之心動。

項無畏陡地手擧酒杯，大聲說道：「是日承各位盡力合作，奪得明珠百顆，寶石千粒，以及黃金白銀無數，這筆鉅財足可够咱們享受十年，弟兄們，這塲慶功宴上，願各人不醉無歸……」隨着大喝一聲：「來，乾此一杯！」

觥籌交錯，人人都忙着站起身來，手擧酒杯，大聲地囘道：「盟主說得對，不醉無歸……哈……哈……」

又是陣陣哄鬧聲，但在這麽一片哄鬧聲中，却見有一名壯漢匆匆從外面奔進來，從那名壯漢的那種驚惶及緊張的神色看來，人人都知道將有什麽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了，心中也不禁都是一緊。

那壯漢直奔至「混世魔尊」項無畏的面前，緊張地道：「禀告盟主，外面有一人求見！」

項無畏正是得意忘形之下，此刻一聽這般說話，不由怒火上升，隨勢一揮手，重重地賞了那壯漢一記耳光叱道：「混蛋，難道你不會轉告梁巡察全權辦理嗎？」

那壯漢被重重的一記耳光帶得向後翻了一個跟斗，翻身起來，也不敢抹去唇角流出的血漬，哭喪着臉道：「禀告盟主，梁巡察經已被來人重毙掌下了……」

項無畏霍地一聲霹靂怒吼，手中的酒杯也隨着「拍」的一聲，在他的巨掌中破碎了，他挺立起來，大聲喝道：「來者何人？」

他的話音是用內力迫傳開去，是以當他話音甫盡之時，祇聽得廳外面的夜空中傳囘幾聲十分明朗的笑聲，隨後有人囘道：「武林末流，複姓軒轅，名曰夢魂。」

音樂停了，那班舞伎也不知所措地停了下來，項無畏一聲低叱：「撤下去！」緊隨又向着廳外高聲呼喝道：「進來！」

大廳之中，歡樂的氣氛已經一掃而空，緊張也代之而起。

未幾，但見一人手持劍鞘，笑容可掬地慢步行入，此人年紀甚輕，却有一種氣吞山河的威勢，他龍行虎步，對着廳內兩旁列坐的一羣黑道高手，甚至連正眼也不屑一顧，當步至項無畏的座前五尺餘，才挺立不進，他並沒有什麽說話，有者祇是用左手把劍鞘往左肩上一放，而右手却同時揮了揮那件紫色的儒服，就好似在那件紫衣上有着十分討厭的塵粒一樣。

這種輕浮睨視的態度，當場就招來了十數聲怒憤的喝罵，但項無畏却一反常態，不怒反笑道：「這位小兄弟，駕臨『霸王府』所爲何來？」

自稱「軒轅夢魂」的少年鎭定如故，望了項無畏一眼，道：「討囘鏢銀！」

他答得如此乾脆，如此簡單且扼要，就好似「討囘鏢銀」的任務十分容易。

「哈……哈……哈……」項無畏仰天發出一陣嘲笑，道：「小子，你要討囘鏢銀可以，但你憑些什麽？」

軒轅夢魂目中威稜暴射，沉聲道：「一支劍，滿腔義氣。」

甫接觸到這少年眼中的那兩股烱烱神光，項無畏的嘲笑這時再也無法泛起，胸間怒火却已高熾，當着如此多的手下面前，這個臉他如何丟得起？

大喝一聲，項無畏厲色道：「趙炳，替本盟主擺平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話落，重重坐回椅上。

「遵命！」右邊向外第三個座位上，霍地站起一條大漢，對着項無畏抱拳作禮之後，大踏步行至廳中。

軒轅夢魂朗聲道：「『霸王府』中，四大奪命天王的威名震懾江湖，難道其中之一的『無聲奪命天王』，就是閣下？」

趙炳臉上滿溢驕色，竟大刺刺地道：「甚麽，小子，莫不成大爺的威名嚇着了你？」

軒轅夢魂十分瀟洒地一揮手，笑道：「不是，不是，你且莫誤會，我祇是覺得萬分奇怪，何以閻羅見了我尚且還要下跪叩拜，而閣下你這隻跳樑小鬼却如此囂張無禮？」

他這般極盡諷譏侮辱的說話才一說完，就聽得「無聲奪命天王」趙炳被氣得怒吼連連，飛步前進，雙掌齊揚，兩股絕猛且厲的勁掌已是劈向軒轅夢魂的心胸。

「放肆！」軒轅夢魂沉若山嶽，右掌迎向對方的來勢，祇是輕輕揮送二下，就看到趙炳那雄壯的身軀如遭狂風掃落葉般直向後面飛去，而「砰」的一聲悶响，此刻方自暴在空間。

隨着又响起一陣木裂盤碟落地的雜聲，原來趙炳因收勢不住，巨大的身子硬生生地把後面一張桌子壓得粉碎，以致把桌上的諸物都被震翻在地，一時响聲四起，面上神色也說不出有多尷尬。

一招蒙羞，這種生平的奇恥令到趙炳目噴獸光，遂從侍童手裏抽出一對長約二尺七、八的鈎形劍來，再次發出了一聲厲吼，陡然拔身而起，由高而下，兩柄鈎形劍同時下封，施的是絕毒辣的手法，直向軒轅夢魂頭頂上壓去。

軒轅夢魂不前不退，挺立如故，左掌的劍鞘向上一擋，已架住對方的那柄右鈎形劍，同時他的右掌却絕快向前抓去，一下子就以食、中兩指夾住了另外的一柄鈎形劍的劍咀部位，在趙炳還未來得及變換招式時，他朗聲道：「這鈎形劍殺人太多，現今且讓你親自去品嚐一下被殺的滋味吧！」

語音未落，他兩指微加內力，那鈎形劍劍咀處驀地如遭受到寶刄摧折一般，「拍」的一聲脆响，已被生生折斷！緊隨着他左掌劍鞘向前輕揮，而右掌兩指之間的那一段斷刄却忽然向着趙炳的咽喉飛射而去！

趙炳就好像一個小童，被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一般！此時他被軒轅夢魂的輕輕一揮，已身不由主向後連退，但他還沒有退出四步之外，那一段斷刄已是如此無情地深深戳入了他的咽喉。

甩掉了兵刄，雙手緊緊握着頸部，趙炳面部的神情是一片痛苦，他張口欲叫，但已不能發音，鮮血由指隙間向下滴流，染濕衣襟，他雙目射出的是一種極度不相信的神色，也許到死前的剎那間，他還不相信自己竟會死在這麽一個「名不見傳」的年輕人手上……

「颼，颼，颼！」三條人影飛快縱落，一下子就將軒轅夢魂圍在核心。

也不多說一字廢話，軒轅夢魂左手的劍鞘尖忽地向地面上一拄，以鞘尖爲軸，整個修長的身形也隨着飄起，輕溜溜轉了一圈，而轉動的同時，他雙腿也飛踢而出，瞬息間便把那三條人影被踢得齊齊向後翻了幾個觔斗。

十分輕靈，軒轅夢魂又復挺立於原地，劍鞘在左肩上輕輕揮動着，神情一片洒脫，淡淡笑着道：「聞名不如親覩，『霸王府』名揚遐邇的四大奪命天王，難道竟是如此膿包？」

這時，那三位被踢得鼻孔流血的「奪命天王」，才從地上爬起來，用衣袖抹去了臉上的血漬，三人互相瞧了一眼，頓時怒由心起！於是各自怒吼一聲，都不約而同向前撲去，他們三人的動作雖有少許前後之分，可是出手却形同一道，疾若旋風，而三道閃爍的兵刄光芒，也分前後夾攻，同時向軒轅夢魂的身上猛然劈砍下去！

三股利刄的光芒形同一片浪潮，配合着三人的足下進退，以及下手的分寸部位，眞可說得是「天衣無縫，無隙可擊」！

在三人排山倒海也似的攻勢之下，軒轅夢魂巍立的修長身子，風車般的一個疾轉，而他手中的劍却閃電脫鞘而出，左右揮舞，疾快到連旁觀的人也分不出他下手的方向，但聞得空間叮叮噹噹的一陣亂响聲……

這種出手，勝負立時可判生死！

三聲悽厲的慘號猶未消失，三人的頭顱已骨碌碌滾落地上，與軀體分了家，血漬噴得四處都是紅艷艷的。

「混世魔尊」項無畏甫見劍勢，便自不禁抖在心頭，唯因這種出劍的疾速及劍式的狠絕，在十多年前他也曾親身領教過，那次得以脫身不死，眞可說是「九死一生」，僥倖到極點！

雖則心胆抖顫，項無畏猶自叱問道：「小子，你所使的是不是『流星劍』？」

軒轅夢魂淡淡一笑，不置一詞。

他的身子驀然像是長空一烟，嫋嫋的升起來，當直達丈餘高時，他那支劍閃似流星，向右邊飛去，劍越過大柱上插着的火把之剎那，忽然改爲弦形倒轉，一下子劃空掠過火把鐵條，斷分二段，而上面有着火燄燃燒的一段却被劍勢帶着齊飛，軒轅夢魂這時的身形輕飄飄地降落着，他順手伸手接過劍柄，劍尖也隨着直指向前，而那段有着火燄的鐵條却如此安穩地立於劍脊上，烈火仍然向上冒着，軒轅夢魂的修長身子已落葉般飄降在原地，面上的笑容仍然不變，祇是俊目中却增加了異采——火光的異采！

拔身遊空，飛劍，斷火把，及至接劍落地，這一段空間，祇是如此短促，短促到令人難以相信，而軒轅夢魂却能做到如此俐落瀟洒如此，從容不迫，那種深湛的武學就不難可睹一斑了！

「啊……龍騰遊空……流星劍……」

項無畏不自禁驚呼着。

——也不知從甚麽時候開始，也許是一段十分漫長的歲月吧！但是無論歲月如何變遷，時光如何流逝，而「騰龍遊空流

星閃，魔遇魂消鬼見愁」的這句歌謠到現今却還留在人的腦海中。

曾有一位賜予人深深懼畏的神秘客，出現就好比神龍掠空，令人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感！他施用的是一支「流星劍」，劍無虛發，不飲人血誓不收。

他的姓名無人知曉，也無從知曉，唯因他每次現身都是如此忽然，而每次他的出現就有武林人飲恨喪生於他底「流星劍」下。

是以，武林中人無以名之，祇有把這句「騰龍遊空流星閃，魔遇魂消鬼見愁」來代表他的名號。

十多年前，項無畏還是一名初闖江湖，藉藉無名的年輕人，有一次他跟大師兄秦千生夜裏趕路，於途中撞面遇見一位由頭至踵用深色紫衣罩體的神秘客，秦千生年少氣盛，不知天高地厚，一下子就衝口出言道：「藏頭隱尾，十足邪魔屑小，見不得人……」

那位神秘客本來已擦肩越過，正向前去，但聽了秦千生這般侮辱之言後，他清嘯一聲，拔身而起，瞬息間便從他們二人的頭頂越過，罵道：「臭小子，你自己尋找死路！」也未見他有什麽動作，就閃起了一片爍目的光芒，跟着秦千生的頭顱開花，鮮血腦漿四溢，當場慘死在無情的劍下。

神秘客再次施劍，而劍尖這次却對準了項無畏的心胸刺去，項無畏此刻已被這種忽然的變化嚇得魂飛魄散，那還有還手的機會，他甚至連閃避的念頭也還未泛起時，就被劍尖刺中心胸……

他驚惶絕倫，不禁厲號！

但劍尖所觸之處，却驀然閃起了幾點火花！

項無畏竟然靠着心胸的一個圓形金牌，逃過了一劍穿心的死刼！

劍雖被阻，但那個金牌却被劍勢迫得入體達二寸有奇……

「小子，算你命大，且饒你一次！」利劍歸鞘，拔身躍起，矯若遊龍，瞬息便消失在夜空中！

心胸正中之處到現今還留下一個凹陷的疤痕！這種如被火烙在心的記憶，猶是十分清澈地閃於眼前。

項無畏伸手摸了摸那處疤痕，雙眼不自禁望着那支「流星劍」之劍尖！

絕對料想不到，這支煞氣騰騰的「流星劍」，在十多年後的今夜，竟會在這樣的場合中，再度展露於眼前！

但是，當他的眼光接觸到軒轅夢魂的輕視神情時，他那種先天的狠悍氣憤已陡然襲上心頭，盡把先前的「恐懼感」驅除得一乾二淨。

十多年了，以前的項無畏祇是一個無名小卒而已，但經過了無數日子的苦練，他的武功與十二招「血魔金戈」更是威震江湖，憑了一身功藝，他戰無不勝，因此奪得黑道盟主的寶座，被號稱爲「混世魔尊」。

憑自己目前的身份與地位，焉會被一「流星劍」之名所震懾？

於是，項無畏神色回復了威嚴，並厲聲喝道：「小子，你先殺本盟主麾下的梁巡察，後斬本府的四名奪命天王，這筆血債，你須用血來抵償！」語音微頓，接着又叱道：「仙童，金戈拿來！」

立刻地，一名小童雙手托着一對耀目生輝的金戈，急步送到項無畏的手中。

金戈在手，項無畏霍地站起來，飛身前躍，在軒轅夢魂面前七尺之遙降落，冷冷道：「讓本盟主看你有多大的火候。」

話音甫逝，金芒疾射，雙戈以無可比擬的速度，逕襲軒轅夢魂的三焦重穴。

他雙戈攻出時，不僅快得令人眼花撩亂，且金戈未到達目標時，勁風已籠罩着對方各要穴。驚人者，是金戈招中套招，式中含式，一招攻出，暗寓着無窮變化，縱使以刀山劍林來對抗，也有防不勝防之感覺。

軒轅夢魂利劍急顫，身形也隨着疾轉，「流星劍」閃電泛起七朶銀輝，更盪起了股股侵肌裂骨的劍氣。

金戈與「流星劍」，互相交擊，碰出了點點燦爛的火花，而兩人的身形也借藉那相撞的力道，雙雙往後飛退……

軒轅夢魂脚尖甫觸及地面時，就勢向上拔身，掌中「流星劍」搖空急殞，化作一道極之燦爛奪目的光芒，望項無畏疾瀉而下。

項無畏的金戈疾舞起一片金光，狠狠地迎向前去……

人影交錯，兵刃相擊的脆响連連，兩人霍地一分，項無畏面色青白不定，而手中的一對金戈這時只剩下那麽短短的一截，胸間不斷的劇烈起伏，顯然的他在這一式硬拚之下，腑臟已受震傷。

軒轅夢魂的身形也被帶得騰空躍起，但他一個盤旋後就降落實地，神色絲毫不變，並朗聲道：「項無畏，你罪孽深重，絕難饒恕！」

劍若流星，脫手飛射而出！

項無畏頓覺眼中有一股十分刺目的光芒向前飛來，他正想要閃避時，但劍已無情，在他的頸部掠過，一下子就把他變成了「身首異處」！

十分玄妙的，「流星劍」瞬息間又轉飛回軒轅夢魂的手中……

「討回鏢銀」的任務已成功了！

一夜之間，龍首被斬，羣魔四分五散，「霸王府」頓化成廢墟，自江湖除名！

負責運送這項鏢銀的人，當他們重獲回寶物時，簡直是歡喜若狂，頓把軒轅夢魂看成再造恩人。

雖然他們苦苦挽留，但軒轅夢魂却不辭而別，不受絲毫酬惠。

黃河一帶的千萬災黎，視軒轅夢魂爲「萬家生佛」！

於是江湖人震動，綠林道更加寒慄。

「紫衣流星劍無情」之威名更是膾炙了人口！

× × ×

劍已歸鞘，黃昏的殘暉也已逝去，夜幕漸漸低垂……

軒轅夢魂在岳王墳前已等待了好一陣子，現今他還是在等待着……

唯因所等待的「人」，是他生命中佔有重要地位的「佳人」！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

頭，空悲切——」低聲曼吟，他把岳武穆那首音韻鏗鏘，辭意悲壯的「滿江紅」輕緩吐出。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他剛把這首「滿江紅」的最後一個「闕」字吟畢，遠處忽然傳來一聲十分驚惶的悲嘶，隨後，有一個極之踉蹌的黑影向前急竄而來，一邊急聲叫着：「救命……救命……」

來者是一位年華雙十，面容慘白的少女，她在慘叫聲過後，就倒身於軒轅夢魂面前丈餘，但見她衣裳破爛，披頭散髮，而胸膛之處猶留下一個手掌形的破洞，櫻口正緩緩流下絲絲鮮血……

軒轅夢魂見此情形，不禁頓生惻憐之心，向着少女身後望去，也不見有人追來，於是他俯身問道：「姑娘，妳的傷勢如何？」

那重傷少女艱難說道：「公子，請你……找一位……大夫……」

也未待她言落，軒轅夢魂截口道：「姑娘，城內可有大夫？」

「城南有一位『乾坤聖手』吳烈……」

軒轅夢魂於是再不延遲，也不避男女之嫌，輕輕伸手，已把少女的嬌軀抱起，道：「姑娘，恕我唐突！」

少女悽然一笑，啞聲低說道：「不要緊！」

紫衣飄飄，軒轅夢魂雄偉的虎軀在暮色重重夜空中向杭州城的方向直投而去！

就在這時，七丈開外的一株古松樹上，飄下了一位身穿白衣的年輕女子，瞧她那模樣，頂多是二十歲上下，圓圓的蛋臉，大大的眼睛，彎彎的娥眉，紅紅的櫻唇，一襲雪白勁裝，襯托得肌膚似雪，玉潔冰清，宛如一朵出水白蓮花美艷得令人眩目！

眼望着軒轅夢魂那飛逝而去的身形，她底美好的眸子裏盛滿了一種包括有悲痛，不相信，及憤恨的神色！

她並不知道軒轅夢魂懷中所抱的少女是位受創者，剛才她親目所睹的是自己底情侶十分輕柔地抱着一名少女，向着前面急馳而去。

這種忽然其來的變化，尤敎她痛心疾首，她喃喃自語：「夢魂，枉我一片痴情，而你竟然是如此的一種人！」

她就是軒轅夢魂生命中佔着其重要地位的那位「佳人」。

這位佳人，乃是西湖一帶，人所熟識的才女，狄柔柔，尤其是她所彈奏的琵琶，只要聽上一次，就畢生難以忘懷！

軒轅夢魂與狄柔柔之所以能夠互相認識，也是全靠那陣陣的琵琶聲而促成……

× × ×

春天，桃花盛放吐香。

西湖湖畔，楊柳飄飄，風光如畫。午後的陽光，寧靜地洒在湖面之上，反射着點點層層波光，輕風徐徐，吹皺了湖水，吹盪了畫舫，也吹醉了到西湖來觀光的遊客！

一艘豪華的遊船，穿過了一片荷葉叢中，盪漾於湖心中，狄柔柔就在船首邊際，眺望着跟前美麗的景緻。手抱琵琶，輕奏一曲，琵琶悠揚的樂聲在飄送，如此悅耳，如此妙不可喻……

就是以前人所寫的「……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什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來比喻她底琵琶聲調，只怕也不盡然！

無怪杭州一帶的人，都稱她爲「琵琶仙子」。

忽然，前面有隻瓜皮小舟輕飄飄的盪了過來，這是一隻無篷的小舟，舟上，有個人半仰躺着，身邊放有一把酒壺，一本書，一支劍，一身紫衣，年紀二十四五，他既未喝酒，也未看書，劍更不曾出鞘。有者他只是靜靜地半躺着，而一雙虎目却深深地看着狄柔柔那種手抱琵琶半遮面的韻態。

唯因她那份悠然，那份超俗的洒脫，以及那份陶醉在自己底陣陣琵琶聲中的自如與忘我的境界，使這位紫衣客不能不對她產生了一種莫可言喻的微妙感情。

一曲彈罷，狄柔柔才發現到面前這位陌生的紫衣客。

她並沒有一般世俗脂粉的「矯揉造作」，也沒有令人討厭的驕氣，有者她只是對着紫衣客淡淡地一笑！

紫衣客不由報以微笑，口中讚着道：「聞得杭州西湖有位才藝雙絕的『琵琶仙子』，莫非姑娘就是……？」

她十分豪爽，答道：「這位大哥誇獎了，小妹正是狄柔柔！」

紫衣客道：「狄姑娘的琵琶絕藝，令人佩服，能領敎到如斯妙音，眞敎我不虛此行！」紫衣客微笑地應着，似有意又似無意地掃了狄柔柔一眼後，繼續接道：「在下複姓軒轅，名曰夢魂。」

軒轅夢魂……「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

這個如夢幻般的名字，在這幾年來經已傳遍江湖四海，它的「主人」已被武林道傳染上了一種極度神秘的色彩，這種色彩已令到「他」成爲一位神，一位打不倒的神——

他，如此年輕，如此倜儻不凡，是放在他身旁利劍使到他成名？抑或是他使到這支利劍成名？

但是——這位被公認爲神的紫衣客，現今却出現於眼前……

狄柔柔一時間無言相對，她心中有股極之複雜的感覺。

就好似寧靜的湖水，被人投下一塊石頭，震得泛起圈圈的漣漪……

「狄姑娘麗質天生，一代才女，也許在下一介江湖莽夫，令到姑娘有所爲難，就此告別，願他日能夠重聽仙音……」

軒轅夢魂說完就欲掉舟離去。

狄柔柔的迷惘心神刹息回復正常，她有點驚惶，急着聲道：「軒轅大俠且莫誤會，小妹一時失態，請莫見怪！如不嫌棄，小妹權作東道，水酒薄餚，以贖適才失態之罪！」

軒轅夢魂沉默一刹，淡淡一笑：「狄姑娘言重了，既然如此盛意，夢魂又焉敢不從命！」

很自然的，他們在暢談歡聚，在彼此的談話當中，他們都不自禁會露出微笑，

於是這一對才女與俠士，就這樣開始認識，就這樣開始展開了那一頁不平凡的戀愛史……

西湖湖畔那幢精巧的石屋，是狄柔柔之父狄青雲歸隱的住所，自從退出武林，不問世事的狄青雲，正愁時間無可打發，此時恰巧來了這麽一位稀客，他蒼老的臉上也不禁時常泛起滿足的笑容！

也許是緣份罷，軒轅夢魂每天都陪伴着在狄柔柔的身傍，遊山玩水，相依偎，情愫生，說不盡卿卿我我，傾不完情語綿綿……

每個黃昏，那位慈祥的老人就纏着軒轅夢魂下棋對奕，飲酒賦詞，有時也會月下舞劍，重拾舊時的豪氣雄風……

這種甜蜜的生活情趣，軒轅夢魂不覺間已享受了足有二百多個日子了，直至有一天，他得知好友「崑崙雙傑」在青城遭受奸人暗算，死得不明不白之後，他再也沒有心情在西湖之畔流連下去。

於是，他拜別了狄青雲，離開了狄柔柔！

臨別之前，軒轅夢魂深深爲她許下諾言，答應她於辦妥事情後，就立時趕程歸來……

軒轅夢魂初來西湖之時，是百花盛放的春天，而當他離去的時候，已是寒風凛凛的初冬的季節！

一別已是兩載，今天因事外出，當歸達家中時，由父親口中喜獲君自遠方歸來，狄柔柔那充滿了懷念的芳心，不禁心花怒放，前來岳王墳相會！

但是，剛才那一幕情形，却是如此眞實出現眼前……

狄柔柔一邊懷念着以前的種種恩愛，一邊却也感嘆着現實的殘酷與無情……

時間在無聲中飛逝——

此刻暮色已是深重，月也已斜照……

× × ×

一位睡眼矇矓，體態龍鍾的六句老者，被人從睡夢中呼醒過來。

他，乃是杭州西湖一帶名人，「乾坤聖手」吳烈。

當吳烈步履踉蹌地行至廳中時，他看到的是一名少女滿身鮮血淋漓地平躺在一張臥椅之上，而旁邊却挺立着一位身穿紫衣，體格異常雄偉，面容十分威武的持劍少年，他正欲要開口詢問——

那威武少年却及時雙手一拱，長揖謙然道：「吳大夫，打擾了你休息的時間，在下萬分地愧疚，敬希諒恕！這位姑娘因受創太重，萬望吳大夫高抬貴手，替她治療！」

吳烈慢條斯理，緩步行至受創少女的身傍，伸手按了按她的手脈，並撩開了她的眼皮，深深睹望了一下她的眼瞳之後，一邊却十分嘆息地「唉」了一聲，問道：「她是你的什麽人？」

威武少年恭聲道：「在下軒轅夢魂，與這位姑娘並無關係，只是在岳王墳前見她受傷太重，因此才急於尋訪大夫爲她治療！」

「軒轅夢魂……唔，這名字很熟。」吳烈沉思一刹，接道：「難，難，難！」

他一連道出三個「難」字，語氣的沉重頓令軒轅夢魂心弦也不禁爲之一緊。

「大夫，何事爲難？」

「須知這位姑娘，她內腑五臟已被人用重手法震得幾欲碎裂，脫離原位，此刻若無仙丹靈藥，縱然大羅神仙下凡，也是束手無策！」

軒轅夢魂急道：「素知吳大夫有『乾坤聖手』之稱號，難不成對於她的傷勢，也束手無策？」

吳烈一對白眉齊向上揚，沉聲道：「辦法倒是有一個，只不知道你是否能夠犧牲？」

軒轅夢魂不由怔道：「犧牲？」

吳烈笑了笑，解釋着道：「你算誤會了老夫所說『犧牲』兩字的涵意，它只是代表物質而非代表着生命！」

「原來如此！」軒轅夢魂再問：「究竟如何犧牲法？請大夫有以敎我！」

「銀兩換靈藥，聖手救佳人！」

「靈藥値幾許？」

「白銀五千，除此無他途！」

軒轅夢魂不由太吃一驚：「什麽，要白銀五千兩！」

吳烈好整以暇，坐倒在一張椅上，雙眼微闔又開，緩緩地道：「嫌多？那閣下可以另請高明！」

軒轅夢魂心中怒火不禁驀然上升，對着面前這位「乾坤聖手」吳烈的人格，他原先所存有的敬意已飛上雲霄，代之而起者是一種極度鄙視的觀念。他想不到一位以醫術濟世的大夫，竟然會在別人危急之際，狠心地去勒索一筆鉅銀以潤私己的利益。

軒轅夢魂轉眼接觸到臥躺着的少女那種悽涼慘態時，他只好強忍着胸間那一片怒火道：「大夫，出門之人那有如此多的錢銀帶在身邊，敬請大夫先爲她治療，我到時必定會籌足銀両雙手奉上！」

吳烈雙目微睜雙手抱胸，陰陰地道：「閣下，生意人最忌是『賒欠』兩字！」

甫聽此言，軒轅夢魂怒火已是高熾，不禁叱喝道：「那麽大夫的意思是見死不救了！」

吳烈仍然陰沉沉地應着聲說道：「眞是抱歉，抱歉！」

「嗆啷」一聲清鳴，「流星劍」已出鞘，劍尖直射吳烈的咽喉處，軒轅夢魂肅然道：「大夫，莫迫軒轅夢魂不義……」

面對着這支流露出灰濛濛，碧森森懾人劍氣之利劍，吳烈依然安坐如故，他打量着這支利劍，唇角再度泛起一種難以覺察的陰沉笑容：「閣下，咱們來個『君子協定』如何？」

軒轅夢魂右手輕轉，劍已將快歸鞘，問道：「只要我能力所及，蹈湯赴火也在所不辭！」

「好義士，眞英雄！」吳烈雖然讚着，而一雙眼却始終不離「流星劍」，「所謂『君子協定』，就是閣下能夠留下寶劍，權作抵押之物，當銀両籌足交來，便即物歸原主……」

不待吳烈話盡，軒轅夢魂想也不想就遞過手中那支震懾武林的「流星劍」，雙目神光烱烱深睹着吳烈：「君子一言！」

吳烈伸手接過「流星劍」，微作打量之後，接言道：「快馬一鞭！」

「那麽請大夫快些爲她醫治吧！」

吳烈手持劍鞘站了起來，說道：「放心，她死不了！勞駕把她抱進裏面去，也好方便爲她進藥治療。」

軒轅夢魂應了一聲，再度輕柔地抱起受傷少女，隨着吳烈行入一間滿溢着藥草味的房室，在吳烈的指示下，輕輕的把少女放在室中的一張窄狹臥床上。

那少女也許是受傷太重，一直都緊閉着雙眼，昏迷不醒！

「乾坤聖手」吳烈十分熟練的從抽屜內取出幾個精巧的瓶子來，在一個玉盤中配着藥……不多久，他手持着一杯碧綠色的藥汁行至少女面前，把杯子交到軒轅夢魂手中，低聲吩咐道：「給她飲下！」

迫於無奈，軒轅夢魂只好依言接過杯子，扶起受傷少女，爲她灌下藥汁然後又把她緩緩的放下。

吳烈看着那少女服下藥汁之後，道：「她服下藥後，要六個時辰後才能甦醒過來，在這段時間當中，她絕對不能受到絲毫的震擾，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說至此處，他伸指按探少女的腕脈好一會，才又接道：「閣下，這看護的責任只好落在你的身上了！」

軒轅夢魂絕不猶疑答道：「這個沒有關係，大夫請自便！」

吳烈於是再不打話，轉身持着「流星劍」離開這間小小的藥室。

室中很沉、很靜，只有那少女沉重的呼吸聲在起落，軒轅夢魂看着那張慘白無血色的俏臉，腦海中更不由自主產生了一種憐恤的意念！

此刻，他極度渴望着能夠前往與狄柔柔相見，傾訴離別後相思，但責任在身難以離開這間藥室，他只有徒呼奈何奈何！

「相聚有期，又何必急在一時？」

他只好枯坐着，等待着時間的流逝……

× × ×

月夜下的西湖永遠是教人迷戀的。

面對着那閃蕩起層層波光的湖面，狄青雲靜靜地半躺在一張臥椅上，正怡心悅目地欣賞着這教人迷戀的月夜景緻。

這神仙般的生活情趣，雖然如斯恬靜，對於狄青雲來說，却是寫意異常。

遠遠的湖面上，這時馳來了一隻輕舟，那隻輕舟的來勢十分疾速，剛剛出現眼裏，刹那間已到達眼前——

輕舟之上，挺立了一位身形魁梧雄偉的幪面人，一雙眼睛，閃閃有光，一襲紫衣在夜色輕風中飄揚……

紫衣幪面人也未待輕舟抵達湖邊時，已一聲清嘯，拔身飛起，瞬息間就越過三丈有奇的湖面到達湖邊，再度騰身，三幾個起落間就停身於狄青雲的面前，靜靜地視睹着這位慈祥的歸隱老人！

他剛才騰身遊空，好比動如脫兎，此刻一旦停身不動，眞敎靜如處子也不如！

原先已經十分寧靜的氣氛，現今加上這位突兀而來的神秘幪面人，更變得詭異兼肅殺了！

狄青雲心中不禁抖顫，但他也是經過大風浪的過來人，震驚的神色已刹那回憶悠閒神情，緩緩起立雙拳微拱道：「這位朋友，月夜駕臨寒居，不知有何指敎？」

幪面人聞言不答，只是輕輕從劍鞘中拔出了利劍——雙目甫接觸到那支利劍上的灰濛濛且碧森森的劍氣時，狄青雲心中的驚念更甚，他正想要開口相詢——

但，幪面人已叱喝一聲：「着！」

右掌利劍一下子化作千百條銀蛇，狠兼準地向着狄青雲的軀體各部位射去。

變生倉猝，狄青雲還未了解到事情的經過時，劍的來勢，已迫罩着身體，於是他迫於自救，以前闖蕩江湖，仗以儕身成名的卅二殺手絕藝「無聲浪掌」，已是一氣呵成，刹那間竟劈出了十八掌之多……

這一十八掌在劈出時，不聞有微點聲浪，就似揚柳迎風輕舞，可是甫遇到阻力之際，就會產生如巨浪似的威力。

是以，狄青雲這十八掌雖然並不能挫敵，自保却是有餘，他趁着敵人還未再次發動第二輪攻勢之刻，急速抽身後退，怒道：「閣下何人？」

幪面人右掌中的利劍直舉，沉啞着聲音：「見劍知人！」

狄青雲神色頓變，不相信地道：「你是軒轅夢魂？」

「廢話！」幪面客怒道：「否則，『流星劍』誰人堪配？」

狄青雲笑了，他笑得十分明朗：「朋友莫開玩笑了，軒轅夢魂義胆琴心，做事光明磊落，那像你藏頭隱尾小人行爲！」

雙眼怒光外射，幪面人猛喝：「住口！」隨着騰身直撲，手中利劍絕不容情，狂風掃落葉般一下子發出七七四十九劍！

這四十九劍的去勢，簡直如蓋天鋪地，蓆捲而去！狄青雲雖然施出渾身解數，也是捉襟見肘，岌岌可危……

幪面人隨着四十九劍一過，騰空的身形便星曳疾墮，腳未點地時，流星劍已「嗡」地一聲輕响，已飛快向着狄青雲的後心急戮而去！

由於變生猝然，狄青雲萬萬料想不到這位幪面人的技藝竟然如此高超，如此變化無常，當他瞬息間感到四周的壓力陡然減去時，正要急身後騰，但他急躍後騰的身子，正恰好迎上那支向前刺來的利劍！

當狄青雲發覺到情形有異之際，他拚命側身挪移身軀，可惜時間上的差別已鑄成了慘劇。劍已無情地深深透穿過狄青雲的心房……

幪面人的一雙眼睛毫無感情地瞪着狄青雲的背胸，他緩緩抽回利劍，鮮血緊隨着噴濺狄青雲極度痛苦挪動着腳步向前踉蹌開去行不到幾步時，經已重重跌仆在地，他一手掩住傷口，一邊却以極堅強的口氣道：「朋友，老夫臨死……之前，也不相信……你是軒轅夢魂……除非……」

幪面人持劍的手，不禁一緊，問道：「除非什麽？」

「除非你脫下面罩，老夫……才相信……」狄青雲痛得面容抽搐着，可是他始終都不相信這位持有「流星劍」的幪面人就是軒轅夢魂。

幪面人行前數步，怒道：「老匹夫，如要求證，到閻羅殿上才說罷！」話剛離口，左腳飛起，直把狄青雲踢得向後滾出了二丈之外。

狄青雲本已重傷，此刻再受一記無情腳，他身子雖然在滾動着，但人早已被擊得昏暈過去。是以，當他那滾動的軀體停止時，人也寂然不動！

幪面人望着狄青雲寂然不動的身子片刻，也望了望手中的「流星劍」一陣之後，才輕緩把劍歸納鞘內……

他此刻面上的神色因被隱罩着，看不出來，但從他那雙眼瞳內却清楚地可以領略到一種非常陰險的色彩！

他騰身飛縱，起落之間已飛回停於湖面的小舟上，一聲異嘯，小舟絕快向湖心駛去，不多久就消失在重重的夜色中。

明月仍然高懸，湖水依然迷人！

× × ×

狄青雲是在被劍創兼腳踢的痛苦下昏死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辰，他那迷惘的神志被一陣悽慘啼哭聲搖醒過來，他之所以不死是由於劍尖入體之前，他已側身少許，那利劍雖然無情穿過胸前，但距離心臟却有寸許，更者他求生的意念十分堅強，促成這種堅強的意念是爲了一個人，這個人也就是他底愛女狄柔柔！

人雖醒神色却虛弱異常。他睜開雙眼，只見愛女狄柔柔跪倒自己身邊，放聲痛哭……

狄柔柔一見他轉醒過來，就悲聲問道：「爹，究竟是何人把你傷成如此？」

狄青雲全身已呈僵硬狀態，他面容慘白之中泛青，他想掙扎起來，已是力不從心，痛苦且艱難地道：「柔柔……爹不能……流星……劍……」

他說出來的話簡直是詞不達意，甚至越說越是虛脫——

狄柔柔甫聽得「流星劍」三字時，她面上神情有說不出的悲憤交集，她想起剛才在岳王墳前的一幕，此刻再聽聞垂死父親口中說出「流星劍」這三個字，她甚至連想也不用想清楚，就深深斷定了行兇魁首是「流星劍」的主人軒轅夢魂！

最親切的人被最深愛的人所殺傷，這種感受是何等的悲何等的恨？

於是，在悲恨交集之下，她喃喃發着重誓：「軒轅夢魂，你這個衣冠禽獸，我如不血刃你心，誓不爲人！」

當狄柔柔的視覺再次接觸到狄青雲之際，她不由悲嘶叫道：「爹爹，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人死又焉能復生？自狄青雲見了愛女最後一面時，他再也不能支持那一股元氣，於是說完話後就瞑目不醒，一命歸西！

× × ×

杭州城內有家姓蘇的財主，是本地數一數二的大富豪。

大富豪姓蘇名雷雄，家財萬貫，擁有出地產業無數，於三年前患病去世，偌大的家產就遺留給獨子蘇英濤。

提起這位少年富弟子，不僅在杭州一地威名，人人知曉，就是遠在武林道，江湖客都會對他另眼相看。

他藝自無極派，乃是當屆無極派掌門「無極神翁」武慶飛的關門弟子，一身技藝在江湖中可說是年輕一輩之中的佼佼者，年前才藝滿返家，繼承他老子所遺留的一大筆鉅財產業。

他年少英俊，家財百萬，出手更是說不出的豪闊，是以短短的一年期間，他的名字已比他父親蘇雷雄更加响亮。

蘇英濤，這位有「小孟嘗」綽號的富家子，也是狄青雲的外甥。對於舅舅的不幸遭遇，蘇英濤除了悲憤之外，還十分殷懃地安慰着表妹狄柔柔。更者，關係到一切辦理喪事的開支，他都一手包辦料理。

有錢人家好辦事，狄青雲被殺的消息傳出還不及二個時辰，而這間座於湖畔的石屋內已經紮起了一座不大不小的靈堂，全屋內外，一片縞素，哀樂齊奏，哭聲震動。

當弔祭的人羣絡續前來祭拜之際，東方的天邊才剛剛泛起了白濛濛的陽光。

靈堂中，香霧繚繞，二撥吹鼓手伴奏哀樂，致唁的人由右側進入，左側退出，順序拈香行禮，然後轉過左邊蓆棚，便是招待素齋的地方。

狄柔柔一雙美眸現今已呈紅腫，她淚已流乾，心却在默默滴血，她跪倒在父親的棺木側邊已經有好幾個時辰了，雖然她的表兄蘇英濤曾多次勸她進內休息，但她始終不應，默默跪着……

她只感到眼前人影不絕搖幌，嘈雜聲也不絕由外面傳進，但無論人潮怎樣洶湧，聲勢如何哄擾，她眼前，只有一個影子，她耳內，也只有一個人聲音——這個影子是如此熟悉，這聲音是這樣悅耳！

但現在却一下子陡感到這一切都離得她遠遠的，頓變成陌生得可怕。

「紫衣流星劍無情！」狄柔柔喃喃低呼道：「軒轅夢魂——」

昔日的恩愛何故會鑄成了今時的仇恨？她不明解！如果不是由垂死父親的口中聽得行兇者是「流星劍」，她絕對不會相信軒轅夢魂會做出如此慘無人道的事情！

究竟是什麽原因？她始終不解！

（下期續完）

古代西方歷史戰大錄

羅唐納 文

戰火殘魂

希臘連場血戰，最爲驚心動魄的一頁就是「木馬屠城」，策劃這一招的大英雄尤萊息斯，箭無虛發，綽號金箭王，千辛萬苦，攻陷特洛伊城，慘被奸人所害，喝了藥酒，記憶全失，變成了戰火殘魂！



一個金蘋菓帶來無窮災禍

「木馬屠城記」這一頁驚心動魄的歷史悲劇，殺得天崩地裂，日月無光，希臘神話只是對它作一個簡短的報道，不過，在「古代戰爭二千年」這本書裏面却有很完整的報道，它描寫金箭王尤萊息斯的戰役，十分出色，這篇作品就是借着一管禿筆描述這個大英雄豐功偉蹟的，為了使讀者更為深入的瞭解「木馬屠城」怎樣發生，我先行寫下希臘神話關於王子帕里斯以及絕色美女海倫熱戀的過程。

希臘神話這樣說：「古代的愛琴海兩邊有兩個大國，一個是『特洛伊』，另一個是『斯巴達』，兩個國王都是名震天下的戰士，當時因為知識有限，所有國王都很迷信的，特洛伊王普里亞跟艷后海卡貝從當時先知的口中獲悉涉及將來的預言：「你們的長子聰明勇敢，多才多藝，且又武功超卓，可惜他使特洛伊王朝滅亡。」

普里亞王大為震驚，叫人把剛剛生下的男嬰拋棄在荒山之內，任由他自生自滅，怎料給一個孔武有力的獵戶妻子檢起，認為菓籃裏面的男嬰是天賜麟兒，帶同家內養育，取名「帕里斯」，此後那個男孩子就在荒山長大，學會了打獵，完全長成的一年，只是十七歲，渾身是勁，英俊無比，恍如太陽神之子阿波羅，獵戶一家人引以為榮，至於特洛伊的國王普里亞，對此事微有所聞，認為那個孩子就算活下去，無論如何，不會令到整個國家毀滅，不再過問。

上述的紀載在「古代戰爭二千年」裏面所寫的每一句，跟「希臘神話」所寫的一截，完全相同，至於帕里斯這個俊俏郎君，如何跟艷后海倫搭上，那就兩本書的講法大有分別。

由於「希臘神話」認為歷史是神創造出來，古代戰爭跟天上諸神有關，故此涉及艷后海倫的戀情，也是由神決定。不過，這一節的報道却是相當有趣的，不妨寫出來，作為本文的開端。

當時奧林匹克山上，有盛大的婚禮，天上諸神紛紛到賀，單是「女戰神艾麗絲」沒有接到請帖，决心報復，她雖然沒有參加，却派人送上一個鑄造得極精美的金蘋菓，下面附有箋紙，寫明送給席上最美的一個女神，她預料赴宴的女賓，必然因此引起爭吵，說不定因此大打出手，令到婚筵不歡而散，她所預料的果然成為事實，紛爭不已，當時稱為最高之神獨一無二的天王宙斯，走出來排解，剩下來的三個女神希拉、阿普洛廸以及雅典娜，仍是喋喋不休的爭論，宙斯也感到她們每一個都是艷色驚人的，無法分出高下來，「智慧之神哈姆斯」走近他耳語，低聲說：「這座阿林匹克的高峯係天上諸神所居，山脚却是凡人的境界，既然天上諸神沒法判定那一個女神最美，為甚麽不讓年輕的俊俏郎君判定呢？山脚的密茂樹林之內，有一個牧童叫做帕里斯，天眞無邪，而且沒有鬧過戀愛，由他判定好了，不必由你判定，免得引起諸神爭執。」

宙斯認為此計甚妙，下令把三個女神帶到林中，由哈姆斯引見，這件事情是得到天上諸神同意的，包括希拉、阿普洛廸以及雅典娜三個女神在內。

晨曦初上，還有些霧，帕里斯坐在山上吹笛，看管一羣白羊，突然看見有四個陌生人走近，三個女人俱是貌比春花的，看呆了他的一雙眼，另外有一個老翁，這個老翁，把她們介紹給他認識之後，說：「牧羊郎，我有一件事情感到十分為難，希望你替我執行任務，國王叫我把一個金蘋菓送給三位絕色美女當中最美的一個，我老了，無法辦得到，你替我做這件事好嗎？」

說完，他把金蘋菓交到帕里斯的手上，帕里斯接過了金蘋菓，他向幾個美女再三打量，仍然沒法决定取捨，她們實在太美了！

帕里斯呆呆的站着，那幾個女神認為要送一份厚禮打動那個牧羊郎的心，個別趨前講幾句私話，希拉靠近他，說：「牧羊郎，如果你把金蘋菓送給我，我一定送給你一座城。」雅典娜說：「我送給你滿車的珠寶。」阿普洛廸走近他的時候，却低聲說：「牧羊郎，我知道你很喜歡我，不過，我是天上的神，不能够嫁給你，如果你送金蘋菓給我，我一定把世界上最美的一個女人同敬，使她變成你的妻子，不管她有沒有丈夫！」

這句話比較其餘兩個女神所講的話更加有份量，帕里斯欣然點頭，把金蘋菓送給她，這一場紛爭總算有一個定奪，事後女神阿普洛廸並不食言，她眞的把帕里斯帶入斯巴達王的後宮，他從未看見過艷后海倫這樣美，她的艷色使空中浮起了一層壓力，幾乎令他窒息，他同時覺得目眩神迷，他沒法抗拒，想盡辦法誘惑她，艷后海倫終於被他誘惑到手，戀姦情熱，背夫私奔，雙雙乘坐帕里斯抵岸的漁船，揚帆出海，斯巴達王「美尼勞斯」發覺的時候，他倆已經遠遠的離開希臘。

後來斯巴達王一怒之下，以盟主身份，召喚希臘三十二族的戰士大舉遠征，揭開了連綿十載的苦戰，最後，搬出「木馬誘敵」這一招，殺入特洛伊城，把城內軍民人等一概殺絕，符合了古代先知對特洛伊王說的預言，那個國家毀滅於第一個男嬰之手。

海倫在特洛伊城破之日，被人擄返希臘，可憐特洛伊王兩父子，先後戰死，海倫引致千帆下海，血戰十年，情郎一家為了她戰死，眞的是紅顏禍水了。

關於金蘋菓以及三女神的傳說，倫敦藝術館收藏了一幅古代的名畫，是畫家佐金地威路所繪，七彩繽紛，這幅傑作反映出古希臘所崇拜的女性嬌軀，俱是飽滿結實的，既然不是豪乳，亦非細腰，而是整體均勻的美。

艷后海倫私奔挑起戰火

希臘神話並不重視「木馬屠城」，因為那一場凄厲無比的戰爭，乃係凡人之戰，與神無關，不過，「古代戰爭二十年」就不同了，它把金箭王尤萊息斯作為希臘古英雄的示範，寫得十分詳盡，它也有些話是描寫金蘋菓的，但却不涉及天上諸神，直截了當把它從牧童帕里斯的手中獻給艷后海倫，認為她是世界上唯一的美女，三幾句話打動了芳心，跟她幽會，她之所以私奔，因為斯巴達王派人追殺她的情郎，為了掩護他逃走，毅然跳上他的漁船。

另一方面，特洛伊王受到預言的影响，一直都担心它會變成事實，從來沒有派人到處尋訪那一個拋棄在荒山的兒子，突然看見一個英俊的青年戰士進入宮廷，而且帶來了一個絕色美女，大感詫異，初時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收容這一對伴侶，後來，他接納謀士的意見，認為兒子用愛情刦走了斯巴達王的艷后海倫，等於打了場勝仗，然後決定正式承認帕里斯是他的長子，將來繼承皇位，海倫等於未來的皇后。

當時有另外一些謀士反對他這樣做，說：「斯巴達是希臘三十二族戰士當中最威猛的一個，一向得到各路英雄的愛戴，失去了心愛的艷后，威名掃地，一定不甘心，遲早要派人乘搭戰船向我們進攻，把海倫留下來，等於向他挑戰，犯不着這樣做。」

特洛伊王傲然說：「我正是想斯巴達王御駕親征，我們這座城的前面就是海，他們沒有山林結營，難道在沙灘結營嗎？眞的這樣蠢，一定全軍覆沒！」

特洛伊王雖然在中年走向晚年，如此豪氣，難得之至！不過，他說的話也是事實，並非他誇張，希臘聚族商量跨海進攻特洛伊城的盛會，羣雄畢至，各抒己見，他們也是這樣想，從黑夜計議到天亮，仍是無法決定。末了，天色微明，一縷陽光從雲層投射下來，恍如一枝枝金色的箭，斯巴達王靈機一觸，大聲說：「你們都看得見，天上金光閃閃有如金箭，既然大家議論紛紛，還是遵照上天的意旨，由金箭王尤萊息斯決定進攻或者停止戰鬥，如果大家同意，那就推舉他做最後的裁定！」

三十二族當中有二十四族戰士，一向崇拜金箭王尤萊息斯，達到極點，斯巴達王說完，掌聲雷動，沒有人站起來反對，金箭王尤萊息斯昂然站在火光前面，說：「我先行講出我主戰與否的理由，再講我的決定，雖然有些族長認為斯巴達失去妻子，召喚各族出戰，乃係自私的舉動，我並非這樣想，我認為海倫是世界第一美女，已經變成盟主的皇后，被仇家搶去，乃是莫大的恥辱，此仇不報令到所有希臘人面目無光，我認為這一場戰爭係為了整個希臘三十二族而戰，並非搶同斯巴達皇后那麽簡單，再往下說，我們兵精糧足，早已在海上稱雄，一旦出兵，對方不敢在岸上阻攔，退入特洛伊城堅守，我們搭許多長梯和高塔，把火箭射入城內，火光四起，分別攻打四個城門，他們沒有足够的實力，一定打輸，勝利女神必然站在我們這一邊，故此我第一個响應神的呼喚，主張擇吉進攻！」

這番話鼓勵士氣，無與倫比，一片歡呼聲，如潮湧起，這一場「特斯之戰」的序幕，就此揭開，相隔兩個月，第一批戰士總共三萬人，分別乘坐戰船，浩浩蕩蕩，殺奔特洛伊城，還有另外七萬人，殺入戰局，巴斯達王御駕親征，果然不出金箭王尤萊息斯所料，對方不單是不敢在海上交兵，甚至不敢在岸上佈陣，他們無驚無險的登岸，就在岸上不遠之處結營。

特洛伊城內沒有任何出兵的跡象，蓄意守城，怎樣進攻呢？確是一個難題，初時他們想不到特洛伊城的城牆高達二百呎，望之有如一座山，四邊城牆俱是那麽高的，斯巴達這邊缺乏木材沙土去築一座比較它更高的碉堡或高塔，根本上沒法把火箭射入城內，他們的豪氣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

跟着城內的奸細在月色無光之夜，射出一枝白箭，箭上懸書，暗通消息，說：「靠近城牆任何一處的房屋，早巳拆掉，堆滿了沙，即使有火箭射入，除非由高過城牆的碉堡發射，否則，勉強射入城內，射程不遠，必然跌入沙中，他們儘可以袖手旁觀！」

又說：「城內軍民一致守城，有四萬之衆，糧食可以支持十年，弓箭無數，不易攻入，我們在城內等候機會，從內部殺出，到時然後攻城！」

因為這一枝箭帶來了對他們不利的消息，照情形看，他們逼於在城外結營苦守，如果這樣做，豈非捱打？不出三個月，剩下七萬雄兵也會到來，總共十萬人，連營百里，却又不敢攻城，太過笑話了，除此之外，十萬人的糧食也是很成問題的，作出最後一次密談之後，斯巴達王決心發動攻城，把他們携帶的「雲城」以及「長木」一齊推出，向側面的南門攻勢，並且在黑夜出擊，務求一舉攻陷特洛伊城。

世事難料，斯巴達王出動一萬精兵攻城，由於城牆太高，必須把八條長梯接駁，才可以接觸城頭，即使他們辦得到，每個攻城戰士穿了很厚的盔甲，不怕弓箭，也不怕伏兵，仍是沒用的，因為梯子太窄，只能逐個攀登，對方看準了他們這個弱點，並不截擊爬牆進來的戰士，而是派出刀斧手在城頭懸着繩子吊下來，把雲梯砍斷，僥倖登上了城頭的人，不過一百幾十個，必然被城內的戰士消滅，其中一組人能够殺退該處的守軍，衝入城內，等於送死，因為城內貼近石牆的一邊，有十丈闊的沙丘，大部份是二十呎深的浮沙，當中僅得一條走道，闊度只有一呎，彎彎曲曲，守軍撤退走入城內的時候，懂得怎樣走，斯巴達戰士沒有人知道這種秘密，必然滑脚跌入沙井，永遠不會爬出來，死剩的戰士不敢深入，趕快全面撤退，冒險從雲梯走回去，把這種形勢向斯巴達王報告，那時斯巴達王才知道對方早有準備，若無良策，根本上沒法攻城。

有幾隊戰士是使用直徑兩尺長達三十呎的木柱進攻，糾集了一百人分兩邊把它扛起來，竟然撞不破石牆，攻城的聲响震撼耳鼓，守城的人把石塊從城頭拋下去，死了不少人，逼於罷手，後來他們才知道特洛伊城的地勢十分古怪，因為海岸的地勢太低，伸展入內陸，地形漸高，經過一年又一年的「加土築城」計劃，特洛伊城已經跟外邊脫了節，城內地形固然高，靠近城牆內部的任何一處更高，高過城外土地五十呎，外邊的戰士用木柱撞城，等於撞山，有甚麽辦法可以撞破呢？看來使用普通的攻城戰術，命運註定是失敗的了，打輸了一仗，損了一千多人，斯巴達王下令從速建築能够推動的木塔，每一個塔的高度跟城牆的高度相同，殺入城內的戰士

，從他們帶去的木橋飛渡，索性把沙丘看做一條河。

發展到這裏，特洛伊城的名將始終沒有露臉，斯巴達的戰將以及箭王都沒有機會跟對方交手，表面上相當沉寂，實際上却是暴風雨的前夕，雙方的主帥都感到就快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決鬥。

尤萊息斯勇殺獸面人

三個月後，希臘聯盟的大軍全部啓程，先頭部隊由特洛伊王朝的勇將阿柴路士以及阿鍾斯兩兄弟統領一萬雄兵出擊，另有兩萬雄兵，由金箭王尤萊息斯統領，他同時負責保護斯巴達王的中軍帳，其餘留在船上。希臘的戰船好像鬥快的一場賽事，先後抵達伊境，十萬雄兵分批登岸，果然不出所料，伊境的城外一片冷清清，漁民全部搬走，他們沒法在岸上取得任何一種補給品，只好把自己帶去的糧食充飢。十萬個士兵天天吃吃喝喝，不是玩的，斯巴達王所築的木塔已經完成了三十座，決心在黑夜攻城，那晚星月無光，狂風越來越勁，他們把木塔推向城牆之前，一聲號令，三十座木塔的精兵紛紛爬到城頭，殺退守城的兵，把木橋放在沙丘上面，向前衝殺，木橋確是沙丘的尅星，走在橋上的戰士不會跌下去，他們每一個人都携帶鐵盾保護自己，箭鏃不能穿過，認爲必操勝券，殊不料敵人早有準備，並非用刀箭出擊；而是使用抛石機，把一塊塊重達五十磅的石蛋從遠處抛下來，抛石機放在一堵牆後面，那邊有牆洞可以向外偷窺，斯巴達的戰士不能夠再往前衝了，後面的戰士如潮推進，想退後也辦不到，擠作一團，只有捱打，人太多了，每一條木橋都壓爆，太部份戰士倒在沙堆之內，被二十呎深的浮沙埋葬，少數戰士冒險走過木橋，必死無疑，對方有一萬個戰士等待厮殺，區區的一百幾十人，怎能抵擋，沒有一個戰士生還。

剩下來的戰士逼於無奈撤退，他們退到城頭，搶先走上木塔，就在這時，特洛伊的一邊把抛石機從斜坡推上城頭，繼續抛石。

另一方面，有人施放火箭，有些木塔被抛石機打中倒坍，死傷纍纍，另外，一些木塔被火箭射中焚燒，儘管塔上的戰士能夠逃生，木塔也被焚毀，這一場偷襲慘敗，斯巴達王感到面目無光，召集各路英雄計議，一籌莫展。

金箭王尤萊息斯說：「我們有十萬雄兵，鬥志如虹，假如他們坐在岸上或船上，沒有戰爭，過了幾個月，鬥志全消，糧食也吃得七七八八，那就輸定了，倒不如趁着我們吃了兩次敗仗，鼓勵他們出擊，十萬人一齊攻城，相信對方沒法抵擋，只要有一撮戰士能夠走進城內，打開鐵門，我們的戰士，如潮湧入，到處縱火，那就打贏這一場仗，雖然這樣做必須損折了大批人馬，總是比較捱打好些。」

斯巴達在盛怒之下，一口答應，還叫八名勇將分作八個方向攻城，作爲進攻的目標離開城門比較遠，認爲對方無法兼顧八處精兵撲攻，至於攻城的方法，先用木塔逼近城牆，然後抛出鐵爪，抓住城頭，戰士就可以源源不絕的攀登，那時他們已經有另外一批木塔築成，索性利用它展開最凌厲的一次攻擊，想不到對方早有防範，雖然派出重兵守住城門，任由敵人在城內各處長驅直進，却有一排排的民居擋住去路，大批兵馬衝入，很快就跌入二十多呎深的刀坑，慘叫之聲，從四方八面湧起，第二綫的戰士窒了一窒，已經有許多石塊凌空而下，因爲人多，難以躲避，被石頭擊傷的人非常多，陣脚大亂，雖然巴斯達那邊有十多個悍將，仍然抵擋不住，不過，他們發誓效忠斯巴達王，寧死不退，忙亂中，有些人在沙丘那邊用大桶貯滿了沙，把它撥在刀坑上面，半死半活的戰友也被活埋，踏沙而渡。

闖了過這一關，逐漸逼近那座城的核心了，忽然金光閃閃，銅鐵鑄造的盾從四方八面衝過來，見盾不見人，根本上無法用箭取勝，只好明刀明槍的交鋒。

由於上次斯巴達戰士在黑夜進軍，吃了大虧，故此那一次出擊，白晝撲攻，碰上了對方使用七呎高的盾陣，盾與盾相連，恍如銅牆鐵壁，向他們壓來，他們勉強發刀，只能劈在盾上，不能夠令到盾後的人受傷，自知不敵，節節退後。

凡是太批兵馬出擊，最忌的是先頭部隊退後，正在衝到前面去的人，無法再衝，却又不肯退後，於是擠在一起，再度受到對方的抛石襲擊的蹂躪，眼見斯巴達那邊再度戰敗，戰將阿柴路士以及阿鍾斯兩兄弟忍不住撥開衆人，向前飛奔，實行搶攻，兩個人使用的闊邊劍，乃是斯巴達王御賜的寶劍，削鐵如泥，憑着這種特色佔了上風，手起劍落，很快就斬破兩個鐵盾，順手殺了持盾的戰士，那時特洛伊那邊施展的盾陣，飽經訓練，由於盾牌高過人，只是把手中所握之盾互相扣緊，向前推進，便可獲勝，做夢也料不到居然有人用劍劈破鋼鐵鑄造的盾，驚疑莫定，很快就被兩兄弟連殺數人，破了盾陣，轉眼就有十個斯巴達的戰士衝殺，打作一團，特洛伊城的大軍逼於投入那一處缺口，發生混亂，雙方都是傷亡慘重。

任何一種混戰場合，鬥到盡必然是雙方戰將單對單的展開惡鬥，那一場大戰也是如此，阿鍾斯斬殺了三十多人，突然碰到一員悍將，高六呎六吋過外，威風凜凜，有如天神，手執一盾一槍，擋住去路，他的寶劍無法斬開對方的鋼盾，也沒法劈斷對方的鋼槍，不免窒了一窒。

他早已聽到特洛伊最勇猛的虎將叫做「克陀」，特別高大，所握的鋼盾和鋼槍俱是千錘百煉而成，任何寶刀寶劍不能削斷，他的戰鬥力極爲威猛，曾經獨戰五虎將，全部被他殺掉，一向負責保護特洛伊王，戰局吃緊，他在前面擋路，大概此人就是「克陀」了，阿鍾斯不敢怠慢，傾全力出擊，無奈鋼槍長過一把劍，兼且多了一面鋼盾，跟阿鍾斯比較，佔了上風，阿鍾斯鬥不過他，被逼退後，僥倖他的哥哥阿柴路士衝過去接戰，勉強打了個平手。

由於斯巴達那邊損折了許多戰士，分八路進攻，兵力分散，任何一條戰綫打個平手，必然吃虧，原因是敵人隨時抽調大軍集中在一處迎戰，又有足夠的長矛和石塊抛擲，各種武器源源不絕的供應。



阿鍾斯在戰場受傷，渾身發抖，流了許多血，哥哥阿柴路士抱起他，發誓報仇，必殺特洛伊城勇士克陀。

阿柴路士兩兄弟被困重圍的時候，由另一悍將甲丹率領的五千人，幾乎全被消滅，非死即傷，金箭王尤萊息斯也覺得孤掌難鳴，統帥斯巴達王，冒着標槍飛矛，衝鋒陷陣，不單是無法攻入特洛伊城的皇宮，還被對方大包圍，眼前就是絕境，幸而金箭王尤萊息斯及時趕到，連珠射出三十多箭，然後替他解圍。

斯巴達王的右肩被抛石機抛出來的石頭打傷，忍住痛楚，說：「尤萊息斯，你那邊的人馬怎樣？！」

「壓力太大，死傷纍纍，坦白點說，我們沒法打下去了，阿柴路士兄弟纏住大將克陀苦鬥，毫無進展，八路進軍，沒有一路人馬奪取勝利。」

斯巴達王長嘆一息，無話可說。

金箭王尤萊息斯湊近一點，低聲說：「雖然我們失利，並非全軍盡墨，還是趁早逐步撤退吧，你已經受傷，即使撤退，也要施展詭計。」

說到這裏，他用更加低沉的語聲向斯巴達王耳語，斯巴達王勉強點了點頭，他向戰士招手，聚了二三十人，略說幾句，便即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幾十人擠作一團，站在比較高的地方大叫：「皇后海倫，我在這裏！」

跟着再叫一次，加上另外一句：「快些逃走，跟隨我回去斯巴達！」

叫喊聲響越來越大，敵軍果然誤會，以爲斯巴達王站在人叢中，飛石如蝗，向那一堆人投擲，另外用標槍襲擊，金箭王多次用鋼盾保護「假王」，受傷的斯巴達王，在另外一簇戰士保衞之下，突圍而出，到了對方戰將獸面人卡巴發覺這一條詭計，斯巴達王已經逃走。

他遷怒於金箭王尤萊息斯，站着高聲呼喊：「金箭王聽着，我被你愚弄得夠了，邀請你單對單的決鬥，兩邊兵士散開，你有沒有胆量接受這個挑戰？」

「我極高興接受這個挑戰！」尤萊息斯大聲回答。

那個地方雖然高低不平，仍有五六十呎的空地，可以當做戰場，既然雙方同意，便即交鋒。

獸面人的一張臉孔，又闊又大，臉肉橫生，手持雙斧，不用盾牌，看見金箭王一盾一劍，身上沒有大弓，如飛殺上，人到斧到，連續砍了十多斧。

他比野獸還要強壯，上半身裸露，胸口有密茂的黑毛，又矮又胖，恍如大猩猩，兩把斧頭短柄，斧身闊大，鋒利無比，普通的鐵盾被他一斧劈開，即使金箭王尤萊息斯腕力極強，鋼盾堅實無比，仍要雙手緊握盾牌內部握手的鐵環，才有力擋格，每一次巨斧劈下，他都覺得雙臂震動，因此之故，他連續抵擋對方的巨斧，無法拔劍，逼於節節退後，屈居下風。

特洛伊城的戰士看了，齊聲喝采，斯巴達那邊的戰士，沒有人做聲，很快就在形勢方面分出高下，不過，金箭王尤萊息斯沉着應戰，俟機出擊，碰上了對方劈倦了的一瞬，他的一把長劍就從鋼盾後面拔出，連環衝刺，相當出色，獸面人卡巴也給他嚇了一跳。

卡巴認爲攻守的格局不變，時間拖長了，對方一定無法抵擋，怎料金箭王對付這種戰局極有把握，先守後攻，直到對方攻擊的力度減弱，然後出擊，連續射出五枝箭，卡巴僅憑兩把大斧有甚麼辦法抵擋呢？飛箭在斧上方之間穿過，其中有兩枝箭分別插入他的胸膛以及咽喉，登時倒在血泊打滾，金箭王尤萊息斯乘機揮手，展開攻勢，大殺三方，立刻把戰局拉平，斯巴達王可以安然越過城頭，回到自己的中軍帳。

尤萊息斯除了在最大的弓射出最有勁的箭，還可以把沉重的鐵箭藏在盾牌背後，隨時拔出來，脫手飛射，亦如用弓發射那麼有勁，他的鋼盾藏了二十四枝箭，對方不明白這一招，以爲他沒有大弓就沒有箭，故此跌進枉死城。

他這一條戰綫反敗爲勝，追殺一陣，認爲孤軍深入，假如被對方另外一路人馬截斷後路，就會全軍覆沒，不敢戀戰，下令撤退。

越過東門附近城牆的兩路大軍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除掉戰士方面的損失，還損了幾員悍將，包括阿鍾斯在內，當時兩兄弟合力圍攻克陀，無奈對方所握的是兩頭尖的鋼槍，能夠在比較遠的距離衝刺，劍比槍短，屈居下風，阿鍾斯一個不留心，被十六呎長的鋼槍插進右邊肋骨，慘呼倒地，阿柴路士拚命衝過去纏住克陀，斯巴達的戰士捨命搶救，才可以把那一個半死半活的兄弟搶回來，跟着阿柴路士也下令撤退了，還沒有看見夜色，斜陽半落，斯巴達大軍已經全面撤出特洛伊城，奇怪得很，對方沒有乘勝追擊，他們能夠把傷兵

以及受傷的戰將抬出城外，總算是不幸中之幸。

斯巴達王受了傷，許多名悍將非傷即死，損了三萬精兵，精神上的痛苦遠遠超過肩膊的傷勢，他間歇的呻吟，聽到那種聲響，更加令人喪志。至於阿鍾斯，返營不久便即與世長辭。阿柴路士發誓替他報仇，可惜得很，斯巴達這邊已經沒法再度撲攻了，他只好沉住氣，一聲不响。

整座中軍帳的主帥以及虎將另外加上貼身侍衛，俱是愁眉苦臉的，鬥志全消，誰也料不到，夜半突然刮風，傾盆大雨凌空而下，他們十分狼狽，正在想辦法使篷帳穩固一點，突然聽到馬嘶之聲，暗呼不妙，哨兵只有機會鳴鑼，來不及抵抗，已經被長矛飛擲過來，貫胸而死，由於鑼聲連續响了幾响，便即沉寂，金箭王尤萊息斯認為敵人偷襲，搶先衝出營帳之外，大聲呼叫，騎了一匹駿馬在各營外面叫喊，所有戰將以及士兵從夢中驚醒，立刻備戰，大批人馬已經殺到。

黑夜偷襲已經可怖，狂風暴雨聲中偷襲，更加壯烈，恍如千軍萬馬一齊殺到，斯巴達的人馬怎能抵禦呢？很快就屍橫遍地，金箭王對阿柴路士說：「我在這裏押陣，你快些扶起斯巴達王走向戰船，駛離岸邊觀戰，指揮所有戰士能夠走動的趕快上船，重傷的人，全部拋棄，免得拖延時間，全軍覆沒。」

幸虧他人急智生，當機立斷，然後保存一部份戰士，本來是十萬雄兵的，白晝攻城，損折三萬多，夜間被敵軍偷襲，又再死了兩萬，剩下的四萬多，竟有六千傷兵，希望疲兵再戰簡直是絕無可能的了，斯巴達王只好下令全部撤退，幸而希臘的戰船一向在海上稱霸，特洛伊的戰士只能夠在海上揚威耀武，無法下海追殺，斯巴達王總算保存性命，安然而歸。

這是希臘大軍第一次遠征失敗的經過情形，一年之後，再度出擊，仍是無功而退，到了失去艷后海倫的第三年，斯巴達王傾全國的人才物力，聚集七萬戰士，展開另外一次進攻。這一次他們有備而戰，不怕對方偷襲，同時兵精糧足，把戰船代替了帳幕，稍為不妥便即揚帆出海，因此打個平手。

斯巴達王對所有戰士說：「這一場大戰可能打十多二十年，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因為特洛伊王只靠一座城作戰，我們却是希臘三十二族的人，同心合力遠征，兵源充足，糧食不缺，遲早攻入城內，替死去的戰士報仇，不管將來那座城的軍民死剩多少，我們大軍殺入城內，必然屠城，用敵人的鮮血洗滌我們的恥辱。」

這番話鼓舞人心，戰意如虹，看來他們不會輸虧，可是，怎樣攻城呢？仍是沒有把握！

由於阿柴路士的兄弟戰死，他發誓報仇，斯巴達王大軍壓境，只是把特洛伊城圍住，不敢攻城，他十分不滿，有一天，他單騎獨人，站在戰車上面，揚威耀武，隔開了城牆罵戰，指名叫罵，叫克陀出來送死，克陀是特洛伊城武藝最高強的一員虎將，怎能忍受這種恥辱呢？城門打開，他駕了一輛戰車直衝出來，後面有一排弓箭手押陣，免得斯巴達的戰士乘虛而入，使克陀放心出擊。

照克陀的想法，上次兩人交鋒，他佔了上風，對方兩兄弟圍攻，仍然鬥不過他，現時僅有一人作戰，當然比不上他了，故此他認定那一場惡鬥必勝，殊不料站在戰車上面搏殺跟站在地上惡鬥，大不相同，由於戰車滾動得快，車前另有鋼鑄的擋箭牌，他的兩頭尖鋼槍佔不了上風，太過逼近，寶劍比槍靈活，他反而屈居下風，發覺了這種特色，他就改變戰略，絕不貼身出擊，那一輛戰車有如風馳電掣，衝到眼前，然後發槍，不管槍尖是否刺中對方，戰車仍然向前衝，兩匹戰馬十分乖巧，如此安排，反過來比較阿柴路士更有把握取勝，阿柴路士逼於處處閃避，有機會然後出擊，真的交鋒的機會越來越少了，鬥了三個時辰，天色漸暗，兩人約好了明日再戰，然後分手，各自回到原來的營地！

金箭王尤萊息斯嘆息了一聲說：「阿柴路士，倘不是我答應你不會射出一枝冷箭，克陀早已死在陣上。」

阿柴路士哼了一聲。

金箭王尤萊息斯再說一句：「如果你不想暗箭傷人，希望你仍然把希臘的勝負擺在心上，假如你明天跟克陀交鋒，佯作敗退，誘他衝前，就揮兵斷了他們的後路，他跟你繼續搏殺，必然心慌意亂，那時你就可以傾全力撲攻，把他殺掉，即使你沒有替希臘三十二族的朋友着想，也要替死去的弟弟着想，殺了克陀報仇。」

這番話打動了他，合情合理，兵不厭詐，阿柴路士終於答應他。

翌日天色發亮不久，大地籠罩了一團殺氣，克陀跟以前一模一樣的站在戰車上面，疾駛過來，車上沒有了箭，但却多了一個狹長的鐵筒，收藏十二枝短槍，最低限度多了一些武器，阿柴路士存心誘敵，並不携帶額外的武器，只有一柄鋒利的寶劍，這副模樣，太過疏忽了，克陀看見，心上一喜，催馬上前，一槍刺去！

勇士克陀戰死沙場

克陀所握的鋼槍有十多呎長，阿柴路士只能招架，根本上沒法反擊，故此他節節退後，實在是很合理的，克陀早有準備，發覺對方仍然採取以退為進的戰略，從槍筒拔出一枝短槍向前拋出，跟着衝刺，阿柴路士看了，竊笑於心，索性一退再退，很快就把克陀誘到離城更遠的一處，使金箭王尤萊息斯有機會揮兵偷襲。

對方的弓箭手只有一百人，排列成一字長蛇陣，押住陣腳，暗中保護克陀，想不到五百精兵如風殺到，他們只有弓箭，沒有鋼盾或刀劍，怎能抵禦呢？勉強放了一排箭，便即轉身飛奔，城門打開，全部弓箭手衝進去，便即關閉，只有克陀單獨留在城外，金箭王尤萊息斯哈哈大笑，五百精兵一齊狂笑，笑聲有如山崩地裂，克陀聽了，心上一寒，趕快把戰車駛向另外一邊，定一定神，向城門那邊看看。

他瞥眼看見城門緊閉，猛吃一驚。不敢戀戰，一快衝向城門，殊不料，巴斯達五百精兵緊隨在後，因此守城的人感到十分棘手。如果城門始終緊閉，克陀必然戰死，反之，城門打開，克陀衝入，對方的戰士勢必如潮湧入，那怎樣辦？沒有人作主，克陀看見城門始終緊閉，無奈何，只好把戰車掉頭，繼續作戰。

那時他已經心慌意亂，到處人聲嘈雜，有甚麼本領跟幾百人作戰呢？把心一橫，拚命纏住阿柴路士死殺，打算同歸於盡，阿柴路士哈哈大笑，說：「克陀，明年今日是你的死忌了，就算你殺了我，你仍要死，想活下去，另有一個辦法，叫人打開城門。」

克陀聽了，險些活活的氣死，驟然覺得氣湧如山，逼於定一定神，暫時按兵不動，阿柴路士閃電般出擊，戰車飛馳，那一把寶劍貼身砍劈，克陀的鋼槍太長轉動不够靈活，很快就被他一劍穿心，鮮血如泉噴出，倒地身亡！

在城頭觀戰的人，看見特洛伊王朝最負盛名的大將，被人殺掉，惋惜不已，阿柴路士本來想逼敵人開門，怎料對方寧願損了一員虎將也不肯冒險打開城門，雖然殺了克陀，替親兄弟報仇，仍是心裏不舒服，决心利用克陀的屍體去刺激敵人，盼望特洛伊城的戰士打開城門搶屍，他把那個屍體用粗大的繩子縛在戰車尾截，平放下來，戰車疾駛之際，死了的克陀被車輪拖着走，就像是活人一樣，有時更手脚還動了一動，十分逼真，這副景象，被特洛伊城的人看了，大受刺激，那邊的大臣雷吉突然打開城門，全副武裝，不怕飛箭，走了二十步就停下來，大聲說：「我是特洛伊城的使者，請金箭王尤萊息斯出來，交換意見。」

因為他距離城門太近，沒法追隨他入城，斯巴達王只好讓尤萊息斯見見他。

兩人面對面的站定，雷吉大聲說：「金箭王，克陀死了，不必把他的屍體拖着走，叫人看了作嘔，特洛伊王想把他收回，你們有甚麼要求呢？」

他的意思想對方提出一個或幾個條件，不料尤萊息斯聽了，很冷靜的回答：「大臣雷吉，請你回報特洛伊王，我們需要一個斯巴達大將的屍體交換！」

雷吉說：「好的，你們的大將阿柴路士繼續在城外揚威耀武拖着屍體走吧，總有一天，我們令到他變成屍體，跟克陀一模一樣。」

金箭王哈哈大笑。

大臣雷吉轉身走入城內，金箭王尤萊息斯沒有御尾窮追。

阿柴路士獲悉此事，更加興奮，翌日黎明，他就拖屍繞城疾馳，想不到對方上上下下的戰意極端旺盛，想出一條苦肉計對付他，陽光漸盛，阿柴路士忽然看見南門附近的城牆旁邊，站着一排人，各持弓箭，似乎想偷襲，他怒冲冲的把戰車疾駛，衝向人叢，大聲叫喊：「放射吧！」

很快他就衝到那堆人的前面，對方果然放箭，因為他的戰車，前後都有鋼板，箭如飛蝗，只是射在鋼板上面，對他絕無損害，戰車衝入人叢，很快就撞死了幾個人，另有十多個人受傷，儘管如此，仍有三十多人，並未受傷，他們衝過去拉住戰車，使它沒法動彈，其中有些人拔劍砍馬，兩匹駿馬沒有鋼板遮蔽，很快就倒地哀嗚，就算不死也無力拖動戰車了，阿柴路士看見對方的戰士攻馬不攻人，分明是個陷阱，大驚失色，趕快從戰車跳下來，向自己人那邊飛奔，大聲叫喊，希望金箭王尤萊息斯策馬衝來接應。

他只有機會疾走了十多步，就有一枝銳利的箭從斜角飛射過來，插在他的右脚足踝，他痛極倒地，他知道死期已到，絕不呻吟，迷惘中，他看見一個英俊青年走近，說：「我就是放箭的人。」

「你是特洛伊王的長子帕里斯！」阿柴路士吃驚的說了這麽一句，對方移動脚步，再走近一點，說：「我先行把你砍殺，然後等候金箭王尤萊息斯到來，一決雌雄。」

帕里斯說到這裏，一匹快馬疾馳而來，打算搶救受傷的朋友，他正是金箭王尤萊息斯，可是，帕里斯手起刀落，只是輕輕的一刀，揭開阿柴路士的頭盔，向額上斬落，那一員虎將就命喪黃泉。

金箭王尤萊息斯担心對方把阿柴路士的頭割斷，大聲說：「大臣雷吉說過，以屍換屍，你們應遵守諾言，你是王子帕里斯，我認得你，今天換屍，不必交手，明天我跟你在陣上交鋒！」

在羣雄爭霸的戰局中，任何一個英雄人物，如果在武功方面特殊的成就，很快就騰播人口，金箭王尤萊息斯，本身有箭王之譽，別人要是射技驚人，他也略有所聞，帕里斯一直都是以弓箭稱雄的，兩雄相遇，照例要分出高下來，故此他這樣說，帕里斯一口答應，雙方的士兵分別換屍，那天沒有甚麼搏殺行為了，到了翌日上午，陽光普照，先行鞭打戰馬，讓牠向原

處奔去，只剩下兩人，各執大弓和鋼盾！

　他們這樣做，另有原因的，並非為了表現箭術，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雙方的戰將和士兵站得很遠，弓箭有所不及，那就不會受到暗算，受傷的人也有機會奔囘自己的陣營，當然值得如此安排。

　帕里斯跟尤萊息斯面對面的站定，說：「尤萊息斯，當年你在希臘三十二族戰士比賽箭術，你能夠一箭穿過九個斧柄的小環，箭去似流星，插中紅心，不單是奪取錦標，贏了一枚純金打造的箭，還贏得族長梅伯的重視，把希臘美人賓妮洛嫁給你，招你為駙馬，可見希臘沒有人能夠向你誇耀箭術了，不過，特洛伊城的人沒有一個人敢與你正式比賽過，今天我代表特洛伊城出戰，兩人站在適當的地點，距離一百呎，分別出擊，向對方連射三箭，我讓你先射，你的意下如何？」

　金箭王尤萊息斯笑了笑，說：「那麼，我太過便宜了，如果我把你一箭射死，你豈不是沒法向我發射嗎？」

　「不要緊，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我死而無怨。」帕里斯很冷靜的說。

　兩人眞的在戰場決鬥，金箭王尤萊息斯先射，初時他以為佔了上風，怎料對方早有準備，抓了一個特別厚的鋼盾出戰，他的臂力比較尤萊息斯強，倘若雙方的箭術同樣出色，逐漸把距離縮短，他就佔了上風，原因是站在二十呎那麼短的距離，他有力用箭射穿對方的盾，尤萊息斯一定不能夠這樣做，就算有那麼強的箭，也不能射穿他的雙料鋼盾，尤萊息斯不知是計，欣然答應，到了他連發三箭卻不能夠射中對方的頭或者射穿對方的盾，感到驚奇，不過，他只是覺得詫異而已，對方射過來的箭，有一陣風聲掃過，他才用鋼盾擋格，仍未為遲，故此他同意繼續決鬥，每一次雙方發射三箭之後，把距離縮短。

　距離縮短之後，兩人僅距三十呎，尤萊息斯射了三箭，仍然被對方用鋼盾擋住。輪到對方發射，第一枝已經把他的鋼盾射穿，尤萊息斯猛吃一驚，說：「你的箭雖然屢穿鋼盾，箭的尖端突出來，並非整一枝箭穿過，仍是無法傷害我的，看來你仍要加多一點氣力。」

　帕里斯勃然大怒，說：「好的，請你看我射的第二枝箭。」

　說完，他再度拉弓發箭，這一箭雖然勉強穿射對方的鋼盾，卻是柔弱無力的，尤萊息斯哈哈大笑。

　帕里斯說：「我發射第三枝箭了，當心！」

　這傢伙的箭術果然不差，第三箭居然可以在第二枝箭射出所留下的小洞穿過，快而有勁，可是，尤萊息斯已經明瞭他的詭計，把頭部和身體閃在一邊，那枝箭當然是落空了，仍然不能夠分出勝負。

　兩人的距離更短了，相距只有十步，金箭王尤萊息斯把大弓胡亂的拉了一拉，弓弦之聲作响，他就把大弓掛在身上，雙手握盾，像犀牛似的衝過去，對方以為他就快射出第二箭，躲在鋼盾後面，驟然聽到錚的一聲，鋼盾上面有極沉重的壓力，連人帶盾倒下來，才知道金箭王尤萊息斯並非用弓箭搏鬥，而是用盾撞盾。

　他已經倒下，鋼盾沒法握牢，稍為鬆弛，尤萊息斯已經飛脚踢過去，他的手臂一震，重達一百磅的鋼盾再也沒法握牢，他變成兩手空空。

　尤萊息斯向他瞪了一眼，說：「帕里斯，你輸了，我不殺你，因為我想奪取的是特洛伊城，不是你的性命。」

　說完，尤萊息斯逐步退後，一直退到他認為對方即使放箭也沒法傷害他那麼遠的距離，然後轉身，大踏步走囘營地。

　那時帕里斯也站起來，檢起鋼盾，自管自的走囘去。

　兩人都沒有受傷。

　特洛伊王看見他的兒子闖過決鬥這一關活着囘來，絲毫沒有損傷，也沒有流血，樂得心花怒放，飲酒慶賀，可是斯巴達王那邊就不同了，他嚴詞責備，叫尤萊息斯解釋為甚麼把敵人擊倒，而沒有殺他。

　尤萊息斯不慌不忙的說：「並非他被我用拳頭擊倒，而是被我施展以盾撞盾的詭計撞倒，弓太大，箭太長，兩人相距只有三幾呎，不能夠用箭傷害他了，要是用拳脚搏鬥，他比我年輕，我不是他的敵手，橫豎我壓倒他，有目共睹，故此我立刻撤退。」

　斯巴達王仍然不高興，說：「你退後了七步，就可以用箭殺他！」

　從那一天開始，兩個人有點心病，過了一個月，斯巴達王突然召集各路英雄到中軍帳，說：「這種局勢再拖下去，勢必影响到斯巴達民窮財盡，同時影响到希臘戰士的聲譽，我決定把大軍從海上撤退，只是留下金箭王尤萊息斯以及五千精兵，我們撤退的時候，他留在岸上率兵押陣，我們走了，他然後離岸，有足够的戰船承載他和士兵返航。」

　各人已經厭戰，聽了此言，鼓舞不已，單是尤萊息斯不安於心，他心知肚明，斯巴達王必然是因為他的聲譽日隆，担心他有一天奪取盟主的地位，然後施展詭計，使他在諸將的眼中變成懦夫。

　事情發展到這裏，尤萊息斯沒法可想，只有咬着牙齦接受命運的安排。

　不久之後，斯巴達大軍撤退，幸而特洛伊王的軍隊沒有追擊，他仍可以擁有五千精兵留在岸上，此外，他還有足够的糧食，又有戰船，隨時離去，他是很安全的，不過他眞的這樣做，終身不能够洗脫懦夫之名了，想做大英雄一定要做出一些別人不能够做的功業，他朝思暮想，渴望攻陷特洛伊城，苦無良策，不覺愁眉苦臉。

　有一晚，哨兵突然把一幅圖畫送到他的臉前，說：「報告金箭王，我們在空曠的地方巡視，距離城牆不遠，忽然聽到弓弦之聲，抬頭看時，已經有一枝白色的箭射來，落在地上，無人受傷，那枚箭插着一幅圖畫，現時連圖帶箭送上。」

　聽到「白箭」這句話，尤萊息斯心上一動，這個名稱是斯巴達王預先放在特洛

駛進死亡之海，美人魚攀登船上，還有銷魂蝕骨的呼聲，划船的全是聾子
充耳不聞，金箭王尤萊息斯縛在桅杆，沒法跳到美人的懷抱，度過這一關。

伊城的棋子，可以說是他們唯一的奸細，

　他直覺到那幅圖必然是有特殊妙用的，拿起它一看再看，所看見亦只是一匹馬。

　那匹馬繪寫在圖上，神采飛揚，看清楚點，他就發覺牠跟普遍的駿馬有別，最顯著的特色就是馬脚俱有鐵輪，可以推着走，形如玩具。為甚麼「白箭」射給他這樣子的一幅圖畫呢？他苦苦的思索，突然想通了，哈哈大笑。

　他當晚想得十分透澈，翌日開始，吩咐營內的木匠依照圖中駿馬之形，用最堅實的木材製造，腹部中空，有門出入，但却看不出來，假如有人躲在馬肚裏面，把鐵環握緊，外邊沒法闖入，它的四條腿踏着巨大的鐵輪，很易推動，那匹馬製成之後，他就把破敵之法講出來，只派二十人藏在馬腹包括他在內，準備十日的食水和乾糧，所有戰將和士兵都走到戰船去，把它駛離海岸，留在該處，直到他們看見城頭有火光冒升，然後囘航，那些火光是馬肚之內的戰士放的，假如特洛伊人喜歡那匹木馬，把它推入城內，必然中計，二十名戰士縱火之後拉開城門，外邊的五千精兵湧入，就有機會戰勝，要是城內的人飲酒慶功，沒有人作戰，火光四起，更加容易取勝。

　當時尤萊息斯確是依計行事奪取勝利的，可笑得很，特洛伊王發覺斯巴達人全部撤退，留下木馬，認為它是「戰利品」，把它推入城內廣場任由軍民參觀，做夢也想不到入黑之後，那匹木馬變成死神。

　當晚剛剛超過午夜，尤萊息斯首先用繩子把他縋下來，發覺廣場附近杳然無人，放輕了脚步走到城頭縱火，火光剛剛冒升，他就看見黑衣人閃閃縮縮的走近。

　「你是誰？」尤萊息斯大喝一聲，隨即拔劍。

　「我是白箭，放箭送圖的就是我！」

　「圖上有些甚麼？」

　「那幅圖只是繪寫一匹木馬。」

　聽了這一句，尤萊息斯深信不疑。

　黑衣人走到身邊，揭開臉網，原來是特洛伊王最寵信的大臣雷吉，他覺得心上一震。雷吉說：「我故意把城門緊閉，令到克陀喪命，又挑撥特洛伊王把木馬帶進城來，此外，晚上放心豪飲，尋歡作樂，也是我的主意，至於城門的戰將以及守城戰士，十居其九喝醉了，你們的兵士入城之後，儘可以為所欲為，我早已跟斯巴達王講妥，特洛伊王父子被殺，那座城攻陷之後，我就是新王，將來拱手稱臣於斯巴達王的脚下。」

　「好，多謝你帮忙！」尤萊息斯很興奮的說。

木馬屠城英雄誤喝毒酒

　特洛伊城就是如此失陷的，雖然城內有三萬戰士，幾乎全部喝醉，任人宰割，尤萊息斯毫不費力的奪取了它，他從廣場率領士兵殺入宮廷之際，雷吉已經把特洛伊王父子宰殺，只就留下艷后海倫。

　雷吉沒有讓尤萊息斯跟海倫見面，邀請他坐下來喝酒提神，休息一會再去深宮跟海倫見面，尤萊息斯不知是計，喝了一杯又一杯，覺得腦袋一陣陣膨脹，似乎整個人想爆炸，十分痛楚，眼前一黑便即倒地昏迷，到了他覺醒已經躺在荒郊之上。

　那些酒是有毒的，喝了它大大的損害腦袋，無力思索，從此無法記憶，等於廢人，雷吉預先已服解藥，他沒有影响，尤萊息斯就不同了，藥力發作，他患了失憶症，從此飄泊天涯，只知吃喝睡覺，恍如廢人。

　那些古怪的藥，只是使他失去記憶而已，並且未使他喪失武功，他仍是一個戰士。他沒有囘到特洛伊城，只是向東走，每到一處就出賣他的氣力去養活自己，到過巨人島，被巨人因禁在石穴之內，他跟別的奴隸合力在夜半擊敗巨人逃走，憑着一枝長棒，刺盲了巨人的眼睛，所有奴隸能够逃生，因此奴隸奉他為首，問他是誰，想到甚麼地方去，他悶悶的說：「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誰，故此我沒有地方去。」

　「那麼，跟我一起囘到基爾島吧，我深信基斯王會喜歡你的。」一個奴隸說。

　尤萊息斯被這個奴隸帶到一座大島，叩見國王基斯，基斯當面試他的武功，見他出類拔萃，想招他做駙馬，把他送到愛神島，跟女兒歌麗相見，歌麗也喜歡他，可惜他失去了一切正常的反應，十分冷落，她一怒之下，把他送到漁船上面，叫聾子划船，駛向「死亡之海」航行，幸虧那個奴隸救他一命，把他縛在巨桅之上，那艘船駛入死亡之海，海中有美人魚出現，向他招手，他沒法擺脫繩子的束縛，故此

沒有跳進海裏，爲色亡身。

漁船穿過死亡之海就是妖女島，島上的妖女「莎樂」能夠跟隨對方想見的女人，變成那個幻象，尤萊息斯念念不忘嬌妻「賓妮洛」，即使他失憶，仍然想念她，故此他眼中所見的妖女，乃像賓妮洛的形象，他喜出望外，跟她晝夜纏綿，留在島上，直到一個僅有十三歲的少年到島上把他帶走，他然後恢復記憶，離開妖女島。

那少年叫做小賓，像他的兒子，人小志向高，發誓找尋父親，碰了一個術士，收了十兩金子，指點他到妖女島找他，不斷的把他以前的生活夢痕講述，他才有點領悟，再又因父子間的天性，他覺得那少年十分有趣，索性一起朝着東方走。希臘有這麽一句：「不管你置身在甚麽地方，只要你向東方走，總會抵達你的家鄉」，尤萊息斯即使失憶，仍然記得起這麽一句，他被小賓帶着走，當然也是向東方走的了，越是接近他的國土嘉利華城，他越加走得快，同時他的記憶也一寸寸的增加。

他跟小賓在外邊飄泊，衣食兩缺，差不多變成乞丐的模樣，靠近皇城，有一隻老狗搖着尾巴走近他吠個不停，他突然想起牠是他當年最忠心的伴侶，喊了一聲：「路比！」

老狗更加靠近他了，但却不再吠，還替他咬了一塊薄餅，走在前面，霎時間，他的記憶全部恢復過來，說：「路比，帶我到皇后的身邊。」

小賓走過去說：「爸爸，即使你恢復記憶，你也不會認識我，因爲你在十年前出征，我只有兩歲。不過，你總會記憶得起媽媽的，她煞是可憐，有三十多個戰士纏着她，向她求婚，她煩死了，她日日夜夜盼望你走到身邊，希望你記得起她。」

「我當然記得起她的，我現時不是戰場上的游魂了，我是金箭王，這個地方是我的家鄉，我眞是高興，沒有把求婚者趕盡殺絕之前，我仍不想見她，希望你暗中向她轉告，除了說清楚我巳經生還，還叫她準備一場精彩無比的大厮殺。」

說到這裏，他把突然想起來的妙計對小賓講述，吩咐小賓轉告她，小賓問清楚之後，走開了，時間還早，他沒有昂首走入皇宮，索性以乞丐的姿態出現，拖着「路比」到處行走。

他逐漸記得起自己十年來的悲慘遭遇，浪費那麽長的歲月，十分哀傷，剛剛入黑，他就由老狗帶着，閃閃縮縮的走入皇宮。侍衛巳經得到皇后賓妮洛的指示，放他入內，他抵達巨大的弓箭場，靠近最遠的牆角站定，那裏燈光並非很明亮的，沒有人注意他。

一場血鬥求婚者同歸於盡

那個弓箭室長四十八呎，闊三十呎，另有兩個門跟外邊相通，還有平台，箭靶以及兵器架，弓箭更多了，到處看見一壺壺的箭，平台前面巳給擺放了一張長長的木枱，枱上有座，插入九個斧頭的環，有幾只是空心的環，沒有斧。

燈光越來越加明亮，三十多個戰士聚在一起，私私竊語，他躲在箭靶後面，沒有人看見他，狗也看不見。

突然，有一個貌似春花的女人，走過來，她的表情很奇怪，半愁，半喜，還有些驚慌。

她沉住氣走上平台說：「各位向我求婚，我十分感激，丈夫尤萊息斯十年沒有回來，料想他巳不在人間，我不必替他永遠守寡，打算在你們三十多個勇士中挑選一個能夠比得上尤萊息斯的人，然後嫁給他，這個勇士必須摹仿我丈夫身手用大弓射出一枝箭，穿過九個大斧的環，插入箭靶的紅心，你們逐個試驗，如果有太多的人辦得到，再用武器決鬥，競技之前，先請你們把隨身携帶的長短兵器解下來。」

各人依照她的吩咐去做，過了一會，布爾加王子說：「我是求婚者當中最先求婚的一個，先由我射出第一枝箭。」

各人沒有提出抗議，他試一試大弓，搭上一枝箭，向箭靶發射，假如那枝箭沒法穿過九個環，那就不會射中紅心，具有這種神力的人，非常之少，故此尤萊息斯躲在箭靶後面，絕不慌張。

布爾加王子發射的箭只能穿過四個環就碰上環的一邊，折斷了，他黯然退下。

第二個勇士接手，射出第二枝箭，他只能穿過三個環，第三個開始，直到第十個，沒一個人能夠射出一枝箭穿過五個環的，勇士逐漸鼓噪，布爾加王子大聲說：「這是皇后賓妮洛的緩兵之計，她沒誠意嫁給我們任何一個，我敢說世上沒有一人能夠發射一枝箭穿過九個斧環！」

各人齊聲附和，叫囂不巳。

尤萊息斯看見時機成熟，放輕了脚步走出來，一直走到平台前面，抓了弓和箭，然後說：「各位看着我的箭法，再行定奪，世界上有一個人能夠一箭穿過九個斧環的，這個人就是我！」

在所有勇士沒決定怎樣應付他之前，他巳經拉開大弓，搭上了一枝箭，颼然一聲，把它發射，眞的穿過九個並列的斧環，向前飛去，不偏不歪的插中箭靶紅心。

皇后賓妮洛驚喜如狂，喊了一聲：「尤萊息斯！」

她緊緊的擁抱他，可是，尤萊息斯把她推開，搭上第二枝箭，果然不出所料，布爾加王子不服氣，一馬當先衝上，他沒有機會接觸進攻的目標，巳經被一枝金箭射中了咽喉，渾身發抖，一聲不响便倒下來。

尤萊息斯最珍貴的一個黃金箭壺，貯了一百枝銳利的箭，箭尾是金的，平時絕不動用，那時小賓暗中通知母親把它拿出來，正好利用它去射死每一個求婚勇士。

他站在平台上面，威風凜凜，有如天神，不管那些男士是否抵抗，全部發箭射殺，他們的武器巳被取去，箭場的兵器架，除了箭，甚麽武器也沒有，自然不是他的對手，三十多人的血洒在地上和牆上，一陣慘叫聲消逝之後，整個弓箭場有如墓地那麽沉寂，尤萊息斯跟她緊緊擁抱，沒有開口，肌膚相接的時候巳經隱隱傳出火似的熱情，她守候了十年之久，丈夫終於回到身邊，當然是興奮到沒法開口。

看來這件事情以喜劇收場了，殊不料一陣步履聲响，斯巴達王以及海倫趕到那個地方，不必通傳，闖了弓箭場，昂然站在那個乞丐模樣的戰士前面，冷然說：「

你殺了這麽多人，料想你是眞正的尤萊息斯了，是也不是呢？」

尤萊息斯說：「我確是你說的那一個人，我做完了應做的工作，就到你那邊去，向你請罪。」

斯巴達王哼了一聲，說：「你的確是有罪的，如果沒有雷吉暗中協助，你休想攻陷特洛伊城，你竟想殺了他，還帶海倫私奔！」

尤萊息斯大聲說：「盟主，你誤會了，並非我殺死雷吉，而是雷吉用藥酒令我失憶，把我抛棄在荒郊，此後的事，我全不知情。」

「胡說，把海倫送回來的三員戰將全是那麽說的！」

尤萊息斯心上一急，說：「海倫，你自己明白當時究竟是怎樣子的，說呀，爲甚麽你不開口呢？」

海倫怯怯的說：「我巳經對皇上說過一千遍，他總是不相信！」

斯巴達王怒火如焚，突然拔劍，說：「尤萊息斯，不必解釋，你私下裏熱戀海倫，然後參加戰役，現時我要跟你決鬥，殺了我，你就可以得到她！」

說到這裏，劍快如風，向尤萊息斯砍劈，尤萊息斯巳經抛了弓箭，只好轉身飛奔，斯巴達王的憤怒有增無減，苦苦相逼，巳經逼到牆邊，尤萊息斯說：「盟主，你再進逼，我就不客氣了！」

語中透着殺氣，海倫大叫一聲，飛奔過去，希望制止這一場惡鬥，賓妮洛鐵青着臉，袖手旁觀。

海倫還沒機會走到雙雄的身邊，巳分出勝負，斯巴達王一劍由高處劈落，尤萊息斯退到身體貼牆，他收劍發另一招，劍光一閃，向對方兜心便刺，就在這時，尤萊息斯伸手到牆邊的箭壺抓了一枝箭，脫手飛出，剛剛快過對方一綫，插中敵人心窩，斯巴達王慘呼一聲，倒在血泊打滚。

海倫奔到他們身邊，沒有看着斯巴達王，反而趨前擁抱尤萊息斯，這時親熱的姿態給賓妮洛看在眼裏，妒火熊熊高燃，飛步走過去，在地上檢起斯巴達王的棄劍，向她背上刺去，一劍穿心，海倫全身發抖，很凄厲的喊了一聲：「尤萊息斯，我愛你！」便即倒在斯巴達王身邊，死在血泊裏。直到那時，尤萊息斯才知道海倫私戀着他，呆若木鷄。

他恢復記憶，不至於變成戰火游魂，一生飄泊，本來是很高興的一件事，及時殺了三十多個求婚的勇士，跟心上人擁抱，更加興奮，殊不料斯巴達王接獲親信的報告，闖入弓箭場問罪，他殺了盟主，才知道盟主所講的話屬實，海倫太過崇拜英雄，暗中愛上他，以致死在賓妮洛劍下。

這一切變化大出他意料之外了，他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本來，他有資格做希臘三十二族的盟主，他萬念俱灰，不單是不理會各路英雄的心意，參加斯巴達王和海倫的葬禮之後，閉門獨居，連賓妮洛也不接見。旬日後，他留書而別。

小賓對母親說：「爸爸一定是到妖女島了，那一個妖女莎樂能夠變成你的形狀，跟他同在一起過活！」

賓妮洛傷心欲絕，淚如泉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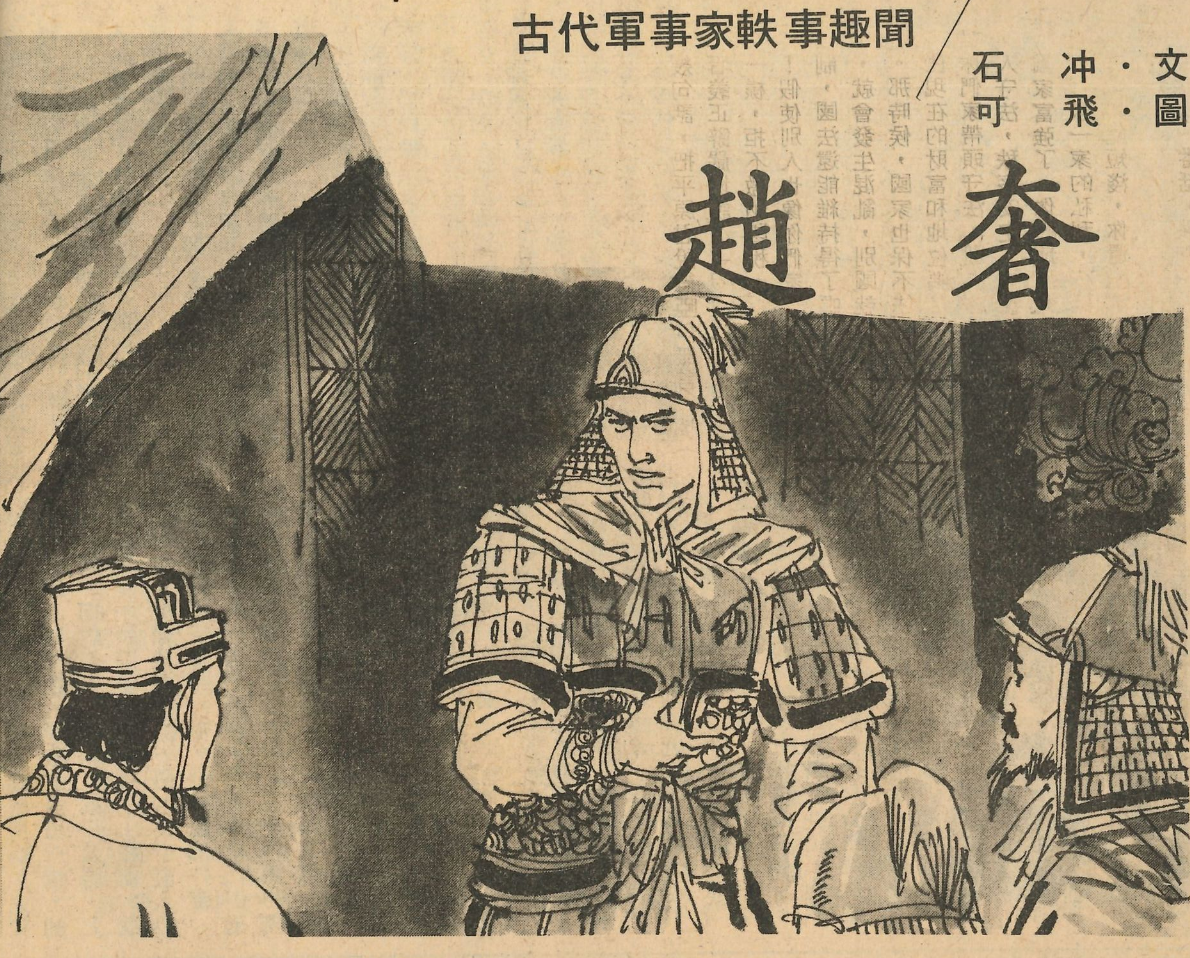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趙奢

文・冲飛　圖・石可



一

一天晚上，趙國都城邯鄲平原君宏偉的大宅院裏，人聲嘈雜。手拿刀劍的武士們進進出出，呈顯出一片亂哄哄的景象。

大廳上，幾十支大蠟燭，把整個廳堂照耀得如同白晝。只見柱子上綁縛着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他昂着頭，挺直着身子。劍眉下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發射出憤怒的光芒。

這個被綁縛的人是誰？

他名叫趙奢，是邯鄲一名收稅的小吏。由於他觸怒了平原君，被武士們逮到這裏，正在等待平原君的親自審問。

平原君名叫趙勝，是趙惠文王的親弟弟。他受惠文王的委托，近年來一直掌握趙國的軍政大權。

那時已到了戰國後期，各國貴族盛行「養士」之風，家裏養了成千上百的「食客」。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和趙國的平原君，家裏都有食客三千來人。這些食客當中，少數是有才能的人，大部分却是專吃白飯、貨眞價實的「食客」。

平原君每天要用好酒好肉來供養這些食客。家大業大，耗費起錢財來簡直跟淌水似的。他家的管家就有好幾十。這些人依仗平原君的權勢，橫行不法，還一直抗拒繳納國家的賦稅。這樣平原君家積欠的賦稅就越來越多了。

趙奢當了收稅吏後，對這件事感到十分氣憤。一天，他指着稅册，感慨地說道：「平原君身爲宰輔，竟然帶頭破壞國家稅制。上行下效，以後國家稅收還有保障嗎？」

一個鬚髮斑白的稅吏，拍拍他的肩膀說：「人家是國王的弟弟嘛，哪裏好跟普通人相比！況且，這些事我們當小吏的，人微言輕，管得了嗎？」

「不對！」趙奢說，「國家的事情，每個人都得管！」

趙奢跑到主管稅收的官員那裏，談了自己的想法。對方是個老於世故的官員，他皺了皺眉頭說：「你呀，你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你要跟平原君家對抗，簡直是用鷄蛋去碰石頭。我看還是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吧！」

「那麼，國家的稅收就不管了嗎？」

「有什麼辦法，胳膊扭不過大腿！」

「好，你不管，我來管！」趙奢更加憤慨了。

趙奢把平原君家拖欠的稅額，開列在一張清單上，派人送去。

幾個月過去了，絲毫沒有反響。平原君的管家們根本不予理睬。

趙奢急了，他派人抓了幾個管家，準備跟他們說理。誰料這下子可捅了馬蜂窩，平原君家裏的食客，反正閑着沒事，他們跟隨管家們，一齊擁到稅署，把那裏的家什砸了個稀巴爛，把稅册也撕掉了。

趙奢震怒了！別看他只是個收稅吏，他可從小學過兵法，練過武藝，有一身過硬的本領。

就在這批家伙狗仗人勢，打進門來搗亂的時候，趙奢率領稅署裏的人，進行了反擊，把他們打得鼻青臉腫，當場抓住了

九個人。其餘的狼狽逃走了。

趙奢厲聲宣佈：「平原君的管家恃強不法，公然在國家稅署搗亂，按國法應該處死！」說完，就把這九個家伙給殺了。

平原君知道了這件事，氣得七竅生烟，大發雷霆：「一個芝蔴綠豆大的收稅吏，竟敢如此逞強。把他抓起來見我！」

大批武士蜂擁而至包圍了稅署。就這樣把趙奢五花大綁，抓到平原府裏來了。

平原君從後堂來到大廳。他看了看趙奢，冷笑幾聲說：「你敢殺害我的管家，你知罪嗎？」

武士們一下子把明幌幌的刀兒架在趙奢的脖子上，但趙奢屹立不動面不改色。他堅定地對平原君說：「我執行國家法制，嚴懲破壞國家稅收的人，有什麼罪！你是趙國的貴族，現在居然放縱家裏人橫行不法，破壞稅收。有罪的是你不是我！」

幾句話，把平原君說得啞口無言。趙奢接着義正辭嚴地說：「假使別人也像你們家一樣，拒不繳納國稅，國家靠什麼來支持！假使別人也像你們家一樣，藐視國家法制，國法還能維持得了嗎？國法維持不了，就會發生混亂，別國就會派兵前來侵犯。那時候，國家也保不住了，你還能保得住現在的財富和地位嗎？反過來說，如果你們家帶頭守法，別人才會跟着守法。人人守法，秩序安定，國家就會富強起來。國家富強了，你的地位還怕降低嗎？你斤斤計較一家的私利，忘記國家的大局。你目光如此短淺，你還配掌管趙國的大權嗎？」

趙奢的一番話，擊中了平原君的要害。他細細咀嚼了一下趙奢的話，感到又慚愧又惶恐。剛才的一臉怒容烟消雲散了。他心服口服地接受了趙奢的意見，親自爲他鬆了綁，抱歉地說：「趙先生說得有理。沒有您的指點，我幾乎要成了國家的罪人。今後，我一定要嚴格教育我手下的人，帶頭遵守國家的法制。」

在當時的貴族中，平原君算是一位有政治遠見的人。他把這件事告訴給惠文王，並連連稱讚趙奢的爲人。

趙國那時候正受到秦國的威脅，軍費支出巨大，但國家財政困難，入不敷出。爲了挽救這種危急的局面，很需要一個得力的人來整頓財政。

聽了平原君的推荐，惠文王便提拔趙奢担任管理趙國稅務的大官。

趙奢不畏權勢，敢作敢爲。貴族大臣們知道他是不好惹的，再也不敢任意破壞稅收了。

經過趙奢雷厲風行的整頓和改革，沒幾年，趙國的國庫充實了，老百姓的負担比以前合理，生活也有了好轉。

二

這一段時間內秦國的力量日益強大。秦國的大將白起打敗了楚軍，佔領了楚國的都城郢都。接着一直打到魏都大梁，殺死魏軍四萬人。

公元前二七〇年，秦國又派將軍胡傷，帶領二十萬秦軍打進韓國，還包圍了趙國緊靠韓國的閼與。

韓釐王派使臣趕到邯鄲向趙國求援。惠文王把滿朝文武召到宮中，商議救韓的事。

當時秦國的氣焰正盛，趙國一連吃過幾次敗仗。大家一談到秦國，就感到懼怕。惠文王心裏也猶豫不決。他朝四周看了一下，問：「韓國遭到秦軍攻擊，危在旦夕，韓王派使臣前來求救。你們看，去救好，還是不救好？」

相國藺相如和大將廉頗、樂乘都認爲韓國離趙國很遠，而且道路又狹又險。遠道去救，困難很大，還是不救爲是。

平原君也害怕秦國，但是他担憂地說：「救韓國着來十分困難。不過我們跟韓國唇齒相依。如果不發兵去援救，韓國眼看要抵擋不住。韓國如果滅亡，秦軍就會轉過頭來攻打我們趙國。那時候，趙國就很危險了。」

大家同時皺起了眉頭。宮殿裏鴉雀無聲，一片寂靜。

惠文王用期待的眼光，朝文武大臣掃視了一周。發現了站在角落裏的趙奢。惠文王把眼光停留在趙奢的臉上，對他說：「您怎麼不說話？談談您對救韓的看法吧！」

文武大臣們的視綫全都轉移到趙奢身上。大家心裏不免有點懷疑：趙奢是管稅收的嘛，大王怎麼問起他來？

趙奢不顧大家懷疑的神色，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剛才廉將軍和樂將軍說道路又險又狹，救韓存在困難這是事實。但我認爲路遠險狹，這跟兩隻老鼠在洞裏打架一樣，我們和秦國雙方所碰到的困難是相同的。誰勇敢機智，誰就會取得勝利！」

看到趙奢的態度那麼堅定，話又說得那麼有道理，惠文王轉憂爲喜，便對趙奢說：「那麼，這次就請你帶兵前去救韓，好不好？」

趙奢從小胸懷大志，熟讀兵書，原來打算在軍事上發揮才能，爲國效勞。但長期來壯志不酬，得不到帶兵殺敵的機會。現在國家面臨威脅，國君又那麼信任他，盡管他缺乏打仗的經驗，但還是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惠文王交給的使命。

三

趙奢帶領五萬人馬，從都城邯鄲向南進軍。軍隊剛剛開到離邯鄲三十里的地方，趙奢就下令：「全軍停止前進，就在這裏建立營寨，等待命令行動。」

這時候，從韓國前綫不斷傳來告急的情報，趙奢的舉動引起了將士們的懷疑，誰也不明白將軍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

他們紛紛議論說：「趙將軍領兵救韓，韓國還遠着呢，怎麼却在這裏停了下來，按兵不動？」

「前綫軍情緊急，不趕快進軍，恐怕要來不及了！」

「……」

聽了將士們的請求，趙奢却把臉孔一板，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軍機大事，本將軍自有主張，大家不要再來嚕囌，今後誰敢再來請求進兵，就砍誰的頭！」

啊，好大的架子，將士們伸了伸舌頭，再也不敢多說了。

這麼一停，就停了二十八天，趙奢天天催促將士們趕築堡壘，開挖深溝，好像要在這兒住上一輩子似的。

將士們搭拉着腦袋，彎着一肚子悶氣，暗中都在譏笑趙奢胆子小，不敢去碰一碰秦軍。

再說秦將胡傷，一聽說趙國派出了救兵，便派探子混到趙軍軍營裏探聽消息。探子一回去，就把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胡傷。

胡傷捋着鬍鬚，高聲大笑起來：「哈，哈，軍隊離開都城三十里，就忙着停下來築壘挖壕，這個趙國的大將也太怕死了。等我們把韓國打了下來，再讓他嚐嚐我們秦軍的厲害。」

就這樣，胡傷和秦軍將士再不把趙軍放在心上，專心一意去攻打韓國了。

秦國的探子混入趙營，趙奢並不是不知道，但他嚴令士兵們裝聾作啞，好讓秦國的探子回去反映情況。

等到趙奢知道探子已經走了，馬上升帳發令，火速拔營進兵，向韓國挺進。

趙奢選拔一萬精銳騎兵作先鋒，大軍緊緊跟上，他嚴令全軍一律偃旗息鼓，路上不准講話，不准休息，要日夜不停地趕路，拖沓遲慢的，按軍法處理。

就這樣，只用了兩天一夜工夫，趙軍便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秦軍面前。

原來趙奢前一段時間的那些行動，完全是故意裝出來迷惑敵人的。胡傷和秦軍將士，都以爲趙軍還遠着呢。誰知探子回來沒多久趙軍的大隊人馬就突然出現了。

「喲，這些軍隊是哪兒來的呀！」他們面面相覷，還以爲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神兵」哩。

胡傷急忙派人前去探聽，這才弄明白趙奢已經統率趙軍，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這一驚非同小可，秦軍將士也免不了人人驚恐，個個寒心。

趙軍將士這時才恍然大悟過來，知道前一段時間錯怪了自己的將軍。

四

趙奢指揮將士們建立了營壘，安排了崗哨。忙了一陣之後，趙奢通令全軍：「前次禁止大家提請求進兵的命令，是爲了迷惑敵軍才下的。從今天起，徹底取消，現在強敵當前，爲了戰勝敵人，全軍將士要集思廣益，人人獻計獻策。上至將校，下至士兵，一律可以提出建議，不管提得對不對，都要受到獎賞。」

命令剛下，侍衛就來報告，說帳外有一個名叫許歷的士兵，有重要的事要面陳將軍，趙奢叫侍衛立即引許歷進帳，還從座位上站起來，請他坐下來好好地談。

看到和顏悅色的將軍，許歷解除了顧慮，他對趙奢說：「我軍突然來到秦軍面前，使他們猝不及防，這對敵人的震動很大，但是秦軍一向狡猾，他們很可能會利用我軍剛到，來個突然襲擊。趙將軍要加強戒備，留心防範才是。」

「對，你的話有道理。」趙奢虛心地採納了許歷的建議。

胡傷果然利用趙軍初到的時機，當天夜裏，就親自率領一支軍隊，前來偷襲。

趙軍早有準備，秦軍一到，全營燈火齊明，紛起反擊。

秦軍士兵對趙軍的驟然到達，心裏已經感到害怕，現在又看到趙軍防守嚴密，沒等交鋒，便狼狽地退了回去。

第二天，趙奢正在大營裏處理軍務，侍衛報告說有人求見將軍，進來的還是那個許歷。

這一次，許歷的胆子更大了，他對趙奢說：「兵法上說，得地利的軍隊才會打勝仗。我察看附近一帶，最高峻，最險要的地形是北山。它剛好在秦軍軍營的後面，但秦軍却不知去據守，我們應該趕趕快把它拿下來，這樣，就可以居高臨下，威脅秦軍。」

趙奢再一次接受許歷的建議，並且立即行動，派出一萬兵馬，把北山佔領下來，趙軍佔領了北山，在上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秦軍的動靜，趙軍將士同時在山上搖旗擂鼓，大聲叫喊。

胡傷抬頭一看，氣得破口大罵。

「馬上給我把北山拿下來！」胡傷吼叫着，命令秦軍立刻搶佔北山。

秦軍紛紛朝北山湧去。

趙軍見秦軍來了，一下子停止擂鼓吶喊，全都靜悄悄地伏在山上不動。

秦軍不知厲害，一個勁兒往山上爬，爬呀爬呀！山高路陡，個個爬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剛爬到山腰，只見山頂上旗子一揚，石頭像暴雨般地從上面滾下來，把正在爬山的秦軍士兵，打得腦漿迸裂，呼爹叫娘。

胡傷惱羞成怒，不管秦軍損失慘重，死命驅逼士兵繼續搶佔北山。

忽然秦軍背後鼓聲大震，趙奢率領大軍殺到了。

這時北山上的趙軍，也個個像猛虎一般，從山上沖殺下來。趙軍兩路夾攻，殺得秦軍屍橫遍野，大敗而逃。

胡傷騎在馬上正在厲聲阻止秦軍後退。一箭射來正中他的坐騎，胡傷翻身落馬，在侍衛們的掩護下夾在敗兵中逃走了。

趙奢引軍一氣追趕了五十里，把秦軍趕出了韓國和趙國。

韓國解除了威脅，韓釐王準備了豐盛的禮物，親自來到趙軍軍營，慰勞趙軍將士。還專門寫了一封親筆信，請趙奢帶給趙惠文王，代表韓國向趙國表示感謝。

趙奢帶領得勝之兵，回到邯鄲，惠文王非常高興，他論功行賞，封趙奢爲馬服君，地位跟相國藺相如和大將廉頗相等。

在册封的盛會上，惠文王誇獎趙奢說：「趙將軍遠道進軍，以少勝多，擊敗強大的秦軍，眞是勞苦功高。」

「我有什歷功勞好說呢？」趙奢謙遜地說：「如果沒有將士們的同心協力，英勇奮戰，是沒有辦法擊退強秦的，我特別要向大王推薦的是：士兵許歷兩次提出建議，我就是根據他的建議，才能出奇制勝，他的地位雖然卑下，但才能出衆，請大王好好提拔他。」

「趙將軍也不要過謙了。」惠文王說：「正因爲趙將軍能以誠待人，虛心接受部屬的建議，才能以弱勝強大敗秦軍。」

惠文王接着說：「至於許歷，我當然也要好好獎賞，就破格提拔他担任國尉（高級軍官）吧！」

趙奢虛心傾聽士兵的建議，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打了這次大勝仗，挽救了趙國的危亡。

（完）

名捕、煞星

·本文承自第32頁·

加上那十名連弩手在事前特別被指示過，四人射上路，三人射中路，四人射下路，這種射法，將嚴青雄的上下左右皆封死了。

任是嚴青雄有三頭六臂，這一次也應付不了。何況，那十名連弩手在射出一匣弩箭後，立刻又從身上取下帶備的另一匣，隨時加以發射。

嚴青雄確實不簡單，竟然舞劍擊落大部分弩箭，左掌連劈帶抓，也撥抓落一部分，身形在空中閃扭如蛇，又讓他閃避開一部分，但他終於中了兩箭，大叫一聲，從空中墜落地上。

阮鐵手看到這裏才鬆了口氣，剛才他眞想下令再發出連弩。

× × ×

上智大師與青葉道長等人在嚴青雄拔起時，身形亦欲拔起，耳聽阮鐵手一聲「射」，急不迭止住起勢，同時散開來，抬眼瞥望空中的嚴青雄，各人眼見他劍擊掌劈手抓閃避過大部份弩箭，俱不由又急又佩，忍不住欲拔身而起，以至聽到嚴青雄大叫一聲，身形急墜而下，才鬆了口氣，紛紛閃撲上去。

嚴青雄在上智大師九人堪堪撲到的刹那，墜落在地上，他身上雖然中了兩箭，但他仍然兇悍非常，身形在地上一滾，驀地竄掠向前，恰好掠向迎面向他撲到的雲子雄、柳中流。

雲子雄、柳中流一眼瞥見，吃了一驚，身形同時左右挪閃，手中劍交錯刺出。

但仍慢了那歷剎那，但見嚴青雄長劍暴展，疾刺向雲子雄，同時一掌劈向柳中流。

雲子雄大叫一聲，身形閃翻開去。

柳中流悶哼一聲，肩膀上挨了一掌，亦被震翻開去。

但兩人的長劍也分別在嚴青雄左右臂脅上刺了一下。

嚴青雄亦發出一聲痛叫，身形欲從雲、柳兩人之間掠射出去。

但一道杖影挾風自左側橫砸而至，「砰」然一響，重重砸在嚴青雄屁股上。

嚴青雄的身形立時陡地向下一沉。

紅光急閃中，楊鵬的鐵槍「噗」地扎刺入嚴青雄腰上，槍頭直扎入他的腰內。

嚴青雄再也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吼，身形重重地墜摔在地上。

但他立刻雙手撐地，身形又陡地向上躍起。可是上智大師的禪杖向下一壓，又將他壓回地上。

他的劍反手斜撤而出，企圖逼開上智大師。但旁來一劍將他的劍擋架住了，原來是青葉道長恰好趕到。

綠影飛閃中，嗤一響，言重的青竹棒從右面斜刺而下，「噗」地刺入嚴青雄的右肩背上。

嚴青雄不由發出一聲慘厲的痛叫。

人影連閃中，清靈道長、莊仕杰、元通道長先後撲到，劍光連閃，三柄長劍分別刺斬在嚴青雄的背心腰背及大腿上。

嚴青雄身形猛地一挺，仰頭發出一聲淒厲至極的慘嚎，接頭一垂，全身一軟，仆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至此，上智大師等人才鬆了口氣，閃步開去。阮鐵手易不變不由吁了口氣。

× × ×

火光映照下，嚴青雄這位大煞星終於被八派掌門及丐帮帮主言重所擊殺了。

但八派一帮中也有六人受了傷，其中雲子雄的傷勢最重，手臂上的劍傷及骨，差點被卸去一條左臂。

這一戰雖然勝了，但對他們來說，却是慘勝，而且也有點不光彩。

因爲，他們是以九人之力，才將嚴青雄擊殺的。

但畢竟還是爲江湖除去了一大害。

這一戰也令到八派一帮九位首腦人物，深切體會到本身的武功造詣不足以除魔衞道，從而潛心研創本派武功，日後爲之發揚光大，令到武林頻放異彩，也令到武林平靜了一段不短的時日。

「大師及各位掌門及言帮主，如今嚴青雄已伏誅，阮某也起回被刦的庫銀，可謂公私兩訖，對於九位的援手協助，阮某感銘心中，時候也不早了，爲了這批庫銀能夠安全運返府庫，阮某懇請各位伸手管到底，護送阮某一程。」阮鐵手抱拳向上智大師等人致謝。

這時受傷的雲子雄等六人已將傷包扎好，上智大師掃了八人一眼，道：「這件事若不是阮捕頭施此妙計，咱們怎能輕易誅殺此獠；老衲等要多謝阮捕頭你才是，至於護送庫銀一事，老衲是義不容辭，未知……」

青葉道長言重等八人齊聲道：「義不容辭！」

阮鐵手連連抱拳向各人致意，至此，他的心才算完全放下。

「大師，姓嚴的屍體怎樣處置？」青葉道長問。

「道兄，姓嚴的雖然窮兇極惡，但也是一號人物，況且人死了一了百了，依老衲看，還是安葬了他吧。」

青葉道長點頭表示同意。

其他的人自無異議。

但阮鐵手却道：「大師，阮某有個不情之請。」

上智大師一怔，隨之點頭道：「老衲明白了，姓嚴的身犯刦庫銀重罪，雖然死了，但在官府而言，仍難逃其責，爲了你能够向上頭交代，老衲只好讓你將他的屍體帶回去交差了。」

阮鐵手連忙躬身道：「大師鑒諒阮某的苦衷，阮某感激不盡。」

「不過，」上智大師語聲一沉道：「你要答應老衲事後好好安葬他的屍體。」

「這一點不勞大師吩咐，阮某按照大師的吩咐做。」阮鐵手說完朝蔣幹及另一名捕快揮揮手。

蔣幹與那捕快立刻走出來，將嚴青雄的屍體抬到後面那輛馬車上。

阮鐵手跟着招呼受傷的雲子雄等人坐在前面那輛馬車上，然後吆喝一聲：「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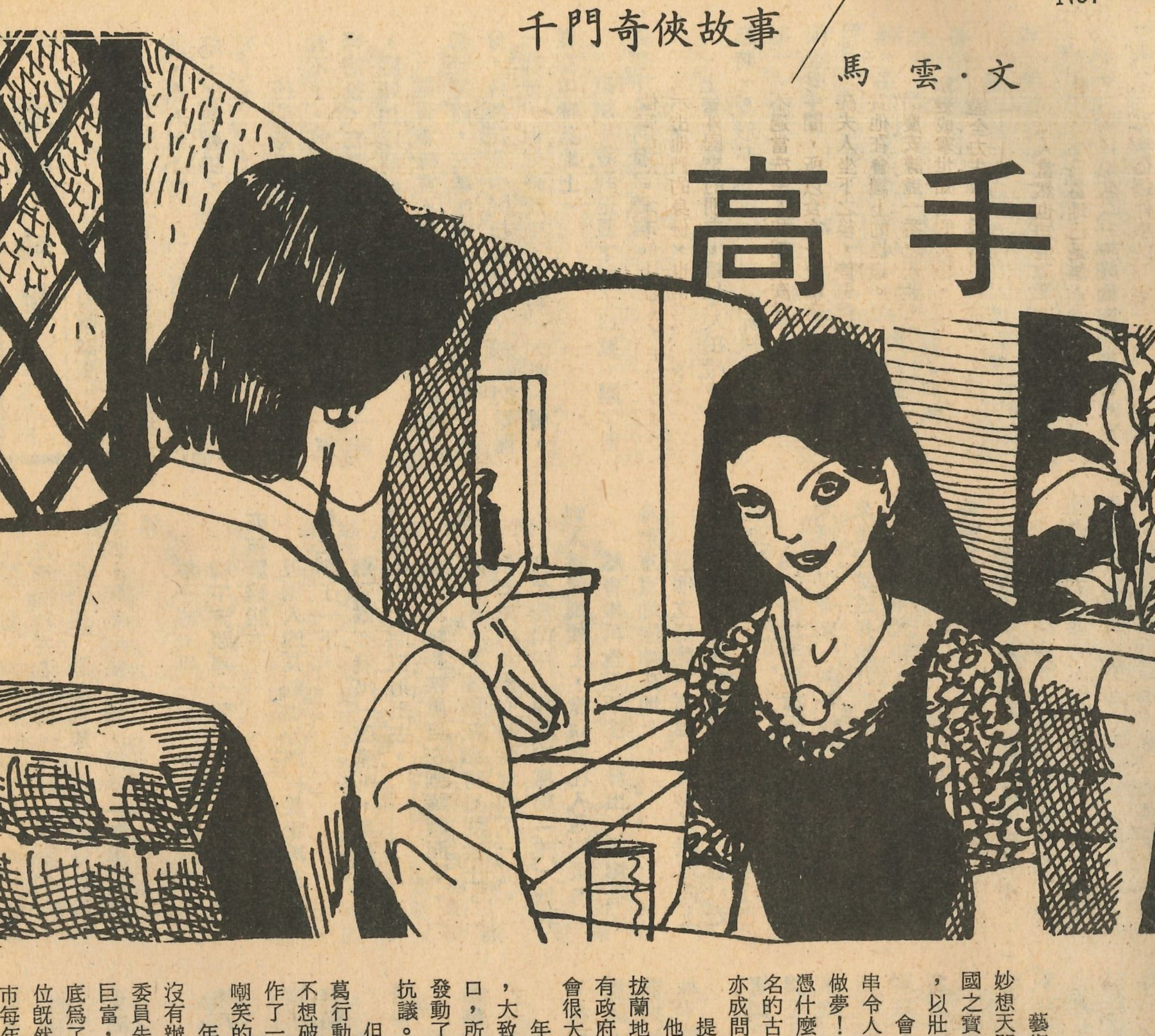
火把風燈照耀下，兩輛馬車緩緩駛出了亂葬崗，駛過那條碎石路，馬頭一轉，朝江州駛去。

（全文完）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高手



商借名畫

藝術節的籌備委員會有人作出了一項似屬妙想天開的驚人提議。大意是：將被譽為「法國之寶」的名畫「蒙娜麗莎」，運到本市展覽，以壯聲勢。

會議席上立刻轟出了一陣笑聲，以及一連串令人難以容忍的批評：「做夢，這簡直就是做夢！」一名很富有的委員高聲說道：「我們憑什麼去說服法國政府？誰都知道那是舉世知名的古畫，就算法國政府答允借出，相信保安亦成問題。」

提出這項建議的是個年青人。

他很認眞地說：「本市最近因爲電子錶與拔蘭地酒問題，與法國鬧得十分不愉快，假如有政府做我們的後台，我相信這件事成功的機會很大。」

年青人口中的「電子錶與拔蘭地酒問題」，大致上是法國政府限制本市出產的電子錶入口，所以本市鐘錶製造業的商人經開會後，也發動了一次「不飲法國拔蘭地酒運動」，以示抗議。

但是，本市政府並沒有正式支持這一項杯葛行動，只因爲這是一個自由城市，政府大概不想破壞形象。所以年青人剛才的提議，經他作了一次詳細的解釋之後，終於也把那種帶着嘲笑的刺耳聲浪壓制住。

年青人又說道：「藝術節辦了多屆，始終沒有辦法做到『舉世矚目』的地步，在座各位委員先生夫人，除了在下之外，個個都是名流巨富，位位盡屬社會賢達，大家出錢出力，到底爲了什麼？當然不會是爲名爲利吧？因爲各位既然都是成功人仕，自然都已名成利就。本市每年舉辦藝術節的目的，無非爲了增强本市

費煞思量

與世界各地藝術界的聯系，讓市民提高精神生活方面的享受；但眞正的最終目標，還是讓舉世人仕注視本市，而我剛才的提議，就百分之百的，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身爲會議主席的，是洗東昌夫人。她首先作出反應，表示這建議值得研究。因此其他人也由嘲笑而改變了態度，開始竊竊私議討論着這個話題。

洗東昌乃當地巨富，他的財產究竟有多少？一直成爲當地市民討論的熱門話題，因爲當地所有賺錢的大公司，大企業，不但有他的股份，而且他佔的比例也是最大的。所以該等大公司、大企業，都由他出任董事局主席、董事長……等等最高職位。

由於洗東昌擁有天文數字的財產，所以許多需要出錢出力的社會活動，都少不了他夫婦的份兒。

洗東昌既然有那麼多的大生意，自然就是個大忙人，所以許多社會活動就惟有由他的妻子出面，難得洗夫人不但熱心公益，又喜歡出風頭，故此那年青人在「籌委會」的建議，首先就引起她的興趣。

洗夫人覺得年青人的建議十分創新，雖然乍然聽起來跡近狂想，但是只要有人肯花錢，政府肯出面支持，並非沒有可能的。

錢對洗夫人來說，根本就不成問題，何況這一筆錢的確又是花得很值的，因爲這必然會成爲舉世也爲之觸目的大新聞。

因此當日的「籌委會」暫告結束後，洗夫人就邀那位年青人共晉午餐。

洗夫人這時才知道年青人叫胡慶安，是以藝術家的身份，被挑選成爲這次藝術節籌備委

員的成員。

洗夫人的丈夫雖然是當地首富，但她本人才只不過三十歲左右而已。再加上她擅於打扮和保養，所以看上去就更加覺得年青貌美。

胡慶安也是三十左右的年青藝術家。所以當他們在一起出現時，好容易令人誤會，以爲他們是一對情侶。

洗夫人親自開車，把胡慶安𢧐到郊區最著名的「玻璃扒房」去。

「玻璃扒房」名符其實，全用各式各樣的玻璃構成；而所謂「玻璃」，有透明的各種顏色玻璃，也有不碎的纖維玻璃。最巧奪心思的設計，還是極富園林景色的扒房。

這兒位於山崗之上，居高臨下，可以俯覽全市的景色，尤其是晚上，在這裏欣賞夜景，就好像面對着一大盆的珠寶玉石一樣，璀燦奪目，美不勝收。但是，可惜這兒收費之貴，不但是全市最昂貴，也可能是「世界之最」。

儘管如此，本市的上流社會的富人們，爲了表示出他們的身份，也常常在此請客。尤其是招呼外國來的朋友，這兒竟然變了「名勝」之一。

不過當洗夫人和胡慶安在此出現時，只不過是午間，所以食客十分疏落。

洗夫人坐下之後，首先對胡慶安表示她十分欣賞他在會議上的提議。

胡慶安謙虛一番之後說道：「假如夫人要一舉變成舉世知名的人物，這件事實實在在是值得盡全力去做，因爲外國通訊社屆時勢必報導！」

洗夫人當然也知道這是「成名捷徑」，目前她的芳名在當地已是無人不識，但她却希望做到「舉世知名」，所以她才把胡慶安帶到這兒來，請敎他這件事的可能性。

洗夫人本身姓利，小名咪咪。在當地社會她的芳名早已蓋過了她的丈夫洗東昌。但是洗東昌絕不計較，他的事業已夠他忙了，所以他的興趣只在「賺錢的遊戲——做生意」之上。

但在另一方面，洗東昌却明白到當地的社會環境，光是有錢是不足夠的，一定要熱心公益，才會讓當地市民和政府留下良好印象。

不過，做社會公益方面的事情，需要時間和金錢，金錢他有的是，時間却是有限，因爲業務上的事已經夠他忙了，再要他抽空出錢出力，根本就分身乏術。

還好他有個這麼喜歡出風頭的妻子，於是他出錢，她出力，配合得天衣無縫。

這些日子以來，洗東昌夫婦已獲得市長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用他們名義捐贈給當地慈善機構的欵項，數以億元計。

因此「咪咪利」或者「洗夫人」的芳名，常常掛在當地市民的咀邊。報紙幾乎每隔三數天，就會報導她的捐欵數字，以及她對社會的貢獻！

但是，任她如何出名也只限於當地而已，離開了這個城市之後，外地的人未必也知道「咪咪利」或者「洗夫人」究竟是誰。

然而胡慶安提議的「蒙娜麗莎大計」，却足以令到她芳名傳遍世界各地，不怕沒有通訊社爲她宣揚。問題只是：這辦法是否行得通？

胡慶安顯然也知道她的心事，他又說道：「我並非信口開河，這件事絕對可行。首先我們要說服市長，派出一個代表團到法國去一次，名義上是訪問團，實際任務就是借畫——跟法國政府商量借用羅浮宮的名畫『蒙娜麗莎』到本市展覽，讓我們的藝術節更加出色。因此，這個訪問團最好由洗夫人妳親自出任團長，將來一定會事半功倍。」

洗夫人問道：「你以爲這次成功的機會大嗎？」

「那就要夫人妳動動腦筋了，譬如怎麼樣向市長提出這項計劃，將來到了巴黎之後，如何與法國政府談判等等，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嗯——」洗夫人靈機一觸：「你可否與我同行，在旁助我一臂之力？」

「若蒙夫人錯愛，定當効犬馬之勞，何況這又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一定盡力而爲。」胡慶安很謙虛地說。

「那眞好極了，我們就一言爲定，你做我的義務軍師。」洗夫人嫣然一笑，同時也伸出了她的玉手，與胡慶安輕輕握了一下。

雖則只是輕輕地握了一下，但彼此間却彷彿產生了一股熱力，足以令到雙方的心靈都爲之抖動着！

胡慶安觸摸到的，是一隻軟綿綿，暖洋洋的玉手，他顯得有些失常，久久沒有放開她。

洗夫人感到有些尷尬地掙扎了一下，胡慶安這才如夢初覺地放開她，抱歉地說：「對不起——」

她脹紅了粉頰，心臟的跳躍不知怎的，也加劇了。

分隔着兩者之間的空氣，有過片刻的死寂。結果還是胡慶安首先打破了沉默：「夫人，人生在世不過短短數十年而已。金錢只不過是身外物，如果利用得好好的，金錢無疑可以替我們做許多值得去做的事，相反，如果不懂得如何去利用，金錢只是一種廢物。因爲最後當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一分一毫也不可以把它帶走！你以爲我講得對嗎？」

「是的，也許你講得對。」洗夫人看看腕錶：「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走吧！今天談過的事，暫時保密，一切留待下次開會之前，我們再詳談好嗎？」

「好極了！」胡慶安很有禮貌地，遞上了一張印有電話號碼的咭片：「假如夫人有什麼吩咐，請隨時給我電話。」

洗夫人接過了咭片，瞥了一眼，然後放入手袋裏去。

× × ×

儘管洗夫人要保密，但當地許多報章已經開始報導有關向法國政府商借名畫的事；有人十分欣賞這計劃，更有人公開讚許洗夫人的魄力和遠見。

毫無疑問，這給洗夫人很大的壓力，因爲這件事根本未開始進行，爲什麼會外洩？

洗夫人當初還在心裏責怪，可能是胡慶安不守諾言，把他們的計劃外洩。但後來回心想想，當日參加會議的人，除了洗夫人自己和胡慶安之外，還有其他委員。而當日他們並未一致同意「保密」，胡慶安和洗夫人也沒有特別提出要求，要各參加會議的人保密，所以消息外洩，應該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何況又可以爲她揚名。

但是，如此一來，洗夫人便變了勢成騎虎，促使着她對這件事非做不可。否則就難以落台。

本來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頂多花一大筆錢而已，問題却是有時花錢亦未必辦妥，尤其是「借名畫」這件事，相信誰也不敢保證可以成功。

「蒙娜麗莎」是法國之寶，這小小的都市，就算肯購巨額的安全保險，相信法國政府亦未必肯借出。何況這件事根本還未展開「初步接觸」呢。

然而經過當地各大報章渲染後，洗夫人被迫要加速原定的步驟，先得到她丈夫洗東昌的同意，然後她就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藝術節籌委會的全體緊急會議。

洗夫人首先向全體委員表示，商借名畫的事，事在必行。但依例須全體通過，然後她才可以進一步與市長商談進行的步驟。

洗夫人不但有錢有面，又是籌委會主席，她的提議立即獲得「全體一致通過」。於是洗夫人便進一步與胡慶安商量，應該如何與市長商談，以及與法國領事碰頭……等等。

胡慶安早已有了全套計劃，所以他才敢答應做洗夫人的助手，原來胡慶安本來根本就是一名法國留學生，這次是以學者的身份獲選爲藝術節籌備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當地政府有一個不成文的聰明做法，就是一切社會活動，盡可能交由當地的社會人仕自己去做，政府只負責委派一些「熱心公衆事務的人仕」去担當。

原來政府也明白到當地有許多有錢人，他們都希望出力出錢，爲市民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所以政府方面也樂得來一個順水推舟。如果做得又多又好的，政府會頒發一項榮譽給他們；這種「榮譽」往往也就是地位的象徵。

如此一來，政府不但可以節省一筆可觀的經費，亦可以「表現出一派民主作風」。

洗夫人就是在這種情況底下產生的「熱心公衆事務的人仕」。其實說眞一句，她除了丈夫有錢之外，對藝術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但是像胡慶安這些學者和藝術家，有的却是學識，只要有人肯出錢，他們就會做得很好，所以彼此互相配合，自然就會事半功倍。

這天晚上，洗夫人就爲了明天晋見市長大人的事，約見胡慶安，希望把「商借名畫」這件事做得盡善盡美。

洗夫人請胡慶安到一間高貴餐室裏吃晚飯，這兒不但環境幽美，情調清雅，價錢却是貴得驚人，所以一般人絕對不致涉足。

洗夫人與胡慶安就坐在一個卡座裏面，一邊吃一邊談着「借畫大計」。

清幽的環境加上暗淡怡人的燈光，由天花板四角散播出來的輕音樂再加上葡萄美酒，眼前接觸到的，都是極富羅曼蒂克的氣氛。

他們把杯飲着餐後酒，一邊談着名畫「蒙娜麗莎」，胡慶安對於這方面似乎知得很多。

他說：「目前全世界有超過六十幅蒙娜麗莎，但眞正出自達文西的只有兩幅。」

洗夫人不禁問道：「怎麼會有兩幅呢？任何眞蹟都只可能有一幅，其他的必然都是仿製品。」

「是的，理論上的確如此，但是達文西給畫人像，照例不祇畫一幅，」胡慶安說：「達文西最初畫的是佐康杜夫人蒙娜麗莎，後來他應貴族麥廸奇之邀，替其情婦康絲坦莎畫像，湊巧這女人的渾名又叫佐康達——這與佐康杜的讀法十分近似的。而『佐康達』法文的意思就是『微笑的人』，所以後世人又將達文西這幅名畫稱爲『蒙娜麗莎的微笑』，其實那是兩個不同的女人。」

洗夫人嫣然一笑：「你怎會這麼清楚？」

胡慶安笑道：「當然，我也只不過從一些有關藝術考古書籍上知道這些歷史的內幕。」

「那麼，目前我們準備向法國政府借用的，究竟是那一幅。」

「目前掛在羅浮宮的，應該是達文西的第二幅同類作品。」

「但是我不明白，蒙娜麗莎和康絲坦莎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的女人，怎麼又會畫出來竟是一樣？」

「這兩個女人的輪廓的確很相似，但蒙娜麗莎就比康絲坦莎年輕了十九歲。」胡慶安又解釋說：「達文西爲蒙娜麗莎繪像，前後用去了四年時間，其中一定有不同角度的素描，可能認爲不好看，畫了一半就放棄，於是從頭再來過，這正是一般藝術家的脾氣，當達文西應邀替麥廸奇情婦作畫時，可能發覺他們之間輪廓和樣貌近似，於是檢出了蒙娜麗莎的初稿，稍加修飾之後，就交給貴族麥廸奇，豈料這位風流貴族，却不肯買下這幅畫。」

「爲甚麼？」洗夫人顯然聽得入了神。

「因爲麥廸奇是個負心的人。」胡慶安道：「當達文西完成了他情婦那幅畫像時，麥廸奇已拋棄了康絲坦莎，所以這位風流貴族並沒有買下達文西這幅畫。」

洗夫人聽到這裏，大爲感慨：「男人太靠不住，爲人情婦者，亦未免太過可憐了！」

「夫人這句話我却不敢苟同。妳應該說，男人也分許多種，有些很花心，這種人根本就不知愛情爲何物，他們太有錢了，只知道佔有一個漂亮的女人，在上流社會的交際場合中炫耀一下。這當然不是眞正的愛情。當那些漂亮的外表逐漸衰退時，他們的愛情才是眞正的受到了考驗，沒有眞正愛情作爲基礎的，就好容易露出了原形。」

洗夫人敏感地想到了她和她丈夫之間，所以對胡慶安道：「我們還是不要把話題扯歪了。那幅達文西的名畫，後來又怎麼會掛在羅浮宮裏面？」

「因爲達文西被麥廸奇賴賬之後，經濟不大好，於是就將這幅畫帶到了法國去，一直珍藏在羅浮宮博物館之內，被視爲國寶之一。」

「這麼說來，這一幅目前掛在羅浮宮的，並非眞正的蒙娜麗莎。是不？」

「是的，的確可以這樣說，眞正的蒙娜麗莎是佐康杜夫人，那才是達文西眞眞正正花了四年時間的心血結晶，而羅浮宮這一幅雖然也的確是出自達文西之手，但畫中應該是麥廸奇情婦康絲坦莎。」

「然則，眞正的蒙娜麗莎現在何處？」

「在英國。」胡慶安道：「收藏者是鑑證權威的亨利甫力查博士。」

「那麼，爲什麼我們不向眞正的蒙娜麗莎動腦筋？」

「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爲那是私人珍藏，絕不公開的。羅浮宮因爲是法國國家博物館，裏面所珍藏的，盡是無價之寶，自然名氣大得多了。但眞正令到這幅名畫名聞世界的，却是發生於一九一一年的一宗竊案，當年有個藝術竊賊曾將此名畫偷去，同年單在美國一地已有六個富翁偷偷購入此畫，而當時的代價均在三十萬美元以上。」

「六個人合資購入麼？」

「不！每個人購入一幅。」

「你眞的把我弄得胡塗了，怎麼會有六幅之多？」

「那當然都是仿製品，但假得很似，而且又是賊贓，所以那些富翁們都以爲執到寶，自然不敢張揚。」

洗夫人瞪目結舌道：「一九一一年距今即在七十多年前，那時候三十萬美元的確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胡慶安說：「是的，若以通貨膨脹計算，當時三十萬美元目前應該是過百萬美元了。」

「其實有人能將僞畫摹仿得那麼似，已經是了不起的事。」洗夫人又問：「那麼，這幅畫後來又如何能回到羅浮宮？」

「根據歷史記載，失畫日期是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直至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有人將此畫賣給一名畫商，畫商報警捉人，這幅名畫才回到羅浮宮來。」

「但是，在這幅畫失踪的兩年多的歲月中，既然最少有人摹仿六幅以上的贋品，又如何能辨別出羅浮宮目前這一幅是眞蹟？」

「夫人，你這問題問得很好，既然目前世

界上有這麼多的蒙娜麗莎名畫，又如何分出眞僞？其實這是絕不困難的事。因爲藝術考古學家已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秘密，那就是達文西作畫時，喜用左手執筆，間中亦會用右手將油畫的顏色調勻，因此他的畫上面都留下了他本人的指紋，只須用放大鏡觀察，即可發現其中秘密。所以羅浮宮一幅固然有達文西的指紋，就是亨利甫力查所收藏的一幅亦一樣有。證明兩幅畫均出自達文西之手。」

「好了，現在我們要談談進行借畫的步驟了。」洗夫人道：「明天中午，市長約我午膳，屆時我必須把借畫大計說出，但計劃是由你訂出來的，所以現在你必須將詳情告訴我。」

「我以爲你首先要爭取的，就是組成『訪法團』，你不妨告訴市長大人，本市目前拔蘭地酒的總銷量，佔法國年產量的五份之一，絕對是個大市場。所以你希望市長授權於你，代表本市工商界前往談判。」胡慶安又說：「但是我可以預測，市長一定堅持本市一向採取的自由貿易原則，不希望向法國政府作出要脅的姿態。於是你不妨說出眞正的目的乃是借畫，只要成功了，必然可以替本市增加聲勢，吸引更多遊客之外，我們的藝術節一定可以做到舉世知名。」胡慶安笑了笑，放低聲調道：「其實眞正舉世知名的，將會是夫人本人。」

洗夫人聽到了這裏，也覺得胡慶安是個很有頭腦的青年藝術家。她忍不住又問道：「你對畫似乎很有認識，你留學法國，可是學油畫的？」

「是的，我對油畫十分熱愛，閒來也會畫上幾筆，如果夫人肯賞光，有空請到敝畫室來，多多指教。」

「本來我對繪畫也很有興趣，那是指學生時代。結婚之後，忙於應酬，又要協助丈夫攬社會關係，一切就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樣。」洗夫人苦笑一下，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其實我最羨慕你們這些藝術家，可以自由自在的，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人生在世不過短短數十年，能否活得開心快樂，一切視乎個人的觀點與角度。就以本人來說，許多親友都取笑我行年將近三十，仍未成家立室，吊兒郎當的，似乎太不成話。却不知道我有我的快樂，最低限度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喜歡做的事，沒有任何人可以管得了我。」

洗夫人彷彿給他提醒了，看看腕表，原來他們這一頓晚餐已吃了將近兩小時。她立即召來侍者結賬，但是胡慶安早已在他去洗手間時，把賬結了。

胡慶安又說：「我總不可以次次要你請我吃東西，上次是你，今次應該輪到我了。」

「但是你一直在爲我動腦筋做事，怎麼可以要你破費呢？」洗夫人說。

「不！我們只是替本市盡一分棉力而已。像我這一輩無名小卒，能蒙夫人提拔，正是高興也來不及啊！」

二人正待離開餐室時，迎面却來了一個游天虹。

洗夫人與游天虹是認識的，他們招呼過後，洗夫人就把胡慶安介紹給游天虹認識。

游天虹却打着哈哈對洗夫人說道：「要不是從報章上看到有關『蒙娜麗莎』的新聞，我根本連本市有『藝術節籌委會』這件事也不知道呢！要是這幅被譽爲『法國之寶』的名畫眞的能借到，我倒要捐出一千大元購入場券一開眼界！」

「好極了，我們就一言爲定！」洗夫人竟然伸出了纖纖玉手，與游天虹握了一下：「游大俠，我先在此代表我們的籌委會多謝你！」

他們會心一笑之後，洗夫人和胡慶安就跟游天虹告別；游天虹走進餐室去，洗夫人和胡慶安則走向停車場那邊。

胡慶安好奇地問：「他是什麼人？」

「他叫游天虹，許多人喜歡稱他游公子，但我却喜歡叫他游大俠，只因爲他是有名的千門奇俠。」

「千門奇俠？」胡慶安怔了一怔：「他是老千？」

「不！他專捉老千，所以叫千門奇俠！」

胡慶安苦笑一下：「難怪你剛才叫他游大俠了！」

洗夫人道：「相信剛才你也聽到了，他願意出一千元購入場券，看我們借來的名畫，言下之意，分明是不相信我有本事可以將『蒙娜麗莎』借到手。」

「是的，不但他不相信，相信許多人也會跟他一般心理，所以，只要我們成功，勢必轟動全世界，如果將來要收入場券的話，數目也相當可觀！」

「一切要看你了！」洗夫人笑了笑。

他們就在停車場分手，各自駕車離去。

× × ×

在那間高貴餐室之內，游天虹約會的却是一位很漂亮的女郎甘美貞。

剛才游天虹進來時，甘美貞因爲比他早到了幾分鐘，所以他與洗夫人打個照面的情形，她都看得清楚。

當游天虹發覺她已坐在餐室一角時，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後看看腕表：「是我遲到了，還是你早到了呢？」

甘美貞却是會心一笑：「我不會怪你遲到，只怪沿途上那些美麗的女人太多了——你能平安來到這裏，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嗯——」游天虹怔了一怔，隨即回頭張望了一下：「你是指剛才那位太太麼？」

「太太？」甘美貞又問：「她結了婚？」

「當然，她的丈夫洗東昌，相信你也一定聽過了他的大名吧！」

「哦！原來是洗東昌的妻子，小胡的手段也眞了得啊！」

「小胡？」游天虹又是一怔：「你是指剛才與她在一起的男子麼？」

「對了，她不是介紹你們認識嗎？」

「是的，但我對男人一向不大留心，所以經常左耳入右耳出，眨眼已忘得一乾二淨。」游天虹苦笑道。

「所以當年我不嫁你是有原因的。」甘美貞斜睨着他笑了笑。

游天虹也會心一笑道：「所以至今我仍然是王老五一名，證明你估計錯誤，喜歡看女人的男人，未必就是花心大少，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既然當年我估計錯誤，如今亦合該更正了！」

「可惜遲來三日你已是馬家娘！」

「時代不同啦，如果你仍然愛我，我可以爲你離婚，立刻離開馬元壯。」

「別開玩笑了，我雖然無兒無女，也要爲下一世修福積德。」游天虹笑了笑又問：「你找我有些什麼指教？」

「指教則不敢，相反却是有事要向你請教。」甘美貞打開手袋，抖出了一支香烟，游天虹立即爲她燃着了打火機。她抽了一口香烟，噴出了一口烟霧，然後才說：「說出來你可能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眞正要找你的人不是我，却是我的丈夫。」

「馬元壯要找我？」游天虹怔了一怔：「你可不是嚇我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與你之間的關係清白過清水，純潔過純潔，他爲什麼——」

甘美貞看見他好像演戲唸台詞一樣，也有些忍不住笑了起來。

她不等他說完就笑道：「你何必作賊心虛，我丈夫又不是找你算賬，而是有些事情求你帮個忙。」說到這裏她又斜睨他一眼，會心一笑道：「他只是在公事上求你帮忙，並非私事，你千萬不要又想歪了心腸。」

游天虹這個人有些地方顯得十分精明，但有時也很糊塗，所以他連甘美貞的丈夫到底做些什麼生意的，也未清楚。他只知道甘美貞是個很開放的女性，他們以前常常有講有笑，直至甘美貞結了婚之後才少來往。

游天虹因此問道：「馬先生是做什麼生意的？」

「他的生意很多，但主要是投資一間保險公司。」甘美貞又說：「可惜最近一年以來，他名下的保險公司虧了大本，所以他求我找你帮個忙——」

「等一等！」游天虹制止甘美貞說下去：「你完全弄錯了，馬太太。我是個吊兒郎當的三不像，做生意已是門外漢，保險公司的生意，更加是一竅不通。」

「你又弄錯了。」甘美貞道：「他要你帮忙，並非請你帮他處理公司的業務，而是因爲你的名氣；偏偏他又不認識你，偶然我們談起，他才知道我認識你。所以才決定叫我來找你談談。」

游天虹想及數年前馬元壯和甘美貞結婚時，雖然甘美貞也有寄來了一張請柬，但結果游天虹只叫人送了禮，他並沒有去參加他們的婚宴。所以他和馬元壯從未認識。

游天虹從馬元壯的保險生意連想到壞方面去，忍不住問：「你丈夫可不是被人騙了保險費吧？」

甘美貞笑道：「你真聰明，一猜就中。」

「又是公海沉船？」

「不！只是懷疑有人故意縱火。」

「爲什麼不報警？」

「警方和消防局，每次發生火警後，都循例調查一番，但却是沒有結果。」甘美貞又說：「我丈夫仰慕你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千門奇俠』，知道你最憎恨人家欺騙，所以才叫我找你談談，至於你的費用方面，一切是不成問題。」

「多謝了。」游天虹苦笑道：「我不是私家偵探，如果連警方和消防人員也查不出的事，我更加不是神仙。不過，我可以介紹一個人給你，她不但有辦法，而且她還是這方面的專才。」

「誰？」甘美貞失望之餘，惟有問道：「希望你不要令我無法回去向我丈夫交代。」

「她是一名女私家偵探。」游天虹找出了一張名咭：「她是我的女朋友張雪兒，只要你拿了這張名咭按址去找她，說出是我介紹的，不但收費不會貴，也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甘美貞無可奈何，惟有接過了那張名咭。

他們閒聊一會兒，也就離開了那一間高貴餐室。

× × ×

市長是個大忙人，任何人要約會他，也要在幾個月之前由副官安排妥當才可以，但這天中午，市長却破例臨時約晤了洗夫人。

所謂「破例、臨時」，也是幾天前才約好的，假如她不是洗東昌夫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洗東昌夫婦二人每年捐出的善欵數目，數以千萬元計算，市長亦因此對他們的印象十分深刻，何況這一次的會面，又是關乎本市聲譽與利益的，所以市長才會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與洗夫人午膳。

「借畫」成爲這次午膳的主要話題，「限制法國拔蘭地洋酒入口」，只是作爲談判的一注「本錢」而已。

市長不知道幕後另有「軍師」，對洗夫人的「天才構思」不禁也爲之擊節讚賞。自然也就即席答應全力支持她。

洗夫人十分意外，心裏自然也非常高興，因爲這是用金錢也買不到的。

與市長分別後，洗夫人首先要向胡慶安報喜。然後才叫秘書通知全體委員，召開緊急會議，希望正式通過議決案，然後才名正言順地去進行這件事。

由於洗夫人不但出錢出力，又是主席的身份，所以要通過議決案，也是易如反掌的事。何況這件事已得到了市長的首允，又有誰敢反對？

不過，當舉行全體緊急會議時，偏偏就不見了身爲幕後軍師的主角胡慶安。

洗夫人心裏有些忐忑不安，秘書則說胡慶安突然病倒了，所以無法出席會議。

會議上洗夫人也未能集中心思，議案決定了，她立即離開。

散會後，洗夫人親自致電找胡慶安。

但是，電話响了很久，仍然沒有人接聽。

洗夫人的腦海中，出現了無數的問號，胡慶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胡慶安既然病倒了，爲什麼不在家？他家裏難道沒有其他人麼？如果有，爲什麼沒有人接聽電話？

計劃是由胡慶安提出的，他可不是臨時改變了主意吧？如果他不肯從中帮忙自己，洗夫人根本對「借畫大計」沒有把握。

因此，洗夫人決定按址先去找找胡慶安。

她按址找到一幢多層大廈去，按過了門鈴，裏面竟然全無反應。

洗夫人有些心煩意亂，她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找錯了地址呢，還是胡慶安已因事突然之間離開了本市到外地去了？爲什麼他不通知她？

洗夫人心底裏有一種惘然若失的感覺，她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而且在她婚後來說，好像現在這樣子單獨摸上門來找一個男人，從未試過。要不是「借畫」這件事對她太重要，她才不會這麼樣不避嫌疑。

她心有不甘地，再按了一次門鈴。

就在這時候，隔壁一個四五十歲左右的家庭主婦，她打量着洗夫人。

洗夫人乘機問她：「請問這裏是否住了一位胡先生——胡慶安先生。」

那婦人點點頭：「是的，這兩天他好像有些不舒服呢。你找他？」

「嗯——但裏面好像沒有人。」

「他可能去看醫生吧——」

豈料話未完，門已經開了。

出現在門後的，正是胡慶安。只見他身披睡袍，睡眼惺忪，面色蒼白，滿面病容。

「對不起！」胡慶安抱歉地說：「請進來坐！」

洗夫人謝過了隣居婦人，走了進去。

豈料入到了屋子裏面，彷彿走進了一間畫室似的。

屋內只有胡慶安一個人，到處散播着一些油彩，四周擺放着的，都是一些素描，油畫和造像。

「請坐。」胡慶安拖住疲乏的步伐，走到一張桌子前面去倒開水給洗夫人，因爲他這裏連茶也沒有。

洗夫人對他說：「我來之前，曾經撥過電話給你。爲什麼沒有接聽？」這是間接解釋她爲什麼要親自找上門的最好方法。

「可能我到樓下去看醫生吧。」胡慶安這

時正打開水壺，但裏面只滴出幾滴水點，開水已經喝光了。

洗夫人這時候也剛好把視綫移過來，看見這種情形也覺得王老五的生涯的確有些可笑又可憐。她立即說道：「我不喝水，請你不要客氣！」他還是走到門角蹲了下來，把電熱水煲的插頭插上了，却又發覺煲子裏空空如也，一滴水也沒有。

洗夫人覺得不好意思，尤其是他正在病中，怎麼可以因爲她而令他忙個不了？

她立刻又走過去對他說：「不用煲啦，你剛看過醫生，還是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吧！」

「不！等會兒我也要吃藥的，沒有開水怎麼成？」他還是走進了厨房去。

洗夫人看見他疲態畢呈，担心他跌倒，於是過去接過了水煲，爲他放了一煲水之後，拿到外面來插上了電插頭。這種工作對她來說還是第一次呢。

胡慶安雖則坐在沙發上，仍然以手捧住他的頭部。

洗夫人知道他正在病中，看見這情形，叫他睡到床上去。但胡慶安不好意思，他說：「我們坐着談談吧。你和市長談成怎麼樣？」

「我找你，正是要把一個好消息告訴你，市長決定全力支持我。」洗夫人道：「我們也開過了會，除了你之外，全體委員一致通過，現在只差在我們如何進行而已，不幸你却偏偏在這時候病了起來。」

「是的，我身體真不爭氣，還要勞煩夫人到這偪促的地方來看我，令我十分難過。」

「別這麼客氣，我們既是同事，現在又是拍檔，何必說這些話？」洗夫人又說：「希望你早日康復，我們的計劃不可以拖得太耐，否則就會生變。」

「是的，我很明白你的意思，相信過一兩天就會沒有事了。」胡慶安又說：「法國領事館方面有連絡過嗎？」

「還沒有呢，一切都要等你。所以，我想知道你到底患了什麼病，要不要我介紹一個醫生給你？」

「只是有些感冒，頭有些痛。我今天才到樓下看過了醫生，也吃過一次藥，等會兒再吃已是第二次，大概不會有什麼大碍的。」

洗夫人聽到這才舒了一口氣：「本來我預算今天與你到法國領事館去，現在惟有改明天，希望你明天會康復。」

「夫人，你放心，我答應過的事，一定會爲你辦妥的。」

不久之後，水滾了。

胡慶安想勉强支持起來，但洗夫人却叫他安坐在沙發上，讓她替他去冲開水。

她平時在家裏什麼家務也不用做，現在却處處表現出女性的溫柔；她替他倒了一杯開水，自己也倒了另一杯。她想找一些凍開水混和一下，但找遍了冰箱，厨房都找不到。所以她只好等那杯開水慢慢地攤凍。她則坐下來，繼續與胡慶安聊天。

這是王老五之家，洗夫人想想就有些覺得好笑。爲了讓胡慶安振作起來，洗夫人親自侍候他服藥，表現得一派嫻淑，令到胡慶安除了感到有些甜絲絲之外，也覺得不好意思。

洗夫人在那裏足足逗留了將近兩小時，直至到胡慶安服過了藥之後，她才扶他上床休息，最後她才離開了胡慶安的住所。

洗夫人悄悄地跑到胡慶安這兒來，可能沒有第三者知道。但是，假如有人知道她紆尊降貴的跑到這兒來，好容易就會想到另外一方面去。

但是洗夫人是個敢作敢爲的女性，她只要認爲這件事值得做，她就會不顧一切地去做。只要問心無愧，人家怎麼去想她也不會計較。

也許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時至今日，洗夫人在當地社會上的名氣，已超過了她的丈夫。

下午茶的時間，洗夫人又約了一位名流太太在一間知名咖啡座見面。

名流招培的太太帶了一位懂得法國語的小姐同來。

史小姐二十餘歲，樣貌平平，但身裁健美，早年曾在法國留學，所以她的衣着，作風以及化粧等等，全是法國作風。

招太太因爲在電話中知道洗夫人需要一位懂法語的人協助借畫工作，所以就把這位史蒂拉帶來這裏介紹給洗夫人認識。

史蒂拉是一位時裝設計師，所以在衣着方面十分趨時，也非常惹人注目。洗夫人見了她就很欣賞。招太太介紹她們認識之後，雙方也談得投契。

招太太是上流社會中的長舌婦，一向口沒遮攔，所以在介紹過雙方認識之後，就開玩笑地問洗夫人：「不是有個很年青英俊的藝術家帮你麼？」

洗夫人順口問道：「你指誰？」

「就是那個姓胡的，你何必裝蒜？許多太太都不約而同的對我說，在好一些公衆場所見到你們出雙入對的，說你似乎對他不錯呢。」

洗夫人苦笑一下：「是嗎！」她心裏却想，我要怎樣就怎樣，關你們這班八卦婆屁事麼？你們這班人只會逛公司，花丈夫的錢，閒來就說人長，道人短，對社會可以說全無貢獻，只不過是一條蛀虫而已。

表面上洗夫人不惱不怒，但心底裏却產生了反感。她這個人就是這麼樣極具反叛性，故此她輕輕一笑後，又說：「他病倒了，所以我不想他太過勞，讓他好好的休息幾天。」

「噢！你真會爲他設想啊！」招太太又瞪住洗夫人會心大笑：「怪不得你要我另外介紹史小姐帮你了。」

史小姐這時也忍不住搭訕着問：「兩位所講的『姓胡的藝術家』，可是胡慶安？」

「嗯！對了！你也認識他麼？」洗夫人出奇地反問。

「不！我絕不認識他，但這個人給我的印象却相當深刻。」史蒂拉道：「記得有一次我在法國巴黎的街頭上散步時，發覺一大班人圍在街上的一旁，當時我還以爲有人拍戲，於是也擠進人羣中參觀，原來是賭國皇妃在那兒呆立，讓一位年青畫家替她造像，你猜那位畫家是誰？」

招太太在旁已忍不住插嘴問道：「難道是我們這位英俊小生胡先生麼？」

招太太說話時，正是表情多過動作，她一邊發出了會心的微笑，一邊又瞪住洗夫人看看她有些什麼反應。

洗夫人心裏生氣，只是沒有表面化。她心裏又想：這算是什麼？我的事根本不到你去管，即使我丈夫也管不了，何況是你這一類長舌婦人！

所以洗夫人故意對史蒂拉道：「如果那位替賭國皇妃造像的畫家就是胡慶安的話，這也正好證明我的眼光可真不錯啊，他不愧是個人才。」

史蒂拉道：「你兩位都猜中了，那位畫家正是胡慶安。」她又問道：「你們可知道我當時怎麼想？」

招太太吃吃笑道：「可是恨不得他就是你的男友？」

「不！」史蒂拉瞪了她一眼：「我當時只覺得，很慶幸是個中國人，至於他是否我的男朋友，我反而不去計較啊！反正當時我已享受到這一份光榮！」

「嘿！這有什麼了不起？」招太太又唱反調：「羅馬、巴黎這些地方，經常都有這一類乞丐似的街頭藝術家出現，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東方人而已。」

「我不同意你的見解。」史蒂拉面色一沉，表示她的反感：「在羅馬、巴黎這些歐洲古老城市中寫生的街頭藝術家、畫家等等，的確很多很多，但是有辦法令到賭國皇妃欣賞的，恐怕沒有幾多個。何況她不是偶然站立下來，參觀胡慶安繪畫，而是在雷尼爾王子的陪同下，在巴黎警察和法國密探的嚴密保護下，做了他的模特兒，這件事就絕不簡單了。」

洗夫人一直不作聲，但聽到了這裏，也忍不住幫腔道：「是的，史小姐，我萬二分同意你的高見，這也是我們身為皇帝子孫的一份光榮！」

招太太自討沒趣。

但無論如何，經此一役之後，洗夫人對胡慶安的印象更佳，也更加深刻。同時她也決定聘請史蒂拉做她的法語翻譯，以便進見當地的法國領事。

洗夫人利咪咪與史蒂拉約好了時間，下次見面時便一齊到法國領事館，然後就與招太太和史蒂拉分手。

利咪咪撥了一個電話到她丈夫的辦事處去，但她丈夫洗東昌到機場去送飛機還未回來。本來她想返家去，但忽然心血來潮，又獨自駕車去看胡慶安。

胡慶安的病已經好了許多，他正在廚房煮米粉吃，洗夫人利咪咪看見了，又忍不住動手替他煮。

當胡慶安正在客廳裏吃米粉時，洗夫人利咪咪有空去仔細欣賞散佈在各處的油畫。

在一幅風景畫的後面，利咪咪發現一幅裸女像，圖中所繪畫的海棠春睡之態，那女子的裸體綫條是美得叫人心動。

利咪咪再細看那畫像的面部，却又感到無限的驚奇，原來那面譜竟分兩半，左邊一半很像當今最紅的女明星花花。右邊一半却似曾相識。

在這刹那間，利咪咪忽然感到粉頰通紅。她終於看出了那右邊的一半臉孔竟然會是她自己。

這是怎麼一回事？

胡慶安立刻走過來，將那幅原來遮揩住裸女像的風景畫，再移到裸女像前面去掩飾。

胡慶安一邊又苦笑道：「不要看了，這些都是很失水準之作！」

利咪咪却堅持要看那裸女像，同時又問：「這是你的近作麼？」

「嗯——」胡慶安不好意思地，笑得十分尷尬：「這雖然是我的近作，但左改右改，終於改壞了。」

利咪咪再細看清楚，那「似曾相識」的另一半，的確正是她自己。所以她忍不住問：「這是你的構思，還是用眞人做模特兒的？」

「本來是用眞人做模特兒的，但畫好了之後，我發覺有另一個女人的面部輪廓，美得有如天仙一樣，所以我決定把面部修改。」

「但是現在，豈不是變了三不像麼？」

「是的，不過，讓我病好了之後，我一定會把它改好為止。」胡慶安說着，又把裸女像移到後面去，不讓利咪咪看下去。彷彿担心她再多看一眼，就會看穿了其中秘密似的。

其實，利咪咪已看出了另一半正是她自己。所以她才有此不服氣：「你挑選這模特兒，是否認為她的身裁已是一流？」

「不！這本來就不是我挑選的。」胡慶安道：「她要我替她造像，供她掛在香閨內。但畫好之後，她不喜歡這睡態，要改為坐姿，所以這一幅，我只好留回給我自己欣賞。」

利咪咪心裏想：連當今最紅的女明星花花也請他繪畫全裸油畫，可見此人眞不簡單。

不知怎的，利咪咪忽然又感到有些妬忌。

本來她就是沒有這種資格，第一，她本身是個已婚的女人。第二，她與胡慶安又不是情侶。他怎麼可以妬忌人家呢？

然而感情上的事情，有時也眞奇妙，利咪咪當時就有這種感覺。

再從另一角度想：胡慶安為什麼要將這一幅「留回自己欣賞」的畫，改了她的面譜？他眞的這麼欣賞她那一份美艷麼？

想到這裏，她的心兒不禁砰然而動！

她表面上却保持着冷靜，笑了笑，道：「你只不過在玩砌圖遊戲而已，並非在繪畫。如果我是你，我會把你最欣賞的女人，請她做模特兒，繪畫一幅完整的裸女圖，相信比這一幅更為完美。」

胡慶安當然也聽得懂她這句話的意思。他苦笑一下，道：「我心目中的確有個被我認為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

他故意頓了頓！

她却忍不住含笑盈盈地問：「誰？你心目中認為最美麗的女人是誰？」

「嗯——」他有些尷尬地瞥了她一眼，然後又避過了她的視綫，垂下頭去，再搬了另一幅油畫過來，將那裸女圖遮得更周到。

胡慶安又訥訥地說：「世界上的事，很難有十全十美的，雖然憑我眼光，極之心儀我心目中的女神，有着比這畫中的女人更迷人的身段，但是——」他苦笑搖頭：「可惜我這位心目中的女神，永不可能成為我的模特兒。」

利咪咪反問道：「你又未試過，怎麼知道不可能？」

「我儘管還沒有機會向她提出這種要求，但是，我已可以肯定，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未嘗試過的事，我以為你不應該隨便下定論的！」她含蓄地笑了笑，「為什麼你不試試？」

「何必呢？明知不可為而為的事，我是不會做的。」

「我喜歡藝術家，是因為藝術家最富於幻想；我喜歡你，也正是由於你富有這種性格。」利咪咪道：「就像我們向羅浮宮借畫這件事一樣，明明是不可為的，為什麼你却主張我去試試？」

「嗯——夫人，我並非故意反駁你，而是兩件事，不可拉在一起談啊！」

「為什麼不可以？沒有幻想，就永遠沒有行動；沒有行動，它如何會變成事實呢？」

「我剛才所講的女子，比女神更高貴，在我心目中，她不但神聖不可侵犯，甚至我不敢多望她一眼。」

「那只是你太過自卑，事實上人與人之間，基本上應該是平等的。」利咪咪又再問他：「你是因為她太過富有麼？」

「不！如果你這樣想，你就太不了解我了。我雖然不是很有錢，但也不是很窮；錢有時對我並不太過重要。我是藝術家，藝術家總有他的藝術家脾氣。我所講的女子雖然很富有，但那只是她丈夫的事，其實金錢只是影响了她本身的形象；我喜歡她，是因為她那一份無法形容的冷艷氣質；我不敢對她有任何非份之想，只是因為她是個有夫之婦。」

「嗯——」洗夫人利咪咪怔了一怔！

在這刹那間，她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奇異感覺。她一方面明知胡慶安所講的「有夫之婦」正是她，另一方面，他又要故作不知，以免雙方尷尬。

室內有過片刻的沉默！

胡慶安故意將話題扯開：「跟法國領事約好了麼？」

「這件事，我會帶人去辦的，你不必掛心。」利咪咪道：「你好好的休養好身體，說不定我還要你陪我到法國去啊！」

「相信再過三兩天，我一定會沒事的。」胡慶安微笑道，「我答應過你的事，我一定要辦妥。」

「你身體不適，應該要好好的調養，我反正要你的腦袋，不一定要你親自出馬。何況我已經請了一個法語女翻譯，原來他在巴黎街頭也見過你。」

「噢！她是誰？」

「史蒂拉小姐。」

「嗯——」胡慶安很認眞地回憶，最後還是皺眉搖頭：「我的記憶中，並不認識這位小姐。」

「你不認識她，也不足為奇的，因為她也只是偶然見過你在巴黎一處街頭，替賭國皇妃嘉麗絲姬莉繪過畫像而已。」

「噢！那大概是兩三年前的事了。」胡慶安忽然面色一沉：「說起來，我心裏十分難過，像皇妃那麼漂亮的女人，心腸又那麼好，偏偏却死得那麼快。」他輕輕嘆了一口氣！

「是的，最近她在車禍中死去了！」利夫人搖搖頭感慨地說：「難怪人家都說，紅顏多薄命！」

「說起來，也眞抱歉，我與她雖然不是知交，到底也有過一面之緣；最低限度，他們夫婦對我還眞不錯。他們的寢室之內，還有我的畫——那是我在巴黎替她畫的一幅油畫。但是，這次她不幸喪生，我不但沒有前往致祭，連花圈也沒有送一個，就只花了一些錢，打過一封電報向她丈夫致慰。這件事，使我心裏仍不舒服。」

「算了，人反正總要死一次的，只不過她的死比較意外一些而已。」利咪咪又故意說：「你幾時也替我繪一幅畫像？」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幾時都可以。」

「那麼，我們一言為定了！」她竟然含笑盈盈地，伸出了她的手來，跟他握了一下。

就在這刹那間，他們兩隻手的接觸，就有如觸電一般，四目交投，彷彿電流互通一樣，彼此都互相瞪住了。

她感到一陣溫暖，但也感到一陣驚懼！只因為她不但是個有夫之婦，也是個名流之妻；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却無法掩飾內心那一份喜悅之情。

他們互相凝視了好一會兒，她才警覺地把她的手縮了回來。

他也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

「對不起。」他訥訥地說。

她當作沒有聽到：「我要走了。」她故意對他笑了笑，而且笑得很甜，以免他的內心難過：「明天，我會再來看你，也許，屆時會把我和法國領事的談判結果，給你帶來一個好消息。」

說完，她揮揮手，轉身走了！

他儍呆一旁，瞪住她的背影在門際消失，好一會兒仍未回復正常。

就在這時候，一陣電話聲把他從幻想的境界帶回來。

他急忙過去接聽：「誰？」

「怎麼啦？」一個男子的聲音，沉聲說道：「我剛看見她走了。進度如何？」

「很緩慢，急不來。」他訥訥地說：「你那邊呢？」

「一切依原定計劃進行，看來一切十分順利。」

「那麼，以後不要隨便撥電話來了，我有事自然會找你的。」

「有什麼要我們帮你麼？」

「不！不用啦。」胡慶安道：「你們如果一個不小心，隨時都會前功盡棄！」

「嗯！好吧，我們一定看你的手腕了。」

「我明白的。我會盡力而為。」

電話掛斷了，胡慶安却呆在一旁，百感交集，思想頓時變得十分混亂！

他有許多苦衷，可惜無人可以傾訴！他明知被人利用，可惜他偏偏又無法可以逃避。

這明明是演戲，但却難免戲假情眞。以後怎麼發展，沒有人知道，包括了他自己。

× × ×

另一方面，洗夫人利咪咪帶住一顆熱烘烘的心，返抵家中。

出乎意料之外，她的丈夫正在客廳裏等她回來。

洗東昌是個大忙人，有時晚上也非到午夜後，難得見到他。

當時他正在閱讀一份晚報，看見妻子回來，忍不住開玩笑地說：「洗夫人，你的名氣快要大過你的丈夫了。報紙上面，幾乎每天都會提到你。下年度的授勳典禮，肯定有你的份兒啊！」

利咪咪在他身旁坐了下來：「我在外面拚命出風頭，還不是為了你麼？」他側過身子去，吻了他一下：「在這個地万混，有了錢就要爭取機會多做一些對社會有益、有意義的事。這樣你才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去賺更多更多的錢。」

「是的，說起來，我眞要感謝你啊！我為了處理業務，以及應酬商場上的朋友，所餘時間無多，能有你這麼一個賢內助，我的確應該感到驕傲。」

「你不怪我替你在外面散大量金錢麼？」

「怎麼會呢？只要是值得，正如你剛才所講，以後我們還可能賺回更多呢，何況我現在已有太多的錢了，散一些出去做善事，又算得了什麼！」

「但是有件事你可能沒有想到——」

「什麼事？」

「我整天在外面接觸一些男人，你不担心我們的感情發生變化麼？」

「嗯——」洗東昌怔了一怔！

當時客廳裏只有他們兩夫婦，下人們都在裏面。通常他們不召喚下人，他們是不會闖出來的。

洗東昌想了想，就忍不住笑道：「夫妻之道，在乎信任，何況我們結婚也有好幾年了。要變早就變了，可不是嗎？」

「是的，但是有時環境上的變遷，很難預料。」利咪咪往沙發上一攤，伸直了腰，嘆氣道：「我們日間各有各忙，有時連晚上見面的機會也少得很。許多時你回來時，我已經睡入夢鄉。」

「我也想過這問題了，所以我很希望你早日為我養一個孩子，那樣我們就不會太過寂寞。」洗東昌把手上的報紙扔過一旁，側過身子來，用手捧着她的頭，擁吻着他的妻子，然後又在她耳畔低語道：「以後你不要再服食避孕丸了，好嗎？」

「嗯——」她忸怩地推開他。

「有了孩子之後，你心靈就有了寄託，就算我不在你的身邊，你也可以對住他，不會寂寞。」

利咪咪輕輕嘆息道：「孩子只可以給我們帶來生氣和希望，他怎麼可以代替你呢？」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樓月香私自離開天武牧場去找秦玉驄，輕騎走在小路上，遇上排敎、雙獅堂的人攔截，正想厮殺，忽然來了兔眼兒郭勝，自願為月香作保鏢，將這批人趕走，後來來到高鎮，見到橫七豎八的屍體，找到一個老頭兒追問，才知是遭排敎、雙獅堂的人屠殺，來到天武牧場賣馬的店子看見五具屍體並排在桌子上，原來牧場弟子高雷等五人也遇害，每人身上都插着兩柄刀，刀柄上刻有排敎，雙獅堂的字樣，從老頭兒口裏得知秦玉驄飛馬衝出重圍，避過厄刦，此時郭勝發覺一輛木頭車子藏着排敎、雙獅堂兩個暗探，捉住查問，知道他們都趕去蘇州……

神醫療傷毒　兵分三路走

月香一怔道：「什麼意思。」

郭勝說道：「這種小嘍囉當然又是一兩一個，我是絕不會坐地起價，乘人之危的。」

月香苦笑道：「想不到你這個人眞的這麼市儈。」隨即拿出二兩銀子拋過去。

郭勝一把接過一面道：「我只是知道女孩子小心眼，一起計算又難免心痛。」

「錢銀身外物，我才不會像你那樣斤斤計較？」月香鼻子哼了一聲。

郭勝笑應道：「你是初出茅廬，還未知道錢銀的好處，不過，跟着我你總會知道的。」

月香道：「到現在為止我只知道，除了你之外，沒有第二個是那樣的。」

郭勝道：「那是因為我老實，從來都不會加以掩飾，不像別的人，面上總是戴着一個假面具。」

月香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眼，沒有作聲，郭勝接道：「看來我們得起程了。」

月香失笑道：「我以為你會等那些雙獅堂的人趕來，再賺百來二百兩銀子。」

郭勝道：「現在你知道我是怎樣殷實的一個商人了。」

月香嬌笑不絕，有如春花乍放，郭勝好像這才看清楚月香是這樣美麗，怔在那兒。

月香沒有在意，也沒有多說什麼，飛騎疾奔了出去，郭勝又好像如夢初覺，緊跟在後面。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蘇州杭州所以被稱為天堂，完全是因為這兩處地方足以代表江南的富庶和美麗，以及中國歷史上人物的淵藪。

蘇州就是吳縣，周朝初年為太伯的封邑，從古巳享盛名。城內最吸引遊人的地方當然是那一串有名的園林，如留園，滄浪亭，環翠山莊，獅子林……。

三絕書生現在也就在留園內。

這座留園據說原就是他的產業，建築得非常精美，好幾處的四面廳戶大都面臨荷花池，羅列假山奇石，作為全園的中心，而從中心散發出各種參差錯落的亭台樓閣和曲折的小橋，在高處看來就像是一朶花，團簇着花蕊，展佈着花瓣。

試從園中的涵碧山房向前展望，朱樓碧樹掩映，簡直是一幅宋元工筆畫本。

最大的一塊太湖石也給搬到來這裏，有兩丈多高叫做冠雲峯。

這都是三絕書生的傑作。

三絕書生本姓柳，以暗器，易容，醫術為三絕，但到過留園的人都認為三絕書生應該叫四絕，再加上土木建築一絕。

對這些三絕書生並沒有太多的表示，他雖然是一個江湖人，却絕足江湖，前後巳經有十年。

他的暗器易容到底怎樣絕，巳變成傳說，沒有人清楚，也沒有人能够將他這兩絕迫出來，這十年以來他只是在醫術方面表露他的才華。

許多羣醫束手，認為無可救藥的絕症到了他手上，都能够藥到回春，不能人道的州官在他悉心調理之下龍精虎猛，簡直將他當做神仙般。

蘇州城中的官員幾乎都受過他的恩惠，所以他在蘇州的地位簡直穩如泰山，留園也就建在幾個大官員私邸的當中，距離衙門也沒有多遠。

也所以絕少人敢到留園惹事，對於這件事雙獅堂排敎的人當然都很清楚，他們能够做的只是遙遙將留園包圍起來，嚴加監視。

與之同時，天武牧場的人陸續到來，光天化日之下，進入留園。

附近都是繁盛熱鬧的街道，排敎雙獅堂的人雖然辨認得出來，却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採取行動，也許他們的勢力巳經大到可以攻城掠池，他們却從來沒有想到這回事，在大城鎮中始終有很多的避忌，這也就是江湖人的所以叫江湖人。

他們在留園附近監視的人也不能太多，往來蘇州的客商不少，大都是住在客棧，他們能够租到的房間實在有限，而除了客棧他們再也找不到其他地方。

也所以，他們所用的全都是好手，人數雖然並不多，却能够完成發揮作用。

秦玉驄才到達，他們便巳經發覺，這之前，他們多少也巳有了一些消息。

在進城之前，秦玉驄亦巳經有消息，知道留園附近是怎樣情形，天武牧場的弟子一樣消息靈通，在進城之前便與秦玉驄取得聯絡。

他們是一行五個人進來，直奔留園，完全不將附近監視的排敎雙獅堂弟子放在心上，當然是算準了排敎雙獅堂的人不敢公然有所行動。

進了留園秦玉驄才鬆過口氣，策騎直奔涵碧山房，三絕書生也就在那裏等着。

他的年紀看來並不大，不過三十許，英俊而瀟洒，打着一柄描金摺扇，到底是經過易容還是本來眞面目沒有人敢肯定。

語聲也一樣年輕，據說易容的技術包括聲音在內，易聲的最高境界是將發聲的器官改變，使發出完全不同的聲音來。

只是自出現留園以來，他一直都是這個樣子，應該就沒有問題的了，易容對一個易容高手來說儘管很簡單，每一天都要化裝成完全相同的模樣，到底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這也是秦玉驄的第一次見三絕書生，他沒有考慮到易容的問題，只担心三絕書生的安全，還有對於那種毒烟是否控制得來。

留園的防衞措施應該是絕沒有問題，一路走來，都有天武牧場的弟子逡巡。

秦玉驄這也是第一次發現天武牧場的弟子行動如此敏捷。

三絕書生雖然是書生稱呼，書生裝束，言談却是簡單俐落，完全沒有一般書生那種迂腐。

「那種毒是不能夠化解。」秦玉驄担心的就是這件事，三句不到，不由提出這個問題。

「只要是人弄出來的東西，就會有人想出化解的藥方。」三絕書生的回答非常輕鬆。

秦玉驄道：「可是……」

三絕書生笑截：「若是有人說不能够，只是這個人對藥物的認識還未到家。」

秦玉驄聽到這裏，完全放下心來，也不再問了，一個人這樣自信，又素負盛名，當然有他的一套，最低限度到現在還沒有失過手。

三絕書生接道：「那種毒一出現我便已經在意，三個月之前，總算找到一個中毒發作暴斃的屍體，雖然還未完全清楚那種毒的成份，性能巳能夠確定，也巳有了三種阻止毒性蔓延的方法，要將毒迫出來，不錯到目前辦法只想到一種，暫時應該足够了。」

秦玉驄喜形於色。「先生果然名不虛傳，家師這一次有救的了。」

三絕書生道：「應該有的，但若非場主那一身內功修為，能够將毒性暫時迫住，遠水不能救近火，也是沒有用。」

秦玉驄忙問：「先生什麼時候可以動身？」

三絕書生道：「能够動身，什麼時候都可以。」

秦玉驄道：「天武牧場的弟子就是拚了命也要將先生送到牧場去。」

三絕書生笑了笑。「你大概不知道排敎雙獅堂的人經巳傾巢而出。」

秦玉驄點頭。「毒烟就是他們弄出來的東西，他們存心要毀滅天武牧場……」

三絕書生又截道：「這我是管不到的了，目前我們要做的也只是如何突圍離開這地方，盡快趕到天武牧場去救人。」

秦玉驄沉吟不語，三絕書生笑接道：

「你看也是一個聰明人，只是關心則亂，沒了分寸。」

秦玉驄一怔道：「先生這樣說，是必巳經有離開的辦法。」

三絕書生道：「我這兒有一條地道，但出口還是在排教雙獅堂等人的監視範圍內，我的意思是，分兩路離開，其中若是有引起他們的注意，或者巳經被他們發覺，索性就明着離開，將他們引到另一處，而另一路則乘機趕赴牧場。」

秦玉驄立即說道：「那我去將他們引開。」

三絕書生搖頭道：「沒用的，他們的目標不是你，是我。」

秦玉驄目光一閃，道：「先生的意思是……」

三絕書生道：「當然是由我引開他們。」他笑笑接道：「你當然巳經想到我的三絕。」

秦玉驄道：「先生是要找一個人易容，然後先生以另一種身份離開這地方。」

三絕書生笑問：「這是你的意思？」

秦玉驄點頭道：「天武牧場的弟子中應該有一個與先生的身裁相似。」

三絕書生接道：「那再由天武牧場的弟子一旁保護，應該可以暫瞞過去。」

秦玉驄道：「還有我在旁邊，再裝模作樣，他們應該不會懷疑的了。何況在發現我們的行踪後，巳經够他們震驚，倉猝間那裏來得及再判斷眞僞。」

三絕書生道：「儘管這樣，爲了確保安全我們還是再多分一條路。」

秦玉驄詫異問道：「又是怎樣的？」

三絕書生道：「我將一箱藥物交給你，由你帶着從另一個方向回天武牧場。」

秦玉驄道：「那是什麼藥物？」

三絕書生道：「當然就是化解那種毒的，那種毒雖然厲害，但既然吸入不多，場主的內功又好，有牧場兩位大夫相助，便是那份藥物應該可以解決大部份問題。」一頓接道：「這是以防萬一我也被識破身份，給截下來，也有你及時趕回去。」

秦玉驄道：「先生的意思是替身一路，先生一路，我一路……」

三絕書生道：「替身的一路我也準備一盒藥物給他們，那就是他們完全看破我們的計劃，集中搜捕我們二人，還有這一盒藥物可用。」

秦玉驄道：「很好，問題只是在牧場那兩位大夫，不知道他們懂不懂使用那些藥物。」

三絕書生點頭道：「次序成份不錯要準確，這我巳經準備了一張處方，封在箱子內。」

秦玉驄道：「先生巳經準備好了！」

三絕書生笑笑道：「一個心思不够冷靜愼密的人根本不適宜做一個大夫。」

秦玉驄點頭，又放下一重心事，接問：「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動身？」

三絕書生道：「現在也可以。」

秦玉驄立即道：「現在動身好了。」

三絕書生看看他搖搖頭。「到底是年青人，一股衝勁，完全不考慮到其他。」

「其他什麼？」秦玉驄接問。

三絕書生道：「你長途跋涉到來，雖然還支持得住，相信巳經很疲倦的了，不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動身，就是能够支持下去，各方面的反應亦很難保持原有的靈活，在這種情形你以爲是否適宜去做一件那麼重要的事情？」

秦玉驄怔在那裏，他不能不承認三絕書生說的實在是道理。

三絕書生接道：「你這就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到我認爲你適宜動身的時候，我自然會讓你動身的。」

秦玉驄欲言又止，三絕書生笑接道：「我若是連一個人的精神狀況也看不出來，也不用去替人醫病了。」

秦玉驄當然只有接受三絕書生的提議，事實他身心亦巳非常疲倦，只是一般熱血支持到現在，這若是動身，再遇上雙獅堂排教的截擊，無論如何都難以冷靜的去應付，現在他的思想巳有些遲鈍，就是體力亦未必能够支持多久。

三絕書生給他安排了一份豐富的飯菜，其中一盅藥湯說是有寧神安腦，滋補元氣的作用，他喝下不久，腦袋却昏昏沉沉，只是想睡覺。

三絕書生安排給他休息的也是一個很舒適的地方，這一覺睡下來，他就像一個死人，完全不省人事，一直到六個時辰之後，醒來的第一個感覺，却是前所未有的清醒。

沒有人驚動他，派來侍候他的人也是在他醒後叫到才現身。

他們侍候他梳洗裝束妥當，又用過早點，才將他送到涵碧山房。

這時候三絕書生，十幾個天武牧場的弟子已經等在那兒，還有一個老蒼頭。

那個老蒼頭鬚髮俱白，全身上下並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外表怎樣看也只是一個普通的老頭兒，現在唯一特別的也只是他竟然坐在應該是三絕書生坐的位置，三絕書生反而立在他身旁。

秦玉驄很自然的來到三絕書生之前，正要施禮，那個三絕書生巳然急急道：「大師兄，我是趙安——」

秦玉驄一怔，那個老蒼頭便道：「你有什麼事要跟我說？」

這聲音却是三絕書生的聲音，秦玉驄恍然大悟，驚歎說道：「先生的易容技術眞是……」

三絕書生笑截道：「任何稱讚的說話我都聽過了，我相信你也不會說出一句我從未聽過的來。」

秦玉驄苦笑一下，道：「是不是我來遲了，阻延了大家？」

三絕書生搖頭道：「時間方面若是有問題，我會着人去弄醒你的。」

秦玉驄頷首道：「在夜間動身離開的確反而不便，只是天亮巳有一個時辰，大家顯然都巳經準備好，隨時可以動身。」

趙安插口道：「我們才到來不久。」

三絕書生道：「太早動身我們也一樣並無好處，再過半個時辰差不多的了。」

趙安道：「我們是不是出去隨便找一頂轎子？讓監視的人看見我坐進去？」

三絕書生道：「這一看便知是故意，對方非獨不會上當反而更加小心監視。」

趙安還要說什麼，秦玉驄巳道：「趙師弟，先生早巳經作好安排的了。」

趙安道：「我們也只要先生明白，天

武牧場的弟子爲了牧場，爲了師父，巳隨時準備拚命。」

三絕書生道：「大家怎樣的一種心情我完全明白，我却是絕不會要你們胡亂送命。」一頓目光回到秦玉驄面上。「你現在覺得怎樣。」

秦玉驄道：「從未有過的清醒……」

三絕書生道：「極度疲勞下得到足够的休息，人通常都是特別清醒，那盅藥湯內還有幾種藥物，若是分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混合在一起，作用與千年野生老參並無分別。」

秦玉驄驚歎道：「先生的醫術果眞是巳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三絕書生淡然道：「這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一般學醫的人不肯下苦功，下苦功的又愛鑽牛角尖，又或者心不够精細。」

秦玉驄道：「以晚輩所知，這也實在不是一種容易做得好的學問。」

三絕書生道：「主要是太麻煩，沒有耐性的人根本很難從中找到興趣。」一頓道：「我們還是談談一會要做的事情。」

所有人立即集中精神看着三絕書生，一會三絕書生才道：「這兒有一條秘道通往隣街劉員外府第的內堂，所謂劉員外，其實是我的化身。」

秦玉驄他們到底都不是笨人，立即明白是什麼回事，三絕書生接道：「任何人難免都有仇敵，我當然也不例外，所以準備了這條秘道以備不時之需，只是這雖然秘密，排教雙獅堂的人亦應該清楚我是怎樣的一個人，監視的範圍必然相當廣闊，而留園附近一帶，都是官宦人家的府第，平日出入的人並不多，他們只要監視的工作做得好一點，又仔細一些，並不難發現其中秘密。」

秦玉驄道：「我們分三路走……」

三絕書生道：「所以分三路主要也就是分散對方的注意力，希望其中有一路成功，當然，三路都能够成功是最好的。」

趙安插口道：「先生放心，我們無論如何也絕不會埋怨。」

三絕書生目注趙安點頭道：「一會到了那邊府第的內堂，你們一夥便由正門離開，你不必故意作態，一切順其自然，轎子巳經在那邊準備妥當，你們需要改換的衣服亦巳經齊備，我的人也自會替你們打點。」

趙安道：「我只須坐在轎子裏，其他什麼都可以不管？」

三絕書生笑道：「若是遭遇襲擊，你當然要從轎子裏殺出來，跟來敵殺一個明白。」

趙安失笑道：「這個我却是懂的。」

秦玉驄看着二人，由裏佩服，這二人都是經過易容化裝，表面都完全看不出來，談笑自然，與一般人並無分別。

三絕書生接道：「你們遭遇襲擊的可能性很高，我雖然不是天武牧場的人，但相信亦可以在這裏暫時作主，誰若有什麼放不下，不想冒這個險，可以提出來，我絕不會留難，而且會讓他離開。」

沒有人作聲，趙安等了一會才大笑道：「好兄弟，我們要讓排教雙獅堂的人知道天武牧場的弟子都是男兒好漢。」

三絕書生點頭道：「天武牧場有這種弟子，又何懼什麼排教，什麼雙獅堂？」

趙安接顧秦玉驄。「大師兄，先生的安全交給你了。」

秦玉驄一怔，三絕書生巳道：「我還沒有時間跟他們細說清楚。」

趙安忙問：「不知道先生還有什麼吩咐？」

三絕書生道：「這一次我們是分三路離開。」

秦玉驄接道：「你們一路，我一路，先生又是一路。」

趙安道：「那麼先生的安全……」

秦玉驄道：「我跟先生走在一起，反而會惹起排教雙獅堂的注意。」

趙安道：「大師兄可以易容……」

秦玉驄搖頭道：「我就是要以本來形像出現，若是被他們發現而他們又以我爲目標，先生的安全應該絕無疑問。」

趙安動容道：「大師兄……」

秦玉驄截道：「大家師兄弟，什麼也不用說了，總之盡心盡力將藥送回去。」

趙安點頭道：「只要是救得師父，那一個將藥送回去也一樣。」

三絕書生隨即拿起放在旁邊几子上的一個盒子，仔細的以錦布裹上交給趙安，道：「這一份是你的。」

趙安一面接過來，一面道：「誰要拿走這個包袱，先要拿走我的命。」

「還有我們的！」其餘天武牧場的弟子齊應一聲。

三絕書生點點頭，拿起另一個盒子，也是仔細的以旁邊的一方錦布裹好，交給秦玉驄，道：「這兩個盒子只要有一個送到天武牧場，場主的性命都絕不會有問題。」一頓一歎。「我本可以抄寫數十條藥方給你們送回去，可惜有數種藥物是我在這兒培植出來，惟獨我這兒才有，只是拿藥方回去，一些作用也沒有。」

秦玉驄不由問道：「全都在這兩個盒子內的了。」

三絕書生搖頭道：「我這兒培植甚多，但連同其他藥物，只能够配得三份，我會帶着其餘的一份上路。」

秦玉驄輕歎一聲。「這三份若是都不能够送到去，這兒便是還有藥可用，往返費時，家師只怕等不到這麼久。」

三絕書生道：「有我在，要將毒性發作的時間延長，並不成問題，所以必要時，我會將藥物棄去，這麼大的箱子，有時的確是一種負累。」

秦玉驄頷首道：「先生也只是一個人上路。」

三絕書生道：「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方便，我方面你們倒不用担心，要殺我，不是一件易事。」

秦玉驄沒有忘記三絕書生的另一絕。

——暗器！

三絕書生接道：「你們見過我的暗器相信會比較放心，可惜我的暗器不是拿來表演用的。」

江湖上傳說，三絕書生的暗器除非不出手，否則必一擊致命。

見過他的暗器的據說都已變成死人。

× × ×

秘道的進口就在涵碧山房，直通劉員

外府第的內堂，建造得非常完整，空氣流通，花費的人力物力固然大，設計的精巧更是不在話下。

那邊早已準備好轎子，秦玉驄那匹千里龍駒亦早已給牽到那邊，體力也絕無疑問完全恢復。

趙安易容的三絕書生上了轎子，隨即在十八個天武牧場的弟子護送下由正門離開，他們都已換過家丁護院的裝束。

與之同時秦玉驄輕騎亦自後門離開。

化裝成老蒼頭的三絕書生目送他們離開內堂，並沒有動身，反而從秘道回去留園。

到底他又打什麼主意？

× × ×

雙獅堂排教的確傾巢而出，金銀雙獅與排教教主木天行都來了。

他們總算有了一間完全屬於他們的客棧，除了掌櫃小二，整座客棧所住的都是他們的人，却是以不同身份裝束住進去。

有關留園的消息都是送到這裏來，之前都是天武牧場的弟子進去的消息，一直到秦玉驄進去之後，便完全平靜。

金銀雙獅木天行當然吩咐監視的弟子更加小心，秦玉驄是所有進去的人中最重要的一個，在他進去後，三絕書生也應該有所行動的了。

監視的範圍非常大，除了考慮到留園可能有秘道外，還因爲留園附近大都是官宦人家，他們的行動不能太明顯。

從劉員外府第正門離開的一行很快便被發現，也很快便被認出來，他們雖然改變了裝束，却沒有改變容貌，排教雙獅堂派去監視的都是好手，這所謂好手當然包括身手敏捷，目光銳利，記性過人。

秦玉驄也差不多同時發現了。

× × ×

「秦玉驄是從劉府後門離開的。」

木天行只是問：「他身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比來時背後多了一個錦布包袱，看形狀那之內應該是一個盒子。」

木天行接問：「沒有別的了。」

那個來禀告的弟子搖頭，金獅隨即道：「東西會不會就在那個盒子內？」

木天行道：「亦未可知。」

金獅道：「秦玉驄馬快，幸好我們在城外的兩條路上都埋伏了人。」一頓接問另一個弟子：「你們那邊又怎樣了。」

那個弟子禀告：「十八個天武牧場的弟子擁着一頂轎子從劉府的正門出來。」

「又是劉府。」金獅追問：「可知道轎子內坐的是什麼人？」

「看不到。」那個弟子接道：「那些天武牧場的弟子亦沒有什麼表示。」

金獅嘟喃道：「以常理推測轎子裏的人應該是無足輕重，但他們若是受命不動形色，那相反就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人。」

銀獅道：「會不會就是三絕書生？」

金獅道：「沒有別個的了。」

木天行道：「轎子慢，我們先攻轎子，再追截秦玉驄。」

金獅道：「好主意，城外埋伏的人應該可以將秦玉驄暫時留下來，只要他們聽從我的吩咐，先殺馬，再殺人。」

銀獅插口道：「經過上一次的教訓，他們應該知道怎樣做的了。」

木天行道：「秦玉驄携帶的那個箱子可要他們小心，萬一弄破了……」

銀獅大笑道：「那可是同歸於盡。」

木天行笑不出來，搖搖頭道：「我已經千叮萬囑，小心他們身上帶着的任何東西。」

金獅道：「這件事倒是麻煩得很，不過秦玉驄自己相信也會小心。」他看看銀獅，接道：「就是弄破了那個箱子，死的也只是我們的人。」

木天行點頭道：「他身上應該帶着解藥的。」

銀獅懷疑道：「那種毒也有解藥？」

木天行道：「以三絕書生對藥物的認識，應該可以配製得到。」

銀獅說道：「那可眞要命，必要將他們……」

木天行搖頭道：「我們若不是將他們迫得太緊，應該是沒有問題。」

金獅沉吟道：「秦玉驄那邊我倒是很放心，盒子既然以布包着，應該不會隨便用的了，倒是那個三絕書生……」

銀獅立即道：「我們將他抓起來什麼藥不是都有了，省得這兒走，那兒走。」

「不錯是這樣，但怎樣抓？」

「還不簡單，將轎子弄翻，拿人出來就是。」銀獅張開了大口，隨即一個「哈哈」。

金獅看看他，回顧木天行。「幸好教主不是外人，不會笑你。」

「笑我什麼？」銀獅大笑着。「那個書生手無縛鷄之力，腰也沒有我的胳膊粗，還不是手到拿來？」

金獅道：「你是說一般的書生，這個書生可是江湖上的名人，有三絕之稱。」

銀獅道：「什麼易容醫術，都是與武術無關，說到暗器，他能夠弄出什麼暗器來？」

金獅道：「醫術他能夠善用藥物，可見他心思如何敏銳，暗器方面既然能夠與易容醫術並駕齊驅，應該也相當可觀，若是他將毒藥淬在暗器上，給他的暗器打中只怕便得喪命。」

銀獅好像沒有考慮到這方面，這下突然給提醒，不由一驚。

木天行接道：「江湖上傳說他的暗器已練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在他的暗器下從無活口。」

銀獅乾笑幾聲，道：「江湖上的傳說有時未足置信，只有親眼目睹——」

金獅截道：「現在是機會了。」

木天行道：「我已經吩咐教中的弟子準備了一批木盾，以便應付三絕書生的暗器。」

「木兄就是謹愼。」金獅看看銀獅，搖頭。

銀獅這一次再無話可說，木天行絕不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只看他這樣謹愼，便可以想像三絕書生的暗器是否不管用。

金獅隨又道：「易容那方面我們也得小心。」

木天行道：「我的意思是監視的人暫時不要撤走，繼續監視，必要時，只要是留園或者劉家莊出來的人都要着人上前去一探。」

金獅點頭道：「好主意。」

木天行接道：「那我們動身，追那頂轎子。」

客棧內外排教雙獅堂的人這時候亦都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出發。

× × ×

樓月香郭勝兩騎這時候已到了留園，郭勝老馬識途，一路與月香走的都是捷徑，也所以這麼快趕到來，亦因此沒有與趙安秦玉驄他們遇上。

沒有人應門，而門也沒有關上，他們推門進去，一路走來，也不見有人。

本來不怎麼熱鬧的留園這時更就是冷清清一片，涵碧山房附近也一樣，月香越走心越憂，郭勝亦越走越奇怪，不由嘟喃道：「這裏的人都跑到那兒去了。」

一個老蒼頭即時從假山後轉出來，以嘶啞的聲音問：「兩位要找什麼人？」

那也就是三絕書生易容改裝的一個，月香郭勝却瞧不出來，也看不出眼前這個老蒼頭是一個高手。

這種易容術當然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除了相貌完全改變，連神態擧止也完全符合一個老蒼頭的表現，也只有眞正的易容高手才能兼顧到這許多方面，而內功不是登峯造極，也難以將眼神完全收斂。

月香不答反問：「這裏的人呢？」

三絕書生道：「都跑了。」

月香忙又問：「那三絕書生……」

喬裝老蒼頭的三絕書生毫無意外反應，道：「你是問我家主人，也跑了。」

月香接問：「有沒有一個叫做秦玉驄的人到來？」

「秦玉驄？那個秦公子，他到來過了一夜又走了，跟我家主人一齊走的。」

月香追問：「他們那兒去了？」

三絕書生這個老蒼頭疑惑的看看月香，欲言又止，月香忙道：「我是秦玉驄的師妹，不是壞人。」

三絕書生搖頭。「我家主人吩咐，什麼話也不能對別人說。」

郭勝插口說道：「你不是已說了很多話？」

三絕書生佯作驚訝。「我沒有……」

郭勝道：「你現在已經在說着了，這不是話，什麼才是話？」

三絕書生啼笑皆非的，郭勝接道：「你家主人現在又不在這裏，你說不說還不是一樣？」

三絕書生呆了一呆，道：「這也是，但我事實不知道他們要到那兒去，只聽那位秦公子曾說過，要盡快趕回去救人什麼的。」

「天武牧場——」月香脫口一聲。

三絕書生點頭道：「他們好像說過什麼牧場，一定是天武牧場的了……」

郭勝立即問：「你現在怎麼又這樣肯定？」

三絕書生道：「這裏本來有很多天武牧場的弟子，據說是接到消息來保護我家主人的，後來一個個全都跑了。」

「他們一定是保護三絕書生回去天武牧場的。」月香嘟喃一聲。

三絕書生到現在仍然沒有露出絲毫破綻，只是呆望着月香。

郭勝隨即問：「他們跑了有多久？」

三絕書生道：「還不到一個時辰。」

月香脫口道：「我們立即追去，一定能夠追上他們。」語聲甫落，翻身上馬，勒轉馬頭，往外奔了出去。

郭勝要叫住，如何來得及，忙亦上馬，追在月香身後。

目送他們消失，三絕書生呆滯的面上才有變化，露出了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神也變得靈活起來，嘟喃道：「樓天豪還叫這兩個人到來幹什麼？」一頓接又道：「都是冒失鬼。」

他雖然看出來的這兩個人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却不認識那個女孩子就是樓天豪的女兒，否則只怕不會這樣子打發他們。

秦玉驄趙安等人都走了，他本該隨即動身的，等到現在仍然不走，打的又是什麼主意？

嘟喃着他便要回去涵碧山房，一個人便從山房內閃出來，一面詫異之色。

三絕書生一看便知道那個人有所發現，要跟他說，脚步一快走了過去。

「先生——」那個人要迎上，却給三絕書生揮手示意回去。

三絕書生才步入涵碧山房，那個人便急着道：「方才那……」

「到底是什麼人你這樣緊張？」

「那個男的我不認識，女的就是場主的女兒。」那個人顯得有些着急；自顧接道：「場主……師父怎麼會讓他跑到這兒來？」

三絕書生這一次眞的一怔。「你也不明白，我更就不明白的了。」

那個人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截下她？那樣追下去可是非常危險……」

三絕書生冷冷道：「沒有辦法，就是有我們也不能再現身。」

「她可是……」

「不管她是什麼人，我們也不能因爲她而亂了步驟，場主與我亦早已說得清清楚楚。」

那個人怔在那裏，聽他的說話，絕無疑問是天武牧場的人，樓天豪的弟子。

三絕書生接道：「他們這樣離開也好，監視留園的人看見他們這樣匆匆出入，必定相信留園的人已完全離開，因而放鬆了監視。」

那個人無言點頭，三絕書生接道：「現在雖然已非常安全，但能夠更加安全，當然更加好。」

說着三絕書生反手將門掩上，山房內，四個黑衣人正在將一個銅箱子從一個牆洞中搬出來。

那其實是一個夾壁，暗門造得非常巧妙，外面是一幅壁畫，以竹枝嵌成，無論怎樣小心的人，都很難從這幅壁畫上發現暗門的存在。

那個銅箱子不太大，載的就是黃金也不會太重，但那四個黑衣人搬來却是非常辛苦的，手臂的青筋都像蚯蚓般突起來，額上汗珠紛落，移動得很慢，看他們的面上的表情却又看不出辛苦，只看到一份緊張。

看這份緊張，東西未必重，但肯定非常重要，亦可能非常危險。

（未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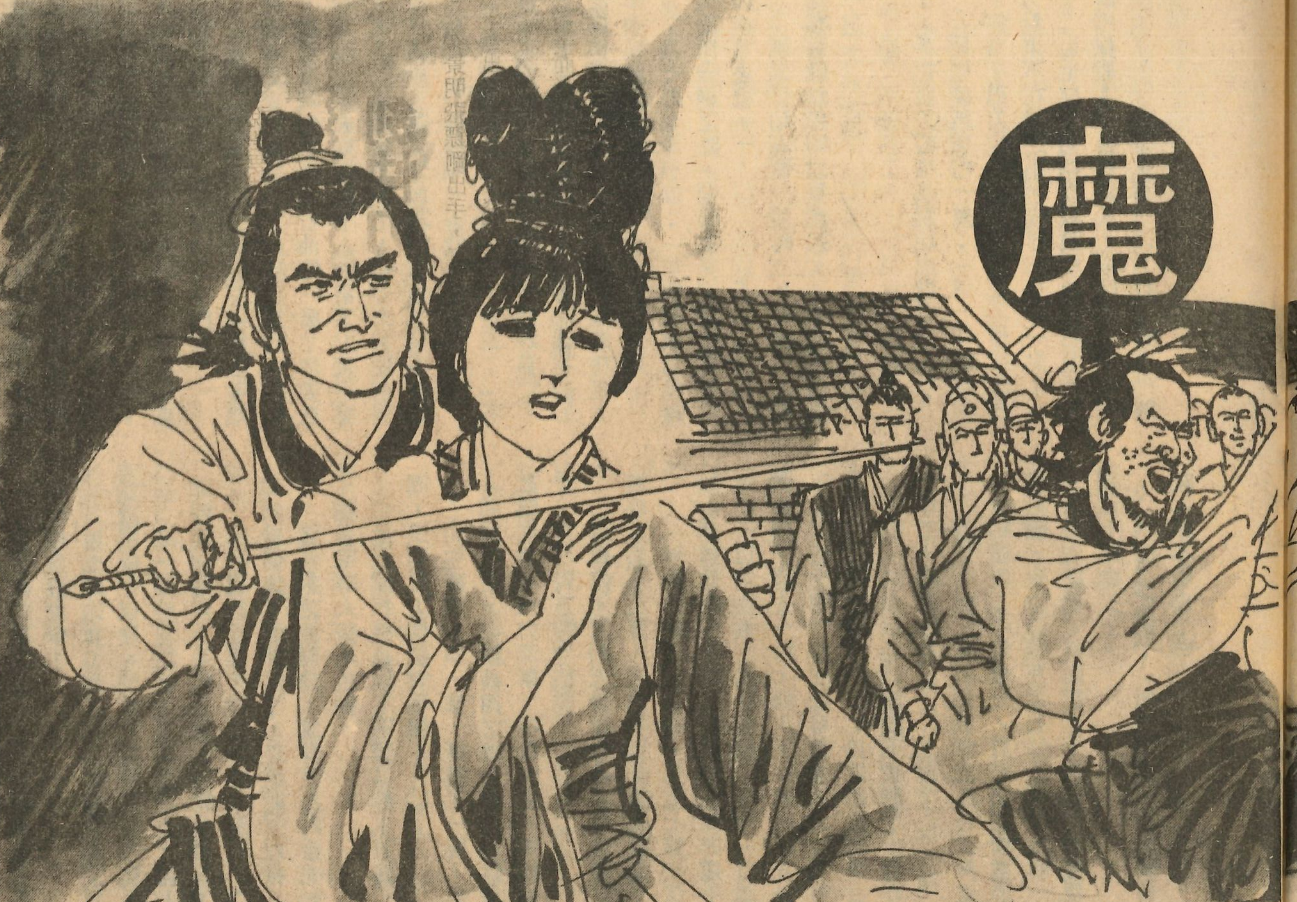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道與魔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彭承業被風沐楊擄去，來至一處荒山上，忽然司空凌雲由峭壁上躍下，救走彭承業，並施鬼計，使風沐楊等人以爲中了司空凌雲的毒沙，而不敢前去追趕他們，讓司空凌雲兩師徒順利逃去，却在此時，天網堡堡主關懷義風寳刀等前來狙截，經一番拚鬥後，風寳刀不願再助關懷義而停手，關懷義見狀更不敢與司空凌雲相鬥……司空凌雲和彭承業來至仙居鎭，突見阮小鳳在樹林中相候，說是要帶司空凌雲兩師徒往金陵去，半路忽有「武林令旗」出現，接着秦景明、馬沛眞，以及數名大漢出現，雙方又激戰起來……



劍快刀亦快　酒毒人更毒

秦景明飛鏢剛出手，阮小鳳又恰在此時，發出一道驚叫，飛鏢破空之聲，更加難聞。

幸而彭承業目光一及，急忙叫道：「師父小心，飛鏢！」

司空凌雲武功不愧是武林頂尖兒，彭承業話音未落，他左足尖巳在右脚面上一點，身子再拔高八尺，雙脚一縮，左臂暴長，握住一根樹枝，擰腰一彈，再攀高八尺，一個沒頭觔斗向後翻去。

只聽一片「篤篤篤」之聲，那枝飛鏢全部射在樹幹上，司空凌雲落足樹後，一個起落，巳至馬沛貞身前，大喝一聲，軟劍一挑格開其長劍，同時左脚飛踹過去！

馬沛貞聽見那道大喝，經巳三魂不見了六魄，忙不迭後退。

司空凌雲尖嘯一聲，喝道：「你不是要爲武林公義獻身麽，怎地不戰而退？」

馬沛貞見他滿臉殺機，心胆俱裂，大叫道：「你們還不快來！」

一個持刀漢子衝了過來，叫道：「馬兄不必害怕，我來也。」

馬沛貞道：「誰說我怕？一齊上吧！」又轉頭叫道：「秦大俠，你是江湖上响噹噹的好漢，面對這惡魔，該義無反顧才對！」

秦景明慢條斯理地走了過來，道：「司空掌門，所謂大丈夫敢作敢爲，你爲何不去向連盟主請罪，在此殺戮，豈不多添罪孽？」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司空某何罪之有，要向姓連的請罪，某家在此殺戮，可是你們迫我的。」

馬沛貞道：「秦大俠，你這種話說了還不是白說？還是快動手吧！」

秦景明臉色一變，心中怒火暗生，却長笑一聲：「不錯，老朽老矣，姓司空的既然尚執迷不悟，馬世兄又久經連盟主陶薰，還是請你指點他一下吧！這功勞老朽不敢領了，請馬世兄勉爲其難，令師那裏自有老朽替你担當一二！」

彭承業在遠處聽見，想道：「這兩人，一個是盟主的徒弟，一個是大俠，爲何做人如此奸詐，絲毫沒有正派人士該有的胸襟？」心中更爲司空凌雲不平。

馬沛貞暗暗咬牙，却裝出一副大義凜然之色。「面對此際，凡我輩中人，均欲人人爭先，義不容辭，否則便枉稱俠義的了！」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左掌一翻，擊在那個持刀漢子的脅下，那漢子口吐鮮血，萎頓地上。他右劍一抖，把馬沛貞的劍彈開，不料馬沛貞却似喝醉了酒般，站立不穩，連退數步。

司空凌雲心頭一怔，忖道：「連雲天的徒弟，怎地如此不濟？」

秦景明見馬沛貞不敵，倒也不敢袖手旁觀，發出三枚飛鏢，同時進身。

馬沛貞一退再退，大聲叫道：「司空凌雲，你有種的便不要跑！」一語未畢，巳轉身飛跑而去，嘴上兀自叫道：「請秦大俠爲武林公義多盡幾分力，在下找人過來，讓天下人都看看，與白道武林爲敵的下場！」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我若是連雲天，此刻巳一頭撞死了！」

秦景明見馬沛貞棄他而去，又驚又怒，忙順着司空凌雲的語氣道：「司空掌門說得不錯，老朽若有徒弟如此，也要一頭撞死，省得被他氣死。」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你比他也好不了多少！」

秦景明邊戰邊退，道：「姓司空的，咱們擇日再戰吧，老朽今日無暇奉陪！」

司空凌雲沉聲道：「你當某家是三歲小孩？你怕也不打緊，自廢一掌，司空某便放你回去。」

話音未落，忽見跳下一人，道：「閣下劍法的確不錯，但何必迫人太甚！」

司空凌雲看了他一眼，頗覺陌生，但見他淵停嶽峙，氣度非凡，目光一亮，道：「閣下是何方高人？恕司空某眼拙！」

秦景明叫道：「司空凌雲，枉你是天魔門的掌門，連大名鼎鼎的『神刀破浪』孟七郎孟大俠也不知道。」

孟七郎淡淡地道：「大俠兩字不敢當，孟某跟秦大俠有點不同，做事但憑良心，只望能爲弱小稍盡一分棉力，免得枉負一身功夫而巳，其他虛名什麽的倒沒有興趣！」

秦景明老臉一紅，心中暗罵：「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心念一動，連忙又退了兩步。

孟七郎看了司空凌雲一眼，道：「孟某素聞閣下大名，十年前便有心跟你一會，無奈你突然在江湖上消失，當眞使人遺憾！」

司空凌雲長笑一聲，道：「武林中要一敗司空某以揚名的，也不知凡幾，也不嫌多你一個，什麽大俠的，數十年來，司空某還見得少，別廢話，有什麽道兒，儘管劃下來。」

孟七郎抽出腰畔的一柄寛背刀，黑黝黝的，並不起眼，他揮刀在半空輕巧地虛劃了半個弧圈，再横在胸前，仍然不温不冷地說道：「司空凌雲，孟某這柄刀雖然不起眼，但却是用海底的千年玄鐵所鑄，鋒利無比，無堅不摧，等下交手，尚請小心。」

司空凌雲長笑一聲道：「有勞關心，司空某這柄軟劍是用上佳的緬鐵，經百煉而成的，鋒利無比，吹毛立斷，也請你小心。」

孟七郎哈哈一笑。「如此甚佳，你我都可以各展所長，放手一戰了。」言畢右臂一移，如挽弓之待發，刹那間，四周立即爲刀上之殺氣所籠罩。

司空凌雲心頭一懍，尋思道：「這姓孟的，這份功力實在不可小覷，看來他比風寳刀更勝一籌！」當下輕吸一口氣，也把劍斜擧而起。

兩人相隔一丈，未曾接觸，四道眼光如同四柄無形的利刄在半空交擊，兩人心頭同是一沉，均覺對方是平生勁敵，更加小心，不敢輕易出手。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兩人彷似不曾聽到般屹立不動。

一陣，馬蹄巳至近處，只聽秦景明叫道：「原來是神劍堡余堡主駕到！」

話音一落，七八匹駿馬巳至跟前，馬蹄聲驟然消失，令人感到天地寂寂，萬籟無聲，這不但表明馬匹訓練有素，而且馬上騎客功夫超絕！

司空凌雲不敢抬頭分神，只聽一個尖調的笑聲傳來：「馬世兄，你說這個大龐子便是司空凌雲麽？沒有看錯？吾輩俠義可不得寃枉好人。」

馬沛貞道：「晩輩怎敢弄錯人？他自己也承認是司空凌雲。」

尖細聲音的打了個哈哈。「昔日美男子，今日醜八怪，司空掌門，閣下爲了隱名換姓，苟喘殘命，竟能狠得起心來，余

某佩服之至！唉，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毀容偷生，做縮頭烏龜，難道比死快樂？」

司空凌雲心頭大怒，正想發言相稽，不料孟七郎已喝道：「余堡主，請你尊重一點，你不見孟某正要與他決鬥麼？」

余先知心中恚怒，暗罵：「眞是不知死活！老夫好意助你，你反來罵我，哼哼，你以爲司空凌雲是省油燈的麼？你要自尋死路，老夫樂得成全！」當下大笑一聲，道：「孟大俠言重了，近年來大俠名頭如日方中，老夫怎敢不尊重你？只不過心有感觸，如骨梗喉，不吐不快罷了！」

司空凌雲却是心頭一懍，暗道：「不好，不好，這老狐狸號稱『神機妙算』，差點要中你的激將法！這姓孟的倒不失是條好漢子！」心念一動，心神逐漸穩定，準備作雷霆的一擊！

孟七郎也尋思道：「司空凌雲竟沒趁我說話分神之際，發動攻勢，看來他並不如傳言之壞。」

兩人仍如石像一般峙立，旁邊的人都深感那股無形的殺氣壓迫，不由自主向後一退。

過了兩盞茶工夫，只見孟七郎踏前一步，手中寶刀輕描淡寫地虛劈一下。

司空凌雲暗吃一驚：「這一招雖然平平無奇，但刀底隱生風雷之聲，但這份內力看來不在我之下，今日可小心一點！」

孟七郎見司空凌雲眼神絲毫不動，也暗暗佩服：「換作別人，早已急不及待地搶攻了。」當下又再站住，找尋對方的破綻。

又過兩盞茶工夫，兩人同時奔前，同時舉起兵刃攻擊！

孟七郎的寶刀劃了半個弧圈斜劈，司空凌雲軟劍後發，刺向對方持刀的手腕！

這一劍妙到巔毫，攻敵之必救，孟七郎輕讚一聲好，手腕一翻，向軟劍壓下！

不料司空凌雲未待對方刀刃壓到，立即劍走偏鋒，偏開八寸，急刺對方右脅。

這一劍詭異萬分，看得旁邊的余先知、秦景明等人齊是色變。

孟七郎反應也快，不閃不避，刀鋒一回，反劈對方持劍的手臂。

司空凌雲心頭一懍，暗讚了一聲，兩人同時後退，小試幾招之後，都知道對方武藝高強，內力深厚，不敢大意，再度立定，找尋對方的空隙。

這幾招，刀劍未曾相觸過，但兇險及精妙之處，比旁人惡鬥千百招猶有過之！

「神機妙算」余先知，見孟七郎氣沉如山竟無敗象，不由又忖道：「莫非這十年來，司空凌雲把武功丟廢了？哼，白讓那呆小子討去一場大功！早知老夫該先出手……唔，司空凌雲遲早也逃不出去，可是這功勞無論如何都不能給這姓孟的爭去，否則，老夫以後還能混下去麼？」他心念電閃，暗思妙計。

目光一抬，見馬沛貞就立在自己身邊，便輕聲道：「馬世兄，看來司空凌雲連番惡戰，耐力必不及孟七郎，最後敗的一定是司空凌雲，換而言之，最大的功勞便讓孟七郎拿去了。」

馬沛貞忙道：「堡主之言，恕晚輩愚昧，聽不明白？」

余先知心中暗暗冷笑。「連你這小子也敢跟老夫鬥心機，老夫若還不如你，『神機妙算』這四個字，豈非白叫了數十年！」當下淡淡地道：「老夫素聞馬世兄智勇雙全，在同門中出類拔萃，堪當大任，可惜上面尚有三位師兄……聽說今冬令師要邀請各方英雄替他推選掌門弟子，以便將來繼承他的位子……」

他拿眼瞧了馬沛貞一下，見他凝神聆聽，續道：「老夫嚐知，若要以小壓大，以後越前，往往需要爲師門立大功才行，如今最大的功勞是什麼？」

就在此刻，司空凌雲與孟七郎又再鬥了起來，這次戰況更加激烈，不時聽到「叮叮噹噹」的刀劍碰撞聲。孟七郎勝在以逸待勞，神定氣足，攻勢極急。

司空凌雲却因經驗老到，深知雙方的情勢，又恐余先知本人會施暗襲，因此先採守勢，留力防範旁人，要待孟七郎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之後，才作猛烈反擊，是故馬沛貞亦以爲孟七郎眞的可以戰勝司空凌雲，當下急答道：「最大的功勞，便是擒下司空凌雲！」

余先知裝作驚詫之色，道：「老夫以爲只有我才看出這關鍵，原來馬世兄也聰明得緊，唉，老夫有計在此，可以擒下司空凌雲，可惜可惜……」

「堡主可惜什麼？」

「可惜老夫若出手，世兄可就失去一個絕大的機會了，屆時老夫就算建議由你繼承令師，也不足以服衆了！」

馬沛貞眼珠子一轉，輕笑一聲，道：「堡主放心，這功勞孟七郎搶不去的！」說着斜掠過去。

孟七郎與司空凌雲鬥了六七十招，心頭暗驚道：「這司空凌雲果然名不虛傳，到今猶未露出一絲破綻，我以爲近年自己內力大進，已可蓋過他，看來是自視過高了。」

却不料司空凌雲也暗暗詫異：「這人一口氣攻了六七十招，氣、力、神絲毫不見減弱，今日可不妙了，單只他一人還好應付，奈何那老狐狸在旁，虎視眈眈，加上業兒他倆……」

心念未了，忽聽一個女子的尖叫聲傳來，接着又聽馬沛貞喝道：「司空凌雲，快停手！」

孟七郎目光一瞥，喝問道：「你幹什麼！」

這剎那，司空凌雲目光一瞥，見阮小鳳已被馬沛貞制住，大吃一驚，劍中登時露出一個空門。

孟七郎目光一亮，寶刀急揮過去，可是劈了一半，驀地止住，暗道：「孟七郎呀孟七郎，我若要靠那小人之助，才勝得了他，還敢枉稱什麼好漢！」心念一動，立即向後退倒。

與此同時，彭承業也大喝一聲：「姓馬的，你自稱俠義，怎地也使這種下流的手段！」原來他一心只關心師父的安危，加上這一戰實是精采萬分，心神專注之後，竟然沒有發覺馬沛貞悄悄掩了過來，制住了阮小鳳，料想阮小鳳跟他情況也是一樣，只顧觀戰，忘了防備。

馬沛貞長劍架在阮小鳳粉頸上，喝道：「小魔頭，你給少爺退開，否則這丫頭

可要因你而死了！」

司空凌雲沉聲道：「姓馬的，你既然是盟主的弟子，也該知道什麼是道義，什麼是光明正大，什麼是無恥下流！司空某一人做事一人當，放開她！」

馬沛貞冷笑一聲：「跟你這種人講道義，形同與虎謀皮！」

司空凌雲道：「你有什麼道兒，劃下來吧！」

「算你光棍！你乖乖的拋劍投降，跟少爺去見盟主吧！少爺不但放了這雌兒，連你的徒弟也不與他計較！」

阮小鳳叫道：「司空前輩，你快走吧，不要管晚輩，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司空凌雲冷哼一聲：「你眞以爲司空某是這種人麼？」

阮小鳳道：「前輩，他們頂多抓我回去幽禁起來而已，絕不會殺我，你若落在他們手中，便……」

馬沛貞冷笑道：「臭丫頭，你倒想得挺美，你自甘墮落，寧做惡魔鷹犬，不願做人，咱們若不嚴厲對付，將來如何大長正氣！哼哼，你莫忘了，除你之外，還有你一家人！」

說此至，臉色一沉，厲聲道：「阮小鳳，快說，是不是你爺爺已暗中跟司空凌雲勾結？」

阮小鳳忙道：「沒有這回事，你們千萬不要難爲我爺爺……」

司空凌雲猛喝一聲：「住口！姓馬的，算你狠，老子跟你去見連雲天便是，但老夫有一個條件……」

馬沛貞見勝券在握，狐假虎威地哈哈一笑：「司空魔頭，你死到臨頭，還敢提什麼條件？」

司空凌雲聲色俱厲地道：「那麼大家走着瞧吧！」說罷提掌迫前一步。

馬沛貞一驚，急道：「站住站住！你有什麼條件且說來聽聽！」

「很簡單，我要你們答應我，以後絕不准再難爲我弟子彭承業及阮小鳳，包括他們家人！」

馬沛貞道：「咱們若答應了你，你便跟少爺回去？」

「不錯！」

彭承業與阮小鳳二人齊聲叫道：「不可！」

司空凌雲道：「我意已決，休得多言！」他把軟劍向彭承業拋去，又道：「業兒，你得小心保重，爲師以前對你說的話你都還記得？」

「師父，你跟着他們去……太過危險了！」

「住口！你要陷爲師於不義乎？」司空凌雲轉頭道：「司空某已答應了你，你還不放人？」

「嘿嘿，少爺怎知你會不會食言！」

「眞是狗眼看人低，司空某便在此，任你上前束縛，都不回手！」

馬沛貞眼珠子骨碌碌地轉着，心中難以委決，只怕司空凌雲猝然發難，自己可是性命不保。孟七郎冷笑一聲：「馬少俠既然相信他不會逃跑，怎還不放人？這件事包在孟某身上！」

馬沛貞道：「在下不是相信他，而是相信你！孟大俠名頭響噹噹，自然不會騙我！」說着放了阮小鳳。

阮小鳳垂淚道：「前輩，都是姪女不好，連累了你……」

司空凌雲吃吃一笑，憐愛地看了她一眼，道：「阮姑娘，司空某不怪你，你與業兒快走吧！」

「師父，徒兒……」

司空凌雲怒道：「你婆婆媽媽作甚，還不給我快滾？」

彭承業只得與阮小鳳跨上馬背，含淚道：「師父，您保重，恕徒兒不能……」話未說畢，撥轉馬首，向來路馳去。

司空凌雲道：「帶路吧！」

馬沛貞看看余先知、孟七郎和秦景明等人一眼，余先知道：「馬少俠，恭喜你立了一件大功，快把他縛去見令師吧、老夫預祝你成爲七星劍派的繼承人！」

馬沛貞那敢上前去綑縛司空凌雲，心頭怕得緊，偏又說不得，只是連連苦笑。

「神機妙算」余先知眼中閃過一絲狡獪之色，陰陰一笑，道：「老夫尚有點事要辦，馬世兄，今多再見！秦兄、孟兄弟，你們不急着趕路麼？嘿嘿，老夫先走一步了！」言畢招呼手下，上馬而去！

馬沛貞心頭暗怒，忙轉頭道：「秦大俠，你點穴功夫在行，請您代勞吧！」

秦景明是個老江湖，馬沛貞心頭的顧忌，難道他沒有？豈肯去冒險，而把功勞拱手送給他人？當下道：「馬世兄，老朽剛才受了點傷，運不得眞氣，還是你親自綑縛吧，否則別人還以爲立功的是老朽哩！嘿嘿，罪過罪過！」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道：「你們再不動手，司空某可要走了！」

馬沛貞喝道：「站住！要食言麼？」

「司空某是那種人麼？你走吧，司空某跟着你就是！」

「那怎行，少爺怎知你會否在半路逃走！」馬沛貞慢慢走前，把內力注在右臂上，豎起兩指，遙指着司空凌雲的麻穴。

司空凌雲見他手指發顫，心生厭惡，故意嚇他：「你敢！」

這一喝聲音雖不大，但聽在馬沛貞耳中，却如遭無形的巨木一撞，雙脚一軟，跌坐地上。

司空凌雲放聲大笑：「連雲天有徒如此，虧他還有臉做什麼盟主！可惜我司空凌雲今日竟折在這種人手中，眞是蒼天無眼！」說罷感慨萬端地長長一嘆。

孟七郎忽然走前，道：「司空掌門武功高強，的確不能折在這種人手中！孟某成全你吧！」說罷，伸出一指，戳在他麻穴上，同時把他抱起，扛在肩上。

馬沛貞在地上爬了起來，道：「多謝孟大俠代勞，在下感激不盡！」

孟七郎冷冷地道：「他是你捉到的麼？什麼代勞？簡直笑話！」言畢洒開大步而行。

馬沛貞急忙追前，伸手一攔，道：「孟大俠，你這是幹什麼？」

孟七郎道：「你憑什麼責問我？」

「憑我是盟主得意的弟子的身份！」

馬沛貞沉聲道：「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把人放下！」

孟七郎把臉一沉，道：「笑話！人是

你擒下的麽？若是你擒到的，他又怎會在我手中？」

「但他是武林公敵……」

孟七郎道：「你看得住他麽？到摩天嶺去等我吧，有事就包在我孟某身上！」說罷頭也不囘地走了。

馬沛貞心頭又驚又怒又是担憂，生怕一塲歡喜一塲空，怔怔地望着孟七郞的背影。

秦景明道：「馬世兄，這小子肯做保鏢，何樂而不爲！今日在塲之人，誰不知道世兄所立之功最大？令師那裏自有老朽說項，世兄放心就是！」

馬沛貞轉憂爲喜，笑道：「晚輩素知大俠最是公正不過的了，什麽神劍堡主，風家莊主那麽及得上您？嗯，大俠已久未至本派，何不一同囘去？」

秦景明道：「也好！」

馬沛貞道：「請大俠稍候，待晚輩到樹後解個手再上道！」

他匿在一棵大樹之後小解，一忽轉出來，道：「走吧！」

衆人立即上馬往西馳去，馳了一陣，日頭已將下山，忽聞路旁林內有馬嘶聲，馬沛貞道：「什麽人？」

只見林內走出一個五短身材，細眉細眼，蓄着五綹參差不齊的長髯的老漢來，那老漢一身錦袍，腰懸寶劍，面目雖然猥瑣，但神態傲然，頗有大將之風，可不正是神劍堡堡主「神機妙算」余先知！

馬沛貞見他不顧自己而去，心頭不悅，淡淡地道：「原來是堡主，您不是要趕路麽？怎地此刻便在林內紥營了？咦，莫非是吃了什麽不潔的東西，一齊腹瀉起來？」話音一落，已忍不住大笑起來。

余先知臉上閃過一絲殺機，道：「老夫欲連夜趕路，是故讓手下先吃點乾糧才上道，想不到馬世兄除了習文練武之外，尚兼學觀相之學！世兄好學之心，令老夫欽佩！」

馬沛貞知道這老傢伙動怒了，忙道：「堡主既然另有要事，晚輩也不敢打擾了，後會有期！」

「且慢！」余先知揚聲道：「世兄莫非讓司空凌雲逃逸了？」

「煮熟的鴨子還能飛上天去麽？晚輩吩咐孟大俠送他上山，去見家師了！」

余先知眉頭一皺，問道：「是你叫他的，還是他毛遂自薦的？」

馬沛貞臉上一紅，訕訕地道：「這有什麽分別？」

余先知察言辨色，如何不知道？打了個哈哈道：「那就恕老夫多管閑事了！」

馬沛貞心頭一動，忖道：「孟七郎不會私自放了司空凌雲吧？雖然他以性命名譽担保，但他的命怎能與司空凌雲相比？」他越想越覺得孟七郎行動有點可疑，大叫一聲，撥馬囘頭便馳！

秦景明等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只得跟着他往來路馳去。

余先知自樹後走了出來，目光如電，只見背後又閃出一個黑衣蒙面漢子來，輕聲道：「堡主，那姓馬的外表看來聰明，原來却是個傻子，讓咱們白等了一陣！」

余先知冷哼一聲，道：「老夫本想派你們把司空凌雲刦走，然後再由老夫帶他上摩天嶺，這如意算盤本來打得更响，可惜那膿包……鄒堂主，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你立即跟着他們，老夫在後面跟着，有什麽消息，立即囘馬禀報！」

蒙面人恭應一聲，拉了一匹馬，向馬沛貞的去向追去。

× × ×

彭承業與阮小鳳一口氣馳了十餘里才把馬拉慢，彭承業問道：「阮姑娘，你囘家去吧！」

阮小鳳道：「彭兄，你去何處？」

彭承業沉聲道：「在下囘去救下師父！師父落在他們手中，一定凶多吉少，在下絕對不能讓他們把師父帶上摩天嶺！」

阮小鳳抽泣起來，半晌才道：「都是小妹不小心，才讓司空前輩……彭兄，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彭承業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其錯不在你，我怎會生你的氣！」

阮小鳳收淚道：「彭兄，無論如何，令師被縛都與小妹有關，這件事小妹絕不能置身事外！」

彭承業沉吟道：「但這件事非同小可，在下不想連累姑娘……」

阮小鳳嗔道：「你看不起小妹是女流之輩麽？何況我一個人便能救下令師麽？小妹有一計在此，不知彭兄意下如何？」

彭承業喜道：「姑娘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咱們先去金華與家祖相會，然後再調動寒家的人手，在令師被送上摩天嶺之前截刦！」

彭承業仍有猶疑。「但這樣你們一家事後可也將變成武林公敵了！」

阮小鳳不屑地一笑。「什麽武林盟主，武林公敵？如今武林是非顚倒，黑白不分，這四個字嚇不了我！何況家祖一向很佩服令師的爲人！」

彭承業吸了一口氣，道：「彭姑娘的襟懷，在下欽佩之至！請帶路！」

阮小鳳破涕爲笑，如鮮花含露，看得彭承業一痴，嗔道：「現在你我已是同道中人，你還叫我姑娘，不嫌生份麽？」

彭承業臉上一熱，道：「在下……」

阮小鳳「噗嗤」一笑。「傻子，姑娘沒有名字麽？」說罷撥馬與彭承業並轡向金華馳去。

到了那座樹林，暮色經已四合，籠罩着大地。阮小鳳道：「業哥，咱們先入林看看！」

「看什麽？」

「哼！那些人都是無信無義之人，說不定就在這裏殺……殺害令師……咱們看看馬蹄印，也許可以查出他們的去向！」

彭承業暗叫一聲慚愧：「小鳳行走江湖，時日已久，這方面我是大大不如她的了！」

兩人入林之後，立即下馬檢視地下。阮小鳳忽然轉入一棵樹後，低頭查看。天色雖暗，但仍看出泥地上，刻着兩個字：金華。

阮小鳳用脚把字擦掉，轉了出來，問道：「業哥，可有什麽發現？」

彭承業搖頭不語，阮小鳳如小鳥依人般，傍在他身邊，道：「不要担心，咱們先到金華等爺爺吧！」

兩人再度上路，走了一囘，月洒大地，光亮照人，阮小鳳不斷說些江湖上的趣聞，可惜彭承業心懸師父安危，那裏有心聆聽？

再走了一程，阮小鳳道：「業哥，小妹累啦，咱們先歇一陣，吃點乾糧再上道吧！」

彭承業點頭答應，吃了乾粮，阮小鳳席地休息，彭承業負手在樹林內來囘踱着步。

× × ×

彭承業與阮小鳳入金華城時，已近黃昏。彭承業問道：「小鳳，令祖約你在何處相見？」

阮小鳳道：「沒有地點，不過他若到了，必有寒家的暗記留下……嗯，小妹肚子餓啦，咱們先找家麵食館，吃一點東西吧！」

兩人找了一爿乾淨的麵店，各叫一碗湯麵，吃將起來。

阮小鳳道：「業哥，這裏斜對面有一家安樂客棧，等下咱們在那裏相候！如今你先替小妹去買幾件衣服，天氣熱，不換衣服臭死啦！你看你這身衣服，也應該換了！」

彭承業臉上發熱，說道：「小鳳，在下……」

阮小鳳道：「你沒帶銀子在身麽？」

「不是不是……在下又不知姑娘喜歡什麽式樣和顏色，怎樣替你買衣服？」

阮小鳳眉目含羞地白了他一眼，道：「眞是一塊木頭，你喜歡小妹穿什麽式樣，什麽顏色的衣服，便照你的意思買吧，小妹一切隨你！」

彭承業心頭一蕩，阮小鳳這句話的含意實在太明顯了，刹那間，只覺一顆心如小鹿亂撞，不知身在何處。

阮小鳳嗔道：「傻子，你怔怔地望着小妹做什麽？還不快去，等下成衣店便要關門啦！」

彭承業手足無措地站了起來，問道：「小鳳，你要去那裏？」

阮小鳳道：「小妹要到城内找一找，看看爺爺來了沒有！」一頓又道：「業哥，小妹喜歡你穿鵝黃色的衣褲……」一語未畢，一張臉已如桃花一般。

彭承業心頭又是一蕩，不敢再看她，忙不迭出店。阮小鳳付了賬，悄悄跟在彭承業後面。

彭承業出了麵店，雙脚如踩在雲端，輕飄飄的不知身在何處，對於阮小鳳跟踪在後，完全不知。

阮小鳳直至他進入一家成衣店，才悄悄後退，穿過一條小巷，便拐向另一端，那裏有一家頗大的客棧，阮小鳳在店外看了一下，才快步走了進去。

× × ×

彭承業買了四套衣服，到了安樂客棧，坐了好一陣才見阮小鳳囘來，此時，天色已全黑了。

阮小鳳吩咐掌櫃開兩間上房，小二提燈在前引路，彭承業輕聲問道：「你爺爺來了沒有？」

阮小鳳搖搖頭，道：「也許要明天才到！」

入了房，兩人都吩咐小二打水，準備洗澡。澡後，彭承業換了一套衣服，要想去找阮小鳳，又覺不好意思，睡又睡不下，便呆呆地坐在床沿想着心事。

不料過了一陣，房門忽被敲响，彭承業估計是阮小鳳，快步走前，拉開房門，敲門的果然是阮小鳳。

「業哥，到小妹房內吃飯，小妹整了一席陪罪酒要請你！」

彭承業一怔，問道：「陪什麽罪？」

阮小鳳笑靨如花的道：「第一你被風沐楊抓去，白白吃了幾日苦頭，第二是令師被擒，第三是剛才累你久候，這都是小妹的錯，不該向你陪罪麽？」

彭承業結結巴巴地道：「小鳳，你；你太客氣了！這那裏是你的錯！」

阮小鳳嬌嗔道：「酒菜已辦好，你到底吃不吃？」

「吃吃，愚兄剛才吃的那碗麵早已不知去向了。」

入了阮小鳳的客房，果見房中安了一張桌子，擺了四五碟小菜，尚有一壺酒，桌上的油燈，昏昏暗暗，却有股令人心醉的氣氛。

阮小鳳拉開一張椅子，道：「業哥，請坐！」

阮小鳳抓起酒壺，左手食指按住壺蓋，先替彭承業斟了一杯酒，然後又爲自己斟了滿滿的一杯，擧杯道：「業哥，咱們預祝此去能成功救出令師！」

彭承業微窘地道：「愚兄……不會喝酒……」

阮小鳳一怔，驚訝地道：「你是堂堂男子漢，難道連一杯之量也沒有麽？」

彭承業含愧地道：「愚兄以前從未喝過……」

阮小鳳眉頭一皺，喃喃地道：「但這一杯是預祝咱們能救下令師……」

彭承業提起杯來，以壯士斷腕的精神，一口把酒喝乾，酒自喉頭流下，立即嗆咳起來。

阮小鳳也一口把酒喝乾，道：「慢慢就會習慣！」說着又替彭承業斟了一杯。

彭承業說道：「小鳳，愚兄眞的不行了！」

「尋常人喝兩杯都不會醉，你是學武之人，難道再喝一杯也不行？小妹喝三杯，你喝一杯如何？」

彭承業苦着臉點點頭，阮小鳳嫣然一笑，道：「這樣，才有點男子漢的氣概！吺，先吃點菜，等下再喝！」

彭承業咳了一陣，除了喉頭有點不舒服之外，倒也沒什麽異常，便吃起菜來。

阮小鳳看看已吃得差不多，又擧起酒杯來，彭承業只得再陪她喝了一杯。

阮小鳳道：「業哥，你昨夜一夜沒睡，還是早點去歇息吧，說不定明早令祖來了，還得跟秦景明他們厮殺！」

彭承業的確有點累，便告辭囘房。他客房與阮小鳳的遙遙相對，中間隔着一座小院，他囘房之後，解下外衣上床。

他自習武以來，每夜必先練功才就寢，今夜也不例外，練了一陣，覺得有點頭暈，心中忖道：「我只喝了兩杯酒，便已如此，難怪爹爹常說飲酒誤事，當眞沒有一絲兒誇張！」便散了功，躺在床上。

正將入寢之際，忽然聽到一絲夜行人

的衣袂飄動聲，他心頭一動，連忙跳下床，披上外衣，束上司空凌雲的那柄緬鐵軟劍。

院子內又傳來一聲輕响，彭承業暗道：「莫非是姓馬的那夥人？」走至窗前，輕輕戳穿一個小洞，湊前望出去。只見一個黑衣漢子伏在阮小鳳門前。

他大吃一驚，正想張聲高呼，提醒阮小鳳，就在此刻，阮小鳳的房門忽然打開，那黑衣漢子一閃走了進去，阮小鳳伸頭向四圍看了一下才把房門閉起。

彭承業心頭疑雲大盛，心想此人莫非是阮家的人？可是又覺得剛才那個黑衣漢的背影，甚是熟悉，便決定去看一下，同時又因阮小鳳深夜讓一個男子到她房內，心內頗不是滋味。

發了一陣怔，只是阮小鳳客房的紗窗露出燈光，現出兩個淡淡的人影來。

彭承業不知如何，只覺心頭一亂，顧不得什麽禮儀，開門竄了出去。

小院內，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彭承業走至門外，要想伸手去敲門，忽聽阮小鳳輕笑一聲：「貞哥，你說小妹這計好不好？」

這笑聲甚是淫蕩，彭承業心頭「砰」的一跳，伸出去的手，倏地縮了回來，又聽一個男子笑道：「果然不愧是阮望山的女兒！」

阮小鳳輕哼一聲，道：「你只拿這句話讚我？」

那男的邪笑一聲，道：「用話讚你你不高興，那就用嘴讚你吧！」話音一落，房內忽然傳來「嘖」的一聲怪响。

只聽阮小鳳羞怯怯地說道：「貞哥，你別這般猴急嘛，小妹遲早都已是你的人了！」

彭承業一聽，怒火中燒，暗罵道：「好個無恥的妖女，既跟風沐楊若即若離，又說是此廝的人，還想來勾引少爺我！哼哼……」

想起日間阮小鳳對他眉目傳情以及那些引人遐思的甜言蜜語，更有受騙的恥辱感，忍不住要立即離開客棧，從此不與她相見。

剛一動，便聽房內那男的道：「那小子現在何處？」

阮小鳳格格笑了一陣，道：「那傻小子連酒也未曾喝過，給小妹灌了兩杯，此刻只怕刀子架在他頸上也不知道！」

「你在酒中下了迷藥？」

「那是一種慢性迷藥，雖然要半個時辰後才發作，但後勁極是厲害，一醉便非一日一夜才能甦醒不可！」

彭承業氣得幾乎把牙咬碎：「怎地江湖上無恥之徒如斯之多，這男子的聲音及背影都如此熟悉，他到底是誰？貞哥……噢，莫非是他……馬沛貞！」

彭承業這一想，更加幾乎把肺氣炸，只聽房內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衣服抖動聲，彭承業知道兩人料是在房內幹些無恥之事！

彭承業正想要離開，忽聽阮小鳳道：「好啦，你別再胡纏，我跟你說些正經的事！」

那男的道：「小淫婦，這不是正經的事麽？你就會吊老子的胃口！」

「你若是要娶小妹的，便早點叫你師父來下聘禮吧！」

「待我做了本門的掌門之後，再辦這些事！」

「司空凌雲那魔頭呢？你已把他送上摩天嶺？」

彭承業心頭一震：「聽這淫婦的話，那天她給馬沛貞制住！看來竟是他倆合演的一齣好戲！」

心念閃動間，又聽馬沛貞道：「哼！被孟七郎那浪子帶走了，說是由他護送，所以我才會在樹後留字，叫你來此相會！嘿嘿，想不到你竟然能找到那棵樹！」

阮小鳳聲音充滿得意之色，「你姑奶奶是什麽人？你心內想些什麽，我還會不知道麽？老實說，這次若非我阮小鳳想出這條好計，你們那有這般容易擒得了他？哼，半途殺出個程咬金，幾乎被孟七郎破壞了好事！」

彭承業忽然心頭一悃，忍不住打了個呵欠，雖然他及時用手捂住了嘴巴，但房內的一對狗男女都已發覺，後窗上的燈光已不見，彭承業知道要遭，立即後退！

只聽房門霍地拉開，竄出一條黑衣漢子來，目光一掠，標前一步，冷笑一聲：「老子正要送你上西天，你自己送上門來，倒省了老子走一趟！」說罷，抽出長劍來。

彭承業忙伸手去解腰上的軟劍，可是手腳酥軟，行動呆滯，馬沛貞的長劍已到，急切間只得向後一退！

馬沛貞哈哈一笑，欺前一步，再一劍刺出！

彭承業擰腰一閃，豈知下盤不穩，竟然一跤摔倒地上！

馬沛貞哈哈大笑，一脚踩在彭承業胸膛上，道：「小子，你若肯叫我一聲爹爹，老子便給你一個全屍，否則，嘿嘿，便逐寸把你的肉割下來！」

彭承業大怒，精神反而稍振，罵道：「廢話！要殺便殺，我彭承業雖是個末學後進，也不會像你那樣貪生怕死！」

「小子，你再說一遍，老子便稱你一聲英雄！」

「你們這些人自稱俠義，打起武林公義四個字，瞞盡天下英雄，所行所爲都是無恥、卑鄙之事！簡直豬狗不如！」

馬沛貞左脚一沉，彭承業只覺五內離位，氣血一陣翻騰，鮮血自嘴角汩汩流出，痛苦難當，加上迷藥發作，只覺眼前一黑，便已人事不醒。

馬沛貞一笑道：「想不到你這小子如此膿包，老子劍還未送前，他已暈死過去了！」

阮小鳳走出房來，道：「別臭美啦，是姑奶奶的迷藥發作罷了！想不到他還能挺得這麽久！」說罷伸指在彭承業腰上麻穴戳了一指。

「客官，發生了什麽事？」

阮小鳳回過頭來，只見走廊上站着不少房客，正在探頭探腦，掌櫃提燈而來。

阮小鳳道：「沒有什麽事，咱們捉到一個小賊！」

掌櫃把燈提一提高，目光一落，訝然道：「咦，這位小哥不是跟姑娘一齊來投店的麽，怎會是個賊？」

馬沛貞雙眼一睜，喝道：「沒你的事，還不回去睡覺？惹火了少爺，便把你這鳥店拆了！」

掌櫃吃了一驚，忙道：「請大王高抬貴手，小店本小虧賠不起……」他見彭承業長得斯文，又與阮小鳳一齊來投店，只道阮小鳳與馬沛員是雌雄雙盜，合計來害彭承業。

人叢中不知誰說了一句：「什麽大王？這人不就是天下聞名的連雲天連盟主的徒弟麽？」

堂堂的武林盟主的弟子，被人誤會是殺人放火的強盜，馬沛貞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但也幸而那人說出了這句話，使馬沛貞有所顧忌，抱起彭承業入阮小鳳房內，「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房外又傳來剛才說話那人的聲音：「嘻嘻，一女兩男的，看來阮望山這個泰山是有點與衆不同！」

馬沛貞霍地把門拉開，喝道：「是誰在背後出口傷人，有胆的便出來與馬某見個高低！」

可是走廊上那些看熱鬧的人早已散去，馬沛貞心頭嘀咕，正想回房，忽聽背後傳來一個衣袂飄動聲。

馬沛貞心頭一懍，長劍反手向後一刺，不料劍至中途便不能前進！

「貞兒，你魯莽什麽？是愚叔！」只見來人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漢子，身材頎長，臉上神情甚是高傲，右手食中兩指，夾住馬沛貞的長劍。

馬沛貞大喜，忙鬆劍轉身道：「四師叔，你怎會來此？」

原來此人是連雲天的師弟蕭鳳聲，武功在七星劍派中，僅次於連雲天。當下蕭鳳聲輕咳一聲說道：「貞兒，你剛才傷了誰？」

馬沛貞一怔，見蕭鳳聲向自己猛打眼色，登時醒悟，立即揚聲道：「四師叔，那小賊是大魔頭，武林公敵『魔劍天驕』司空凌雲的徒弟！侄兒正想問他師父的下落！」

蕭鳳聲眉頭一皺，道：「貞兒，你眞是越來越大胆了，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司空凌雲縱有千般不是，也與他徒弟無關，你可不要胡來，否則損了咱們白道的聲譽！」

馬沛貞大聲道：「師叔，你有所不知了！那小賊雖剛出道，但已殺了莊氏兄弟，又傷了許老大！生性殘忍，與他師父一模一樣！」

蕭鳳聲倒頭傾聽，沉吟一下，道：「他入魔未深，好好教導他，將來說不定能棄暗投明！咱們做事，總該以治病救人爲主，可不能胡亂殺人，否則跟黑道有何分別！」

馬沛貞道：「是是，侄兒受教！」

「放了他吧！」蕭鳳聲說罷又向他呶呶嘴。

馬沛貞回房把彭承業提了出來，蕭鳳聲解了他的麻穴，見他仍不醒來，慍道：「是誰在他身上做了手脚的！」

阮小鳳怯生生地道：「是晚輩！」

「你是阮望山的孫女吧？哼！阮望山是怎樣教導你的？阮家莊名聲也還不錯嘛，可不能毀在你手上，快救醒他！」

阮小鳳看了看馬沛貞一眼，連聲答應，三人提着彭承業入房，蕭鳳聲輕聲對馬沛貞耳語一陣，又大聲道：「阮丫頭，你救醒他之後，立即放他上路！貞兒，咱們走吧！」

阮小鳳耳畔忽然聽見一絲細微的聲音：「丫頭，救醒了他之後，隨便你用什麽藉口瞞住他，然後放他離開，以後的事你便不用管啦！」

阮小鳳轉頭望後，見蕭鳳聲向自己打眼色，便點點頭然後把彭承業放在床上。

她呆坐了一下，才自懷內掏出一個白瓷壺子來，拔開塞子把瓷壺湊近彭承業的鼻端。須臾，忽見彭承業猛地打了一個噴嚏，悠悠醒來，雙眼一睜，便看見阮小鳳臉上掛着淚珠，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不由一怔。

阮小鳳嗚咽地道：「業哥，你受委屈了，小妹……」

彭承業冷哼一聲，滿臉厭惡之色。阮小鳳道：「業哥，我知道你誤會小妹……不過，請你聽小妹解釋一下，可好？」

彭承業跳下床來，冷冷地道：「少爺生恐汚了我的嘴，不想用髒語罵你，你不必多說，今後你是你，我是我！下次再見，便是敵人！」

阮小鳳哭道：「業哥……」

彭承業喝道：「住口！虧你還敢叫我業哥！」

阮小鳳急道：「小妹若是要害你的，又怎會救醒你？實與你說了吧，我家與風家有世仇，最近風家蠢蠢欲動，家祖去求助盟主，剛巧盟主有事下山，由馬……馬少俠接見……後來馬少俠要咱們跟他作一次交易……所以……」

「所以你便下迷藥？」

「是的，但小妹又哄住了他，叫他把你交給我看管……小妹救醒了你？證明小妹並無惡意？」

「哼！可惜你與姓馬的小賊，所說的話，少爺全部聽見，你爲何陷害我師父？爲何設計擒下我，又把我交給風沐楊？再暗中通知我師父，無非是想取得我師父的信任，好行使詭計！你道少爺不知道麽？風沐楊早把你的詭計告訴少爺了！」

阮小鳳一怔，隨即哭了起來，道：「小妹也不敢奢求你原諒，總之小妹對你……對你並無惡意，你若不相信……隨便你走吧！馬沛貞那裏，一切由小妹承担！」

彭承業冷笑一聲：「少爺是君子，不是傻子，君子容易受騙，却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當！」說罷頭也不回地出房了！阮小鳳立即伏在窗後偷看，却見到彭承業並不出店，而是返回他房中。

彭承業返回自己的房中，一顆心更加淩亂，不知如何是好。眼下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拯救師父，可是自己一來人單勢孤，二來是剛出茅廬的雛兒，什麽也沒經驗，三來又不知師父被孟七郎帶去何處，要救師父，談何容易？

他越想越煩，倏地一個念頭竄上心頭：「那賤人分明與馬沛貞一個鼻孔出氣，他們理應一劍殺死我，但爲何她不但救了我，還放我離開？唔，她暗示我離開，這是什麽原因？馬沛貞呢？他去了那裏？是不是伏在暗處？他們還有什麽詭計？」

此念一熄，另一念頭又浮上。「反正敵暗我明，要走也未必能瞞過他們的耳目，少爺便索性在此睡一覺吧！」

心念一落，一陣睏意襲上心頭，便睡着了。

阮小鳳見他久沒動靜，忍不住悄悄跑過來在窗外偷窺，見他睡着了，便奔出客棧。

×　×　×

蕭鳳聲與馬沛貞出了客棧，四顧無人，便躍上客棧附近的一棟平房屋頂。

馬沛貞忍不住問道：「四師叔，您到底有什麽玄機，爲何小侄看不出來！」

蕭鳳聲冷笑一聲：「你眞是越大越笨！剛才幾乎累事，也不想想，客棧裏面人多複雜，你公然要殺那小子，不但影响你日後的前程，連師門也要受你連累！」

馬沛貞不服氣地道：「如今還有誰敢反對咱們？留下那小子，總是個禍害！」

「哼！那小子還未成得氣候，何需急在一時！」蕭鳳聲目光一閃，道：「愚叔問你，剛才是誰揭了你的身份的，你可知道？」

馬沛貞囁嚅地道：「走廊上那麽多人，小侄又背對着他們，那裏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蕭鳳聲慍道：「當你離開那丫頭的房門時，愚叔便已到了！走廊上每個人愚叔都看過，說話的不是他們！」

馬沛貞一怔，脫口道：「發話之人不在走廊上？」

「不是！正因如此愚叔才再利用那小子把他引出來！毫無疑問，此人之武功極高，起碼不在愚叔之下！」

馬沛貞又是一怔，道：「他是誰？」

蕭鳳聲道：「愚叔若知道，還會來問你？姓彭的那小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此人！愚叔怕他是司空凌雲的死黨，則此人不除，才會是個禍患！」

馬沛貞問道：「那人不在走廊內，莫非在店內？」

「不知道，那道聲音極奇怪，令人分不出來自何處，但肯定不是走廊上的人說的，因爲那時沒人開口！」

「不過小侄聽說司空凌雲素來是獨來獨往的……」

蕭鳳聲輕哼一聲：「那是十年前的事，誰知道這十年內，他做了些什麽？總之一定要小心，有些事你也不宜多問！」

說畢目光一掠，便見到阮小鳳走出客棧，忙道：「叫那丫頭上來！」

阮小鳳上了屋頂之後，便道：「蕭前輩，那小子也不知葫蘆內面在賣什麽藥，竟然安安穩穩地睡着了！」

蕭鳳聲一聽，心頭疑雲更盛：「莫非他有所恃？」沉吟了一陣，問道：「你有否見到什麽人去找他？」

阮小鳳搖搖頭，蕭鳳聲道：「你先囘房去，暗中監視，一定要待那小子離開，你才可離開！」

阮小鳳應了一聲，匆匆囘去，蕭鳳聲轉頭道：「貞兒，前途要緊，你得小心一點，這丫頭不是好妻子……」

馬沛貞笑道：「師叔放心，小侄跟她只是玩玩而已！」

「哼，這丫頭心機深沉，不亞其祖，她看上你，目的何在你也該明白，她只能加以利用，千萬不可沾她的身子，聽見沒有？要找女人何處沒有！」

馬沛貞唯唯喏喏，蕭鳳聲道：「你讓孟七郎帶走司空凌雲也是混帳之至！孟七郎爲人你還不知道麽？他往那裏去了？」

「據查是向北去了！」

「愚叔現在立即去追他，這裏的事便交給你了！千萬小心，若找到那人，不可魯莽，悄悄盯住他，你不是他對手，待愚叔囘來才收拾他！現在你囘客棧去吧！」

蕭鳳聲言畢，展開輕功望城北飛去，幾個起落，身形已隱沒在黑暗中。

天色逐漸亮了，阮小鳳叫醒馬沛貞，說道：「貞哥，輪到你了，小妹也要睡一下！」

馬沛貞嘻嘻一笑，倏地摟住她的小蠻腰，伸嘴去親她的香腮。

阮小鳳粉拳在他後背上輕擂。馬沛貞色胆更壯，一隻怪手立即自她衣領處，伸了進去……

天剛麻麻亮，彭承業便醒了，他盤膝練了一陣內功，披上衣服，佩上長劍，準備出房結賬離開。

不料一開門，因滿懷心事，精神恍惚下，却把一個老頭撞倒！

彭承業心頭一震，霍然醒來，連忙伸手去掺扶。那老頭看來已過古稀之年，老態龍鍾，讓彭承業一撞，便倒在地上了。

彭承業忙道：「對不起，老伯，小可是無心的！」伸手握住他的手臂，那知老頭手腕一翻，反把他抓住，半邊身子登時痲木了！

（未完・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血蝶恩仇

馮嘉・文　可飛・圖

利用情侶　引誘狂人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說出尹志堅是山區中的木塔族人，入伍受過軍訓，做過傘兵突擊隊員，有一隻血紅寶石鑲成的蝴蝶，被當地的小鎮富豪郭天明騙去，還買一批人將職業殺手的樓宇燒燬，他逃上山上也伺機將這批殺手殺了幾個……比提說出自己是木塔族人，也是應邀來支援尹志堅的，二人決定聯手對付這批殺手，比提到丁老太太家裏查問尹志堅的下落，司馬洛在外面把風，正在此時這批殺手由一個瘦長的人領着衝過來，他們也不知司馬洛和比提在這裏，目的是抓丁老太太囘去誘尹志堅來救她，豈料被司馬洛用手榴彈將他們炸死……

「他不論怎樣，也應該出來講一講呀，」比提說，「我們帮他，有很多種做法，但是一定要先得到他的同意，祇是帮着他在這裏殺人，那並不是辦法！」

「照丁老太太信上所講，」司馬洛說，「這些打手們，一直都是由那個瘦長的傢伙指揮的，不過，現在這傢伙已經給我們殺掉了！」

「但是他們剛好又來了一個新的，」比提說，「你沒有看見那個指手畫脚的人嗎？他顯然比那個瘦長的傢伙更權威，連那個瘦長的也是要受他的指揮！」

「人來得越高級，」司馬洛說，「尹志堅的困難就越來越大了。」

「假如他不快點來跟我們碰碰頭，」比提說，「我們的困難也同樣是越來越大的，這個人眞豈有此理！」

「也許他是有他的理由，」司馬洛說，「不過我相信他終於還是會出現的。」

「其實他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比提說，「郭天明是不會自己囘來的。郭天明一定要等到他被除去之後才會囘來。除非有一個辦法是使郭天明非囘來不可。」

「我也可以替他在訪尋郭天明的下落，」司馬洛說，「逃到天涯海角的人我都可以追到，但是必須找到尹志堅，先跟他談過，了解這到底是怎麽囘事！」

「暫時別管他了，」比提說　「我們睡吧！」

「你睡吧，」司馬洛說，「你一直沒有睡過。沒有需要的時候不必這樣捱！」

比提點點頭，躺在毡子上，闔上眼皮，很快就睡着了。

×　×　×

鎮上那些人則是沒有那麽快能够安睡。他們要把那些屍體搬走，以及處理有關的後事。後來，其中一人囘來向却德報告：「都弄好了！」

「老太婆的屍體呢？」却德問。

「留在屋裏，」那人說，「明天由她的隣居陪同擧殯，讓大家知道，她並不是被槍殺，而是被那個狂人嚇死的，而我們爲了保護她，亦死掉了好幾個人！」

却德格格地冷笑：「這是爲了爭取鎮上的人的好印象嗎？恐怕很難了。我們是什麽人，我們是來幹什麽的，他們都是早已心裏有數。」

「我知道，」那人說，「不過也是沒有辦法的，我認爲主要還是爭取他們的好感，而是爲了法律上能够有一個交代，以防萬一。」

「這倒是眞的，」却德點點頭，「你很有頭腦。」

「現在，」那人又問：「下一步，我們應該幹一些什麽呢？」

「暫時不幹什麽，」却德說，「我們害怕，我們不好在晚上出去找他。」

「我們害怕？」那人詫異地問。

「是的，」却德說，「難道你們就不害怕嗎？」

「呃——不是這個意思，」那人說，「我是說，我們是到這裏來工作的，我們

的工作，使我們沒有資格害怕。」

「我現在是害怕，」卻德說，「我要一段時間的觀察之後才能夠肯定應該採取什麼方式辦這件事情，目前，你們就先休息一下，加強戒備好了。」

「好吧，」那人說，「還有什麼別的吩咐嗎？」

「暫時沒有了。」卻德說。

那人走了之後，卻德坐在那裏，默默地沉思了一陣，然後走過去打開他帶來的行李，從那裏面取出來一隻長方形的皮箱子，出了屋子，提着這箱子走向那座廢棄了的教堂。

這一次，他獨自一人登上了那教堂的塔頂了。

在那個破落的地方的黑暗之中，他打開箱子，取出其內的東西，假如那些手下們看見他提着一隻這樣形狀的箱子，多數猜得出那裏面裝着的是一把槍了，不錯，這是一把精良的長距離步槍，可以嵌合起來的，不過，精良到什麼程度，那些人們則是都猜不到了，這把槍在嵌好了之後，除了裝上一隻望遠瞄準鏡之外，還在瞄準鏡的鏡頭上還再裝上了一隻漏斗狀的古怪儀器，這漏斗面是一片黑色的，這是昏暗的黑夜，視綫很差，即使有望遠鏡，望向荒野中也應該是不會看到什麼的，但是，當卻德把眼睛湊到瞄準鏡上時，他卻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祇是看到的與在光天白日之下所見的大有不同。一切的東西的輪廓都清楚可見，但是顏色則是不同的，以青色爲主，有點像是看到彩色菲林的底片。

他可以看到樹林的邊緣有一隻大老鼠在走動，也是青光閃閃的，他把槍略爲移動，槍咀的十字綫的交叉處便定在這隻老鼠的身上，祇要他一扳動槍機，他就可以把這隻老鼠射成肉醬了，不過他卻忍住這誘惑，假如射死了這隻老鼠，對方找到了老鼠的屍身，就可以知道他是有這樣一件犀利的武器，而他卻是暫時並不打算把這件秘密武器公開，在未到重要關頭時，他不想任何人知道他在黑暗之中可以看到。

不過，男人總是喜歡用槍的，有槍在手的時候，就很難忍得住不一用，於是，卻德雖然放過了那隻大老鼠，卻還是難禁一用的誘惑，於是他改爲用一條特別長而伸出來的樹枝作爲目標，瞄準，扳動了一次槍機。

槍聲祇是柔和的「撲」一聲響，槍彈射中了樹枝末端的一塊樹葉的葉柄，那塊樹葉便離開了樹枝而飄落在地上。

祇是落下了一塊樹葉，沒有子彈洞可以找到的，而落葉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不會有人注意，他這樣就證明了他這槍的性能是多麼良好，配上他持槍的手法的穩定，簡直連一條頭髮也可以射中。

無疑地，這槍也是從戰場上帶回來的，普通人就是有錢也不是隨便可以買到，這鏡是電子黑光鏡。

卻德在那鐘樓上逗留了很長時間，不時會把眼睛湊到黑光鏡上，向那荒野中瞭望一遍，他知道命運是很奇怪的，說不定他的敵人在今天晚上就會出現在他可以看到的地方，那麼，他祇要扳幾下槍機，事情就可以解決了。

不過，今夜運氣則似乎不偏向他了，他望了許久，都還是一無所獲，後來，在天色微亮的破曉時份，他便從塔上下來，他要同去睡覺。

丁老太太的殯葬儀式在清晨時舉行，她是一個老人，她早就立下了遺囑，說明她的身後事如何辦理，她要火葬，之後她的骨灰就撒在鎮外的野地之中，她是在這裏出生長大和死去的，她屬於這個地方，她的身體，也是要歸還給這裏的泥土。

卻德並沒有參加這個儀式，反正怎麼做都是不能討好了，他不如利用這些時間睡覺。

司馬洛與比提則是在黎明時份就已經起來，他們比較感到難以解決的一個問題還是食物的問題，雖然比提有高強的行獵本領，但是獵到了之後還要找一個火烟不會升上天空的地方燒熟，那實在是很痲煩的，偶然一次很有趣味，長期如此則並不好玩，尤其司馬洛是習慣了在餐桌上進餐的，也因此他們對尹志堅很生氣。

爲甚麼尹志堅還不出現呢？祇要尹志堅出現，他們談過了之後，就可以決定怎樣做了。這樣拖下去，實在不是辦法，他們只好逗留在高處，不時用望遠鏡向周圍的荒野及向鎮上觀察，他們向荒野中觀察是要找尋尹志堅的踪跡，向鎮上觀察是留心鎮上的動態，鎮上的動態他們是可以看到的，尹志堅的踪跡則是難找了，假如尹志堅不願意出現，那麼即使以司馬洛與比提的本領，也是不容易找到他的。

在中午時，卻德起床了，那個時候他的手下馬上就捧進早餐來。

卻德吃着，那個手下一面報告今天早上發生過的事情。卻德似乎聽得心不在焉，後來，他忽然問：「我正在吃的這些東西是從那裏來的？」

「是——是買回來的！」那個手下吶吶着，對這個簡單的問題反而感到不易回答，那是因爲這個問題是甚少人會問的。

「爲甚麼是熟的？」卻德問。

「因爲是煮熟的。」那個手下說。

「煮食物不是會有烟嗎？」卻德問。

「這個是當然了，」那個手下說：「不過在廚房裏——」

卻德揮揮手。「在外面躲藏的人，他們吃什麼呢？」

「我們一直都有留心，」那個手下說，「但是從沒有見過火烟升起。」

「他總不能長期吃生的東西？」卻德說。

「也許他可以在山洞裏生火。」那人說，「山上的山洞多得很。」

「這裏有人被偷走過食物嗎？」那人說，「照我們所知的就沒有了，」那人說，「不過，假如有的話，亦未必會告訴我們，你明白的。」

「我明白，」卻德說，「不過，一個人總是不能長期在山上打獵爲生的。」

「這也未必不可以，」那人說，「這外面的山上可以吃的東西很多，本地人在以前就常常是到山上去行獵的。」

「這件事情用不着你教我，」卻德說，「祇有野人可以這樣做，一個人，假如是在文明世界生活過，吃過文明世界的東西，就不能夠永遠吃那些野味，我告訴你

，假如兩個星期沒有機會正正式式地吃一頓，就會幾乎發狂，我最明白了，因爲我在戰場上有過這經驗。」

「但是，到這裏來拿食物是很危險的，」那人說，「就是這裏的人肯給，那像伙亦未必肯來拿，他不會願意連累這裏的人。」

「你對他好像很有好感。」卻德說。

「不是，」那人說，「沒有特別好感，也沒有特別的惡感，我們是來這裏工作的，而他就是我們的工作。」

「對！」卻德點着頭，「幹我們這種工作，這才是應有的態度，」頓一頓，「但他還是需要吃一些我們所吃的那種東西的，到甚麼地方拿才是安全的呢？」

「我不知道，」那人說。

「傻瓜，」卻德咒罵了一聲道：「你不用腦子的嗎？你不是提過有一間路邊的小餐廳？」

「秀叔那一間？」那人說。

「對了！」卻德說，「這小餐廳距離這裏很遠，你們是照顧不到的！」

「這個……」那人說，「我們可以派人去監視着！」

「不必派人去監視着，」卻德說，「我們現在就去找秀叔！」

「但是……」那人遲疑着。

「怎麼了？」卻德說，「你喜歡秀叔這個人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喜惡。」那人說。

「這很好，」卻德說，「我們現在就走，你去召集大家吧！」

那人祇好去了。現在，卻德是在這裏發號施令的人，卻德說做什麼，他們就要做什麼。

於是，他們就大隊出發，到秀叔那裏去。

秀叔是遠遠就可以看到他們來的，也許秀叔知道他們的來意，也許不知道，不過就是知道，也是沒什麼辦法的。因爲秀叔也是沒有地万好逃的。

他很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這些人當然不是到他這裏來吃東西的，這時，他的店子裏並沒有客人。

卻德是最後一個進入店中的，他是首先在店外視察了一遍這個地方的形勢，他進入店中時，那個手下就向秀叔介紹：「這是卻德先生，是我們的新上司，你也知道的，昨夜我們損失了不少人。」

秀叔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問道：「有什麼指教呢？」

「那個呃——狂人。」卻德說，「他到過你們這裏來嗎？」

「沒有。」秀叔搖搖頭。

「他需要吃東西。」卻德說，「他到你這裏來就可以找到可以吃的東西了。」

秀叔聳聳肩：「在外面的山上，也有很多可以吃的東西呀！」

「是的，」卻德說，「但是我認爲他還是喜歡吃你這裏的東西，所以，我問你，他有沒有來過你這裏拿東西吃？」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秀叔說，「他沒有來過，你不相信，假如我告訴你他來過，你也是不會相信的。而且，即使來過了，也沒有分別，他當然不會躲在這裏的。」

卻德說：「我聽說你以前是跟他很談得來的，你們是朋友。」

「我們這裏有很多人都是他朋友！」秀叔說，「假如你要追究他的全部朋友的話，那你會很忙了。」

「是的。」卻德說，「我就是不想太忙，所以我才要想想辦法，我現在祇是不想他得到食物，祇要你的餐廳把門關掉，他就會少一個食物的來源。」

「不！」秀叔的眼睛忽然一瞪，他雖然很老了，他不怕死，然而經營這餐廳是他唯一人生樂趣，假如奪去了他這餐廳，那比較奪去他的生命是更大的打擊了。他說：「你不能夠——」

卻德揮出一拳，擊在秀叔的下頷上，卻德的拳力，當然是非常強大的。

秀叔整個人飛開，其中一個打手忙把他接住了，卻德這一拳，實在也並未用足氣力，可以說祇是用了半力而已。秀叔是一個老人，假如他用足氣力的話，秀叔可能就已經死去了，現在，秀叔祇是暈過去而已。

卻德說：「現在他不能嚕囌我們了，把他帶回去，替他關上店門。」

那個手下遲疑着看着他，卻德又說：「怎麼了？你聽不到我說什麼嗎？這個人與那個狂人是好朋友，我們把他關起來，也許狂人會來救他，我們要關起每一個跟他要好的人，讓他來找我們，不是勝過我去找他嗎？」

幾分鐘之後，司馬洛與比提就在遠遠的山頭上看到火烟升起來，他們馬上用望遠鏡望過去，司馬洛吃驚地說：「秀叔的店子着火！」

「唔，」比提說，「又是他們幹的好事。」

「他們把秀叔帶走！」司馬洛說。

「我們……」比提遲疑着說，「應該干涉嗎？」

「最好暫時不要動手！」司馬洛說。

「但秀叔是無辜的，」比提說，「他們把他帶走——」

「假如他們要殺秀叔的話，」司馬洛說，「他們就不必帶走，當場殺掉了。」

「但他們既然連店子也燒掉了，」比提說，「把秀叔帶回去時，一定也不會對他怎樣客氣。」

「我們現在不能夠動手救他，」司馬洛說，「他們有這許多人，一時也殺不完。而且，假如秀叔在我們的手中，那是很不方便的，秀叔不能跟着我們跑來跑去。這等於是一個游泳的人游泳時在自已的頸上掛一塊大石頭。」

比提喃喃着低聲咒駡起來：「這是這個新來的人的主意！」

「這個人看來高明得多，」司馬洛說，「他出的都是相當好的主意。上一次，他想把丁老太太拿在手中。這一次，他把秀叔拿在手中。除了使尹志堅不能在餐廳得到食物之外，並且還使尹志堅考慮去把秀叔救出來，他也想到了我們想到的道理，假如要捉到郭天明，一定要有一些可以把郭天明引回來的東西。他要捉到尹志堅，那他就要有一些可以把尹志堅引來的東西在手，他先做到了。」

「我們可以把這傢伙殺掉！」比提說

，「蛇無頭而不行！」

「這沒有用的，」司馬洛說，「死了一個，還是會再來一個。我們一定要先跟尹志堅談過了之後，才能够决定應該怎麽做！」

「那他更應該早點出現。」比提說。

「就是這一點豈有此理，」司馬洛說，「他不會不知道我們是已經來了的，他却連出來談兩句都懶得！」

「事情有了這樣的變化？」比提說：「他也許應該出來了吧？」

「希望吧，」司馬洛說：「也許今夜，他就會來了！」

他們用望遠鏡看着，却德等的車隊回到鎮上，之後因爲有屋子遮住，就很難看到有什麽活動了。尤其是此時天色亦已開始暗下來。

不過，在鎮上，却德的活動却是不少的，而且還多到却德自己也感到意外，他吩咐把暈去了秀叔送入一間空屋，自己亦跟着進去，却發覺那裏面有了一個陌生人。那是一個美麗的少女，也是穿着一條牛仔褲，一件白色的T恤呆呆地坐在那裏。

「這是誰？」却德詫異地問。

「不知道，」其中一個留守在鎮上的手下在却德的耳邊報告道。

「什麽叫不知道？」却德咆哮道。

「她的神經像有點問題，」那人又附耳報告道：「痴痴呆呆的，問她她也不答，搜她的身，又什麽都沒有，連證件也沒有。」

「那她怎麽來的？」却德也低聲問。

「她是搭人家的順風車來的，」那人說，「車子走了之後她却留下來了，爲了恐防有詭計，我們就先把她關起來了！」

「這個——」却德打量着她，「好，把她交給我，」他走上前去，說：「小姐，你是誰？」

那個女郎祇是迷惘地瞥了他一眼，而沒有回答。

「你有名字的嗎？」却德問。她還是一樣沒有反應，却德說：「那麽，我就要把你的衣服脫光來搜一搜了！」

這個女郎，這個時候才微表吃驚，她說：「不要！」

「唔，」却德微笑，「現在總算知道你不是一個啞子了！你肚子餓嗎？」

這個女郎點點頭。

「很好，」却德說：「現在，我也要吃晚飯了。你跟我一起吃如何？」

她又不置可否地點點頭。

却德向他的手下們揮揮手，吩咐說：「準備晚餐吧。我要跟這位美麗的小姐一起吃。」

他們就在却德那間作爲私人住宅的屋子裏一起吃晚餐，而却德要與她單獨在一起，所以叫左右的人都離開了。

那個接近着却德的手下在離開之前在却德的耳邊低聲說：「你得小心一點，雖然是一個女孩子，但是上一次那個比提就是一個女孩子，她也不好對付，我們的人上了她的當了！」

「這個你放心好了，」却德得意地微笑着低聲說：「我不是一個容易上當的人，我就是要試她能够做什麽，和打算做些什麽！」

却德與這個女郎一起進晚餐，却德話講得很多，但這個女郎却一直都是一言不發的，對於却德的問題，也是並不作答。却德亦沒有逼她。後來，餐後的咖啡喝着時，却德說：「現在，也是差不多睡覺的時間了，這就使我有了一個難題。如何安置你呢？」

「你讓我走吧。」她說。

「走到什麽地方去？」却德問。

「我祇是要在附近溜溜。」她說。

「晚上沒有什麽好溜的地方，」却德說：「而且，你也需要有個地方過夜。」

「這個你不用替我担心的！」她說。

「這裏有一個狂人潛伏在山上，殺了許多人，」却德說，「我們一直要把他消滅都不成功，你一個女孩子晚間亂跑是很危險的！」

「我不害怕，」她說：「爲什麽他要傷害我呢？」

「狂人是不講道理的，」却德說：「你告訴我，你究竟是到這裏來幹什麽的？我對你的來意很懷疑！」

「我不過來這裏玩玩吧了？」她說。

「這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却德說：「不久以前，有一個像你差不多的女孩子來了，她是一個妓女，我們把她關起來了——」

「你怎知道她是一個妓女，」那女郎說：「這裏有人嫖妓的嗎？」

却德得意地微笑着：「我們說她是妓女，她就是妓女。」結果她用美人計逃出去了，我們死了一個人，連警局也燒掉了！」

「假如你們不把她關起來，」那女郎說：「也許就不會出事了！」

「但假如她不是有古怪的！」却德說：「那她又怎麽有本領逃出呢？做法是沒有錯的，祇是做的人的能力不佳。但那是我上手的人所幹的。我呢，我辦事就不會那麽糊塗了！」

「你老是問我是什麽人，」那女郎說：「你却沒有說你自己是什麽人？」

「我是這裏的民衆自衞隊的總指揮。」却德說。

「你們又是在這裏幹什麽的呢？」那女郎問。

「我們當然是在這裏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却德說：「有這個狂人在威脅着，我們就要把他殺掉！」

她聳聳肩，臉上露出鄙夷之色：「你們這許多人，一定花不少錢才能够請到來的了！」

「這個自然了，」却德道，「不過，我們却是正在談你的問題的，你是誰？」

「我不過是來這裏玩玩的吧了！」她說。

「這個回答不够好！」却德吼叫着，忽然，一跳起身，一伸手就執住了她胸前的衣服。

她尖聲叫起來，但是却德的氣力很大，一扯，T恤就裂開了，整件離開了她的身體。下面一副很小的乳罩兜着她那正在跳動着的乳房。

「我得搜清楚你的身子，」却德獰笑着，「我不知道你的身上有沒有藏着什麽秘密武器。把衣服脫得光光，就一定可也

看清楚了。」

「救命，」她叫着逃走。却德的手又一抓，乳罩亦撕下來了。

却德格格地笑着：「你很美麗，讓我驗清楚了身體之後，假如沒有問題，我們可以好好地玩玩了。」

「不！不！」那女郎叫道：「救命，救命！」

「救命？」却德笑着：「在這裏，誰會救你呢？」

那女郎抓起一隻酒瓶，向窗子一丟，窗子的玻璃碎掉了，她又開始叫喊起來，她逃向門口。

却德一跳跳到門口，把門口攔住了，使她不能够逃出去。這兩女郎雖然嬌小敏捷，但是却德雖然高大，却也並不笨重，而且還是十分矯捷，她逃來逃去，也是逃不掉的，結果還是給却德一手捉住了。

却德的氣力，使她無法掙脫，但是她仍然能够喊救命。她喊起救命來，聲音可眞响。却德哈哈笑着，伸手去拉拉她的牛仔褲，牛仔褲的布料是特別韌的，一時也不容易撕破，而那個女郎則繼續叫救命。

却德是肯定不會有人干涉的，但是過了一陣，正當他把那條牛仔褲的鈕子也拉脫了的時候，却有人在外面敲門，而且敲得很大力。

却德吼道：「誰？什麽事情。」

「呃——却德先生，」他那個手下在門外嚅嚅着說：「請你先開門！」

却德非常不高興，一手就把門拉開了。門外除了那個手下之外，還有一個鎮上的老人。

「金伯伯，」那女郎笑着叫起來，一面用兩臂掩着胸部，衝出去，投進老人的懷中，老人安慰地抱着她。

却德發愣地道：「這是怎麽回事？」

那個手下上前向却德附耳道：「這個是郭天明的女兒！」

「她是什麽？」却德吼道。

「我們的老板，郭天明的女兒！」那人說。

「你——你肯定嗎？」却德低聲說。

「是金老頭告訴我的，」那人說：「所以我帶他來看看。既然是老板的女兒，我看你最好還是不要——」

「唉，算了吧！」却德說，揮揮手，「走！讓她走！」

那個姓金的老人把上裝脫下來，給那女郎披上，把她帶走了。却德在沙發上坐下來，啼笑皆非地說：「老板的女兒！她又回來幹什麽？」

「誰知道？」那手下說。

「打聽一下好了。」却德說。

「你——」那手下說：「你不通知老板嗎？」

「爲什麽要通知他？」却德說：「他的女兒回來，他也沒有通知我。」

「但是……」那手下又說。

「我們的工作並不是爲他找女兒或者保護他女兒，」却德說：「我們的工作是殺那個狂人。他的女兒回來，我用不着理會，不過，你不妨出去打聽一下。」他揮揮手，「我要睡覺了。」

那人祇好出去了。一面，他則覺得却德乃是交給了他一份苦差，因爲在這裏，向鎮上人打聽什麽消息都是不容易的，因爲鎮上的人都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對他們沒有好感，許多話都不願講，就是逼也逼不來的。

却德在那屋子裏，却也不能睡着，祇是不停地吸着香烟，也許這是因爲一個美麗的女人眼看着已經要到手了，引起了他的慾火，却偏偏在重要的關頭失去了，不能得到。

後來，他又拿起他那隻箱子，離開屋子，爬上教堂的鐘樓上，向周圍的荒野中瞭望。

但是，尹志堅與司馬洛及比提則似乎仍然很幸運，並沒有出現在他這具特殊的望遠鏡的視綫之內。

另一方面，司馬洛與比提則是祇好在等。他們當然又換了一個過夜的地方，他們都等得不耐煩了。不過不耐煩的原因則是不同的。司馬洛到底過慣了城市中的生活，叫他在這荒野中生活，他雖然能够應付，却是很不習慣，比提倒不愧自稱的野人，她是很能適應的，她之所以不耐煩，祇是正如她所講的，「眞討厭，尹志堅隨時都可以出現，這樣，我們就不能够放心親熱了。」

司馬洛諷刺地微笑着：「你不是說你是野人嗎？我還以爲你是不會受這種心理威脅的。」

「很好，」比提說：「來呀，祇要你不怕，我也不怕！」

「謝謝你，」司馬洛說：「還是不好了，我也是很怕在做着這種事情的時候給人家撞來的！」

「所以呀！」比提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說：「好了，現在，我們還是睡覺吧！」

既然祇是等而沒有什麽事情可做，他們也祇好睡覺，而爭取休息了。

他們已經看出了，却德在夜間派出來搜索的人祇是騷擾作用，根本沒有眞正深入山中，所以就索性不加理會。而且，今天晚上，却德還沒有派人出來。

第二天早上，却德的手下的人起了一陣騷動，因爲找不到却德。後來，他們還是在教堂的鐘樓上找到他。却德原來是在鐘樓上睡着了。他索性沒有回到屋子來睡，在天將亮之後仍然看不到他的目標，而他亦疲倦了，他便在鐘樓上睡覺了。

他的手下來找他的時候，時間已經相當遲了，不過他是破曉時才睡的，所以這個時候還沒有睡覺，也因此他在此時被吵醒了，就不大高興。

「什麽事情？」他吼道。

「安安不見了！」那手下報告。

「安安是誰？」却德問。

「她就是郭天明的那個女兒。」那手下說。

「哦，她，」却德用手揉着眼睛，「你們怎麽知道？」

「是金老頭報告的，」那手下說，「金老頭收留她在家中過夜，但是在天亮之後就發覺她不見了！」

「爲什麽金老頭要告訴我呢？」却德問。

「他祇是爲了關心郭安安，」那手下說，「他們對郭天明是沒有什麽好感的，

但是他們是很喜歡郭安安的。」

「這眞妙，」却德說，「郭安安有什麽地方可以去的呢？」

「她是與尹志堅戀愛的，」那手下說，「照我們所知，她是愛尹志堅的，祇是她的父親在作梗。現在，她可能是已經去了找尹志堅了！」

却德格格地笑起來。「這眞妙！」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那手下說道，「這是老板的女兒，假如他知道了的話——」

「知道了又如何？」却德暗暗笑着，「我不是負責管他的女兒的，他亦沒有叫我管他的女兒，我們有什麽責任？」他打一個呵欠。

「她不會走得很遠，」那手下說，「我們是可以把她追回來的。」

「爲什麽要把她追回來？」却德說。

「但她在外面是很危險的！」那手下說。

「我已經講過了，」却德說：「這不是我的責任！」他又打一個呵欠，「好了，現在我既然已經醒過來了，你們就弄些東西給我吃吃吧！」

那個手下雖然很不滿意却德這樣的決定，但是，這裏現在是由却德決定一切的，因此他亦不方便講什麽了。

却德在吃完了那一頓等於午餐的早餐之後，便把一半手下派出去，進行搜索的工作。却留下了那個等於是領班的手下。

當那一隊人去了之後，這個手下又有點不滿的表示了。他說：「却德先生，你來了之後，一直沒有親自出去過！」

「我不做這種白費工夫的事情！」却德說。

「白費工夫？」那手下問。

「是的，」却德說，「我們的人出去，在天黑之前又要回來了。對方祇要躲在一來一回的路程之外就不愁會給找到。所以，現在的情形是祇有他們想找我們的時候就找到我們，我們要找他們就難了！」

「那麽，」那個手下說，「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了！」

「又不是沒有，」却德說，「我祇是要等機會把形勢扭轉過來，使他們非來找我們不可，而我們則是不必那麽急去找他們。現在，把秀叔關了起來，這就是第一步！」

× × ×

事情在幾天之內的發展急劇起來了。

在黃昏時份，有一部汽車駛來，進入了鎮上。這却不是一部路過的汽車。一個青年男人從車上下來。這是一個斯文的男人，鼻子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他一下車就受到了却德的手下的包圍。

「你到這裏來有什麽事嗎？」其中一個手下問。

「我想見警長。」那人說。

「爲什麽？」手下問，「你是誰？」

「你們又是誰？」那人懷疑地看着他們。這人是一個城裏來的人，也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幾個却德的手下殊非善類。

「我們就是警長的手下！」那個手下說。

那個人看着他，更加表示懷疑，因爲這些人更不像是警務人員。却德那手下也有點自卑，又連忙補充道：「我們是民衆護衛隊！」

「這算是什麽玩意？」那人問。

「你聽我講，」那個却德的手下說，「你有什麽痲煩，你去找別處的警長，這裏的警長沒有空管閒事。」

「我是來見這裏的警長的，」那人說，「我的事情也是與這裏有關，別處的警長管不來！」

「那很好，我們就帶你去見我們的上司！」

這個來人給他們不由分說，簡直是抬到了却德的面前，給搜了一遍身。他有證件，亦有名片。

「你是醫生？」却德拿着他的名片說，「黃天賜醫生？你到這裏來幹什麽？」

「你是什麽人？」黃天賜醫生問。

「我是維持這裏的治安的，」却德小心地說，「這裏出了一點痲煩事情，我們要很小心提防，以保障鎮上居民的安全，現在，請你回答我的問題：你來這裏幹什麽？」

「我們的醫院是精神病院，」黃天賜說，「我們那裏逃出了一個病人，我是來這裏找一找！」

却德格格地笑起來：「精神病人嗎？我們這裏也有這個問題！你找的是誰？」

「郭安安，」黃天賜說，「她本來是住在這裏的！」

却德與他的手下一時都怔住了。這件事變得更加複雜，而這却是對他們不利的複雜。

却德更加小心地說：「爲什麽逃了一個瘋子，却要由醫生來找呢？」

「這位郭小姐不算是瘋子，」黃天賜說，「祇是精神不大穩定，我與她的感情比較好……特別關心她。但她在這裏有一個愛人，我懷疑她可能是回來了！」

「唔，三角戀愛！」却德撫着下領，在黃天賜的面前踱來踱去，沉吟着。

「他究竟有沒有來？」黃天賜問。

却德的拳頭忽然閃電似的擊出，擊中黃天賜的下領，黃天賜跌向後面，却德的手下連忙把他接住，黃天賜却已經暈過去了。那個手下的領班大爲慌亂。

他說：「老天，這個人是不能夠亂來的！」

「我又沒有殺死他，」却德說，「他祇是要打我，而打不過我吧了！」

「但是這個人——他來這裏，他的醫院，他的同事一定也可能知道，」那手下說，「我們不能——這個人是不能夠就此失踪算了的。」

「他也沒有就此失踪，」却德說，「我在這裏是代表法律的，他打我，他就是犯法，我們就有權把他監禁起來，現在他就要監禁起來，等候受審，他不能夠回去報告什麽，不能夠打長途電話，而他的朋友們，在短時間之內，亦是不會來找尋他的！」

「但願是如此吧！」那個手下無可奈何地說。

「你有更好的主意嗎？」却德問。

「沒有了。」那個手下說。的確，他雖然不贊成却德這個做法，却也想不出比這個更好的主意。

「好了，」却德說，「把這人監禁起來，但是不要與秀叔關在一起，我不想有人對他講太多話，讓他知道太多事情！」

於是，這個醫生黃天賜被抬走了？過了一會，那個手下又回到了却德的身邊。

他說：「已經弄好了。」

「這很好，」正在狂吸着香烟的却德說，「這眞有趣，醫生愛上了女病人，但是女病人却另有所戀，逃出來找她的心中愛人！」

「這使情形變得更複雜，」那個手下說，「外人越多，對我們就越不利！」

「我知道，」却德說，「不過，我們有郭天明做我們的後台老板，這個問題就似乎不必太担心了，世界上很少事情是不能用錢解決的！」

那個手下搖搖頭：「眞想不到！原來老板是把她的女兒送進了精神病院！」

「郭安安本來就是精神有問題的嗎？」却德問。

「這很難講，」那手下說，「根據鎮上的人所講，她本來就是神神經經的。不過這裏的人頭腦比較古老和保守，他們所講的神神經經可能乃是作風新派吧了。」

「唔，」却德說，「也許郭安安硬給她的父親帶走了，神經就出了問題！」

「應該是這樣，」那個手下說，「照我所知，鎮上的人是同情他們的，他們都對郭天明的阻碍反感。」

「問題是，」却德說，「尹志堅對她的感情，又是否與她一樣呢？我們男人對女人，常常祇是抱着玩玩而已的心理！」

「照我所知，」那個手下說，「尹志堅對她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不過當然，這祇是本地人的看法吧了，未必就是眞的。我們祇能夠肯定郭安安對尹志堅的感情很深，不然她就不會給送進精神病院，亦不會回來了。」

「唔，」却德說，「我就希望尹志堅很愛她了！」

「爲什麽呢？」那個手下問。

却德還沒有機會作答，就有另一個手下進來了。他對着却德說：「你的長途電話。」

却德的眉頭一皺：「我的長途電話？誰來找我？誰？」

「是老板！」那手下說。

長途電話則是要到鎮上的小小的電報局去接聽了。雖然也可以駁到這屋子來，但是這樣，則電報局的接綫生可能會偷聽到，如要防止這件事情發生，就要到電報局去接聽。於是却德去了。

電話那邊傳來郭天明的聲音。郭天明說：「却德，我的女兒是不是回到這裏來了。」

「是的。」却德說。

「你讓她走掉了，爲什麽？」郭天明吼叫道。

「你怎麽知道？」却德問。

「別管我是怎麽知道的！」郭天明又叫道，不過很明顯，他是從接電話那個手下的咀巴裏知道的。

「老板，」却德說，「我也是剛剛才知道，你是有一個女兒的！」

「你知道就不應該放她走了！」郭天明又吼道，「你應該保護着她！」

「老板，」却德夷然地說，「你從未對我講過你有一個女兒會回來，亦沒有對我作過指示，告訴我假如發生這種事情的話應該怎辦，而我亦不能找到你，祇有你能找到我，所以我祇有用我認爲適當的方式處理！」

「完全不理她，這就算是處理嗎？」郭天明又吼道。

「你聽我講！」却德說：「她逃到那外面去，多數不能自己生活，尹志堅他們非要收留她不可，而當尹志堅他們有這樣一個人在身邊，他們的行動就受到很大的制肘！既走動得不快，亦走得不遠，那時我們就容易追上了！」

「我不要我的女兒落在他的手中。」郭天明吼道。

「怎麽了？」却德說：「我聽說你以前是不反對你的女兒跟他要好的呀！」

「現在不同了，」郭天明又吼叫道：「現在不行！」

「這却是我料想不到的事情。」却德說。

「而且，」郭天明又叫道：「尹志堅可能把她殺掉！」

「你以爲尹志堅會這樣做嗎？」却德問。

「他是一個狂人，」郭天明吼道：「他已經殺死了不少人了！」

「狂人這個問題，我與你之間都是明白的。」却德說，「狂與不狂，你和我都清楚。你以爲尹志堅眞會殺死她？」

「假如尹志堅把她拿在手中威脅我們，那又如何？」郭天明問。

「你是那麽重視你的女兒嗎？」却德問。

「她是我的女兒，」郭天明又叫道：「假如她有什麽不測，那你要負全部責任，你現在馬上替我去把她找回來，你明白嗎？」

「這正是我打算做的事情，」却德說：「我不但要把她帶回來，而且還要把尹志堅、司馬洛和那個比提也帶回來！」

「這個你也最好快點做成功！」郭天明說。

跟着，郭天明就把電話掛斷了。

「喂！喂！」却德焦急地叫，但是，電話一掛斷了之後就很難再接通了，因此，却德是不能再與郭天明講什麽了，而更糟的就是却德要找郭天明是無法找到的。

却德恨恨地把聽筒再摔回下去。

「怎麽了。」在旁邊那個手下問。

「有什麽怎麽了，」却德說：「我現在正在奇怪，究竟實在誰才算是狂人，也許，狂人是我們的老板！」

「現在怎辦呢？」那手下惶惑地問。

「現在就照我的方法辦事好了，」却德說：「他是把權交給我的！」

他們出去了，除了他們之外，就祇有電報局的接綫生知道他們是接過郭天明的電話，不過這是不要緊的，因爲郭天明聘請他們是意中事，但是郭天明講什麽，他們則並不知道，所以是不要緊的。

× × ×

司馬洛與比提是看到郭安安從鎮上出來的。

他們不認得郭安安，因此心中充滿疑

慮，奇怪這個是什麼人，他們是在天亮了之後看到的，一個女孩子在荒野中獨行。

「這個會不會是什麼詭計呢？」司馬洛用望遠鏡看着，這樣說道。

「我猜這個可能是郭安安。」比提相當準確地推測，「你看，她走起路來毛手毛脚，不會是一個動作靈活的人，亦更不會是一個善於在山野中行動的人，假如有意放這樣一個女孩子出來，怎麼難得倒我們呢？」

「我知道，」司馬洛說：「而且亦看得出她的身上並沒有武器，不過，他們可能是隨便捉一個女孩子趕出來。」

「那又如何呢？」比提問。

「我們是有同情心的，」司馬洛說，「我們看着．明知她是沒有能力在這荒野中活下去的，我們會收留她或者帮助她，她就會跟着我們，那樣就會把我們的行動拖慢了！」

「我們不會中這個計的。」比提說。

「但是看這個女孩子的樣子也的確是很可憐的！」司馬洛說。

「唔，你這個風流人物，又來了！」比提說：「看見美麗的女孩子就忍不住動心！」

「就是不美麗也是一樣的，」司馬洛辯道：「不過不要緊，這個地方又沒有猛獸，她祇是挨一下餓吧了，不會有危險的，我們大可以暫時把她觀察一下！」

「我也是這樣想！」比提說。

「奇怪，」司馬洛說：「她正在叫喊，不知道在叫些什麼。」

他從望遠鏡是可以看到這個女郎正在叫喊的，不過望遠鏡祇是可以把視像拉近吧了，却不能把聲音拉近，所以他們祇是看得到她在叫喊而聽不到她是在叫什麼。

比提說道：「不如我們去聽一聽她在叫喊一些什麼吧！接近一點，就可以聽到了！」

「讓我們先看清楚吧，」司馬洛說：「我們可以觀察到黃昏的時候，看看她的動靜是怎樣的吧。」

「好的，」比提說：「我們不如分開來吧，你看着她，我則看着鎭上的人，假如他們是有什麼詭計的話，他們是一定會派人出來的，那時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單單這個女孩子是沒有作爲的。」

「這也好，」司馬洛說：「我們分開來看清楚吧！」

他們約定了一個時間地點再會面，然後便分手了，司馬洛向郭安安走過去，假如他要觀察她的話，那他是非要接近她不可的，因爲當她一進了樹林中之後就看不到了，無從觀察，而且她進入了樹林中之後，亦可能根本就失去了踪跡，要把她找同來就不容易了。

比提則是守在一個可以看得到鎭上，而鎭上看不到她的地方，就是在一座樹林茂密的山崗的頂上，望遠鏡通過樹枝樹葉的縫隙望出去，她在這裏是很安全的，即使在入夜之後，却德那黑光望遠鏡亦是看不到她，一如日間用望遠鏡亦看不清楚樹林中的人，她並不是知道却德有那樣厲害的一把槍，她祇是够機智，經驗和天份使她作了這樣的預防措施。

司馬洛有了比提在這邊掩護着，暫時就沒有後顧之憂了，他盡可能快速地向郭安安接近，他們的行走路綫終於相遇，不過，司馬洛並不與郭安安交談，所以不在郭安安的面前露臉，祇是暗暗跟着她。

還是相隔相當遠的時候，他就已經知道這個女郎是郭安安了，因爲他聽到郭安安的叫聲，他聽到郭安安是正在叫喊着尹志堅。

郭安安一面走就一面在叫：「志堅，志堅，你在什麼地方，我同來了，爲什麼你不來見我？」

司馬洛聽着她的叫聲和看着她，就不由得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因爲聽她的語氣與及看她的神態，他也可以看出她這個人是不大正常的，雖然未必是瘋狂，不過却絕對乃是神經頗有問題。

他知道她並不是那些人派出來的。

但是郭安安來了，那些人是應該知道的，何以又會放她出來呢？因爲司馬洛不是在鎭上，與鎭上的人亦毫無聯絡，因此他不明白。不過他的大致推測是對的，假如郭安安是在他的手上，那麼他的行動的靈活程度，就必然是會大受影响的了。

郭安安在那山野之中漫無目的地走着，衣服也給經過的地方的樹枝樹葉扯得破破爛爛了，樣子看來實在可憐，而因爲她在不停地叫，聲音亦變得嘶啞起來，也叫得比較少了，不過她大致上叫的還是那幾句。

後來，她到了山中一座水潭的旁邊，在石上伏下來，向潭中喝了幾口水，又嗚咽着說：「志堅，爲什麼你還不來？我的肚子已經很餓了！我會餓死的！」

司馬洛的心情變得很矛盾。比提沒有講錯，美麗的女孩子最能够挑起他的弱點，倒不是因爲他要佔有她，這就是他的一種本性而已。他也明知道郭安安是尹志堅的女人。他身上是帶着一些比提所製造的乾糧，可以讓他果腹，而他是可以分給郭安安一點的。但是他不願意這樣做。他相信既然他知道郭安安在這裏，尹志堅也是知道的。郭安安是爲尹志堅的問題，就讓尹志堅出來解決好了，假如尹志堅也可以忍，爲什麼郭安安不可以忍？

跟着，他的靈敏的耳朵就聽到了附近的林中還有別人在走動，這是聽覺和第六感加起來而使他知道的。假如是別人，就不會知道了。

他拿好了自己的武器，小心地戒備着，他相信這應該是表示尹志堅來了的，但是這同時亦可能是鎭上有人來了。雖然後者的可能性不高，假如來的乃是鎭上那些打手們，那比提應該會在半途就把他們截住了，不可能到達的，除非是比提亦給他們的消滅了，但是比提被消滅的可能性則是更低的。

他等了一陣之後，忽然有一隻包裹從天而降，跌在潭邊的地上。郭安安愕愕地看着，又叫起來：「志堅，志堅，你來了嗎？」

還是毫無反應。此時，司馬洛就肯定來者果然乃是尹志堅了，因爲連司馬洛亦無法知道抛這包裹的人是在何處。這種隱藏的本領，就是祇有尹志堅這一級的人可以做到。

郭安安的叫喊沒有得到反應，使她遲疑着走上前去，把那隻包裹拾起來，那包裹是用大塊的樹葉和籐包紮起來的，她解開之後，就發覺裏面裝的乃是食物，是燒熟了之後晒乾了的野味的肉，與司馬洛隨身所携的差不多，看來這果然是尹志堅抛給她的了。

「志堅，」郭安安楚楚可憐地叫道：「這是你給我的嗎？」

仍是沒有反應．而且就是連司馬洛亦不能再察覺出有人在附近行動了，也因此他亦無法知道尹志堅此時是正在什麼地方，他就祇知道尹志堅是在附近。

郭安安顯然是很餓了，天然的需要使她暫時放棄叫喊，吃了再算，於是她便就坐在那裏進食起來。

應該這樣，尹志堅既然抛給她這包食物，一定可以聽到她叫喊，假如叫他他也不出來，再叫也是沒有用的。

司馬洛看着她吃，一面奇怪尹志堅是否也是正在看着。不過，假如尹志堅是正在看着的話，司馬洛却是沒有辦法看到他了。尹志堅在森林活動的本領比司馬洛更高強，他不自動出現，即使司馬洛亦是不容易找到他的。

郭安安吃得不多，很快就吃飽了。她又長聲叫起來：「志堅，志堅！你怎麼了？你不要我了嗎？」

還是沒有反應。司馬洛奇怪尹志堅是不是想法與他相同，假如與郭安安會合，行動就不自由了。抑或，尹志堅是不信任她？丁老太太講過，郭安安是與她的父親郭天明串同騙去了他的血蝴蝶的。

郭安安掩着臉哭了起來。這也是女人最能使男人心軟的，司馬洛也心動起來了。但是尹志堅則似乎仍是不爲所動，毫無反應。難道尹志堅是因爲知道司馬洛在場，所以不出來嗎？也許，司馬洛應該暫時避開一下？

這樣想着的時候，郭安安就站起來，動手脫下身上的衣服，一面說：「我要洗一個澡了！」

這使司馬洛大爲尷尬，於是他決定先行避開。

他轉身就走，而且也不再極力隱藏自己行動的聲音。這個郭安安是不會聽出來的，但是尹志堅則一定可以聽到。

司馬洛離開了樹林，故意在較高的空地上現一現身，讓尹志堅可以看到他是已經離開了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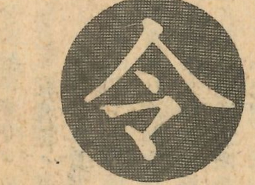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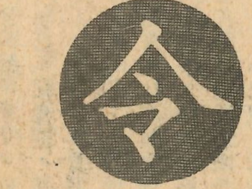
郭安安在那水潭的旁邊慢慢地把衣服脫下來。她身上祇有很簡單的衣服，實在很快就可以脫個精光的，但她却用了相當長的時間，那是因爲她特別着重脫時的姿勢，盡量使自己的動作顯得富於誘惑性。她是要用女性最原始的武器把尹志堅引出來。假如尹志堅的定力不够就會出來了。

司馬洛的離開是很合理的，假如他在場，那麼場面就會變得相當尷尬了。

郭安安終於把衣服全部脫下來了。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而且年紀也輕，看來也是二十歲剛出頭吧了。她有一具青春而美麗的肉體。她站在潭邊的石上，慢慢地轉了幾個身。這誘惑性實在是非常之強的，假如是有別的男人在這裏，她就很厭煩了。但是她顯然深信在附近的男人就是尹志堅。

（未完．三）



金劍令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劍南、薛慕蘭等四人來到太子廟，就有一個青衲和尚招呼入內，薛慕蘭很熟落的進入僧舍房間，指點丁、方二人在右廂歇宿，初更時分，丁、方二人聽到左廂開啓房門有人出去，二人跟踪追出，見薛慕蘭、卓雲和來到樹林裏，不久，又見孫必顯帶着閻老九、任東平等五人到來；又不久，又見六個穿青衲的和尚戴住面具進來和閻老九等打鬥，閻老九有些敵不住，忽然又來了萬啓岳帶領各派掌門闖進來，霍從雲先將澄通和尚點了穴，其他的和尚也被各派掌門制服，任東平將卓雲和刺傷，薛慕蘭反將鐵扇公子和魁星筆打敗，看來是用昔年秦家嶺的武功……

簫聲導迷境

方如蘋在說着幾句的工夫，場中兩人已經各展劍法，打得極爲激烈！

薛慕蘭劍勢開闔，宛如魚龍曼衍，漾起八九道劍光，長短參差，倏忽變化，虛實難辨，快捷凌厲兼而有之！

柳飛燕劍勢也不弱，一柄長劍使得寒芒流動，像銀蛇般亂閃，不論對方八九道劍光，刺向那裏，她都不失毫釐，記記接了下來。

這一陣工夫，噹噹鏘鏘之聲，不絕於耳！

方如蘋道：「她使的這是什麽劍法？八九道劍影，竟然沒有一道是幻影！」

丁劍南緊握着她的手，攢眉道：「妳看出來了沒有？柳姑娘雖然每一劍都接下了，但薛慕蘭劍劍辛辣，一片攻勢，柳姑娘却是退處守勢，沒有還手的機會，時間稍長，只怕非落敗不可！」

方如蘋道：「你這樣關心她，怎不挺身而出？英雄救美，最容易博得美人的芳心了。」

笑腔拯英豪

丁劍南笑道：「妳說到那裏去了？」

方如蘋道：「我說的是眞話呀，看你心裏有多着急，手掌心都沁出汗來了。」

正說之間，突聽一聲清叱，柳飛燕劃起一片金風，劍光大盛，震開薛慕蘭八九道劍光，借勢反擊，一劍接一劍連綿而上，愈攻愈急。

這回柳飛燕使出了看家本領，人劍幾乎連成一體，劍光如波濤洶湧，步步緊逼，把薛慕蘭逼得連退了三步。

方如蘋低聲笑道：「現在你可以放心了。」

丁劍南搖着頭道：「妳也是劍術大行家，怎麽看不出來？柳姑娘的劍勢，本以輕靈爲主，輕靈，則氣勢有餘，可以經久不衰，她應該以守待敵，不該躁進，她這種全力進擊，對付弱手，可以一擧克敵，但薛慕蘭和她在伯仲之間，這一擊如果不能得手，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反而予人以可乘之機。」

方如蘋不覺點頭道：「你說的果然大有道理，但薛慕蘭若是接不下來，她不就勝了嗎？」

丁劍南道：「薛慕蘭未必會落敗。」

薛慕蘭在連退了三步之後，果然立還顏色，長劍橫胸推出，這一劍原極普通；但劍勢甫出，匹練陡現，化作一道丈許寬的劍光，朝柳飛燕攻去的劍光飛捲而出。

柳飛燕眞如丁劍南所說，一鼓作氣，攻勢已經到了「再而衰」的時候，當然不敢和她硬接，突然雙足一點，縱身飛起一丈四五尺高，揮動長劍，幻起一片光影，朝薛慕蘭當頭洒落。

丁劍南睜目道：「糟了！」

方如蘋道：「你幹麽大驚小怪，柳姑娘這一招使得不錯呀！」

丁劍南道：「這一招對任何人都可以，但對薛慕蘭使不得。」

方如蘋道：「爲什麽？」

爲什麽？答案已經出來了，但見薛慕蘭冷哼一聲，長劍圈動，把平推出去的劍光一收，迅即朝上劈去。

這一記淩空發劍，劍勢乍發，突然在空中爆散出九道強烈銀光，勢如長虹貫日，電掣射上。

柳姑娘身起空中，不比平地，九道劍光從下而上，不易接得住，只要接不住一道，你非被劍光腰斬不可。

就在此時，但見一道人影疾逾鷹隼，淩空飛起，一把抓住柳飛燕，又騰空飛了回去。

丁劍南，方如蘋練成「洗髓經」，目力特強，自然看得清楚，其餘的人，被薛慕蘭九道強烈銀光，照得耀目生花，那想看得清楚？

方如蘋低啊一聲道：「這會是誰，竟有如此高明的輕功！」

丁劍南道：「除了崆峒飛龍霍老哥，還會有誰？」

薛慕蘭發出九道劍光，因爲銀光強烈，連她也沒看清楚身淩半空的柳飛燕已經被人救走，仰首向天直等劍光使老，依然沒有接觸，心中暗暗奇怪，長劍一收，凝目看去，星河耿耿，那有柳飛燕的人影？

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敵人既已無聲無息的飛落，可能就落到她身後，發劍襲來，急忙一個輕旋，轉了過去，身後也不見敵人蹤影！

突聽有人大笑一聲道：「姑娘好劍法，老朽不自量力，要向姑娘討教幾招。」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紫臉濃眉，年在五十以上的藍褂老者來。

這人正是剛以極快身法淩空把柳飛燕救下來的崆峒飛龍霍從雲。

薛慕蘭被他這聲「姑娘」叫得不禁臉上一熱，沉下臉，目注霍從雲問道：「你是什麽人？」

萬啓岳沒想到連敗年其武，公孫乾的會是一個姑娘家，心頭微微一懍，忖道：「此女會是何人門下，竟有如此高明的身手？」

霍從雲含笑道：「老朽蓋大鵬……」

話聲甫落，突見一道人影飛馳而來，好快的身法，不過轉眼工夫就到了面前。

那是一個錦袍佩劍的年輕人，看去約莫二十二三歲，臉型瘦削，生得濃眉朗目，神情倨傲，目光一掠衆人，冷冷的道：

「二師妹，這些是什麽人，胆敢在這裏滋事？」

薛慕蘭、卓雲和連忙躬身道：「大師兄來得正好，他們之中有武林盟主萬啓岳，形意、白鶴兩派掌門人，還有武當的清塵道人……」

「哈哈！」錦袍青年仰首向天發出一聲長笑，說道：「好極，這些人平日請還請不到！今晚居然不請自來，全都自己送上門來了！」

霍從雲道：「自己送上門來，門在那裏？」

錦袍青年偏頭問道：「這人是誰？」

薛慕蘭道：「他自稱蓋大鵬，正要和小妹動手。」

錦袍青年道：「妳們不是還帶來了兩個人嗎，師傅叫妳們快些同去，這些人自有愚兄會料理的。」

薛慕蘭道：「還有兩人寄住在太子廟，我們約好了明天一早上山的。」

錦袍青年道：「那也好。」

霍從雲呵呵笑道：「咱們本來只逮到了兩個，如今又多了一個了。」

錦袍青年目光一注，喝道：「你說什麽？」

霍從雲道：「連你不是三個嗎？你們今晚來了，就未必走得了，依老朽看，你們只有兩條路可行。」

錦袍青年道：「那兩條路？」

霍從雲說道：「第一，你們三個束手就縛，帶我們去見你們師傅，第二、不願束手就縛，也不妨放手一搏，不過依老朽看，今晚你們大概是沒有機會全身而退的了。」

錦袍青年說道：「在下走的是第三條路。」

霍從雲道：「第三條路怎麽走法？」

錦袍青年道：「在下可以帶你們去見師尊，但必須先點了你們三處穴道。」

霍從雲道：「那是說咱們會敗在閣下手下？」

錦袍少年傲然道：「難道你們還有勝算嗎？」

霍從雲大笑道：「閣下可要試試？」

「慢點！」錦袍青年一擺手道：「你退下去，叫萬啓岳來。」

這話的口氣，是說霍從雲沒資格和他動手了。

霍從雲雙目神光暴射，大笑道：「閣下輕輕年紀，口氣够狂，憑老朽的身份，應該和你師傅動手，你還不够格呢，老朽可以恕你年幼無知，你要和萬盟主動手，自然可以，那也要先勝得了老朽。」

錦袍青年臉色微變，濃眉一挑，冷然道：「無知匹夫，勝你何難？」

說話之時，臉上微現紫氣，目中也射出濃重的殺機！

霍從雲眼看錦袍青年臉現紫氣，他被對方這句「無知匹夫」，罵得心頭不覺有火，心中暗道：「原來他練的是紫煞神功，紫煞神功又何足道哉？」一面點頭道：「很好，閣下那就使幾招給老朽瞧瞧！」

錦袍青年沉哼一聲道：「接招！」雙掌一合即分，朝前拍出。

這一拍之勢，立見顏色，他直竪推出的雙掌，掌心已赫然現出一片暗紅之色！

霍從雲暗道：「果然是紫煞掌，但紫煞掌練到十二成，整隻手掌都會色呈紫色，他僅掌心發紫，才不過五成功力而已！」心念一動，口中狂笑一聲，雙手一抬，朝前迎着對方雙掌推出。

清塵道長見多識廣，自然也已看出錦袍青年練的是「紫煞掌」了，心中暗暗一驚，忖道：「霍施主不會不認識紫煞掌，如何還和他硬接？」

要知紫煞掌，乃是五種煞掌中最厲害的一種，擊中人身，七日必死，無藥可救。（五種煞掌，分爲紫、白、赤、青、黑、以紫煞掌爲首。）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但聽「拍」「拍」兩聲，四掌交擊，霍從雲站立如故，錦袍青年却被推得雙脚離地，一個人原式不動，被震出去五尺多遠。

原來霍從雲看出錦袍青年練的紫煞掌，不過五成左右，他經驗老到，自己「出雲掌」已有十二成火候，出手之際，早已功運雙掌，「出雲掌」，顧名思義，掌力出手，內勁就會像飛雲出岫，他這一功運雙掌，內勁早已透出掌心，足有數寸，縱然雙掌交擊，紫煞掌力也碰不到他的掌心，這可以說是完全是以經驗和功力勝敵，是以只能把對方推出，無法傷得了對方。

却說霍從雲把錦袍青年震退出五尺以外，立即雙掌一收，呵呵笑道：「年輕人，你紫煞掌不過五成左右，就口發狂言，依老朽相勸，你回去再練上十年，再行走江湖不遲。」

錦袍青年從未被人如此輕視過，一張瘦削臉氣得煞白，鏘的一聲掣劍在手，正待開口！

突聽遠處傳來了一縷嫋嫋簫聲！

這一縷簫聲，好像來自天上，也好像是因風傳來，但妳如果再仔細一聽，又好像來自四面八方，不可捉摸！

簫聲不響，每一個人都清晰入耳，悠揚頓挫，柔美悅耳。

在剛聽到簫聲的時候，大家都是老江湖，心頭自然暗存警惕，覺得這簫聲來得古怪，但等到簫聲入耳，覺得它聲調異常柔美，就漸漸被它所吸引，進入忘我之境，陶然自得，怡然自樂。

那錦袍青年正待拔劍而起，聽到簫聲，他臉上不覺有了喜色，立即返劍入鞘，迅疾後退，和薛慕蘭，卓雲和站到了一起，好像這一瞬間，他忽然置身事外，靜以觀變。

隱身樹林中的丁劍南、方如蘋眼看正在和錦袍青年動手的霍從雲忽然住手，仰首向天，怔怔出神！

不，像他這樣怔怔出神的，並不止他一個，所有在場之人，除了錦袍青年、薛慕蘭、卓雲和三人之外，諸如萬啓岳，清塵道長等人莫不一個個仰首向天，作出聆聽之狀，大有悠然出神，渾然忘我之概！

一時看得兩人心中大奇！

方如蘋低聲道：「大哥，你看出來了沒有，他們這些人，怎麽會在一瞬間變得失魂落魄一般？」

丁劍南道：「他們好像在聆聽那一縷簫聲！」

方如蘋道：「簫聲並沒有什麽古怪呀，我們不是也聽到了？要是那錦袍青年在這時候出手，每人都會被他刺上一個血窟窿，還一無所覺呢！」

丁劍南聽得矍然一驚，說道：「妳說得不錯，如蘋，那錦袍青年和薛慕蘭兩人如果拔劍出手，我們說不得也只好立時出手攔阻了。」

方如蘋道：「這一來，我們不是前功盡棄了嗎？」

丁劍南道：「妳應該知道這些人如果被殺，事情就會不可收拾！」

方如蘋柔順的道：「好吧！你既然這麽說了，我自然是聽你的了！」

兩人一面說話，一面目注林外，嚴神戒備，但錦袍青年和薛慕蘭二人，只是站在一起，似無出手之意。

簫聲依然悠悠揚揚的傳來，丁劍南聆聽了一回，實在聽不出簫聲有何異處？奇道：「這縷簫聲並無異處，何以他們都似着了迷一般，實在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方如蘋沉吟道：「這簫聲一定有着古怪，不然這些人怎麽會……哦，對了，他們住的地方叫做迷仙岩，會不會和這簫聲有關？」

「很有可能！」丁劍南說道：「但我們……」

剛說到這裏，突聽遠處傳來一陣嘻嘻呵呵哈哈的大笑！

笑聲來得太突兀，是從極遙遠的地方傳來，初時只聞隱隱的嘻嘻哈哈之聲，但等到入耳之際，就像逐漸接近，愈近就愈響，刹那之間，笑聲盈耳，四面八方俱是嘻嘻哈哈呵呵之聲，就像春雷乍發，震得人耳鼓嗡嗡不絕，把那簫聲蓋了過去。

也就在此時，本來怔立當場的衆人，也在這一刹那間驚醒過來，臉上不期而然浮現出驚詫之色！

霍從雲，萬啓岳，清塵道長等人究竟功力深厚，這一瞬間已然驚覺自己等人剛才已被簫聲所迷，幸有一個武功高不可測的人，及時以笑聲把自己從迷境中震醒過來。

這時萬啓岳耳邊突然響起一縷極細的沙啞聲音道：「你們還不快退！再遲小老兒的喉嚨就要笑破了。」

萬啓岳一怔，急忙朝大家揮着手道：「咱們快退，再遲就來不及了。」

這句話，他以數十年修爲的內力逼出，如在平時，足可傳出一里以外，但此時笑聲盈耳，大家也只隱約可聞，不過看他揮着手說話，自可料得到必有緣故，也就迅快集合在一起。

萬啓岳又朝大家說了一遍，就紛紛縱身掠起，十數條人影，去勢極快，片刻工夫就走得一個不剩，只留下六個和尚穴道所制，靜靜的站在那裏。

笑聲乍歇，簫聲也不知何時停住的，山坡間立時靜得不聞半點聲息！

錦袍青年怒容滿面，氣怒的道：「這笑的不知是什麽人，萬啓岳等人明明已被迷仙曲所制，却被這廝破壞了。」

話聲甫落，突聽耳邊響起一個極細的聲音嘻嘻一笑道：「這廝就是小老兒。」

錦袍青年一手按劍，回頭喝道：「你是何人？」

薛慕蘭奇道：「大師兄和誰說話？」

錦袍青年道：「方才有人在我耳邊說話……」

話聲未完，只聽耳邊又響起那極細的聲音說道：「小老兒是誰？回去問你師傅吧！」

錦袍青年聽得變了臉色，說道：「二師妹，妳去把他們穴道解開了，就回去，愚兄要先走一步了。」

說完，雙脚一頓，一道人影去勢如箭，激射而去。

薛慕蘭，卓雲和二人走近六個和尚身邊，解開了他們受制穴道。

薛慕蘭揮揮手道：「走！」

幾條人影同時掠起，奔行而去。

丁劍南低聲道：「迷仙曲，那簫聲果然是迷仙曲。」

方如蘋道：「但是我們怎麽會沒事的呢？」

只聽身後響起一個尖沙聲音說道：「你們眞的沒被迷仙曲迷住？」

丁劍南大吃一驚，和方如蘋幾個同時以極快身法轉過身去，目光一注，那有甚麽人影？

方如蘋道：「大哥也聽到了？」

丁劍南道：「此人好快的身法，在咱們身後說話，咱們居然連他的影子也沒看到。」

「嘻嘻！」有人在頭頂笑道：「小老兒躲在樹上，又不在你們身後，你們怎麽會看得到？」

丁劍南、方如蘋急忙抬頭望去，只見頭頂枝葉一陣亂動，撥開枝葉探下一顆頭來！

丁劍南一眼就認出那不是用樹葉引着自己上小山，後來又在酒樓上把閻老九灌醉的小老頭還有誰來？他嘻開了咀，一股酒氣直噴下來，還在朝兩人霎着眼睛。

方如蘋叫道：「老人家……」

瘦小老頭道：「我不是老人家，我是小老兒，嘻嘻，你們會不怕迷仙曲，那就去得！」

話聲一落，探下來的頭，又朝枝葉間縮了回去。

方如蘋又說道：「老人家，你請快下來……」

樹葉間響起瘦小老頭的聲音說道：「小老兒已經走啦！」

他人明明就在樹上，却說他已經走了。但丁劍南耳中，果然聽到一絲極輕微的風聲，颯然遠去，這就說道，「這位老人家果然已經走了，如蘋，我們也趕快回去吧！」

× × ×

第二天清晨，四人繼續上路，丁劍南因發生了昨晚一場事，對沿途景物，就更加特別留意起來，準備作爲退出迷仙岩，不致迷失路徑的張本。

從太子廟進入山區，這是皖山脈和大別山脈的交匯處，山重嶺複，一層又一層的高山峻嶺，愈來愈見荒僻，幾乎樵採絕跡，人跡不到，雖在大白天，隔澗虎嘯，隔林猿啼，還不時的傳來一兩聲怪鳥的鳴聲，使人會油生怖意。

四匹馬就走在連羊腸小道也沒有的山脚下，盤山而行。

一行四人，以薛慕蘭爲首，也由她一

騎當先，走在前面領路，中午時分，她在一片松林前面停了下來，回頭說道：「咱們巳經走了一個上午，在這裏歇息再走不遲。」

說着就翻身下馬，把馬韁一圈，掛到鞍上，任馬自去沿着山溪吃草。

丁劍南三人也相繼下馬，任馬自去。

卓雲和取下一包食物，走近一方大石，打開紙包，說道：「丁兄，方兄，大家一起坐下來吃了。」

這裏敢情是他們出入山區打尖的地方，中間一方平整的大石，四面圍着四五塊尺許高的石櫈，正好容四五個人坐下來。

四人圍着大石坐下，紙包中有饅頭，醬肉，鹵蛋，燒鷄，豆乾等，大家吃了個飽，又去溪邊掬着水喝了幾口。

薛慕蘭一雙俏眼盈盈如水，望着丁劍南，說道：「丁兄，方兄，我昨天和你們說的話，都別忘了，再進去，以後說話千萬小心，尤其在家師面前，她老人家問你們甚麽，你們就答什麽，沒有問你們，就不可多說，更不可出言詢問，你們有什麽事要問，除了我和四師弟，不可向別人詢問，這兩點，務必記住了。」

丁劍南感激的道：「薛兄如此關愛，在下兄弟自當謹記，薛兄只管放心。」

薛慕蘭臉上微微一紅，點頭道：「我知道二位處事謹慎，只是這是迷仙岩的規矩，從今以後，我們是同門師兄弟了，我不得不和你們說清楚，因爲二位是我和四師弟引進來的，萬一有了差錯，我和四師弟也要受到處分。」

方如蘋道：「我和表哥決不會連累二位的。」

薛慕蘭笑了笑道：「我對丁兄二位的爲人如果不清楚，還會引進師門來嗎？」

她看看天色，說道：「我們巳經休息了一回，可以上路啦。」

說完，撮口發出一聲口哨，她那匹馬聽到口哨，立即奔了過來，其他三匹馬也一起跟了過去。四人跨上馬鞍，仍由薛慕蘭在前，一路往山中進發。

行了約莫十來里路，到了一處谷口，兩邊是數十丈高的壁立石崖，有如門戶一般，進入谷口，是一條僅容一騎的谷道，左邊高峯插天，峭壁如削，右首一道溪水，水勢湍急，奔騰而下，四匹馬就沿着左首壁下而行，下臨千丈，極爲險峻！

這樣又走了一二里光景，前面地勢豁然開朗，一片百畝大的草坪，正有數十匹馬散處在草坪上啃草，四周羣峯圍繞，山麓間蓋着一、二十間草寮。

丁劍南心想：「這裏就是迷仙岩？」

薛慕蘭巳經翻身下馬，後面三人也相繼下馬。薛慕蘭說道：「丁兄，方兄，我們馬匹就留在這裏好了，你們隨我來。」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丁劍南等三人跟着她身後，越過橫跨兩岸十餘丈長一根原木搭架的木橋，就循着一條蜿蜒小徑，之字形朝上走去。這一段山徑，草長過人，就像走在綠色的夾道之中，根本什麽也看不到。

丁劍南處處留心，也只發現有許多岔路，轉轉彎彎的走着，如果沒有薛慕蘭在前領路，準會走迷了路。

這樣足足走了半個時辰光景，很可能巳經越過一二座山峯的山腰，等到薛慕蘭停下身來，巳經到了一處突岩之下。

她轉身道：「丁兄隨我進去。」雙手分開及人長草，身形一側，低頭朝裏面跨入。

丁劍南跟着她低頭跨入，原來這草叢中間是一個洞窟，洞口只有半個人高，必須彎着腰才能走入。

他後面是卓雲和，再後面是方如蘋，自有卓雲和會招呼，進入石窟，眼前一片黝黑，走了四五步，才算可以直起腰來。

丁劍南練成「達摩洗髓經」，自可看得清楚，這座石窟，裏面足有十數丈方廣，到處亂石纍纍，不似有人居住，心中不禁暗暗狐疑。

薛慕蘭筆直往裏行去，一直走到裏首，才站定下來，說道：「現在我們要往上躍起，約莫有兩丈來高，你上得去嗎？」

丁劍南道：「二丈高還可以。」

薛慕蘭道：「那好，我先上去，你聽我招呼再上來。」

說完，雙足一點，身形嗖的凌空直拔而起，只一閃便自不見，接着只聽她的聲音從上面傳下來：「丁兄，你可以上來了，只是要小心些，當心額頭撞上山石。」

接着但聽「唰」的一聲，二丈高的崖上亮起了一點火光。

其實丁劍南目能夜視，縱然沒有火光，也看得清楚，口中答應一聲：「在下來了。」

雙足一點，縱身朝石崖上躍去，他不願在她面前炫耀武功，只躍起兩丈來高，正好縱到崖上。

薛慕蘭趕緊一把握住他手臂，往裏一拉，說道：「站進來些。」

她這一拉，兩個身子幾乎貼在了一起，丁劍南慌忙站住。

薛慕蘭呼的一聲吹熄了火筒，眼前登時恢復了一片漆黑。

丁劍南只見她一雙盈盈目光，流露出綿綿情意，說道：「這裏不准點燃燈火的，我是怕你看不見，才打亮了火筒，再進去，就不能再亮火筒了，你路徑不熟，只要拉着我的手走，就好。」

丁劍南問道：「他們呢？」

薛慕蘭笑道：「方兄自有四師弟會領路的，要不是這條路不好走，也用不着一個帶一個了。」

說着果然伸出手來，拉住了丁劍南的手，一面說道：「這條路很逼仄，走得小心些，別碰破了頭。」一面牽着丁劍南的手舉步朝上行去。

丁劍蘭不想讓她知道自己目能夜視，只好由她牽着手走，口中說道：「多謝薛兄。」

薛慕蘭幽幽的道：「換了旁人，我才不會用手拉他呢！」

丁劍南柔荑入握，但覺薛慕蘭的玉手柔若無骨，軟滑如玉，敢情她還是第一次和男人接觸，好像觸電一般，帶着輕微的顫抖。

接着身後又亮起火光，卓雲和在招呼着方如蘋上來。

丁劍南一面跟着薛慕蘭走去，一面運足目力，朝四周打量，但覺這是一條天然的山縫，一路行去，果然極爲逼仄，有幾

處還須側着身子吸胸收腹，才能通過，而且脚下也亂石纍纍，高低不平。

薛慕蘭走在前面，不時的提醒着他，這一脚要踩高些，那一脚落脚之處，是在突出的石筍上，這裏石筍上有一塊尖銳的石頭，會劃破衣衫，前面一步，頭要低點，才不會碰上，她從小走慣了，閉着眼睛都說得出來，但也顯示出對他特別關切。

其實丁劍南不用她說，也看得一清二楚，心中却暗暗奇怪：「她們怎麽會住在這樣黝黑的石窟裏？」

薛慕蘭因丁劍南初來，路徑不熟，是以走得極慢。後面兩人和他們相距不遠，也一路跟着走來。

這條石縫少說也有數十丈深，四人足足走了一頓飯的工夫，才算通過，走出石縫，地勢就開朗了不少，當然還在石窟之中，那是山腹間一條較寬的甬道，地上也平整得多了。

薛慕蘭依然牽着他的手，並未停步，走完甬道，前面是一個圓形的石洞門。

薛慕蘭剛走近洞門，只聽裏面响起一個蒼老的婦人聲音喝問道：「來的是什麽人？」

薛慕蘭躬身答道：「右使二號薛慕蘭，四號卓雲和，奉師尊之命，帶來丁南強、方仲平二人，參見師尊去的。」

只聽那蒼老聲音道：「進去。」

薛慕蘭回頭道：「丁兄隨我來。」舉步朝圓洞門中走入，裏面依然是一條甬道，一路行去。

丁劍南凝目看去，圓洞門內右側似是有着一間黝黑的石室，却不見有人，身後卓雲和、方如蘋也緊跟着走來。

這條甬道不過四五丈遠近，便到盡頭，就在此時，但聽一陣隆隆輕响，甬道盡頭處的地面上，露出一個長方形的窟窿。

薛慕蘭道：「你們隨我下去。」舉步跨下。

丁劍南早巳看出那窟窿下面有着一條石級。等四人走下石級，頭上又响起一陣隆隆震動，窟窿巳被一方大石掩了起來。

這道石級，少說也有三四百級之多，走到底下幾級，巳經隱隱可以看到天光。石級盡頭，離前面不遠，果然有一個圓形的洞門，天光照射，眼前頓時大亮。

薛慕蘭道：「到了，隨我出去。」

跨出圓形洞門，但覺天風徐來，白雲舒捲，令人精神爲之一爽！

丁劍南暗暗哦了一聲：「原來自己四人，穿過一座山腹，才到這裏的。」

石門外是羣山環抱的一片山谷，樹林葱鬱，看去佔地極廣，敢情除了方才來的一條山腹秘徑，別無通路，這當眞是一處比桃花源還要隱秘的世外仙境。

只是一眼望去，除了一片原始森林，什麽也看不到，心中覺得奇怪，但因薛慕蘭一再叮囑，到了裏面，不可隨便發問，自然不好開口。

仍由薛慕蘭領路，舉步朝樹林中間走去，大家跟着她跨入林中，走了四五步，才看到樹林中間有着一條黃泥舖成的小徑，一路通行過去。

丁劍南留心細看，除了自己走的這條小徑之外，兩邊森林似乎黑沉沉的冒着烟霧，一點也看不清楚，任你如何運足目力，還是模糊不清，心中不由大爲驚奇，暗自忖道：「這些樹林，都是原始森林，怎麽會佈置成奇門陣勢的呢？」

要知他師父太岳山人原是五行門的掌門，對八卦易理和陰陽五行生尅之學，自然極爲精博，也自然會對唯一的傳人，傾囊相授。這些奇門陣勢自然也難不倒丁劍南，一路行來，經他仔細觀察，心中又感到十分驚奇！

這一座佔地極廣的原始森林，擺列的竟然是師父和自己講過的陣法中最精奧的「顚倒奇門陣法」！

要把偌大一片山谷，用原有的森林，佈置陣法，這要多少時間，多少人力？

不多一回，來至一座小山脚下，這是山谷的中心，小山上同樣古木參天，一片蒼翠，一座精緻的樓宇，背山而起。

四人走到樓宇前面，薛慕蘭脚下一停，回頭說道：「你們隨我進去。」

領着三人進入玄關，來至一間小客室中，才抬抬手道：「丁兄，方兄請在這裏稍坐，我們進去禀明師尊，再來相請。」

丁劍南道：「二位只管請便。」

薛慕蘭、卓雲和沒再說話，轉身匆匆往裏行去。

丁劍南、方如蘋就在椅上坐了下來。先前只當兩人進去通報，很快就會出來，那知等了足足一頓飯的工夫，依然不見二人出來招呼。

他們在路上的時候，薛慕蘭巳經一再叮嚀，到了裏面，不可隨便說話，是以只是靜靜的坐着等候，不敢交談。

這樣又過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聽門口响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走進一個身穿綠色衣裙的少女。

這姑娘看去不過十五六歲，生得眉目如畫，秀髮披肩，目光朝兩人一轉，輕啓櫻唇，說道：「你們就是丁南強、方仲平了，谷主請你們進去。」

丁劍南站起身，抱抱拳道：「有勞姑娘帶路。」

綠衣少女很快轉身，說道：「二位請隨我來。」

走出小客廳，是一條走廊，兩人隨着綠衣少女身後，穿廊而行，一回工夫就到了後進。

這是一個寬敞的花圃，種着許多不知名的奇花異卉，嫣紅姹紫，花氣襲人，兩邊走廊圍以雕欄，迎面五楹樓宇，畫棟雕樑，極爲富麗。

綠衣少女領着二人從花圃中間一條舖着紫石的花徑來至階前，跨上石階，走入中間一間客廳，一直來至東首一間門口，才脚下一停，躬身說道：「啓禀谷主，丁南強、方仲平來了。」

只聽門內响起另一個少女聲音說道：「叫他們進來。」

綠衣少女立即跨上一步，打起門帘，說道：「二位請進。」

丁劍南、方如蘋低頭跨入室中。敢情這裏是「谷主」日常的起居室，略呈長方，室中擺設精緻，上首有一座鏤花軒門，中間垂着一道珠簾。

珠簾裏面，放一把雕花錦椅，椅上隱綽綽坐着一個婦人，婦人身後還伺立了三四個綠衣少女，因隔着一道珠簾，看不眞

切，丁劍南也不敢凝目去看，只是一瞥間的事。

簾外下首垂手站立着薛慕蘭、卓雲和二人，神色極爲恭敬。

這倒有點像垂簾聽政皇太后。

兩人剛一進門，就聽薛慕蘭說道：「丁兄、方兄快來拜見師尊。」

丁劍南、方如蘋忙走上兩步，一齊跪拜下去，說道：「弟子丁南強、方仲平叩見谷主。」

還沒有拜師之前自然不能稱師尊了。

簾內射出兩道寒電似的眼神，盯注着兩人，响起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說道：「起來。」

兩人依言站起，退到邊上，自然也不敢抬頭去看。

簾內老婦聲音又道：「你們是九宮門的弟子？」

他們身上佩的劍，鐫有九宮門標誌，誰都可以一眼看得出來。

丁劍南道：「不知道。」

老婦聲音又道：「你們師父是誰？」

丁劍南道：「弟子兄弟的師傅是一位道人，住在茅篷裏面，是有一次我們跟先父上山去遇到的，師傅說弟子二人資質不錯，要收我們做徒弟，先父看他相貌古樸，頗有道氣，就要我們拜他爲師，後來每隔幾天，就到山上茅篷裏去找他，師傅就敎我們武功和練氣的法門，這樣過了幾年，有一次，師傅送了弟子兩人每人一口長劍，過幾天再去，師傅已經不在了，後來就一直沒有再見過他老人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道號。」

老婦聲音道：「你們也沒問過他？」

丁劍南道：「弟子兩人也問過幾次，師傅總是笑而不答。」

老婦聲音又道：「你們在什麽山上學藝的。」

丁劍南道：「九眞山。」

老婦聲音問道：「前後學了幾年？」

丁劍南道：「五年多。」

老婦聲音道：「你們練了些什麽？」

丁劍南道：「掌法和劍法。」

老婦聲音又道：「你們練過了幾年內功？」

丁劍南說道：「如今算起來快六七年了。」

話聲方出，突覺一股無形內力無聲無息的推來。

丁劍南吃了一驚，他不敢抗拒，口中故意「哦」了一聲，上身往後一仰，登登的退下了四五步。

方如蘋自然也察覺了，跟着往後連退，她看大哥退了四五步，自己就多退了一步，兩人才站住椿，臉上也故意裝作吃驚模樣。

站在下首的薛慕蘭、卓雲和也不覺吃了一驚，但却不敢作聲。

老婦聲音又道：「很好，你們練了七八年內功，倒也已有四五成火候。」

丁劍南連忙惶恐的道：「弟子每晚都練，只是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進步？」

老婦聲音道：「你們想投到我門下來嗎？」

丁劍南躬身道：「弟子二人，外出求訪名師，蒙薛兄、卓兄不棄，答應引到谷主門下，只不知谷主肯不肯收錄？」

方如蘋却撲的跪了下去，叩頭道：「弟子和表哥求訪名師已經很久了，只是沒有機緣遇得上像谷主這樣的名師，還望谷主垂憐，弟子一片求師之心，破格錄取，弟子感激不盡。」

丁劍南看表弟跪下去了，也連忙跪下，叩頭道：「表弟說的是實情，弟子兩人一心訪求名師，苦於無人接引，弟子兩人向道心虔，還望谷主開恩，俯允所請。」

「起來。」老婦聲音笑道：「你們兩人資質果然不錯，武功也有相當根基，好，老身答應你們……」

丁劍南、方如蘋大喜過望，連連叩頭道：「師傅在上，弟子給妳叩頭。」

直到此時，薛慕蘭、卓雲和才算放下心來，臉上不期而然有了喜色。

老婦聲音道：「你們先起來，拜師那有這麽簡單？你們先住下來，老身會交代他們考核過你們武功之後，自會有人傳你們武功，拜師之事要藝滿下山才舉行。」說到這裏，接着道：「慕蘭，妳去給他們安排住處，明天，帶他們去見見常長老。」

薛慕南躬身道：「弟子遵命。」一面朝兩人道：「丁兄二位隨我來。」轉身往外走去。

丁劍南、方如蘋隔着珠簾，躬身道：「弟子告退。」恭恭敬敬後退了幾步，才轉過身跟着薛慕蘭退出。

丁劍南對這位隱身珠簾之內的谷主，有一種神秘之感，從他們詭秘的行徑看來，這位迷仙岩谷主顯然具有極大的野心。

師叔要自己兩人前來江南，到底是不是和迷仙岩有關呢？

三人默默的走出樓宇，從另一條古木參天的幽徑中行去。丁劍南看看離樓宇已遠，正待開口！

薛慕蘭已經轉過臉來，含笑道：「恭喜丁兄、方兄，師尊不但答應把你們收列門牆，而且從她老人家的口氣聽來，對你們的印象也很不錯呢！」

丁劍南道：「這是薛兄引進來的，師尊相信的是薛兄嘛！」

薛慕蘭給他說得心頭漾起一絲甜意，偏着頭說道：「你很會說話！」

方如蘋心中暗道：「看來這丫頭對大哥動了情，這也好，自己兩人深入險地，這丫頭是谷主的二弟子，在同門之間，很有點權勢，她對大哥動了情，就會處處關心，隨時指點，自己兩人豈不等於多了一個內綫。」心中想着，一面偏頭問道：「薛兄，現在我們應該改變稱呼，要叫你師兄了吧？」

薛慕蘭道：「還早着呢，我們這裏的規矩，初入門的人，一共有兩種，一種是從小由師尊調敎長大的，一共只有十個人，一種是帶藝投師的，就像二位一樣，必須按你們所學，先把本門功夫練好，才能拜師，再由師尊因才施敎，傳授一二招絕藝，很可能就派出去了。」

丁劍南道：「先把本門功夫練好，在下兄弟自己已經練了多年，沒有人指點，練來練去，就是這些，還會有進步嗎？」

薛慕蘭朝他笑了笑道：「這個不用你担心，我們這裏有的是各門各派的高手，

還怕沒人指點你們？師尊不是吩咐明天要我帶你們去見見常長老嗎？常長老就是九宮門的高手，你們對九宮門的武學，已有相當根柢，再經常長老指點，就可成爲九宮門的年輕高手了。」

丁劍南、方如蘋聽得暗暗一驚，九宮門的人，已有多年不曾在江湖走動，他們這裏居然有九宮門的高手，而且聽她口氣，各門各派的高手，他們這裏好像應有盡有，這份聲勢，如果出現江湖，豈不可以橫掃江湖了？

方如蘋喜道：「表哥，我們好像是九宮門，學會了九宮門的武功，我們就可以說是九宮門的傳人了，比起現在來，人家問起我們出身，我們就說不出來，不是強多了。」

說話之時，已經到了一座屋宇前面。

薛慕蘭走在前面，剛走到階前，就見一個中年婦人迎了出來，朝薛慕蘭躬着身陪笑道：「二姑娘來了，恕屬下失迎。」

她一口叫出「二姑娘」來，薛慕蘭粉臉驀地一紅，立即沉下臉來，說道：「申大娘，妳怎的口沒遮攔，幸虧丁兄、方兄不是外人，否則……我……是奉師尊之命，找妳替他們安排住處來的。」

中年婦人申大娘一楞，口中連聲應是，望望薛慕蘭，說道：「二……二……這兩位……」

薛慕蘭道：「丁兄、方兄已蒙師尊恩典收錄，妳暫時可把他們安頓到東區去。」一面朝丁、方二人說道：「申大娘是專門管理住宿的管事，你們有什麽需要，只管找她好了。」

申大娘道：「屬下遵命。」

薛慕蘭又道：「妳帶我去看看。」

申大娘又連應了兩聲是，心中暗暗奇怪，谷主吩咐，妳交代了我就好，何用自己去看？看來這二人和二姑娘極熟了，一面躬着身道：「屬下帶路。」

她不敢再稱她「二姑娘」，一時可想不出稱呼她什麽來？因爲這是從沒有過的事兒。

三人由申大娘領路，來至一幢房屋前面，申大娘搶先走近木門，從身邊掏出一串鑰匙，開啓了鎖，推開木門，陪着笑道：「丁相公、方相公兩個人住，這幢最適合了。」

薛慕蘭抬抬手，道：「丁兄、方兄請呀！」

丁劍南道：「自然薛兄請先。」

薛慕蘭朝他笑道：「丁兄和我也客氣起來了。」說着就當先走入。

申大娘是過來人，一眼就看出來了，暗道：「二姑娘平日對人冷冰冰的，這回對姓丁的有說有笑，原來……」

丁劍南、方如蘋、申大娘跟着走入。中間是一間起居室，兩邊各有一個房間，一共只有三間，但收拾得很乾凈。

申大娘過去打開了兩間房門，讓兩人看了，房中床鋪被褥一應俱全，一面巴結的道：「丁相公、方相公看看還缺些什麽，只管請說。」

丁劍南拱拱手道：「謝謝申大娘，這樣已經很好了。」

申大娘道：「屋後有一條小溪，是從後山引來的山水，可以洗臉，一天三餐，到時候自會有人送來，二位相公臨時想到缺少些什麽，也可以告訴送飯的人。」

丁劍南道：「謝謝妳，申大娘想得眞週到。」

申大娘笑道：「這是應該的。」

薛慕蘭不耐的道：「好了，這裏沒妳的事了。」

「是、是。」申大娘躬躬身道：「屬下告退。」

薛慕蘭道：「丁兄、方兄請坐。」

三人落了坐，薛慕蘭臉色酡紅，說道：「丁兄、方兄，現在我們已是一家人了，我也毋須再隱瞞了，我和四師妹卓雲和，因爲行走江湖，都改扮了男裝，這一路上沒和二位明言，幸勿見怪才好。」

她終於說明了，其實方才申大娘一聲「二姑娘」，早就叫穿了。

丁劍南、方如蘋故作不知，面露驚詫，雙雙站起，拱手道：「原來是薛姑娘，在下兄弟不知是二位姑娘，眞是多多失敬了。」

薛慕蘭臉上一紅，嫣然笑道：「師尊門下，十個弟子，單數是男的，雙數是女的，我是五個女弟子之首。」

丁劍南道：「薛姑娘告訴我們的芳名，大概也是……」

薛慕蘭深深看了他一眼，才道：「我叫慕蘭，慕蘭是出外用的名字，其實聲音差不多。」

方如蘋道：「以後我們該怎麽稱呼妳呢？叫妳薛姐姐？還是二師姐？」

薛慕蘭笑道：「你們還是叫我薛兄的好，等正式拜師之後，看師尊怎麽吩咐再說了。」

接着她以「傳音入密」朝丁劍南道：「丁兄，你們千萬記住，在這裏，即使沒有人的時候，你和方兄也不可談論師尊，或者說什麽和這裏有關的話，師尊練成了『天耳通』，谷中的一言一動，她老人家只要查聽的話，都可以聽得到，你要告訴方兄，尤其你們尚未正式入門，在這裏的一舉一動，都要特別小心。」

丁劍南裝作不會「傳音入密」，只是點着頭。

薛慕蘭看他不會「傳音入密」，仍以「傳音」問道：「你不會用『傳音入密』說話麽？」

丁劍南又點點頭。

薛慕蘭又道：「幾時我敎你，其實『傳音入密』並不難。」

丁劍南望着她，感激的說道：「謝謝妳。」

薛慕蘭起身道：「我走了，明天一早，我會來領你們去見常長老的。」

兩人跟着站起，送到門口，薛慕蘭欵步行去，消失在樹影之中。

兩人回入屋中，丁劍南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如蘋，方才她以『傳音入密』告訴我，這裏的谷主已經練成『天耳通』，只要稍加注意，我們的一言一動，都休想瞞得過她，要我們說話特別小心，不可談論她，更不可談論谷中的事。」

方如蘋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她對你倒眞關心，我還以爲她和你說悄悄話，我不能聽的呢！」

（未完・十六）

龍驥·文
可飛·圖

龍角驚魂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彭麗娜死在旅館內呂奇的房間中，羅克眼看事態嚴重，要呂奇自己去報警，而羅克將在暗中帮呂奇的忙，在警署中，經過一番詢問之後，警官答應羅克的要求保釋呂奇，而把呂奇放了，呂奇跨上一輛出租汽車，立刻有一人跟上，並帶他到一咖啡室與韓鵬見面，韓鵬說殺死彭麗娜的兇手已在他們掌握之中，只要呂奇加入他們的組織，馬上可以把兇手交給警方，以洗脫呂奇的罪嫌。呂奇不想加入這黑社會組織，但又怕因此喪失了一窺奧秘的機會，最後還是簽名加入了組織，緊接着他被委任爲總幹部長，並令他三天之內把陳九平幹掉……

巧佈奇局　揭發眞相

這間咖啡座的後進很大，除了午間呂奇和韓鵬會見的那間密室之外，還有一間更寬敞的密室，佔地十坪。晚間，呂奇就在這裏會見「玫瑰黨」的精銳幹部。

韓鵬召集了二十個人，其中還包括了三名面目姣好，體態婀娜的嬌媚女性。若非在此處見面，絕難看出她們會是黑社會份子。

整個下午，呂奇和羅克已經通過三次電話，後者也和陳九平頻頻聯繫。所有的計劃都按照呂奇的構想進行。在呂奇的意料中，他不但可以給眞象大白，也可以將法南度的罪行抖露出來。

在三名女性幹部中，呂奇特別注意一個名叫菲麗絲的女郎；她有一張中西合璧的面孔，一雙大眼和微翹的嘴唇，到場以後，目光始終瞅在呂奇的臉上。呂奇所注意的不是她的嫵媚與妖冶，而是她那目光中所透露出來的狡黠。

「菲麗絲小姐！」呂奇先找到她的頭上。「請妳提供一點意見：那些意外死亡，是比較容易安排的？」

菲麗絲目光先看了看其餘諸人，然後從容地說：「比如說車禍，游泳時不愼溺斃，誤飮藥物，自陽台上跌下。這些意外死亡的情況都不難安排。」

「謝謝妳的提供。」呂奇淡笑着說：「不過，妳所說的方法在進行時恐怕都會有困難。我們的對象經常生活在嚴密的保護中，首先，車禍事件就不太好設計；至於游泳時溺斃，那更困難，因爲我們的對象並不游泳；再說到……」

「幹部長，能告訴我們對象是誰麽？」菲麗絲突然插口問。

「菲麗絲小姐！」呂奇聲音冷峻地說：「妳不該問，這是犯規的。」

「是！我道歉。」她的面上有點紅。

「幹部長！」韓鵬突然插口說：「我應當提醒你一下，在這裏聚會的時間不能夠太長，警署的耳目相當靈敏的。」

「好！那麽散了吧！今天我只是要和大家見見面。」

呂奇說着又向菲麗絲招招手：「請妳和我一同離去。」

出了咖啡室，菲麗絲和呂奇登上了一輛出租汽車。駛過兩條街，呂奇就敎司機將車子停了下來。兩人進了一家小型夜總會，在僻靜的角落裏落座，向侍者要了兩杯威士忌，開始交談起來。

「幹部長……」菲麗絲微笑着舉杯。

「請叫我呂先生！」

「哦！呂先生！在三名女性中爲什麽只看上了我？」

「因我發現你很適合作一名兇手。」

「只是做一名兇手嗎？」

「難道還有什麽別的？」

「嘿——」菲麗絲失笑出聲。「那是我弄錯了。我以爲今晚的出遊是因私而非爲公，因爲幹部長是有權享受任何一名女幹部的。」

「我不會那樣下流！」

「你認爲很下流嗎？」

「當然。女性是人，非物，怎可以任意享受的呢？」

「有許多女性幹部都以此爲榮哩！」

「妳也是嗎？」

「那就要看看想享受我的是什麽一個人。」

呂奇自然懂得這種暗示，不過，他懶得去理會。過去，他也和黑社會的女性接觸，她們幾乎都是天生的淫娃。

「話題不該扯得太遠了。」呂奇一本正經地說：「我想派妳去接觸我們的對象，自然我會爲妳安排很好的機會。」

「對象是誰呢？」

「這自然要告訴妳的……」呂奇壓低了聲音，接着說下去：「是諮詢院議員陳九平先生。」

「啊——」她低呼了一聲。

「很吃驚嗎？」

「不！」她搖搖頭。「但很意外。」

「希望妳在對象面前不要露出意外神色來。」

「爲什麽要殺死他？」

「菲麗絲，你又違犯了。」

「是！我道歉。」

「明天陳九平先生要參加一個會議，大概在中午十一時到十二時之間……」

「我要求轉換一個環境。」

「不！這裏的音樂可以掩護我們的話聲。」

「可是我聽不清楚。」

「留神一點就行了。」

「呂先生，我有權作此請求的。」她的語氣有些強硬。

「好吧！妳說那裏？」呂奇妥協了。

「去我的家。」

「就妳一個人嗎？」

「是的。」

「好吧！」呂奇站起來，召喚侍者結賬。

菲麗絲的住所也在風鈴區，那是一幢鬧中取靜的精巧公寓，她一個人佔據了樓下的一層。有三房兩廳，完全西化設備，佈置非常豪華。呂奇不禁暗暗吃驚，面上不動聲色地問道：「菲麗絲！妳支多少月薪？」

她一面爲他倒酒，一面回答他說：「我並不靠組織的月薪維持生活，我是花露區裸舞院的紅牌舞娘，每月有五千美金收入。」

「那妳又何必參加組織？」

「幹我們這一行的，要流氓保護，我參加組織，可說是雙方互惠的……哦！稱呼你爲流氓不介意嗎？」

「我本來就是流氓嘛！」

「你說要我去接觸陳九平先生？」菲麗絲主動轉到正題。

「是的。爲了製造一次意外死亡。」

「爲什麽要殺他呢？」

「菲麗絲！」呂奇板起臉來叱喝：「妳又多問了。」

「我道歉！可是……」她停頓了一下，然後鼓足勇氣說：「……我必須知道原因，因爲，我是一個執行者。」

「妳經常有理由來使我就範。」呂奇悻悻地說：「待我告訴你吧！因爲陳九平先生和我們老闆作對。」

「我們老闆是誰呢？」

「甚麽！妳連老闆是誰都不知道？」

「你知道是誰嗎？」

「我……當然知道。」

「我看你未必眞的知道。」

「菲麗絲！」呂奇突地放下酒杯去抓住對方的手臂。「妳好像在用這種方法逼我傾吐秘密。說！妳有什麽用意？」

「你……」她皺着眉頭。「……你弄痛我了。」

「說！不然我可能會扭斷妳手臂。」

「放開我！」

「是老闆派你來測驗我的嗎？」呂奇鬆開手。

「呂先生！你眞是爲了効忠法南度先生才參加組織的嗎？」

呂奇心中好笑，對方竟然用這樣一個笨蛋來測驗他的忠貞。不過，他却沒有笑出來，點點頭道：「自然是眞的。」

「那麽，你上當了。」

「甚麽？妳說老闆的壞話？」

「呂奇！你知道這個組織的老闆是誰嗎？」

「妳方才已經說過了，何必又問？」

「你的志願書上塡寫的是參加『玫瑰黨』，根據傳說，這個黨是屬於議員先生法南度的。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個想不到的情況，這個組織的老闆是陳九平，就是你將要去殺的人。和你在一起的人，沒有一個是『玫瑰黨』的黨徒。」

呂奇大感意外，不禁沉叱道：「妳胡說！」

「我知道你不會信的，」她輕聲嘆息。「因爲對方的佈局太過詭異，超越常情，自然就使人出乎意料之外了。」

「我不懂妳在說些什麽？」

菲麗絲一隻手蓋住了呂奇的手背，語氣柔和地叫着他的名字：「呂奇！我絕不是老闆派來測驗你的，也沒有什麽特殊用意。我只是希望你瞭解你已上了別人的圈套。」

「說吧！」呂奇開始有些搖動了。

「這個組織，以及你今天所見到的幹部，包括我在內，都是陳九平的死黨，不過，我却是一名僞裝份子。」

「我被妳的話弄糊塗了。」

「你慢慢往下聽吧！」菲麗絲接着說，「法南度的確是從下層社會中爬起來的

諸詢院大人物，可是，他早就脫離了黑社會階層，目前散佈全埠各處的『玫瑰黨』並非他所有。」

「妳怎麽知道？」

菲麗絲搖手示意他不要插問，又接着敍述下去：「在諮詢院中，陳九平先生在表面上是屬於君子派的，其實他是個爭權奪利的小人，而法南度却處處在阻碍他的陰謀得逞，因此，陳九平難免對法南度恨之入骨，發誓要打倒他……」

呂奇插嘴問道：「因此陳九平就和『玫瑰黨』的夏一堂連絡，希望他能提供法南度的犯罪資料，對嗎？」

「是的。可是，陳九平並不知道『玫瑰黨』是本埠社會巨擘法南度・山費所有，而非諮詢院的法南度先生所掌握，湊巧那位夏一堂早生異心就將錯就錯和陳九平虛與委蛇，他也不說明對方弄錯了情況。因爲夏一堂的目的不是要到諮詢院作證，可是爲了要趁機捲逃『玫瑰黨』的一筆錢。有陳九平這種具有實力的人作靠山，萬一有差池，他也好有退路。」

「啊！原來是這樣的。」

「誰知道夏一堂的太太彭麗娜也早生異心，趁機會佈局使其丈夫入彀而加以謀害，那些情形想必你都瞭解了。」

「是的，可是……」

菲麗絲很快地接口說道：「陳九平發覺彭麗娜攪亂了他的美好計劃，所以派人將她殺掉，一方面是爲了洩忿，另一方面是爲了使你就範。」

「這我就不明白了，陳九平要使我就範，應該要我去對付法南度，怎麽反過來要我去殺害他自己呢？」

菲麗絲冷笑道：「哼！這就是他陰險之處。你自始至終都以爲是在爲法南度做犯法的勾當，並不知道陳九平的佈局。在某一個時候你會突然被捕。毫無疑問你會指法南度的罪行。這豈不是完成了他要打擊法南度的心願？」

「原來他要我作犧牲者？」

「對的。彭麗娜死在你床上，懸案未了。約克・陳等四個人也是死於你的利刀之下，那時你必然是百口莫辯。」

「不過，其中却有一個漏洞，『玫瑰黨』並非法南度所主持，陳九平打擊他的計劃，還是達不到的。」

「話說得不錯。這是陳九平未曾想到的，也是你未想到的，事到最後，雖然法南度不至受到法律上的制裁，可是在信譽上的損失却不小，而且他無法否認他的確是從黑社會中竄起來的。」

呂奇道：「菲麗絲，你爲什麽對這些事情這樣清楚的？」

「因爲我是法南度聘請的密探，眞正是爲他做事的人。」說到此處，她抬起頭看了呂奇一眼，「本來今晚聚會時，我就可以作警探逮捕在塲之人，可是……」

「妳有什麽顧慮嗎？」

「法南度雖然保護了自己的權益，却無形中傷害到你。約克・陳他們並非彭麗娜所殺，而是韓鵬所殺。到了警方手裏，韓鵬必定難逃殺人罪嫌。可是，他一交出兇刀，你也就有了麻煩了。」

「菲麗絲！妳怎知他會交出兇刀？」

「那是必然的。全體人員被捕，他一定懷疑是你弄的詭計。」

「感謝妳！可是我想問一句，妳因何如此關心我呢？」

「因爲羅克先生在同行中很受敬重，而你又是他的學生。站在道義立場也不能見你溺水不救。」

「菲麗絲！我幸好沒有起邪念。如果我想利用幹部長的權勢享受妳一番的話，我相信妳就不會如此關心我了。」

菲麗絲笑了一下，未作表示。

「現在我們該怎辦？」呂奇又問。

「首先，要將殺害彭麗娜的兇手找出來。」

「那很簡單！」呂奇拿起了電話聽筒，問道：「我可以要韓鵬到這裏來嗎？」

「可以。不過……」

「有什麽顧慮？」

「先打電話，等下再說吧！」

呂奇將電話搖到那家咖啡座去，韓鵬很快地來接聽，呂奇要他立刻到菲麗絲的住所來一下。

「他要來麽？」菲麗絲關心地問。

「立刻就會到。」

「那麽，快去多喝兩杯酒，然後到臥室去脫光你的衣服。」

「爲什麽？」

「因爲不縱情酒色的人不像一個主持殺人大計的幹部長，你不上我的床，我也不像一個効忠組織的好幹部。因爲當你要我陪你同時離開，韓鵬會向我叮囑過，要我以酒色迷醉你，使你沒有機會和時間去仔細搜索。」

「但願我們不要假戲眞做，那對妳可能是一種損害。」

呂奇從酒櫃中拿出威士忌，對準瓶口喝了一大半。菲麗絲將她的衣裙脫得東一件，西一件，最後連乳罩也脫掉了。

呂奇轉過身去，靦覥地說：「菲麗絲！這樣太澈底了吧？」

「呂奇！我方才告訴過你了，我的職業是裸舞院的舞娘，你應該大方點轉過身來，你不過是個觀賞裸舞的觀衆而已。」

「這眞是上帝的傑作。」呂奇瞇着眼睛。

「眼睛不必瞇得那樣細，相信你不是第一次見到。」

「但是以前見到的沒像妳這樣美。」

菲麗絲道：「你可能有所企求了，不然的話，你不會如此讚美我的。走吧！我們該到臥室中去等待門鈴聲了。」

進入臥室中，菲麗絲舉手代勞，爲呂奇解脫了他身上的衣服，抓亂了他的頭髮，又在他頸項間留下了幾個吻痕。然後，她背着身子脫下了她身上唯一的短褲。

呂奇暗暗吃驚，同時心頭也有所激動。幸好，她在轉過身來時，已很快地圍上了一條被單。她將那條短褲放在很明顯的地方，然後又弄亂了頭髮。笑着說道：「韓鵬很精明，讓他看出破綻就不妙了。」

「等一會兒我就這樣見他麽？」

「我去開門，你就穿着短褲躺在床上讓他進來見你。」菲麗絲說着，將他往床上推去。「現在，你必須吻一吻我，因爲我的唇膏太完好了。」

呂奇開始吻她。那不是做戲，而是認眞地吻，在這種情況之下，相信任何人也

克制不住的。菲麗絲也是如此，在一陣激烈的喘息中，她竟然揭開了身上的被單，讓呂奇和她緊貼在一齊了。

幸好，門鈴在這時候响了起來。不然，菲麗絲不會飛快地裹着被單離開床榻，呂奇也不會那樣快就放走了她。

呂奇是個素喜風流的男人，但是風流和下流却有極大的分別。像他這樣幾近全裸地會見另一個服裝整齊的男人，眞是破天荒第一遭；而且還有一個幾近全裸的美人依偎在他懷裏。爲此，使他感到臉紅，幸而酒意遮蓋了這份窘態。

韓鵬依舊是黑襯衫，白領帶，面色也是同樣的潔白；這證明他對眼前的景象完全無動於衷。

「幹部長！」他恭敬地鞠躬，然後問道：「請問有何吩咐？」

「我要見見勒斃彭麗娜的人。」呂奇神氣十足地說。

韓鵬微微一楞，語氣遲疑地說道：「幹部長是要……」

「我很欣賞那位幹部，他幹得十分漂亮。」

「幹部長是要他再出動嗎？」

「我有工作分配，教他來見見我。」

「現在嗎？」

「當然。」呂奇似乎吼叫的聲音說道：「不然我爲什麽要在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你？」

「是！我去打電話。」

「不！你去叫，讓他一個人來這裏就行了。」

「是！讓我先報告幹部長，她是唐蘭小姐。」

菲麗絲有些吃驚，但是，她面上却未露出聲色來。

「女的？」呂奇故意露出興奮之色說：「那就更有用處了。快去教她到這裏來見我。」

「幹部長已經想好計劃了嗎？」

「嗯！不過有些細節還要和你商量一下，先教她來一趟再說吧！」

「是！」韓鵬恭敬地鞠躬，然後退了出去。

菲麗絲送走韓鵬之後，回到房中飛快地穿回她的衣服。呂奇一把拉住了她，輕佻地說：「菲麗絲！妳不能再和我做一做假戲嗎？」

「呂奇！別開玩笑，正事要緊。」

「甚麽事使妳神情這樣嚴重？」

她一面穿衣服，一面說：「唐蘭自以爲是我們之中最美的女人，所以你一定要先滿足她的虛榮心，裝着色迷迷的樣子，和她厮混一番，然後再盤問她關於扼殺彭麗娜的情形，同時，叫我來假裝彭麗娜讓她現場表演一次。我會暗中打開錄影機將她的供詞和動作全錄下來，將來在法庭上，她才無法狡賴。」

「嗯！眞虧妳想到了。可是妳教我和她厮混……」呂奇猶豫道。

「別猶豫，你一定要表示出我不能使你滿足的樣子，儘量的在她面前瞧不起我，而抬高她的身價。」

「那樣我一定會感到難過。」

「謝謝你。但是我們必須先要讓唐蘭開心。」

「我會的。不過，妳事後可不能向我發脾氣的啊！」

「只要你做得不太過火就行了。」

五分鐘之後，門鈴聲响，唐蘭來了。也許她知道有菲麗絲這個勁敵在，所以穿了一件特別暴露的洞洞裝，胸部的V型領口處蒙着一層黑紗，比沒有穿衣服差不了多少。她彎腰鞠躬，雙乳又作了充分的暴露。

呂奇向帶她進來的菲麗絲揮揮手說：「請妳到客廳去，沒叫妳就不要進來。」

「是！」菲麗絲馴服地退下，並掩上了房門。

「唐蘭！過來。」

唐蘭向床邊走去，却故意繃着面問道：「請問幹部長有何吩咐？」

呂奇一伸手，粗鹵地將她拉倒在懷裏，邪聲邪氣地說：「菲麗絲很令我洩氣，希望妳勿使我失望。」一邊說，一邊就拉開了唐蘭背上的衣服拉鍊。

唐蘭將外面的洋裝褪下，呂奇不禁有些咋舌，因爲她身上除了那件連裙的洞洞裝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衣物了。

「嘿嘿！」呂奇的手開始在她身上侵略。「妳眞是一個性感尤物，比菲麗絲那副死板板的樣子要美妙得多了。」

「希望能使幹部長滿意，」她嬌媚地笑着，同時，兩隻手也展開了一些小動作。「不過，韓先生告訴我，你將要分配我的工作。」

「別忙，先輕鬆一下再說，看見妳甚麽都忘記了。」

「眞的麽？」

「當然是眞的。」

「那麽，你爲甚麽只用手呢？」

「唐蘭！妳殺過人嗎？」呂奇突然問了一句。

「這與作愛有關係嗎？」唐蘭有些發楞。

「當然有關係。妳能殺人，代表妳够狠，够狠的女人才够勁。」

「我殺過不少人。」

「聽說彭麗娜也是妳殺的？」

「嗯！殺她毫不費事。」

「眞的嗎？妳能詳細描述一下當時的情形就好了。」

「那當然可以，那天我奉到韓鵬的命令……」

「慢點！」呂奇突然將她的胴體推開，將她的衣服扔給她說：「將衣服先穿起來。」

她迷惘地望着他問道：「幹甚麽？」

「我最近設計一件謀殺案，想向妳吸取一點經驗。我看妳是有一點天才的，殺死彭麗娜也許很簡單，但是潛進旅館和事後出來不被發覺那就不太容易了。來！我要菲麗絲代替彭麗娜，妳來一次現塲表演如何？」

「好呀！」唐蘭眉飛色舞地說。

呂奇也穿上了衣服，然後叫菲麗絲進來。她向呂奇打了個眼色，示意他錄音影機已開始操作了。

「菲麗絲！」呂奇揮着手說：「妳睡到床上去，這裏權充日月飯店的兇殺案現塲。唐蘭開始表演一下那天的情形……」

唐蘭插口說：「有一點需要更正，彭

麗娜是裸睡的。如果菲麗絲要作她的替身，就必需脫光身上的衣服。」

這些景象將來要上法庭的，呂奇自然不願菲麗絲出這個洋相，因此搖搖頭說：

「不必那樣痲煩了……」他又壓低了聲音湊在唐蘭的耳邊說：「我實在不願意看到菲麗絲那身毫無光彩的肉體。」

唐蘭浮現出得意的笑容，點點頭說：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菲麗絲睡到床上，唐蘭還細心地爲她校正睡姿與方向。

呂奇爲了錄音帶上能够記錄兇手的供詞，於是問道：「唐蘭！彭麗娜的確是妳殺死的嗎？」

唐蘭有些迷惑地點點頭：「那當然是的。」

「誰敎妳殺她的？」

「韓先生。」

「韓鵬先生嗎？」呂奇再用全名重覆問一次。

「是的。」

「行兇是甚麼時候？」

「星期二上午九時半。」

「唔！甚麼地方？」

「日月飯店二樓，就是在你房間的床上。」

「妳是怎麼進去的？」

「我潛進隔壁房，然後從陽台上翻過去的。」

「彭麗娜沒有發覺嗎？」

「沒有。當時她似乎睡得很沉。」唐蘭邊說邊走到床邊，雙手叉在菲麗絲的喉間，「當我扼住她的頸子時，她會試圖掙扎。也只不過掙扎了十幾秒鐘，她就被我扼死了。」

「然後呢？」

唐蘭鬆開手，將菲麗絲擺成側睡姿勢，面向床裏。然後才回答說：「就這樣，我讓她面向床裏，再從陽台上回去。」

「妳行兇的時候，戴着手套嗎？」

「戴了的。」

「行了，表演完畢。」

菲麗絲很快地離開了床榻，走出房去。呂奇心頭明白，她是去關閉錄音機。

事情就這樣簡單，三言兩語就使兇手招了供，而且還錄下了現場表演的影片，呂奇幾乎有些懷疑其眞實性。

唐蘭見他沉吟不語，不禁輕聲問道：

「幹部長！還有甚麼問題嗎？」

呂奇喃喃自語地說：「想不到就這樣簡單。」

「是的。」唐蘭興高采烈地笑着：「這是一件平淡無奇的謀殺案。」

「好了！妳剛才的表演，必然會給我大大的帮助。」

唐蘭嬌媚地一笑，背朝着他，示意他爲她拉下拉鍊。呂奇不禁猶豫了，目的既已達到，還有必要和對方相纒下去嗎？

菲麗絲在門縫間向呂奇打了個手勢，他明白她的意思；自己此時如果見拒對方，那必然會使對方懷疑。他一脚踢了上房門，剝去唐蘭身上唯一的洞洞裝。何必管她是怎樣一個歹毒的人物呢？反正她總是一個能够引起人的慾念，也能够發洩人的慾念的惹火女人。逢塲作戲吧！

當屋內嬌笑連連之際，坐在客廳中的菲麗絲却咬緊了嘴唇。驀然，門鈴聲響了起來。

那會是誰呢？她這樣想，但她並不猶豫，立即放下手中的酒杯，走出客廳，向大門處走去。

也許因爲呂奇和唐蘭在她臥室中縱情恣狂，使她有點惱火，她並未問清來人是誰，就打開了門。

來人是個女人，很健美，但是菲麗絲看不清楚她的面部，因爲她面上戴了一副特別寛大的太陽眼鏡。

菲麗絲不禁心頭一凜，可是冰冷的槍管巳抵上她的胸膛，同時，冷峻的話聲也在她耳邊响起：「不要聲張！退回去。」

這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是警方嗎？不像。是那一條黑道上的朋友嗎？也不太像。奇怪了？

拿槍的女郎用脚後跟踢上了大門，沉聲問道：「呂奇在嗎？」

「在！」菲麗絲點點頭，同時心頭也萌生一個願望，但願這個女客和呂奇是一條陣綫的。

「向後轉，帶路，不准向任何人打招呼。」

菲麗絲是個職業性的密探，自然也經過特種訓練。不過，她此時却不敢妄動。因爲她知道在這個女郎面前輕舉妄動，那無異是自討苦吃。於是乖乖地轉身向臥室的門口走去。

來到臥室門口，那女郎的槍管在菲麗絲的背上抵了一下，輕聲說道：「推開門，要快。」

房內根本沒有下鍵，門一推就開了。

床上的唐蘭發出一聲尖叫。

呂奇也大感意外，不過，他很快就發覺菲麗絲身後還有一個女人，看樣子，菲麗絲巳受到了她的脅迫。

就在他準備自床上滾下去，摸索他衣袋內的槍支時，執槍的女郎巳飛快地掄起槍柄將菲麗絲敲昏。然後沉叱道：「不要動！」

對方一大叫，呂奇就認出來了，原來這個女郎竟是莎琳，看她的出手簡直就是個潑辣的槍手。

莎琳冷叱道：「呂奇！要命的就站在那裏不要動。」

「妳要……」

「住口！」莎琳吼了一聲，然後向唐蘭招招手：「這位小姐請過來一下。」口氣是很和氣的，可是，唐蘭却知道走過去不會有好事。因此賴在床上沒有動彈。

莎琳又厲叱了一聲：「妳想要我開槍嗎？」

唐蘭這才萬般無奈地裹着一條被單走下床來。她剛走到莎琳的面前，莎琳的左掌巳閃電似地切到她的項上，她和菲麗絲一樣也躺了下去。

呂奇不禁大感駭異，在他的心目中，莎琳柔若綿羊，但是，她此刻却像是一頭兇殘的母虎。

呂奇不太瞭解莎琳此來的目的何在，不過，以他的經驗，巳經感覺到事情不太單純。於是，力持鎭定地問道：「莎琳！妳要幹甚麼？」

「呂奇！」她的語氣異常森冷。「捉迷藏的遊戲該結束了。」

「這是甚麼意思？」

「聽清楚！我想知道，你將那張面額三百萬港幣的鉅額支票，和那間銀行的信用狀，放到那裏去了？」

「我不懂妳的意思！」

「你少裝糊塗！彭麗娜到旅館去找你，分明是想和你妥協，共同佔有那筆錢。你是否答應她，我不知道。但是，彭麗娜死後那張支票却不翼而飛，分明是想和你妥協，分明是你藏了起來。我希望你老老實實交出來。」

呂奇心內一動，似乎個中情由還有許多是他不知道的。因而面上浮着微笑，和顏悅色地說：「莎琳！我們是好朋友……」

「別自作多情。」

「好！好！」呂奇依然是滿面笑容。「我只想知道這一件事，妳爲甚麼要問起這張支票？它與妳有關嗎？」

「那筆錢本來就是我的。」

「噢！這眞有點敎我不明白。」

「呂奇！我承認你是個優秀的探員，可是你的運氣一直不好，而且週遭的環境也太複雜，所以你一直在迷陣中兜圈子。我說那筆錢是我的絕非胡說，因爲約克・陳的金鈔買賣，有我絕大部份的投資。」

「這倒有些使我意外。」

「誰也想不到。因爲約克・陳一直和我死去的丈夫有往來，我丈夫利用飛行員的身份爲他偷運黃金進口，這都是我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丈夫空難逝世後，我就將領來的保險金投資進去。」

「莎琳！妳的運氣似乎也不大好，因爲那天晚上我發現妳被吊在約克・陳的浴室裏，那是怎麼回事？」

「這都是彭麗娜那個不要臉的女人弄的好事。自從我丈夫死後，約克・陳運金的路綫中斷，於是和夏一堂搭上了綫，利用夏一堂在龍門角的黑社會關係，自海上運金進來。久而久之，約克・陳竟然和彭麗娜發生了曖昧關係！他們這一次就是想遠走高飛。」

「如果我不救妳出來，妳會遭到何種後果？」

「可能會被殺。」

「那就對了，妳這樣對我是不公平的，放下槍來。記住！我們是好朋友。」

「不行！」莎琳語氣強硬地說：「我要你交出那張支票來。」

「支票不在我處。」

「你休想賴！彭麗娜必然會將那張支票帶在身邊的，你最早發現她的死亡，你也必然會檢查過她遺物。」

「莎琳！我想應該提醒你一下，兇手比我更先檢查了彭麗娜的遺物。」

「那麼，告訴我兇手是誰？」

「韓鵬！」呂奇毫不考慮地說：「妳在『女王咖啡座』可以找到他，不過，他的人可能不少。」

「謝謝你向我提供綫索，知道我將怎樣感謝你嗎？」

「也許妳會分我一半。」

「我會殺你。」

「莎琳！有這個必要嗎？」

「有的，因爲你知道了我的秘密。不過，我現在不會動手，因爲我還不能够肯定你所說的是眞是假。」

「如此說，我目前還可以活着了？」

「是的，現在將身子轉過去。」

呂奇很馴服地轉身過去，他知道妄動沒有好處的。

「雙手伸到背後來。」

呂奇一切照辦，他只等待一個反擊的機會。可是他沒有等到，因爲莎琳對這一方面竟然非常內行。他的雙手被他自己的領帶反綁住！被綁在一把笨重的椅子上，同時，他的嘴也被塞上了，用的是唐蘭的乳罩。莎琳很細心，又將唐蘭和菲麗絲也綁了起來。

「呂奇！」莎琳冷笑着說：「你現在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我此刻捱槍死掉，不再回來。否則，你是活不成的。」說完掉頭走了出去，呂奇聽見重重的關門聲。

四週一點聲息都沒有，呂奇喑暗抽了口冷氣，不管是莎琳贏了韓鵬，或者韓鵬殺了她，對他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他必須立刻想辦法才行。他冷靜地思考了一分鐘，終於想出了求救的方法。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身體能够順利移動。

呂奇的脚也是被綁住的，他掙扎着倒在地上，拖着重重的椅子，以肩部和膝部着力向臥室外挪去。他只想挪到客廳的電話機旁，一共不到十步路，此時看起來，似乎比到太空去的那一條路還要長。但是，他瞭解時間對他的重要，他忍受着一切痛苦往外挪動，雙腕巳被椅腿的稜綫磨傷，可是他不在乎，仍然拚盡全力向他心目中的目標邁進，足足花了十分鐘之久，他才滾到了客廳的電話機旁。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站了起來。

在行動之前，呂奇就巳思索過，他清晰地記得一根調酒的玻璃管放在電話機旁邊，現在正好派上了用場。他用牙齒咬住玻璃管，然後以那根玻璃管開始撥號碼。

這是一樁非常吃重的工作，因爲他背後還揹着一把笨重的椅子。不過，他終於做到了。

電話接通，裏面傳來熟識的聲音：「這裏是羅克……」

呂奇盡量將頭湊近話筒，大吼道：「我是呂奇，請立刻來，多帶人。這裏是風鈴區，詳細地址可以查一下，電話號碼是五七四六〇三。」

話筒裏傳來了羅克急促的話聲，說：「我立刻就來。」

呂奇砰然摔倒在地上，他此刻連移動一分的力量也沒有了。羅克所說的「立刻」雖然具有安慰成份，但也並不太慢，八分鐘以後，他就帶着馬喬治及金東奎以及其他人趕到了。

羅克一面爲呂奇鬆綁，一面問道：「是怎麼回事？」

呂奇道：「來不及說清，總之一句話，好人變成了壞人，壞人變成了好人，莎琳竟是約克・陳的合夥人。」

「眞的？」羅克有些發楞。

呂奇也不回答他的話，飛快地跑回臥室去穿他的衣服鞋襪。

羅克跟進來，問道：「這兩個女人，是怎麼一回事？」

「暫不要管他們，派兩個人看守此地，其餘的跟我們到『女王咖啡座』去，莎琳找韓鵬追索那張外幣支票去了。」

羅克、馬喬治、金東奎以及呂奇等四人以快速的步伐衝出菲麗絲的住處，駕車往「女王咖啡座」駛去。

在車上，呂奇將新的發現約略地向羅克說了一遍。羅克聽了之後，咋舌不巳，連連搖頭說：「太複雜了！我幹私家偵探以來，還沒有遇見過這樣複雜的案子。」

「太單純的案子還有甚麽味道？」呂奇似乎在作自我安慰。

「嘿！你眞是太輕鬆了。」羅克緊繃着面。

車子在「女王咖啡座」門前停住。呂奇壓低了聲音，急促地說：「羅克先生！請你封住前門，馬喬治、金東奎去封住後門，別的人都不要緊，最重要的是不要讓韓鵬走掉。」呂奇說完後，就下車走進了咖啡座。

時間巳是子夜，咖啡座雖未到打烊的時候，但是座上巳沒有甚麽客人，只有兩三個男的。他直往後走，碰上了一個彪形大漢。

那大漢附在他耳際悄聲說道：「幹部長，來了個找麻煩的女人。」

「在那裏？」

「在大屋裏。」

「有不少人困住了她，但是，韓先生却不願意在這裏惹事，所以一直在說好話，那個女的却是很兇。」

「唔！」呂奇漫應了一聲。

他一直往那間大型的秘室走去，「砰」地一聲推開了房門。

莎琳和韓鵬面對面而立，另外還有四個人虎視眈眈地監視着莎琳，見呂奇進來，面上都流露了驚色。

、呂奇故作不解地問道：「甚麽事？」

韓鵬楞了一下，才說：「這位小姐說，幹部長要她來向我索取一張面額三百萬元港幣的支票，這是怎麽囘事？」

呂奇望着莎琳，冷冷地問道：「小姐，我是這樣說的嗎？」

「呂奇！」莎琳沉聲說：「我很佩服你竟然能走出來。不過，你所說的話希望你不要賴。」

「小姐妳說彭麗娜被殺後，身上一張支票不見了。我只是告訴妳，彭麗娜是韓鵬派人去殺的，妳可以來問問他看見那張支票沒有，我並沒有敎你來向他索取呀，妳想必是聽錯了。」

他這幾句話說得輕鬆巳極，但是，聽在韓鵬耳中却像捱了一記悶棍般重重一震，立刻脫口叫道：「幹部長，你……」

呂奇板起了臉孔說：「韓鵬！唐蘭巳經告訴我經過了，彭麗娜是你派她去殺的。堂堂『玫瑰黨』敢做敢當，怕甚麽？」

韓鵬不禁楞住了，發作又怕破壞了整個計劃，忍下去吧！又不知道呂奇安的是甚麽心。

莎琳冷笑了一聲：「哼！韓先生這下該沒有話說了吧！爲甚麽要殺彭麗娜？還不是爲了謀奪那張港幣支票？你們旣然派人殺約克．陳，搶走了那筆美金現欵，又要拿走了支票，那就太不講情理了。」

「胡說，」韓鵬沉叱道：「約克．陳是彭麗娜殺的，而那筆錢是她自動退囘來的，支票根本沒有看見過，妳不要含血噴人！」

呂奇插口問道：「那筆錢，是彭麗娜自動送囘來的？」

「當然。」

「胡扯！彭麗娜正打算和約克．陳遠走高飛，怎會又去殺死他？而且，彭麗娜是個貪而無厭的人，豈會將五十萬美元送囘來？」莎琳似乎很瞭解內情。

「的確是彭麗娜親自送囘來的。」韓鵬仍然一口咬定。

呂奇冷笑了一聲，問道：「韓鵬！夏一堂拐帶誰的錢？」

「『玫瑰黨』的。」

呂奇道：「那麽，她就該將錢送回『玫瑰黨』才對呀！」

「是的，所以她將錢交給我們。」

「彭麗娜死有餘辜，可是我却要爲她洗刷一點寃枉。約克．陳他們四個人不是她殺的，錢也不是她搶的。」

「那麽是誰？」韓鵬驚愕地反問。

「是你。」呂奇斬釘截鐵地說。

「甚麽？」韓鵬一雙眼睛立刻掄了起來。

呂奇身子一退，貼壁而立，沉聲喝道：「在場之人，誰也別想動槍，如果誰想動槍的話，保證沒有趕呂的快。」

這是一個使人無法預料的轉變，在場之人無不驚慌萬分。尤其是韓鵬，他楞了許久，才向其餘四個大漢打了個眼色，然後強持鎭定說：「這是甚麽意思？」

「就事論事。」呂奇森冷地說。

「你可以肯定人是我殺的，錢也是我搶的？」

「彭麗娜若想退錢，必定會退到『玫瑰黨』去，不會退到你手裏來，因爲你並不是『玫瑰黨』的黨徒。」

「你說甚麽？」

「別吃驚！」呂奇冷冷地一笑。「你們打着『玫瑰黨』的旗號，不過是想嫁禍栽贓，我巳經將全部內幕弄清楚了！」

韓鵬心中的駭異是可以想見的，不過，他的面色却出奇地鎭定，冷笑了一聲，說：「嘿嘿！照你說，我們又是甚麽組織呢？」

「如果稱你們爲組織，那未免太高抬你們了，說你們是僞君子陳九平的爪牙想必是不會錯的。」

韓鵬面色突變，抬手在桌上一拍。這似乎是一個暗號，那四個大漢飛快地拔槍在手。

但是，呂奇的動作更快，只聽「噗噗噗噗」响了四槍，那幾個大漢紛紛扼腕呼痛，呂奇那支槍上的滅音套筒中冒出嫋嫋輕烟。

「我早就打過招呼了，誰動槍誰就是找死。」

韓鵬怔住了，他畢竟是獨當一面的頭兒，尚能臨危不亂，冷冷說：「呂奇！希望你冷靜地考慮一下，你說約克．陳那四個人是我們殺的，你毫無證據。但是他們却是被你那把小刀所殺的，我不知道你將如何解釋？到最後吃虧的恐怕還是你。」

「我可以證明，呂奇是不在現場。」莎琳插嘴說。

她的轉變，不但使韓鵬感到驚奇，連呂奇也大感意外。

「噢！」韓鵬冷笑了一聲。「是因爲

發現呂奇的槍法太厲害，所以才轉變投向他嗎？」

「笑話，我是爲了求事實。」莎琳氣呼呼地說道。

「可惜妳一人證明不具法律效力。」

「韓鵬！」呂奇冷聲說：「你聽仔細一點，你巳經完全失敗了。當你將五萬美金交給我時，我曾用袖珍相機拍下了你的照片，錢在你們手裏，那就證明約克．陳他們是被你們所殺。另外唐蘭扼殺彭麗娜的經過，也錄了錄音帶，而且她的現場表演也錄進了影片，這些都是鐵證。」

韓鵬的面色由白轉靑，良久才憤然地說：「姓呂的！你是在爲警方作事嗎？」

「不是。」

「是爲『羅克偵探社』？」

「也不是。」

「那是爲誰？」

「爲了我自己，也爲着人類應的正義感。」

「我很想和你領敎一下槍法。」

「很抱歉！我無意在槍上逞威風，這巳不是一個憑暴力可以取勝的時代，我們較量的只是智慧。」呂奇說。

「我却說你是怯弱！」

「我不在乎你怎樣說我。」

韓鵬雙手捂面，喃喃地說：「我敗了，你一點機會都不肯給我。」

他的兩手慢慢向頸後移去，突然，他的右手多了一支槍，指向呂奇的頭顱。接着，砰然一聲槍响。但是子彈不是從他那支槍管射出，而是從莎琳手裏那支槍裏射出來的，韓鵬的右腕流出了鮮血。

呂奇萬萬想不到韓鵬會將手槍藏在頸後，先是一駭，繼而又是一驚，因爲莎琳的槍法太神奇了。

「我早就在注意了，韓鵬！」莎琳冷笑着說：「因爲你的聲調不像垂頭喪氣的樣子，而且你的眼睛也射出詭譎光芒。」

「莎琳！若不是妳……」呂奇由衷地感激。

莎琳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我的動機不是爲了救你，只是不願你死去，因爲我還沒有追回那張港幣支票。」

呂奇唏嘘地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彭麗娜爲財而死，約克．陳爲財而死，難道妳還想步他們的後塵？」

突然，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接着無數的武裝警員和便衣刑警在門口出現，每個人手裏都拿着槍。

「丟槍！」帶頭的一名警官喊道：「你們全部被捕了。」

呂奇丟了槍，莎琳也丟了槍。在呂奇的想像中，這批警員必是羅克召來的，可是，當他和莎琳戴上同一副手銬時，他才發現他的判斷錯了。

在離開了「女王咖啡座」時，呂奇在門口遇上了羅克，他揚聲向他問道：「羅克先生！是你召警的嗎？」

「沒有呀！」羅克的神情迷惑地搖着頭。

一名警官向羅克笑着說：「羅克先生，請你也到警署去一趟吧！」

羅克也就跟着上了警車，不過，他的手上並未戴上手銬。

去至警署，一位警官將呂奇叫到面前，似笑非笑地問道：「呂先生，知道拘捕你到此地來的原因嗎？」

「也許我涉有不少罪嫌，但是我確信我絕未犯罪。」

警官道：「你的確未犯罪，但是你却隱瞞了一件東西。」

羅克在警署是很熟的，他一直跟住那名警官，這時禁不住向呂奇加以提醒：「想想看，你曾隱瞞了什麽嗎？」

「沒有啊！」呂奇連連地搖頭。

「那麽，我提醒你一下。」警官說：「見到一隻提箱嗎？」

羅克連忙搶着說：「有的！有的！提箱裏還有五萬元美鈔，他早就交給我了，那件東西上法庭時是一項有力的證據。」

「行了！呂先生！只要你將提箱交出來，你就可以獲釋了。」

羅克連忙打電話敎馬喬治將那隻裝鈔票的提箱送到警署來。

呂奇心裏却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彭麗娜被殺後他被警署傳訊了一次，以後警方或許會派人跟踪他。但是，他和韓鵬碰頭是彭麗娜被殺以前的事情，警方何以知道他隱瞞了那一筆錢呢？

「警官！你派人跟踪我了嗎？」

「不錯。」警官笑着說：「因爲你是全案的關鍵。」

呂奇不禁好笑，心想對方未必會瞭解內情，因而問道：「案子算破了嗎？」

「當然算破了。」

「你瞭解內情嗎？」

「你不會比我更瞭解。」

「眞的？」呂奇目光透出懷疑之色。

「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我們巳經明瞭了全部案情。」警官說着抬手一指。「看！那個角落裏坐着的那個灰白頭髮的老人就是陳九平先生，他巳經因觸犯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而被扣押了。」

「啊——」呂奇發出驚疑的讚嘆。「你們是怎樣弄清楚整個案情的呢？」

「因爲我們有人潛伏在陳九平的組織裏。」

呂奇恍然大悟，脫口說道：「我明白了，菲麗絲小姐是你們的人。」

「請稱呼她爲菲麗絲警官。」

「警官？她不是在……？」

那位警官搖搖手說：「請不要說下去，她是一名特種警官，自然要尋求別的職業掩護。」

「眞是令人難信。」

這時羅克走過來插嘴說：「案子算破了，但不夠完美。夏一堂的屍體未曾尋獲，鎗殺黃福順及雷軍的兇手也未就捕。」

「羅克先生！」那位警官的口吻充滿自豪。「你畢竟只是私家偵探。所以你們隱瞞我們的事情沒一件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所隱瞞的事情，你們却不知道。」

「你們隱瞞了些什麽呢？」

「夏一堂並沒有死。」

呂奇不禁一楞，疾聲問道：「他的人呢？」

「早就被捕了。同時被捕的還有那兩名由彭麗娜派去殺夏一堂的兇手。我們就是跟踪兇手才找到夏一堂的。」

「警官！」羅克埋怨地說：「你們旣然對全局都巳瞭解，爲什麽不早些下手呢

？不然，約克・陳及彭麗娜等五件命案就不會發生了。」

「這是我們引以爲憾的事，可是我們也有苦衷。一方面我們要等待陳九平暴露他的陰謀，再一方面也要配合水島方面肅清『玫瑰黨』的行動，所以拖到今晚才展開逮捕人犯，宣告破案。」

「不錯，」羅克說：「案子破得眞漂亮！」

「仍然有點美中不足。」警官苦笑着說。

「噢！」呂奇詫異地問道：「還欠缺了些什麽呢？」

「還欠缺了一張三百萬港幣面額的支票。」

「並不重要，那不過是一張廢紙。」

「若沒有那支票，彭麗娜和約克・陳之間的關係就串連不起來了，那是主要的證物。」

「警官！彭麗娜已死，她藏在何處永不爲人知！我看這件案子只得留下一點缺陷了。」

「那又有什麽辦法呢？」

「莎琳有罪嗎？」呂奇竟然關心起她來了。

「有的。毆傷警官擾亂金融。不過，她的罪不會太重。」

羅克問道：「呂奇可以離去了麽？」

「請在旁邊等一下，我們必須等他將隱瞞的東西交出來。」

他的話剛說完，馬喬治巳經手提一隻黑色皮箱，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了辦公室來了。

× × ×

凌晨三時，呂奇滿身疲勞地回到了「日月飯店」那間角落裏的小套房。當他跨進去按着電燈時，他滿身的疲態突然消失，精神也爲之一振。因爲他發現一個頭裏紗布的女人躺在他床上；那個女人正是菲麗絲。

呂奇脚跟一靠，行了一個擧手禮。

「現在我是女人，不是警官。」她嬌笑着說。

「菲麗絲！我相信妳是以警官的身份到我這裏來的。」

「來逮捕你嗎？」

「我想妳可能是來搜尋那張支票。」

「我不可否認曾接到這個命令。不過，我却認爲在這裏是搜不出什麽的，我也深信你不會侵佔那張支票。」

「那妳爲什麽要來呢？」

「假公濟私吧？」她說着霎霎眼睛。

呂奇明白了，坐到床邊去摟着她，佻笑着說：「莎琳在妳頭上擊了一鎗柄而犯了毆打警官的罪名，請問吻一個女警官是否也犯法呢？」

「只要你不是強吻。」

呂奇以手抬起她的下巴，輕聲問道：「給我一個吻，可以嗎？」

「女人在這個時候永遠不會說『可以』這一句話的，只要你發覺她眼光迷離，嘴唇濕潤，那就可以了。」

呂奇的嘴唇壓了上去，她的嘴唇間發出灼人的熱力，同時兩條蛇樣的手臂也纏上了呂奇的頸項。許久，兩人才分開。

「菲麗絲！妳還是逮捕我了，不過，妳所仗恃的不是法律，而是妳的情焰。約束我的不是手銬，而是妳的熱力。」

「知道我爲什麽要逮捕你嗎？」

「應該是不需要具備理由的。」

「我有理由。錄音機我一直沒關。方才我看了一遍，你和唐蘭的調情太過火了一點。事前我巳向你打過招呼，太過火了我是要向你算賬的，所以我要逮捕你。」

「糟了！那是要拿到法庭上作證的呀！那豈不是存心要我丟人現醜嗎？」

「放心！那一段我巳經剪掉了。」

「眞是！害我嚇了一跳。」

「呂奇！你說該怎麽樣罰你？」

「罰我照樣和妳調情一次，其熱烈程度要超過我和唐蘭的精彩表演，總該可以了吧？」

「不要。」

呂奇不會去理會她的拒絕，摟她入懷，開始脫她的衣衫。她不再抗拒，也無力抗拒。呂奇倒算是個有情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竟然還想起了莎琳。他輕聲說：

「菲麗絲！妳應該感謝莎琳的。」

「爲什麽？」

「若不是她突然出現！我和唐蘭豈不是早巳……」

「你簡直胡說！」

「眞的！應該爲莎琳說一說情，只要妳不提出控告，她就可以免除『毆打警官』的罪名。」

「天下最可惡的男人，就是抱着這個女人想另外一個女人的男人。」

「菲麗絲！妳不能這樣說，我是妳裙下的罪犯，莎琳是法律之下的罪犯。同爲罪犯不應該相互關照嗎？」

「哼！你眞會說話。好！我答應不提出控告，你總該滿意了吧？」

「我代替莎琳謝謝妳。」

膩了一陣，菲麗絲推開了他，嬌聲問道：「你該去洗個澡。」

「走！我們一齊去。」

「我洗過了，你去吧！」

呂奇又親吻了她一下，才興高彩烈地吹着口哨走進了浴室。

突然，浴室中傳來呂奇的話聲：「菲麗絲！打個電話給妳的上司，說我有一件東西交給他。」

菲麗絲立刻從床上跳了下來，高聲問道：「是那張支票嗎？」

「不！是一塊香肥皂。」

「給他一塊香肥皂幹什麽？」

「因爲香肥皂裏面有一根鉛管。」

「鉛管？」她喃喃自語，然後又提高了聲音說：「你在賣什麽關子，難道你不能爽爽快快地一次說完嗎？」

「很抱歉，因爲我在擦肥皂的時候，發覺有硬東西擦痛了我的皮膚，所以才發現肥皂裏有一根鉛管。我是陸續發現的，也就只有按次序告訴妳了。」呂奇道。

「現在該可以看看那根鉛管裏藏着什麽東西了吧？」

呂奇慢吞吞地說：「我在着……一張三百萬元面額的港幣支票，還有一張銀行的信用狀，我相信就是你們所要找尋的東西，原來彭麗娜藏在肥皂裏面了。」

「啊——」菲麗絲低呼了一聲，飛快地向電話機跑過去。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在沈家莊見秦萍兒跪在內廳之上，上邊坐着四個老人：沈定源、謝元龍、黃續良，張朗秋，旁邊站着沈羽，像似審問的情景，他們見劉稼闖入，謝元龍說明了秦萍兒是他未來的媳婦，也要爲秦子祺之死報仇的一番說話，劉稼見秦萍兒起來走入內堂，倒難以發作，由沈羽帶他回東廂，深夜翠蘭叫他離開沈家莊不要管秦萍兒的事，劉稼那裏肯聽，雙方動武，翠菊錯手將劉稼打至重傷，原來沈家莊晚上闖入北殭蔡寒冰將黃續良張朗秋殺死，沈定源謝元龍帶住秦萍兒逃出，沈羽重傷逃匿竹林內，劉稼幸得翠菊後來掩至而將之救出……

邂逅拳王心景仰　面對狐鼠渾不知

沈羽唯唯稱諾，兩人就在大鎭之上找到了一家客棧住下。

一宿無話，巳到來朝，沈羽經過一夜安睡，體力巳漸漸復元，天甫放明，劉稼見他巳醒，說道：「沈兄氣色雖較昨日好得多，可是神氣未復，不如乘這時候，待小弟輸灌一些眞元之氣給沈兄。」

沈羽聽着，心下暗喜，忖念：「這人倒是愚蠢得緊，聽說我要將那匹白馬贈給他，如今竟對我殷勤了起來，我不如以退爲進，讓他灌輸些眞元給我，也是對我有益。」忖思之間，說道：「劉兄厚我至此，小弟未知何以爲報。」

劉稼遂道：「我們總算同經患難，些微小事何足掛齒，沈兄請挪近過來，待小弟灌輸眞元，然後休息一會再登旅途。」

沈羽微微一笑，當下遂將身子挪過了一些，盤坐在床右，說道：「如此說來，恭敬不如從命，小弟有勞劉兄了。」

劉稼也不答話，當下就將雙掌貼了上去，提了一口眞元之氣，漸從掌心之中迫出，朝沈羽掌心之中灌去。

隔了足足一個時辰，祇見兩人的額上都巳沁出了大汗，沈羽的臉上漸漸泛起了一陣紅光，宛如兩朵彩霞那般瑰麗之極。

劉稼自從服下了天元神丹，被天元老人用百年內功眞元替他打破了任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內功巳進展到極其深固的地步，雖則被翠菊重傷，經過整宵盤坐運氣練功，巳然恢復常態，如今替沈羽灌輸眞元之時，自己猶能固元調息，這份內功之深湛，確實巳臻化境。

此時，劉稼漸漸張開眼來見得沈羽臉上泛出紅光，知道他受了自己的眞元，非但體力盡復，而且又較前深了一步，當下放下手掌，笑說道：「沈兄根基甚佳，倘若與我同修半載，屆時小弟當自嘆不如的了。」

沈羽聽得劉稼之言，張開眼來，祇見他笑吟吟的凝望自己，當下提了一口氣，經運六脈，陡覺有一股既溫又馨的熱氣在體中微轉，全身頓覺一陣無比的舒暢，心

中不由一喜，忖道：「這小子的內功怎地如此高深，僅僅一個時辰，非但使自己體力盡復，而且已使自己內功陡增，何況聽他所言，不消半載時光，倘與他同修，定能超出他之上，我不如將計就計，在這半年中與他旦夕同處，時時刻刻奉承故獻殷勤，以博他的歡心，半載之後，給我騰越之時，再設法除去他以絕後患。」忖至此間，沈羽忙不迭在臉頰之上堆起了一股感動之容，皺了皺眉，輕聲說道：「小弟蒙劉兄如此雅愛，未知何以爲報！」

劉稼置之一笑說道：「沈兄何必又如此客套，我已說過，咱們同是患難，些微小事，又算得上什麽。」

沈羽忽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並非小弟得隴望蜀，亦非要圖高攀，小弟有一句肺腑之言，但願劉兄原宥聽之。」

劉稼遂問：「我與沈兄彼此坦誠相交，有什麽話儘管說來，小弟焉會不聽。」

沈羽就道：「小弟想與劉兄結義，做一個異姓而情逾骨肉的兄弟，未知劉兄之意如何？」

劉稼聞言不由皺眉答道：「沈兄不恥與小弟結交，此乃我之榮幸，可是小弟德薄能鮮，又是飄零天涯的一個浪子，倘與沈兄結義，這焉不是有辱了沈兄的名。」

沈羽聽得劉稼之言，忖道：「聽他言下之意，倒肯與我結義，我不如順着他這意念，乘機激動於他，讓他死心塌地認爲我對他忠誠一片。」

於是，沈羽就伸出雙手將劉稼緊緊握住，露出了激動不已的容情，說道：「劉兄休得如此謙讓，小弟得與劉兄結義，誠屬三生之幸。」

劉稼見得沈羽如此激動懇切，心中暗暗忖道：「如此看來，沈羽這個人甚是不錯，所吃虧者無非爲了年少氣盛，我不如就與他結義八拜，日後慢慢再勸導他。」

忖至此間，劉稼就微微一笑，點點頭說道：「如此說來，小弟就高攀了。」

沈羽見得劉稼頷首答應，頓時欣喜得拉了他下床，挽手走至窗畔，說道：「古人結義，有撮土爲香者，你我在此客棧中連泥土都沒有，不如面對日頭，就對天下跪結此義盟，劉兄今年貴庚幾何？」

劉稼答道：「小弟今年一十九歲。」

沈羽說道：「如此說來，小兄叨長二歲，愧稱爲兄了。」

沈羽說罷，就面窗跪下，劉稼也隨之跪下，祇見沈羽臉頰之上露出一派嚴肅懇切的模樣，恭手在胸，語道：「上蒼后土，在下沈羽與劉稼今日在此結爲異姓兄弟，甘苦共嘗，患難同當，不願同年同月同時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時死，矢誓忠誠相待，滴血爲盟，倘有悔言，我沈羽當橫死在三尺小童的手下！」

沈羽矢誓之時，心中早有盤算，忖道：「我矢此誓句，倒也有兩面看法。」於是誓罷，就朝劉稼看了看，微微一笑。

劉稼見得他懇切矢誓，當下也就拜了一拜，唸道：「上蒼后土，在下劉稼與沈羽在此義結爲異姓弟兄，甘苦共嘗，患難同當，不願同年同月同時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時死，矢誓忠誠相待，滴血爲盟，倘有悔言，我劉稼當橫死在亂劍之下。」

沈羽聽得劉稼盟誓已畢，就將左手食指咬破，頓時滴下血來，劉稼也是咬破食指，將血滴上，兩人相顧微微一笑，就朝窗外日頭拜了八拜。

沈羽拜畢，伸手將劉稼掺起說道：「稼弟，時已不早，我們速速登程去吧。」

說着，沈羽就打開房門，喚了店小二進來付過宿費，就與劉稼雙雙登程而去。

沈羽既有毒計在胸，一路之上裝得似模似樣，對着劉稼竟然露盡一片關懷的模樣，劉稼忠厚，焉知他肚裏有毒計，祇當他眞的對待自己形同手足，心內不免感動不已。

這一日，劉稼與沈羽兩人已來到長江之畔，祇見前面茫茫一片江水，臨江那個小鎭之人，却是熙來攘往，熱鬧非凡。

劉稼生長北方，初次見到這茫茫一片江水，不由慨道：「羽兄，原來長江竟是如此遼闊。」

沈羽答道：「稼弟，渡此長江，就算順風順水，也需一日一夜，你我不如先往酒樓之中飽餐一頓，再僱一艘快船，前赴江南。」

劉稼對這地形不熟，唯有頷首稱是，於是跟了沈羽走到江畔，一家樓高二層的酒樓中，祇見這家酒樓高掛一塊金字大招牌，上面雕着三個楷書，名曰：臨江樓。

兩人登樓，早有堂倌前來接待，招呼兩人就在臨窗下望江水的方桌坐下，問道：「兩位客官要些什麽？小店的活殺鯽魚名馳三省，燒蒸烤煮，就是利用蘿蔔川湯也味甜得緊，還有出名的跳躍搶蝦，小店特從紹興運來的久藏腐露，再加上小半廝油，敢誇天下第一。」

堂倌滔滔不絕說出了臨江樓的佳餚，沈羽說道：「久聞臨江樓是湘湖最出名的酒樓，你且將拿手的佳餚儘管端上來就是，何況適才聽你所說，連那腐露也從紹興專運而來，想必定有紹興出名的女兒香，你速速替我燙上一壺，我們用了，就要登舟渡江。」

堂倌唯唯應是，連聲稱諾退下，未及片刻，已然將一壺酒猶未斟而噴香撲鼻的女兒香端了上來，另外又端上了一隻大盤，兩小碗作料放在桌上，將盤蓋揭開，祇見蓋揭之處，盤中果然隻隻活跳的鮮蝦。

堂倌微微一笑，又將盤蓋掩上，說道：「客官吃時，可勿將盤蓋揭開，免得這些活蝦跳出。」

劉稼從未吃過這等東西，爲之又喜又奇，於是就將盤蓋微揭，迅速地用筷挾了一隻活蝦，在作料碗中醮了一醮，然後送進嘴裏，果然味道鮮美，不由讚道：「好菜。」

沈羽舉杯說道：「稼弟，一路之上，我們忙於奔程，未曾好好吃一頓，今日乘此機會與你喝上幾杯如何？」

說着，就將杯中之酒一飲而盡，遂向劉稼照了照杯。

劉稼見得沈羽飲盡一杯，也遂拿起杯來一飲而盡，祇感有一股熱辣的感覺，直灌胃中，放下杯來說道：「我不善飲，還是羽兄多飲一杯。」

正在此時，陡聞隣桌一聲冷笑，兩人不約而同回頭循聲望去，祇見一個年邁的老叟，皺眉說道：「老夫分明看清這樓頭上寫的是：童叟無欺，怎地上得來却受了

欺侮，我明明要的是一盤活跳搶蝦，怎地却拿了一盤都是死掉了的蝦給我，敢情見我年邁無用，故意欺侮不成？」

劉稼循目對這老叟望去，見他白髮蒼蒼，身子瘦小，好似弱不經風的模樣，聽了他的說話，心中却也替他不平，祇見堂倌却匆匆地走了過去，面露詫異之色，向那老叟作了一揖道：「老爺，你萬勿如此責怪，小的實在担當不起，這盤活跳搶蝦，或許是厨下弄錯了，請您老人家且待片刻，讓小的親自到厨下去換上一盤。」

堂倌說着，連連躬身，捧了那盤死掉的搶蝦而去，這老叟却又是冷笑一聲，自語道：「人老珠黃不值錢，英雄盡是美少年。唉！我老了，當眞不中用了。」

劉稼聽得這老叟自言自語，口口聲聲自怨自己年老不中用，不由雙眉一皺，對着沈羽望了一眼。

正在此時，陡見樓梯聲响，奔上了四個大漢，見他們個個挺胸凸肚，身備武器，甚是威武模樣。

堂倌却從厨下又捧了那盤搶蝦上來，匆匆端到那老叟桌上，放下之後，又趕去招呼那四個大漢。

這四個大漢剛坐下，陡聞那老叟「砰」地一聲，將枱一拍，怒道：「老夫端的忍無可忍，這臨江樓怎的如此欺侮於我，店家，你可是存心來作弄於我！」

堂倌聽得老叟拍桌怒言，頓時一驚，急忙回頭對他一看，祇見是老叟手中提了那隻錫製盤蓋，盤中的搶蝦果然隻隻死去，不由又是一驚，急忙奔了過去。驚道：「老爺，這盤搶蝦，乃是小的親手從厨下端來，眼見牠隻隻都是新鮮活跳，怎的到了枱上都已死去？」

老叟瞪目問道：「難道你竟怪起我來了麽，敢情看我年邁好欺不成？」

堂倌忙道：「小的怎會怪您老爺，老爺您切莫多疑，待小的再到厨下去換過一盤上來。」

堂倌說着，又將這盤已死了的搶蝦捧了下去。

「店家！」

陡地，堂倌聽着那四個大漢桌上喊聲，就此住了脚步，說道：「大爺們且少待片刻，讓小的換了這盤搶蝦就來。」

在這四個大漢之中有一個比較年青的大漢，喝道：「店家，咱們吃了就要登舟渡江而去，你先來招呼我們。」

堂倌面露猶疑之色，朝那老叟看了一眼就向那四個大漢了頷首道：「大爺們要些什麽，請吩咐下來。」

那年長的大漢用目朝着老叟瞪了一眼，就向堂倌微微一笑，問道：「你們臨江樓有什麽可口味美的佳餚？」

堂倌說道：「小店佳餚有數十餘種，大爺們倘若要吃新鮮蝦魚，更是應時的佳餚。」

那年長的大漢又是笑了一笑，說道：「你且一一報來我聽。」

堂倌被這年長的大漢如此躭擱，却不由甚爲尷尬的朝那老叟望去，焉知不望猶可，一望之下，那老叟果然勃然大怒叱道：「我叫你速速去換，怎的你還不去！」

堂驚滿臉驚慌，心忖：「這算是急驚風遇見了慢郞中，如被這四個大漢留住，樓上又祇有我一個堂倌必然顧此失彼。」

堂倌甫覺左右爲難之時，却見那個年長的大漢冷冷一笑，對那老叟說道：「你活了這麽一把年紀，還嫌這片刻的時光作甚，我們趕着吃完要渡江而去，你且少待片刻也不打緊。」

老叟聞言，不由怒容滿臉，叱道：「啊呀，你這畜牲目無尊長，老夫活了這把年紀，你理應見尊敬重，怎麽你竟出言不遜起來，休以爲你們四人身備武器，藉勢侮人，老夫雖則年已老邁，可是却不是好惹之人，倘若你再口出狂言，偌、偌、偌，老夫就用這二隻竹筷，管教你們死在這竹筷下。」

被這老叟如此一說，那四個大漢怎的也下不了台，年長的大漢却將手一擱，踏出一步，冷冷一笑說道：「老匹夫你且聽了，咱們厲氏四雄，也不是好惹之輩，一則咱們兄弟身有要事，急於趕往江南，二則看在你年邁昏庸的份上，倘若你再多說一字，我厲伯康管教你唇上的白鬚一根根連根拔去！」

爭吵之間，陡聞樓畔一聲冷笑，利那之間，祇見一個年老的乞丐，走了上來，朝着老叟微微一笑，却對厲氏四雄責道：「快快向丁老前輩請罪，我要不是看在你們師傅的份上，今日這頓苦頭有得你們受了。」

厲氏四雄見得來者竟是聞名天下，聲震江湖的「宇內丐仙」朱祖義，不由立刻拜倒在地。

「宇內丐仙」朱祖義也不答話，逕朝那老叟所坐的桌上走了過去，一邊笑道：「丁老怪，你怎的活了這把年紀非但火爆性子未減，而且童心稚氣越來越大，跟這些後輩爭吵，傳了出去，豈不是被武林中人說你老而不尊。」

這姓丁的老叟見得「宇內丐仙」朱祖義臉上怒容頓失，笑道：「朱老丐，你倒怪起我來了，這些後輩小子自以爲懂了幾招粗拳，拿得起半斤爛鐵，囂張不已，老夫若不管教，江湖中豈不讓他們作反。」

老叟說至此間，隣桌的沈羽却已然忍耐不住，當下故意提高了嗓子對劉稼冷笑一聲道：「稼弟弟，你聽到了沒有，敢情年輕之人就祇曉幾招粗拳？僅拿得起半斤爛鐵不成？」

沈羽故意賣弄，說話之時，迫出內功，將每一個字說得非常響亮，而且送得極遠。

沈羽的語聲一出，休說那四個大漢個個驚得目瞪口呆，就是這一叟一丐也頓時回轉頭來，對着他倆覷望，都露出了驚愕之色。

「宇內丐仙」朱祖義究竟江湖閱歷已深，甫自驚愕，瞬又收斂了不安的容情，朝着這姓丁的老叟笑道：「丁老怪，我敢情說得不錯，英雄少年，你我都已老邁不中用了。」

丁老怪饒他童心未泯，稚氣依舊，也不禁頓時面露一片嚴肅之容，說道：「老叫化你雖言之有理，可是我丁坤山總算闖蕩江湖已有數十餘年，黑白兩道上的數一數二高手，聽到了我這『神鬼愁』的名頭也要讓我三分，難道我就怕了那些乳臭未乾的後輩小子不成？」

丁坤山自報姓名綽號，劉稼不由一驚，心忖：「原來這老頭兒就是正邪不分的神鬼愁丁坤山，我在少林習藝之時，也曾經聽得智通禪師屢屢提及，而且又得智通禪師將他本門絕藝三神九鬼拳授我，雖則僅學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對這拳招中的奧妙却盡知曉。」忖至此，不由一聲微笑，但向沈羽問道：「羽兄，你可知道武林之中，拳上功夫首推那家玄妙？」

沈羽陡聞劉稼如此詢問，不知他用意何在？當下思索了一陣，說道：「我祇聽過武林之中，有人說道：天下絕藝僅在四家，所謂萬家劍法沈家刀，謝家陣圖秦家掌。乃是指萬慕舜的一十八招日月陰陽劍，家父的一十二招乾坤鴛鴦刀，謝元龍謝伯伯的八卦陣圖，與我恩師一十三招穿雲掌。除這天下四大絕學之外，小兄倒未曾聽得另有其他的武林絕學，成名武功。」

沈羽報出這武林中四大高手的名頭，而且語中又暗示除了萬慕舜之外，個個都與他有着深切關係，倒將「宇內丐仙」朱祖義與「神鬼愁」丁坤山聽得更感驚愕。

可是，劉稼又是微微一笑說道：「羽兄所說這武林四大高手的絕學果然不錯，記得小弟在一旬之前巧遇老前輩，領教了他那一十八招日月陰陽劍法，果然奧妙無比，由此想來，令尊的一十二招乾坤鴛鴦刀與秦老前輩的一十三招穿雲掌都是武林的深奧絕學，至於謝家堡謝元龍的八卦陣圖，在下也見過一個大概，可是論天下絕學却不盡在這四大高手之中，三神九鬼拳也敢誇拳中之王！」

沈羽聽他說出三神九鬼拳，不由心下嘀咕，暗忖：「我雖年輕，可是我父親與師傅兩人却享譽武林巳久，從未聽過他們提過這拳稱。」正在猶疑時，却聞「宇內丐仙」朱祖義仰首一聲大笑，對那「神鬼愁」丁坤山笑道：「丁老怪，你倒因禍得福，想不到在這臨江樓頭，你却遇到了知音之人。」

劉稼當下站起身來，緩步朝着隣桌走去，來到「神鬼愁」丁坤山面前，抱拳深揖恭道：「在下劉稼何止三生之幸，得能在這臨江樓頭，得睹丁老前輩的風采，稼兒這裏拜見丁老前輩。」

說着，劉稼一躬到底，恭立在丁坤山的面前，又朝「宇內丐仙」朱祖義也打了一恭道：「拜見朱帮主。」

饒是「神鬼愁」丁坤山稚氣未脫，被劉稼如此恭敬一揖，也不得不擺出一副長者的面目，微微一笑，說道：「老夫整天到今日却栽在你的手中，我且問你，你怎的知道我這三神九鬼拳招。老夫這拳招普天下僅有數得出幾位絕世高手知道，就是適才你同伴所指的那武林四絕，也不曉得老夫的那獨門拳招。」

劉稼就道：「丁老前輩的拳招獨步天下，稱算宇內，雖則知曉者不多，可是既成絕學，定然受人讚揚，稼兒自幼得少林智通禪師所撫養，故而知道丁老前輩的絕學。」

「神鬼愁」丁坤山聽聞劉稼說出智通禪師的名頭，臉色隨之一變，就問：「智通禪師多年不見了，可安好否？」

劉稼遂道：「智通禪師仍甚強健。」

丁坤山又問：「那智達禪師呢。」

劉稼聽他提起抱着自己上少林的智達禪師，不由皺了皺眉，答道：「智達禪師於我上嵩山少林之後就歸天了。」

「神鬼愁」丁坤山聞聽智達禪師巳然去世，頓時雙眉一皺，語氣甚是沉滯地嘆道：「唉，老夫又少了一個對手。」

沈羽始終坐在原處，對着劉稼觀望，見他與「神鬼愁」丁坤山一問一答，巳然很是熟悉的模樣，心下頓感有一種話說不出來的妒忌，在兩人的背後狠狠地瞪了一眼。

此時恰巧劉稼回轉身來，看見沈羽朝自己瞪眼，心下却暗自埋怨，忖道：「我怎的如此糊塗，讓他獨個兒坐在一邊，理應替他引見。」於是，劉稼就朝沈羽面露歉意地笑了一笑說道：「羽兄請過來，待小弟替你引見丁朱兩位前輩。」

沈羽滿肚子氣憤，聽得劉稼之言，當下站起身來，朝着丁坤山那邊走去，手中却暗蓄了勁力。

劉稼焉知沈羽心中憎恨，見他走了過來，正欲介紹引見，「鐵扇書生」端的出手毒辣，臉上笑容盎然，忽地雙掌齊朝，連人帶掌就朝「神鬼愁」丁坤山劈了過去，掌翻之處，陡見掌風陣陣，端的厲害異常。

變生倉卒，休說劉稼料不到沈羽有此一着，就是「神鬼愁」丁坤山也爲之驚愕不巳。

劉稼眼見沈羽出手，心中驚道：「他怎的如此魯莽。」忙不迭轉身將手一抬，朝準沈羽腕肘之間扣去，一邊嚷道：「羽兄切莫如此。」

沈羽陡見劉稼反手扣來，頓時雙手下垂，招式頓斂，臉頰之上迅速地又露出了笑容，說道：「稼弟，小兄意欲見識一下丁老前輩的絕學，你怎地攔阻起來，如此一來，豈非使我坐失學技良機。」

劉稼不由笑了出來，忖道：「我眞的愚不可及，適才我告訴他天下除了四絕之外，這丁坤山的三神九鬼拳又是一絕，他當然見獵心喜，故而相試。」於是忙道：「羽兄旣要見識丁老前輩這三神九鬼絕學何必急於一時，少待讓丁老前輩飲了幾杯酒後，讓小弟來向丁老前輩討教如何？」

「神鬼愁」丁坤山見得沈羽如此，雖聞他自稱要討教自己的這三神九鬼拳，可是，見他這種陰險的性格却有了戒心，忖道：「同樣是兩個少年，怎的差別如此，而劉稼又怎的與這陰詐百出之人稱兄道弟起來？」當下冷冷一笑就道：「老夫這三神九鬼拳招不用巳有三十餘載，連自己也忘了，兩位小哥兒切莫再提。」

「宇內丐仙」朱祖義在旁看得一清兩楚，也看出這兩個同行少年有着極大差別，當下就朝丁坤山說道：「丁老怪，我與你也久違了，今日在此巧遇，老叫化本當叨擾你一頓，可是被這兩個娃娃在此吵個不停，不如跟老叫化離此他去，找一個清靜的所在，待老叫化燒一隻我拿手的叫化鷄給你受用，一敘這三十餘年別後的衷腸如何？」

「神鬼愁」丁坤山聽得朱祖義之言，巳然知道他的含意，心中佩服他端的眼光不錯，當下微微一笑，就在懷中掏出了一錠銀子放在枱上，回轉頭去，却對劉稼說道：「稼兒，老夫素向不受人家恩惠，適才你替我擋了一招，如今我自願爲你做三件事作爲報答，日後見面之時，你就可遣差於我，如今我要與老叫化去了。」

丁坤山說着，伸手朝着朱祖義手上一搭，笑道：「老叫化，如此說來我要叨擾於你了。」

「宇內丐仙」朱祖義報以微微一笑，就與丁坤山挽手緩緩朝樓下走去。

劉稼目送兩叟離去，不勝感嘆，回轉頭來，對着沈羽苦笑了一下，說道：「羽兄，這眞是功虧一簣，否則丁老前輩的那招『神出鬼沒』擧世絕學，定教你我兄弟嘆爲眼福不淺。」

沈羽也不出聲，祇見那四個大漢面露異色，亦巳匆匆離去，當下就將堂倌喚了過來，會鈔旣畢，就與劉稼雙雙走出這臨江酒樓。

來至江畔，祇見提岸之上，站着十來個舟夫，見到劉稼沈羽行近而來，紛紛迎了上去招徠生意。

沈羽挑了一艘新帆輕舟，就向那壯健的舟夫問道：「我們前往采石磯要多少時候？」

這自稱喚作曹阿根的舟夫，將兩人迎至舟中，回答道：「此去采石磯，在此順風順水之中，大概未到天明，巳能抵達彼岸。」

沈羽當下就與劉稼坐定，自有舟中小僮捧上一壺茶，舟夫扯起新帆，輕舟乘着這股順風，果然破浪飛渡而去。

兩人見得舟巳啓碇，飲了一杯熱茶，巳見天色漸黯，劉稼就道：「羽兄，適才舟夫言道，渡此長江要到明晨始能抵達彼岸，你我不如就乘這漫漫長夜，盤坐運功，待小弟再灌輸一些眞元給羽兄。」

沈羽聞言，心中暗自欣喜，可是在表面之上却露出了一股猶豫不決的容情說道：「稼弟待我如此，小兄實受之有愧，何況這眞元乃是練武之人最重要之根，倘你常此灌輸給我，豈不反使你受了損耗。」

劉稼忙道：「羽兄怎的又講這些見外的話來，小弟將眞元灌輸給羽兄，自有分寸。」

說着，劉稼就盤坐了下來，伸出雙掌，等待沈羽以手貼來。

沈羽故作感動不巳之狀，也就盤坐艙中，將手伸出貼了過去，腦中驀的又生出歹念，忖道：「我何不暗中蓄力，以練氣中那相吸的功夫，乘他將眞元灌輸之時，暗中吸取，此時他定然不能自控，而盡將他本身眞元灌輸到我體中。」忖至此間，巳然意決，故而雙掌甫貼，沈羽立刻提了一口勁氣，直達掌心。

劉稼焉知沈羽有此毒辣之意，雙目閉緊，聚神歸一，心靈之間，頓時雜念皆棄，固元歸本，眞元之氣漸漸自丹田之中升上，透出掌心，直朝沈羽雙掌之中灌輸了過去。

焉知甫自提出這眞元之氣，劉稼陡感沈羽掌中陡生一股軟綿綿的吸力，刹那之間巳將自己這股眞元吸去，不由暗忖：「怎的他轉氣如此暢適，甫自輸出，巳然吸去。」當下又感一陣欣喜，頓忖：「不如乘他轉氣暢適之時，再灌輸些眞元給他，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忖至此間，劉稼豪氣大發，忙提一口眞元又是灌輸了過去。

沈羽在掌心之中吸到劉稼一口眞元之氣，頓覺百脈通暢，舒快無比，忙不迭運氣頻頻，以待他再度提氣灌輸而來，一邊忙將適才那口眞元之氣輸轉百脈之間，細脈經通。

劉稼焉知沈羽竟有此詐，當即猛提一口眞元，迫出掌心灌輸了過去，心胸陡開，豪邁巳極，焉知陡聞沈羽「啊呀」一聲慘叫，竟然連人飛起，臉頰上蒼白一片，驀地吐出一口鮮血，瞬眼跌落艙中，巳是昏了過去。

變生倉卒，劉稼不由驚愕得怔望一邊，及待發覺，沈羽巳然昏倒在艙中，這艘新帆輕舟，吃那沈羽如此一來，頓時顚簸個不停，頭梢把舵的舟夫，以爲這兩個少年打起架來，不禁急得喊問：「兩位客官休得在艙中打架，小舟吃不起顚簸，倘若將小舟覆沒，淹在這江心之中，我們都活不了命。」

劉稼忙答：「我們並非打架，實因我的兄長突然昏倒，船家切莫誤會。」

舟夫嘀咕了幾句，又問：「你那兄長可是乘船暈浪？」

劉稼遂道：「我的這個兄長，並非暈船，乃是練氣不愼，自傷了脈穴，多謝船家勞心。」

劉稼說至此間，忙將沈羽扶起，祇見他雙目緊閉，臉如白紙，嘴角邊依舊流出了絲絲鮮血。

劉稼不由大感驚愕，不知道他怎的會突然之間口吐鮮血昏死了過去，適才明明是自己將眞元之氣迫灌而去，也斷斷不至於反爲使他受傷。

這是劉稼忠厚善良之報，也是沈羽陰險邪惡自食其果，原來劉稼巳然打通了任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這眞元之氣巳臻極其深湛的境地，故而將第一口輕微的眞元灌過去，巳使沈羽百脈舒暢，猶勝自己練氣十載時光，可是沈羽不知就裏，貪心毒辣反而害了自己，將劉稼這股勁厚的眞元震傷了內臟。

幸虧適才那第一口眞元先將沈羽脈穴之中打下了底，不然，這第二口眞元端的要喪他之命。

饒是沈羽不死，此傷巳然非輕，任那劉稼出盡辦法，也難將他治愈復元，好不容易經過推、按、舒、撫、揉、點，方始將沈羽救醒了過來，可是沈羽醒了過來之時，却以爲自己的行徑巳被劉稼識破，而用內力震傷自己，故而目露驚慌之色，凝視着劉稼爲之驚慌不巳。

劉稼見得沈羽巳然甦醒了過來，不由大喜，遂道：「羽兄，這都是小弟不好，大概適才灌輸眞元之時，小弟太過用勁了，故而誤將羽兄震傷，幸虧有賴羽兄洪福齊天，不致因傷殞命，不然，小弟端的要飲恨終身了。」

沈羽聽得劉稼如此言講，頓時宛如釋了重負，雖則受了嚴重內傷，可是心中却是大樂，忖道：「你這蠢貨，端的愚不可及，怎的反以爲自己用力過度，震傷了我而感歉疚，如此說來，我不妨將計就計，就將這筆寃枉賬算在你的頭上。」於是急忙裝着苦楚不堪的模樣，一邊頻頻呼痛，一邊却又故意裝成義薄雲天的樣子，緩道

：「稼弟，你又何必如此言講，小兄與你甘苦共當，何況你灌輸眞元乃出於一片至誠之意，小兄感謝都來不及，適才乃是錯在小兄福薄。稼弟何罪之有，切莫講這種說話，不然端的要愧煞小兄了。」

沈羽說至此間，劉稼巳然熱淚盈眶，心中倍覺難受，不由陡覺一酸，流露了兩行淚來，咽道：「小弟自幼父母被害，雖蒙少林寺將我撫養成人，可是下得山來，飄零天涯未曾遇得一個知己，自從與羽兄在客棧之中結義以還，雖則時日不多，可是交誼巳勝於同胞手足，何況羽兄一路之上，時時刻刻關懷於我，人非草木，小弟對羽兄這股隆情焉有不知之理，如今小弟一時失察，竟將羽兄誤傷，這豈非使小弟難自圓此說，而更感歉疚甚深。」

沈羽聞劉稼之言，目睹劉稼之容。心中更覺欣喜，忖思：「你這蠢貨端的自討苦吃，這是正中下懷的了，不如再施一計，管敎你對我鞠躬盡瘁，死而無怨。」

忖思之間，沈羽故意露出了一片漠不關懷的神情，說道：「稼弟，我與你滴血盟誓，結義兄弟，巳然兩人如同一體，事旣至此，還講這些話來作甚，何況小兄尚留得一口氣在，就算內傷甚重，也可他日慢慢治療，所惜者，無非爲了我如此傷重之人，萬一遇到了稼弟的大仇，不能替稼弟助一臂之力而巳。」

劉稼聽得他如此言說，更爲感動不巳，此時祇聞舟夫在那船梢之上喊道：「客官，船巳到了采石磯畔，請兩位客官準備上岸。」

果然未隔片刻，祇聞落帆聲響，這艘輕舟，巳泊在一片樹林的旁邊，而這樹林之前，堆着人般高大的一堤岩石，采石磯原來巳然來到。

沈羽忙在懷中掏出了一錠紋銀，交給劉稼，喚他付清了渡江船資，劉稼遂扶了他登岸，朝那密森森一片樹林之中走了進去。

穿出這片森林，祇見官道巳然在望，劉稼手扶沈羽緩步走去，踏上官道，祇見江南民風果然別具一番滋味，官道之上熙來攘往，甚是熱鬧，行了盞茶工夫，巳然進入一個囂鬧的大鎭。

劉稼來到這座大鎭之上，急忙扶了沈羽投了一家客棧，以便讓沈羽休息。

兩人入房不久，劉稼突見房內樑上出現了一塊金牌，牌上刻着「奪魄索命」四字，劉稼不由大驚，心忖：「怎地天南派又來尋釁，敢情陶冠常去年在洛陽客棧之中吃了那九玄門白衣少女與翠菊丫環的一下悶棍，將這份怨仇算在自己身上，而來報仇不成？」

忖思之間，劉稼鑒於沈羽傷重，故而對這釘在樑上的這塊天南帮「奪魄索命」金牌，却是不敢講給他知道。

沈羽旣然傷在內臟，若無靈藥，焉能痊癒，故而劉稼扶了他上床，原欲替他推拿揉搓，可是見得這塊天南帮的「奪魄索命」金牌之後，却急於閉上窗戶，面窗而坐，等待應變。

經過一宵顚顚風浪，劉稼漸漸祇覺腹中饑餓了起來，正欲開門呼喚小二，端些家常便飯進房食用，陡聞庭院之中「簌簌」一聲微響。

劉稼不論內外功夫，巳與一年之前判若兩人，乍聞這陣簌簌微響之聲，巳然知道庭外來了敵人，劉稼不禁一怔。心忖：「怎地天南帮如此囂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尋釁，爲非作歹，敢情江南官吏，都見了這天南帮害怕不成？」

正在此時，陡聞窗外有人叱喝了一聲，說道：「內房的鐵扇書生沈羽聽了，上次被你僥倖逃去，想不到今天你却自投羅網，快快出來算一算三年之前，老夫被你的那個老畜牲暗器傷人的舊賬！」

沈羽聽得窗外天南帮帮主陶冠常的聲音，張開了眼，臉頰之上充滿了驚慌莫名的恐懼容情，怔怔地望着劉稼。

劉稼陡地微微一笑，乍見他雙手一翻，輕輕朝那兩雙窗門推去，祇見手翻之處，這兩扇窗門巳然「咿」地一聲打開，劉稼爲人素向光明正大，遂道：「原來在這裏又遇上了天南帮的陶帮主，一別巳達一載，陶帮主別來無恙。」

劉稼說着，雙目巳然對庭院之中覽望了一眼，祇見庭中站着一十六名身穿黑衫黑褲的壯漢，個個手中揑了一柄亮幌幌的鋼刀，而那陶冠常却手持一柄金刀，屹立在這一十六名壯漢的前面，顯得威武不可一世的模樣。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見得推窗之人竟是洛陽客棧之中，將那翠菊丫環擊敗的少年，不由皺了皺眉，回轉頭來對着東邊的那個身穿勁裝的漢子瞪了一眼，心中不由驚忖：「原來是他陪了沈羽而來，昔日在洛陽客棧之中，自己栽在那翠菊丫環的手下，而這少年却輕輕易易一掌將那丫環擊敗，由此看來，這少年的武藝定然在自己之上，我倒要小心應付了，不要丟人。」

忖思之間，陶冠常究竟身份有關，身爲黑道上的成名人物，故而在微微一驚之下，立刻恢復了常態，說道：「原來你陪着這個小畜牲來了這裏，我勸你還是快快逃命去吧，老夫這塊金牌不見血不收，你休插身其間，自討沒趣。」

劉稼聽他口氣甚大，不由憤然，說道：「你在別人面前吹得牛，在我面前却怎能講此無恥的說話，我且念着與你素無怨仇，識相的快快收了你這塊金牌去吧。」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怎受得住劉稼這番說話，陡地仰首一聲狂笑，就道：「你倒也胆大妄爲，居然好言相勸不聽，如此說來你自願送此性命，休怪我手下無情。」

劉稼也不打話，當下一個提縱，頓從房內竄了出去，焉知身子未飄落下地，陶冠常手中金刀一揮，一招「刀捲落葉」，迎頭就朝劉稼削了過去。

劉稼身子猶在半空，見得金刀繞處，陶冠常巳然揮刀削了過來，不由旣驚又怒，忖道：「也虧他身爲黑道上的成名人物，竟連這些隙間也要乘機暗算。」

當下冷笑一聲，身子微微朝左一掠，雙足臨空一縮，靴底堪堪避過了陶冠常這一刀。

剎那之間，劉稼巳然飄落在地，陶冠常見得一刀落空，不由一怔，心忖：「這小子端的身手不凡，竟然輕而易舉避了我這一刀，今日被手下門徒祇來報了沈羽，而未說出同來的這小子，倒使我自討沒趣了。」

陶冠常正在忖思之間，却見庭院之外翻進來了兩個老叟，一個是青龍堂堂主陳亦明，一個是白虎堂堂主章耀庭，不由大喜過望。

劉稼身子飄落下地，乍見牆外竄進來兩個一胖一瘦的老叟，却從未見過，當下眉尖不由一皺，忖道：「敢情今日陶冠常乃是有着準備，故而再約了帮手前來。」

正在猶疑之間，陶冠常却朝「青龍」陳亦明，「白虎」章耀庭笑道：「兩位堂主來得倒是時候，老夫剛欲找沈定源這老畜牲的兒子沈羽算一算咱們在三年之前，被那老畜牲用暗器傷人的舊賬，想不到被這小子阻擾。」

劉稼聽得陶冠常之言，心中急忖：「他口稱兩位堂主，敢情就是青龍白虎兩堂的堂主？」當下就朝陳亦明與章耀庭打量了一眼，正欲發問，却見兩叟齊聲大笑分從東西朝自己撲了過來。劉稼乍見兩叟祇是笑了一聲，就朝自己擊撲而來，心下更覺驚憤，忖念：「怎地這兩個老叟也與陶冠常一般，一言不發就雙雙朝自己擊撲而來。」當下忙不迭準備循着「七步迷踪」避了再說，焉知這兩叟的拳掌竟巳來到。

劉稼意料不到這兩個老叟來得如此迅捷，而且拳掌之間，力道甚是勁厚，一時竟然難以施出「七步迷踪」閃避，萬不得巳，祇得稍將身子斜出。

青龍白虎兩堂堂主，果然並非等閒之輩，眼見劉稼稍將身子斜出，輕易避躲，當下一聲吼喝，兩人刷刷兩招圍攻而來。

劉稼見得這兩個黑道上的成名人物，非但不遵守武林規則，不顧身份體面，合力朝自己連招擊來，而且心毒手辣，發招險惡無比。

劉稼不由爲之大怒，心忖：「我倘若不顯些功夫給你們瞧瞧，諒你們也不知我的厲害。」於是轉身將掌翻出，脚下暗踏「七步迷踪」那式「兔躍三窟」，頓時從這兩招會聚之處撲出，反手就是兩掌，分朝青龍堂堂主陳亦明，白虎堂堂主章耀庭身上要穴擊去。

閃避、還手、發招，劉稼竟然一氣呵成，身爲黑道上的這兩個老魔，也不由一齊色變，忙不迭雙雙退後三步。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見得劉稼僅還一招，巳然使青龍白虎兩堂堂主後退避其鋒芒，不由暗暗着急，忖思：「這小子端的身懷絕學，就算我再加入圍攻，也奈何不得於他。」

忖至此間，陶冠常又生歹念，忽地一聲怪嘯，身後那一十六名勁裝大漢聞聲頓時圍了上來，個個手中鋼刀齊揮，排下了天南大陣，將劉稼牢牢困在中間。

這一來，劉稼雖則身負絕學，可是被這天南大陣緊緊圍住，却難以施展七步迷踪，何況祇憑赤拳空掌，焉能應付這亮幌幌的一十六柄鋼刀，於是，唯有用掌風防禦迫近。

陶冠常見得自己這天南大陣竟能將劉稼困住，不由大喜過望，急忖：「何不乘此機會，進房去將沈羽結果了性命再說，就算敗在劉稼的手下，日後也多少可爭回一些面子。」

意念旣動，陶冠常當下縱身一躍就朝房裏竄了進去，手中高擧那柄金刀，身子猶未落地近得床邊，巳然蓄勢在手，等待落下，金刀陡地就朝臥躺在床上的沈羽劈了下去。

「鐵扇書生」沈羽早巳被庭中的打鬥之聲驚得魂飛魄散，如今見得陶冠常竄進房來，就是仰頭一刀劈下，人在絕望之中，求生之慾念益堅強，當下再也顧不得內負重傷，巳然力不勝任，咬住牙關，翻身就從床上滾下，一邊却急忙高聲嚷道：「稼弟弟，快來救我！」

劉稼被困天南大陣之中，乍聞沈羽呼救之聲，五內如焚，再也顧不得這一十六柄亮幌幌的鋼刀宛如雪片那般削劈而來，當下將身一縱，雙掌用足了十成功夫推出，陡見南邊的這兩個勁裝大漢齊聲慘呼，頓時飛出丈外。

陡然將那南邊兩個大漢擊出，天南大陣頓時露出了缺口，此機焉能坐失，劉稼急忙蹬身躍出，身子甫穿出那天南大陣，就朝房內竄了進去。

青龍白虎兩堂堂主見劉稼破了天南大陣，竄進房去，眼見天南帮帮主陶冠常就要將「鐵扇書生」沈羽結果，焉肯讓劉稼前去救他，好醜也要讓陶冠常得了手後，再設法鬥他，於是雙雙也追了進去。

青龍白虎兩堂堂主果然心毒手辣，奸詐陰險，身子剛竄進房去，陳亦明陡地喊道：「章堂主咱們發暗器！」

「白虎」章耀庭聞得「青龍」陳亦明喊聲，巳然會意，當下立刻大聲喊道：「小子看暗器！」喊聲未巳，身子頓時又加緊竄去。

劉稼此時祇顧住去救沈羽，雖則耳聞兩魔口口聲聲在背後喊道發出暗器，可是眼見陶冠常擧刀又是朝沈羽倒地之處劈下，不由將牙一咬，忖道：「就算我背後受這青龍白虎兩魔暗器所傷，也要先將羽兄從陶冠常的刀下救出。」

於是，劉稼急憤之下，竟然不顧兩魔之言，頓將那招「萬元歸宗」一招兩式施了出來，祇見他雙手各揮，左發「心猿未動」，右出「意馬巳馳」，左虛右實，分從東西就朝陶冠常迎擊而去。

陶冠常不由一驚，心忖：「這小子敢情發了瘋了不成，雖則他來勢勁厲，可是自己這柄金刀巳然劈下，就算他迎身而來，企圖將沈羽擋住，他這兩隻手臂也要斷在我這金刀之下。」忖至此間，陶冠常又感一喜，又忖：「這也好，不如先將他雙臂斬下，看他再用什麽辦法來救沈羽。」

陶冠常主意打定，手中金刀一沉，更添了三分勁力，就朝劉稼雙臂削去。

陶冠常雖則算得甚是精密，可是他焉知劉稼這招「萬元歸宗」一招兩式乃是集天下武學大成，深奧巧妙之處，休說陶冠常難以理會，就算當今武林五大名派也難捉摸，饒是劉稼還不過只參透這招「萬元歸宗」五成功夫，威力巳露，巧妙巳顯。

金刀劈下，陶冠常巳用了十成功夫，眼見自己手中這柄金刀就要劈削劉稼雙臂，焉知劉稼左手堪堪擦出刀背縮避了過去，身子微微一斜，右手繞過金刀鋒口，突然化成一股勁厲無比的掌風，朝準陶冠常當胸擊了過去。

陶冠常身爲天南帮一帮之主，就算自己名聲不及武林五大派，可是也屬黑道上

頂兒尖兒的人物，何況自己這柄金刀，少說也會過了無數英雄豪傑，殺過了幾許成名人物，如今眼見就要將劉稼雙臂斬下，焉知他非但輕而易舉將左手沿刀避去，而且右手就在刀鋒之中，發招朝自己擊來，頓時為之大驚失色。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乍見劉稼揮掌竟從自己刀鋒之中劈來，始知這少年端的藝高人胆大，當下忙不迭俯身避退，可是饒他閃避得快，也被劉稼這掌風餘勁所傷，胸口陡覺一寒，一個踉蹌，竟然後退數步始能拿樁站住。

劉稼志在拯救沈羽，如今見得已將陶冠常擊出丈外，急忙將沈羽扶起，就問：「羽兄是否無恙？」語音十分關切。

沈羽見得青龍白虎兩堂堂主，亦已來到劉稼身後，忙道：「稼弟小心背後兩個老魔！」

劉稼心中憤怒已極，忖念：「黑道上的人端是奸詐陰險，歹毒邪惡，我非下重手不可。」意志既生，劉稼陡地回轉身來，見他雙掌齊推，竟然將透悟萬慕舜那陰陽十八劍那招「日月重光」化用于雙掌之上，分朝兩魔擊去。

劉稼憤極出招，已經不顧透悟萬慕舜這招「日月重光」究竟有多少成，雙掌甫發，突地化掌為拳，祇見拳影朶朶，分朝着青龍白虎兩堂堂主四面八方襲了過去。

饒是青龍白虎兩堂堂主，都是黑道上的頂兒尖兒橫霸一方的成名人物，可是論藝業畢竟難以與五大名派比擬，雖則劉稼這招「日月重光」祇及萬慕舜二成功夫，可是已然使兩魔眼花繚亂。

兩魔見得劉稼出招非但怪異深奧，而且來勢甚是勁厲，知道這少年內外功夫已臻化境，等閑的江湖人物與武林高手亦絕非是他對手。

兩魔何等乖巧，見得這少年如此厲害，焉肯跟他硬拚，當下齊聲呼嘯，雙雙暴退，未待劉稼趕來，已然越窗朝外竄逸而去。

劉稼不由一陣感慨，忖道：「我先頭以為黑道上的人祇是奸詐陰險，歹毒邪惡，可是也該稍具血性，略曉慚羞，如今看來，這些黑道上的人物，都是些連顏面身份都不顧的傢伙，端的無恥至極。」

劉稼目送兩魔越出窗門，躍牆逃去，也不予以追趕，呆立凝望良久，忽地想起房中還有那個適才被自己用掌擊出丈外的天南帮帮主陶冠常，急忙回轉身來，對他倒地之處望去，祇見牆角邊已然失去了陶冠常的影踪。

劉稼又是一聲冷笑，已然明白，所謂物以類聚，諒他也乘着青龍白虎兩魔逃去之時，自己呆立在窗口看不見他，于是他也偷偷地逃逸而去。

於是，劉稼側轉身子，朝適才扶起沈羽放在東邊榻上看去，焉知連沈羽也不知去向，不由大表驚異，暗忖：「他是否身負重傷，又恐被兩魔所害，偷偷地躲了起來。」他正欲呼喊，乍聞沈羽一聲呼喊：「稼弟弟救我！」劉稼聞聲知道不妙，急忙隨聲朝那發來的牆外竄了出去，焉知道竄出窗外，陡從牆外劈來十六道白光。

劉稼知道這一十六道白光，定是暗器，來勢雖不勁厲，却是不敢怠慢，急忙循着「七步迷踪」那式「臨崖掠影」，提身竄起，迴轉避過了這十六道白光，却見一十六柄明幌幌的七首忽然柄柄插在窗門上，入木大半寸。

劉稼避去了這十六柄七首，急不及待復躍牆而出，焉知翻出牆外覽目四望，却怎的也不見沈羽究竟何在？至此，他始知沈羽乃被陶冠常挾架而去，不禁暗罵自己太過大意，不然焉會有此錯失。

劉稼心中着急，也顧不得陶冠常挾了沈羽朝何處而去，既見適才的聲音是從西牆而來，不如就朝西面追趕而去，當下提了一口眞氣，就朝西角趨奔而去。

劉稼邊奔邊喊，一邊再用目四望，可是依舊不見沈羽半點影子，心中越發着急，忖思：「倘若萬一他被陶冠常挾去而喪生，這豈不是我的錯失。」

劉稼越忖越感焦急，奔了約莫足足一個時辰，祇見前面密密一片竹林攔住了自己去路。

事非得已，劉稼知道祇有穿過這片密竹林方始再能找到道路，轉念又忖：「這竹林長得又濃又密，或許陶冠常率領天南帮子弟將沈羽挾架到這林中來也不定。」當下就將身朝這密竹林之中竄了進去。

這竹林甚是闊深，地下枯竹殘葉，踏在脚下，不斷發出「簌簌」之聲，劉稼竄了幾步，突然想起了一個主意，忖念：「我不如伏在這裏靜靜地聆聽一下，倘若天南帮當眞將沈羽挾架至此竹林之中定然會有聲音發出。」當下就摒息靜待，聽一聽是否有什麽動靜。劉稼聚神以待，陡聞有人微聲一笑，劉稼不由頓吃一驚，急忙雙手蓄勢戒備，喝問：「林中是什麽人？」

這笑聲忽而東，一會兒西，竟然飄忽不定，直笑得劉稼驚愕不已，正欲翻掌劈去，陡聞有一股沉濁的聲音從自己身後發來說道：「你這小子端的強橫得緊，這片竹林都是老夫的地方，你胡亂闖了進來，我不來問你，已算你之大幸，怎的你竟反問起來了，這豈非天下之大笑話了麽。」

劉稼乍聞林中有人自稱是這竹林的主人，頓時感到自己急於尋找沈羽而太魯莽，當下就道：「在下不知閣下就是這竹林的主人，請恕冒失，這廂容我陪禮了。」

那知劉稼話猶未了，突覺腦後生風，陡有一股寒風迎頭拂來，知道兵刃已到，不由大驚，忙不迭將身一轉，正欲竄出林外，却見斗大的一朶寒光迎面撲襲而來。

劉稼從這斗大的這朶白光辨聲察影，知道非但這兵刃甚是怪異，而且發招之人的武藝，別創一格，定是一位異人高手，當下焉敢怠慢，忙不迭循着「七步迷踪」那式「兔竄三窟」，避過這招怪異之式。

由於劉稼人在密密竹林之中，所站三尺週圍盡是一棵棵紫竹，故而唯有施展「七步迷踪」中這式最後的「兔竄三窟」，避向這團白光左邊。

焉知劉稼避得快，這團白光追得更快，未待劉稼站定身子，已然追踪來到，招勢又較適才勁厲，劉稼不由頓吃一驚，心忖：「這七步迷踪自從上官哥哥授我之後，屢試屢靈，就算對那萬慕舜的一十八招日月陰陽劍法也得能避過，敢情此人的武藝猶勝萬慕舜不成？」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稚齡童子勤練功　誓為天下第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痴老人由墓中得到一男孩後，為他取名夏振華，天痴老人決定撫育他，讓他成為「天下第一劍」，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帶着夏振華來到惡潭中的一小孤島，忽見一隻碩大無朋的蒼鷹飛來，行動奇異，天痴老人見狀，心內暗想這隻蒼鷹可能與夏振華有關，天痴老人忽然閃幌而上，一手抓住蒼鷹頭頸，蒼鷹也不掙扎，讓天痴老人騎在背上，天痴老人忽見蒼鷹翼下有一塊血衣，而頸上更有一塊金牌，才知這蒼鷹名「飛花」，知道牠是當年飛花仙子的靈鶴，如此可知夏振華是飛花仙子的後嗣，此後天痴老人等便在孤島上造就「天下第一劍」……

武林三傑當時雖然面色凝沉，但却面含憂戚。

「老哥哥，華兒的功力，祇是因為年歲太小，尚未達爐火純青，現在應在武學上，為他扎根基了。」追風叟雖然說的都是實話，但却是暗示天痴老人，要珍惜自己。

一聲朗朗之笑聲震揚在空際：「追風老弟，武學一途，固然由於時間加上閱歷，更重要的，還是稟賦與資質，華兒的稟賦，却是萬難選一，如果老哥哥的功力，全般輸出，華兒最少要……」

「老哥哥！玄武聖篇的絕學，既已為江湖五惡所得，如果華兒獲得老哥哥全部眞元之氣，却無奇招絕式，勝過五派魔頭，豈不有負老哥哥一片苦心？」

知足翁也淡淡地說着，天痴老人聞言，全身為之一懍，朗朗地一笑道：「三位賢弟有興，不妨來聽我說明，玄武聖篇中所載究竟是那些武功……」

他微微一頓，左手拇指扣住食指，在劍鋒上彈去，「絲」地一聲，令人震耳欲聾，心悸肉跳。

天痴老人又復將寶劍交給夏振華，道：「華兒，這柄神劍，本是玄武上人的遺物，與你異日關係最大，唯其是神物，幸望你善體天心。」

夏振華祇覺得寶劍好玩，一時竟體會不出老人所謂善體天心的意義所在。

天痴老人又朝着武林三傑笑道：「三位賢弟請坐，玄武聖篇，武學甚多，却誠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而全書雖祇五卷，常人却是窮一生心血，也休想窺得門徑。」他微微一頓，才緩緩將這部武林奇書說出——

「所謂『玄武聖篇』者又稱為『五絕奇書』，是由五種完全不同的武功，相聚而成，這一部奇書，流傳在江湖中，為時並不太久，祇是引起的殺伐，却非言語所可形容。多少武林中人，為着爭奪這部奇書，也不知拚掉多少性命。然而，拚命儘管拚命，爭奪依然爭奪，五六百年來，却無人能窺探這五絕奇書的門徑。固然人的資質所限，似水年華，却不容許人來一一練就這種絕世神功。」他說時，不禁深深地嘆出一口氣來。好半晌，又將「五絕奇書」的名稱說出。

「『五絕奇書』，即琴、劍、指、掌、筆，五種不同兵刄的秘本，除當年『五絕眞人』將這五絕奇書，練到了出神入化之外，餘則無人能練成三種以上武功。

「尤其這五種武功，又各有專精，各有克敵之功能，各有奇招異着，且有其制衡作用。

「如果不能專於三類以上武功，却無能勝得任何其中之一，所謂：五絕者，各有其『絕』在，也就為武林中拚掉性命，亦在所不計，而欲爭奪的奇書。」

天痴老人望着華兒手中的白鋼長劍，道：「這劍柄上，有『青冥』二字，自是『青冥劍』無疑，但却隱藏『追雲』二字，當可判定為『追雲劍』了……」

他故意朗朗一笑，又道：「這劍名，正符合五絕奇書之劍笈，以神劍練神功，其神效將更是神乎其技了。

「從今日起，就開始教華兒練這『追雲劍』法，雖然劍術一道，在武林中，固稱爲武功之雄者，外人得其一，即可無敵於天下。

「但華兒不僅要從劍術中，重扎根基，蓋追雲劍法，以『旋天』、『轉坤』、『驟雨』、『狂風』、『奔雷』、『迅電』、『隱雲』、『映月』，八招而變化，亦將成爲武學中，至大至剛之學。

「至於『浮雲指』、『流雲掌』、『飛雲掌』，亦皆各有精妙，迥非任何一種武功可及，故武林中，又流傳爲『四雲逐月』。要練就這劍，指、掌、筆，平常之人，窮畢生之力，恐亦無法得窺堂奧，慢說練到這神奇武功了、

「也惟有氣功和內功，均屆極限，始可望練習此數種武功，不過，彈指韶光，轉瞬而逝，人的精力和資質稟賦，均屬有限……」

天痴老人微微嘆出一口氣來，續道：「以老拙而論，何嘗未曾窮六十年大好時光，到頭來，還不是落得如此。」

說時，一臉悲壯之色，但雙目晶光，有如電閃。

他撫着夏振華的前額，又慈愛地一笑：「華兒年紀尚小，稟賦資質，皆遠超老拙之上，而遭遇却更有過之，他的內力，已集功力大成，祇需時日增加，而窮極變化，何況他的生死玄關，已爲老夫眞力所衝開，故他已獲得老拙百年眞元之力。」

天痴老人的朗朗之聲，有如金石之鳴，略停，又繼續說道：「以後祇要勤加練習，以五絕奇書上的驚世武功，豈不將驚天而駭地、石破而天崩。

「至於說那『古瑟之琴』，又名『七音』，即從『二十五絃彈夜月』中變化而來，共分三曲。不僅以琴音克敵，『魄動心驚』第三曲，更使人五臟震裂，咯血而死，武功稍差的人，對『行雲流水』第一曲，也受當不起，『驚濤駭浪』第二曲，對一般武林高手，既能克敵，亦可使之喪命。但必須氣功已超凡入聖，始可以竟全功。」他微微一頓後，又將「五絕奇書」，諸般相連之處說出。

不僅夏振華雀躍三尺，武林三傑也從天痴老人這一位曠世奇人的口中，聽出了許多武林玄奧。一個個凝神靜氣，不住點頭讚賞。

以武林三傑的武功而論，他們雄視江湖數十年，黑白兩道，聞而喪胆，此際聽見天痴老人暢論武功玄奧，不僅慨嘆年華老去，韶光難再，但對他們的武學帮助，誠非言語可以形容，短短幾個時辰，却勝過平日十載面壁苦修之功。

夏振華這孩子，對任何事物皆有興趣，整日守在天痴老人身邊，間或與武林三傑追逐嬉戲。

爲着測驗他的體力和功力，知足翁經常準備一件新鮮玩兒，哄着華兒去搶，也每每由追風叟在前疾馳狂奔。

初一上來，華兒的脚程，豈能趕得上這位號稱「追風」的怪傑，往往累得汗流浹背，仍然追趕不着，雖然他氣得要哭，但好勝的天性，又硬將眼淚忍住。

這些都看在武林三傑的眼中，祇是都未說出。

夏振華却已暗中決定，他追不上追風叟，將來遇上敵人，豈不更無法追上，他的思想單純，故祇是決心要追上別人。

故不自覺地，將天痴老人所輸功力，已迅速在他的身上，起了特殊反應，尤其他被天痴老人的眞元之力衝開了生死玄關，眞氣聚散，也極爲迅速，雖然他還未練到收發由心的地步，這是要時間和年齡的相與增長，始可達到那無極無涯之境。

就是如此，夏振華基於天性的積極需要，無形中就產生一種非常迫切的需求，自然這種需求，也就是直覺的向上態度，不過在當時，他並未曾體會出此中的眞實意義在。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天痴老人從未離開過石屋，但夏振華的武功，却是突飛猛進。

當一場大雨之後，大地又泛起春的氣息，嫩枝見長，微風兒飄來陣陣花香，令人神往。華兒在這一年中，不僅追雲劍法已有相當基礎，其他各項武功，皆在進步和變化之中。

單以輕功一項而論　因爲他以前追逐追風叟不上，無意中體會出提氣而行，甚至將「意會神功」施展開來，這在華兒來說，不過是一個極其自然的變化，並無任何特殊之處。

但在其他練武之人，甚至連武林三傑在內，在其武學上，簡直又邁向了人生中的另一里程碑。雖然華兒武功日在變化，但他自己並未覺出，但唯一使他開心的，就是今日要他向追風叟去奪取一朵鳳仙花時，追風叟竟將自己輕功，施展至極限，繞島而行。

夏振華在後狂追，未及一圈，但見他的身體，驟然拔高數丈，斜身飄落，有如乳燕投懷，堪堪騎在追風叟頸項之上。他雙手緊緊抓住追風叟的白髮。「叔叔，我追上了！」語氣中充滿了喜悅，也帶着勝利的歡欣。

追風叟微微一愕之後，也朗朗地一聲大笑，跟着是全島都蕩起震天價響的笑聲，不知何時，逍遙客和知足翁都立身在數丈之外。

「老兒，你的『追風』之名，要由華兒取而代之了。」逍遙客狂笑着。

「想不到這孩子的武功進境如此奇速，眞是可喜可賀！」知足翁也在旁讚賞着，臉上更浮現着笑意。

「華兒，你又在淘氣了。」這是天痴老人之聲，是用傳音入密而發，但四人都曾聽見。

夏振華笑容一斂，身形驟然拔起，淩空瀉下，右脚在左脚背上一點，轉即失去。武林三傑，不禁相顧大笑，因爲這孩子的武功，與天痴老人實已相差無幾了，怎不使得武林三傑驚喜不置。

且說夏振華趨近石屋時，一頭就撲入天痴老人的懷中。

天痴老人也未問其所以，祇以兩臂緊緊將他摟住。好半晌，才聽見天痴老人朗朗之笑聲。「華兒，追雲劍法，一共有多少招式？」天痴老人雙目神光暴閃地詢問着，臉上無半絲笑容。

「八招二十四式。」夏振華也朗聲回答。

「變化呢？」天痴老人的聲音略高，但雙目神光微斂。

「華兒沒有計算，祇覺得每招每式，都有其變化，昨日我用『驟雨』、『狂風』兩招六式，與逍遙叔叔相搏，將他的逍遙扇擊落，華兒還未想出，扇發狂風，而劍招反能從狂風中刺入，以風破風，寧非怪事。」夏振華不急不徐地說着。口齒清晰，字字如金石之聲。

天痴老人聞言朗笑道：「追雲劍，就形式上言，祇此八招，分成二十四式，但窮極變化，却是如天之高，如海之深，變化莫測。」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追雲劍法，本玄武秘傳，後世雖有窮武學玄奧的前輩高人，却無人練成此種劍法，單以『旋天』一招而論，按乾三連，是即三三相連，三三管九，九九八十一。天生萬物，天始地生。故『轉坤』二招，是爲六，三六十八，六六三六。天地合而萬物長，萬物興，天與地合，與人合……」

他望了夏振華鼓得如鷄卵一般的大眼，不禁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孩子，就是這旋轉乾坤兩招，也是爲別人一生一世享用不盡，遑論其他了。」

夏振華年紀雖小，但領悟力奇高，記憶力尤佳。當天痴老人說完，他都全部領會，甚且將其他招式，推解而出。

「師傅，這麼一說，我想到昨日爲什麼將逍遙叔叔手中的逍遙扇擊落了。」夏振華却從他那一招，尋得了答案。故朗朗地說出。

天痴老人慈愛地笑道：「你且說說我聽，看你如何以劍風來破扇風，又復從扇風中飄身而入。」

夏振華不待天痴老人說完，輕輕地一笑道：「我知道啦，風和雨，都是宇宙間極自然現象，以天爲經，以地爲緯，天地間的輕輕之氣上浮，重濁之氣下降，故有風之起，有雨之興。也就是所謂興雲而作雨者……」

他微微一頓後，又朗朗地說道：「追雲劍法中，以『驟雨』在前，『狂風』在後，且有『旋天』『轉坤』，爲之經，爲其緯，正如樹之有根，水之有源……」

幾聲朗朗狂笑之聲，打斷了的話頭，原來武林三傑，已站在石屋門外，聽他那高談闊論，一時高興，才朗朗笑出。

「三位賢弟請進，聽聽這孩子對追雲劍法的心得。」

「我們正要向老哥哥說明，華兒近來武功進境神速。却還未曾想到他領悟之力竟然高到如此。」知足翁邊說邊移近了榻前。

天痴老人祇是淡淡地一笑道：「請三位賢弟繼續向下聽。」

夏振華雙頰一紅，又望了望逍遙客道：「昨日我同逍遙叔叔比武，他那逍遙扇招，乍一上來，祇覺得撲撲風塵，有如奔馬。但我凝氣時，却可掠地而進。」

他淡淡地一笑道：「華兒却一反其道，猛地將身形拔起，硬從他那淩厲扇風中擠入，大概是華兒身體太小，扇風中微露空隙才會如此。」

他的話，說得四位絕代高人都爆起一聲朗笑。

逍遙客更是漲得老臉通紅，道：「你這娃兒，倒會尋我老人家來開心，下次看我饒你。」

夏振華笑容一斂，朗朗地笑道：「當初我是以一招『雨打芭蕉』，繼之以『秋風掃葉』。但當我擠入扇招中，却頓覺扇風虎虎，有一種刺骨奇寒，令人難以忍受……」他望了天痴老人一眼，又繼續說道：「華兒爲欲避此奇寒，猛想起師傅那日所說：『雲從龍，風從雨』之言。才凝神聚氣，但劍勢却順着那招『秋風掃葉』，疾變爲『風雨交鳴』。故頓時風雷之聲大作，劍光飛洒，劍氣森森。當華兒上步之際，一縷劍風，已藉劍勢傳出。逍遙叔叔的那柄逍遙扇，竟脫手飛出。當時我還以爲叔叔另有高招，正自心頭一緊。但伸手接住逍遙扇時，也不由一驚。……」

他倏地一頓，才向天痴老人問道：「師傅，這是否就是搶制機先，以氣馭力，以聲奪人，以巧致勝的道理。」

雖然他是向天痴老人詢問，天痴老人一手撫着他的頭嘴裏含着笑，道：「孩子，你領會得太多，這是武林之福。但武學一途，所謂百鍊成鋼，尤望你今後更加奮發。……」

這朗朗之聲，震蕩在空際，歷久不竭。天痴老人又向武林三傑微一拱手，道：「三位賢弟，近日不眠不休，老哥哥好生不安，華兒小有成就，全賴三位賢弟督促之功。」

三傑面色一整，朗朗地一笑道：「老哥哥說那裏話，我們祇巴不得華兒立刻成長，這不僅是老哥哥一人的事，也關係着整個武林的大局，我們何嘗不是盼望他，能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眞眞實實的『天下第一劍』。」

夏振華也頓時雙目精光畢露，蹲在天痴老人身邊。雖然是一個孩子，當他聽到武林三傑之言，倏地立起身來，淡淡一笑道：「師傅和三位叔叔，待華兒長大，練完五絕奇書上的武功，那時掃蕩羣魔，平靖寰宇，决不有負師傅和叔叔的厚望，我會成爲……『天下第一劍』。」

天痴老人又低低地一聲嘆息，神目一掃武林三傑，道：「華兒劍術已成，祇是距爐火純青還有一段距離。明日起，將同時開始，授以『浮雲指』和『流雲掌』兩般武功。」他沉吟有頃，好似費了很大力氣，續道：「老拙在『浮雲指』功力上，雖然小有成就，但『流雲掌』却始終未能練成……」

說時，他漫不經意地，舉起那隻右手，小臂以下，皆呈紫褐之色。天痴老人無限感嘆地說道：「我這掌上功夫，要在兩年之前練成，我這兩條腿……」一說到兩條腿，他自知失言，故倏然止住。

夏振華對師傅的腿，早起疑心，祇是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都箴口不言，此時聽天痴老人與嘆掌力未先練成，才使雙腿廢去。

一股復仇之心，激起他穉子的情懷，問道：「師傅，你的腿是誰……」他因心中氣憤，竟至語不成聲。

天痴老人全身微微一顫，祇是緊緊地

握着夏振華的小手。「華兒！你不能涉及其他，這報仇雪忿的責任，誠然落在你一人肩上，祇是現在還非其時。待你年紀長大，武功練成，那時再去替我報仇，爲你自己……」

他一時幾乎又將「爲你自己申雪那血海深仇」說出。過了好半晌，才繼續說道：「蕩羣魔，靖寰宇，爲天地間揚正義，爲社會謀幸福，除奸去惡，作『天下第一劍』……」

夏振華的思維何等快捷，雖然年紀尚小，對自己所歷種種，尚無法探明，但人類生存的本能，何況這朶武林奇葩，資質旣厚，生死玄關亦經開啓，領悟力奇高。

他對天痴老人半吞半吐之狀，早就想到有關自己身世問題。雖然他也曾夢想過，母愛的溫暖，他却未曾領略到。因爲他接受到的，是天痴老人的慈愛和關懷，還有武林三傑的照顧與愛護。他無法想象出父母之愛，但他自天性中，有一種迫切的渴望。

「師父，你一定知道我有……」

「孩子，作爲一個『天下第一劍』，若沒有驚人的遭遇，超人的智慧，專門憑着絕世武功，豈不是『天下第一劍』也有所缺陷嗎？」天痴老人想到他要問的是什麽，故不待他說出，就截斷他的話頭。

果然，夏振華微微一愣之後，就低下頭來，但眼角却隱現兩顆淚珠。

「大丈夫，淚貫如金，又所謂英雄有淚不輕彈，孩子，誠然你的一生，是一篇血淚的史詩，祇是要作一個『天下第一劍』，豈可也與一般凡夫俗子，或武林豪俠相比擬……」天痴老人的話鏗鏗鏘鏘，如金石之聲。

夏振華聞言，胸部微挺，擧袖一抹淚痕，輕笑一聲，立即恢復了那如虹豪氣。

遠處，却傳來連聲嘶鳴，武林三傑飄身飄出石屋，瞬即失去踪影。……

×　×　×

這已是第三日，天痴老人授完了「浮雲指」和「流雲掌」兩般武功之後，任是夏振華稟賦奇高，資質超人。這三日中，却也未曾離開石屋一步。

雖然知足翁送過幾回飲食來，也曾以「人參湯」助其調補。這孩子却潛沉於絕世神功中。

「浮雲指」是純氣功的力量，就是藉彈指之間，將本身眞力貫於指上，用以克敵，用以制勝。

所謂「浮雲」者，顧名思義，以飄浮其上，飄忽不定，使人難辨眞僞，難以察知其虛實。

夏振華剛練完追雲劍法，驟然間，要他捨劍而用指，初期還不習慣，但當他一看知這內中玄奧時，指上功夫不僅以力制力，更可以巧制巧，以巧制力。

他的領悟力奇高，這幾日來，竟連天痴老人所未能領會出的武功，他也竟全部悟解。

天痴老人却要他與「流雲劍」同時練習，當他一時間未能領會出老人深意，直待這三天之後，雖然他仍從口訣上研究，以意隨神行相練習，這種窮千極，入於精，要不是這孩子的特殊資質，或天痴老人一再代輸眞力，否則怕不立時七竅出血，橫屍當地。

當日影西斜時，天痴老人朗笑連天，震蕩在空際。「孩子，今日你該好好歇息一番了。」他望着夏振華紅噴噴的雙頰說着。

武林三傑也忙着來帮他抹去額上汗珠，知足翁更遞過一碗人參湯。

夏振華一飲而盡，望着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淡淡一笑，竟伏榻而臥。

幾日來，他潛沉於兩種神功中，眞可謂竭精盡力。精力消耗，雖然在和足翁悉心調護下，仍然是供不應求。

故天痴老人惟恐他太過消耗精力，特使其休息。其實老人的心意，早爲武林三傑所洞悉。

當夏振華伏榻而臥時，追風叟特以其享譽數十年的天罡指功力，在他背上一戮。夏振華微微一抖，人即失去知覺。追風叟立時指戮如風，且指指皆戮在要害之上，但却每點即移。

祇聽得一片咚、咚之聲，十幾指過去，追風叟額上，已微現汗珠。

知足翁一見，頓時大驚失色，暗忖道：「不好，追風叟天罡指，平素從未輕易施出，但每一施出，對方絕難倖免，此際他却以其天罡指絕技，戮遍華兒全身，並藉此傳其功力。雖然冒着絕大危險，但却是一種極易傳遞功力之法，施之者，固然費力，受之者，却獲益無窮。他不僅各大要穴所凝固的氣流，皆可納歸其用。亦以天罡指所傳罡力，凝聚於經脈之中。」

這時，驟聞咚咚之聲，十幾指，追風叟額上，即現汗珠。如果追風叟功力竟因此不濟，不僅前功盡棄，夏振華固然受傷不輕，而追風叟更將積勞成疾，甚至或將終身殘廢，遺下無窮之恨。

連追風叟本人實也未曾料到。他祇知道這孩子的功力，已在日益精進，他們也要使孩子成爲人中之龍鳳。却未曾想到，天痴老人一再爲其代輸功力，並以其眞元之氣，衝開了生死玄關。這朶武林奇葩，雖然還是稚齡，却接受了天痴老人的百年內力修爲。以他目下武功而論。已勝過江湖中第一流高手甚多。

祇是他們因期望過高，愛之過切，才將他的武功估價較低。

天痴老人也深鎖壽眉，見追風叟鬢髮皆豎，雙目精光畢露。全身功力，聚於雙臂，又復貫於十指之上。但他動作已漸遲緩，顯然擧臂無力，又勉強戮過五指，這個一代風塵怪傑，揮汗如雨，面色蒼白。知足翁緩步而前，右掌蓄勢，一掌平貼在追風叟背上。一股奇大無比的罡力，有如長江激流，大海狂浪，滾滾湧入。

追風叟微微一驚，漸漸地面露笑意，納氣之後，又是連續十數指，堪堪將夏振華三十六處大穴戮遍。

知足翁雖然是間接輸出，但功力消耗，甚且倍於追風叟。他既要助追風叟恢復功力，又要藉追風叟的天罡指功力，傳之於夏振華身上。故知足翁額上汗珠，較之追風叟更多。

逍遙客先將知足翁扶坐地上，又將追風叟盤膝坐好。更在天痴老人手中接過兩顆紅色丹丸，塞入兩位怪傑口中。

他這才淡淡地笑道：「我就來檢個便

宜。」說完伸臂運勁，右掌托在夏振華的氣海穴上，一股強猛無比的激流，如奔馬，似狂濤，洶湧不竭地直向夏振華內體湧入。

這時，他全身經過追風叟天罡指功力戮過，各大要穴，正自鬆弛，且他自己在墓中，受地極之氣的影響。那一股氣流，尚一直徘徊在經脈之中。

雖經天痴老人百年內力修爲，一部份氣流已漸分散。但却時而復聚，分聚祇在暫時之間。

但經追風叟天罡指力所戮，這一代怪俠是冒着生命之險，施展了他數十年所聚罡力，又得知足翁中途相助，故夏振華所直接獲取的，豈紙筆所能形容於萬一。

逍遙客以爲有便宜可檢，他認爲祇要以部份功力，就可帮助夏振華恢復精力。

那裏想到，夏振華全身正在一種極爲自然的感受之下，任何力量，他都可以接受，尤其那股地極之氣，正分散於各大經脈中，經追風叟天罡指功力一逼轉入奇經八脈之內。漸漸從十二重樓，透過生死玄關，竟與夏振華本身眞氣，融爲一體。

這不僅是追風叟始料未及，連天痴老人也未曾想到。

故逍遙客祇是微微凝勁，輕輕托住，不料夏振華身上竟產生一股奇猛無比的吸力，要不是逍遙客經驗豐富，反應力奇快，幾乎便要翻身栽倒。

逍遙客心頭不由微懍，右手罡力，又驟增六分。左手早也微微移動，握住自己左手脈門。

但夏振華身上，經過猛烈強吸之後，漸漸又發出一股反彈之力。逍遙客右臂又漸感微麻，額上汗珠，有如雨落。

他不願前功盡棄，也惟恐就此撤手，弄個兩敗俱傷。何況他正欲將自己功力，助夏振華迅速練就神功，那還顧及自己利害。

這幾個絕代高人，果眞仁心義胆。對夏振華來說，更無微不至。他之所以能成爲「天下第一劍」，豈是偶然。

天痴老人見逍遙客已漸不支，他不忍老友受傷，乃用自己的「流雲掌」功力暗中施勁。

逍遙客全身頓時如沐春風化雨中，精神振奮，體力倍增。托住夏振華氣海穴上的右掌，不自覺地，又增加了幾分罡力。

「逍遙老弟！華兒已受用不盡了，當適可而止。」天痴老人慈愛之音，有如天樂，令人聞之，氣爽神清。

逍遙客又使眞氣流轉一週後，才凝神收掌。

天痴老人直待其納吐完畢，無形罡力才緩緩收回。逍遙客回身欲拜，却又被天痴老人的罡力所阻。

「老哥哥！我們一向夜郎自大，自從避居這惡潭之後，才發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功一途，更是無窮無盡，無止無涯。」

逍遙客微微一頓，又復慘然地一笑道：「我祇道華兒，還是個普通孩子，尤其在追風叟天罡指傳輸罡力之後，我想以本身眞氣，助其納氣丹田，貫通全身。却不料他內體的奇猛吸力，至大至剛的反彈之力，幾乎使小弟無法自持，若非老哥哥從旁相助，怕不立時暴死當地。」

天痴老人竟朗朗地一陣長笑，道：「壯哉！武林三傑。這一夜之間，華兒功力已獲取你們三人所長，要在旁人，恐怕二十年面壁苦修，也難至此。」

朗笑之聲一落，知足翁和追風叟也同時立起身來。

夏振華却仍熟睡未醒，天痴老人又復在他睡穴上一按，並塞入兩顆紅色藥丸在他口中。

這才向武林三傑笑道：「今天再給他熟睡一天，對他本身眞力培育，有極大帮助，三位賢弟，也應該去歇息一下。」

追風叟和知足翁剛調息完畢，又得天痴老人丹丸之助，此時精神倍振，說道：「老哥哥！我們功力皆已恢復，倒是你要歇息一回。」

紅日已射進屋中，這島上，正泛着淡淡金光。

天痴老人移身屋外，武林三傑也緩步而出，他們心中都在計劃着，嘴邊都掛着微笑。

陽光下，坐着四位絕代高人，天痴老人用着一根枯枝，不停地在地上劃着，武林三傑凝神靜氣地，注目而觀。

有時嘴角抽動一陣，天痴老人總是不厭其詳地指劃着、說着。他們都是以入密傳音之法，是怕驚醒了夏振華，還是因爲傳授三人特別武功。

大地已罩上夜幕，但四個絕代高人，依然毫無倦容地，不停地問着、說着、劃着。

「師傅！下雨了，你們還坐在樹下，看衣服都淋濕了。」這一陣幽幽清音，才將四人喚回現實。

夏振華不知何時，也站在四人身邊。果然這時雷聲、雨聲，已亂成一片。這孤島也似要被風雨所吞噬一般。

天痴老人一帶夏振華的右臂，如飄風一幌，逕自射入石屋中，逍遙客和追風叟，也分別向兩側穴中而去。

祇有知足翁仍站立未動，似潛沉於武學中，還是另有心事，使這位怪傑一時無法解答。

雷聲、閃光、風、雨，交織成一支風雨交響曲。但知足翁仍然站立在那合抱粗細的松樹下。

「叔叔！好大的雨，你還不進來！」雖然風雨聲掩蓋了一切，但夏振華的幽幽清音，却傳入耳際。這聲音無法令人反抗，知足翁終於走入石屋中。

天色黑得伸手難見五指，但這石屋中却可鑑察毫髮。「叔叔！你臉色好白，是否受了寒氣？」夏振華輕輕地詢問着。

知足翁微微搖頭，並未作答。但臉色似更爲難看。

天痴老人這才從懷中取出兩顆藥丸，道：「賢弟！你今日所費甚多功力，趕快調息一回，這藥丸既可禦風寒，療百病，更可助長功力於無形。」

夏振華接過藥丸，硬塞入知足翁口中，又扶他坐下。

果然，知足翁微閉雙目，立時就入於無我無物之境。一縷白氣，緩緩從他頂門衝起，繞繚於空際。

夏振華望着這一縷白氣，疑竇叢生，

幾番欲向天痴老人詢問，又怕打斷知足翁行功，故幾番欲言又止。

天痴老人似亦察覺其意，也故意不加說明，反將他新練「浮雲指」和「流雲掌」的怪異武功，或者兩種功力，迥然不同之意，向他問出。

這朶武林奇葩，不僅資質好，反應快，尤且心意集中，難爲外界所誘，故天痴老人以入密傳音之法，問到別種武功時，他也就潛心於絕世武學中。

天痴老人不僅武學淵博，經世文章，更無人可出其右者。

他同夏振華暢論古今興亡大局，又說到武林命運，尤對玄武聖篇的神奇武學，解釋至爲詳盡。

眞難爲夏振華這孩子，要他能懂得這許多事，更要能記住。要換了其他孩子，十餘齡童子，正依依膝前，他却在武功上已有驚人成就，此所以成爲「天下第一劍」者，豈尋常可比。

風雨皆歇，這片樹叢林，更顯得一塵不染，艷麗無比。天痴老人和夏振華一問一答，依然未停，顯然他們也忘記時間久暫。

知足翁早已調息完畢，也未驚動兩人，閃身而出，這次却是追風叟送來的飲食。「老哥哥！你不要將華兒的腦裝得太多，這一晚，大概又是未曾休息。」

天痴老人淡淡地一笑道：「賢弟！你去找他們兩位來此。」

說完，就同夏振華吃喝起來。小傢伙已是兩晝夜未進飲食，雖然服用過人參湯，還有天痴老人特製丹丸，固可助長功力，但塡不飽肚子。

在聽天痴老人暢論天下武林大勢，研究那五絕奇書時，他一心一意，祇在如何出人頭地，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人，那裏還會想到肚子饑餓。

此時忽然嗅到一股酒香、肉香、米飯之香，早已饑腸轆轆，饞涎欲滴。

不待天痴老人開口，他已是一碗下肚，一連吃過五六碗，那一盆肥羊，怕不吃了一半，仍然祇是半飽。

天痴老人朗朗之聲，嚮在耳際。「禍從口出，病從口入。孩子！留得一口飽，將受福無窮。」

夏振華本想再吃的念頭，被天痴老人的話，如同當頭一棒，紅着臉，一抹嘴，站起身來。

但他仍然掃了那盆肥羊一眼，勉強壓下食慾。但人是鐵，飯是鋼，飯後的夏振華，挺胸昂頭，精神倍振。武林三傑又環坐在石屋中，但面色沉凝，且隱現戚容。

「三位賢弟，華兒武功，須加緊督促，追雲劍、浮雲指、流雲掌，皆已窺堂奧，一二年之內，進入化境，並非難事。」

天痴老人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以華兒資質，飛雲筆和古瑟琴，兩種武功，本可同時兼授，祇因年紀太小，精力負荷太重，恐怕受傷。好在我此番離去，少則半年，多則十月，就必趕回。」

夏振華聽天痴老人要走，早急得哭出聲來，飛撲在天痴老人的懷中。「師傅！我也跟你去。」

天痴老人淡淡地一笑道：「孩子！你知道我去幹什麽？我去何方？你如何能去。況且你年紀太小，待你長大了之後，武功練成，你就是不去，我們也非要你去不可。」

他說時，望着夏振華紅噴噴的雙頰，雖然也幌過一片戚容，但瞬息而逝。又復朗朗地一笑：「華兒！你別哭！作『天下第一劍』，不僅要有打掉牙齒和血呑的勇氣，更要有堅韌不拔，臨大敵而不屈、臨大難而不苟，轟轟烈烈做人，轟轟烈烈做事。」

夏振華似爲天痴老人的壯志豪氣所影嚮，立即一抹淚痕，但他那稚子的情懷，要他離開這個亦父亦師的老人，却有幾分爲難。

但這孩子的天性好強，勉強裝出了笑容，問道：「師傅！你回來時，是否帶一柄古瑟來，否則華兒如何練法。」

天痴老人這才朗笑道：「華兒好好隨同三位叔叔練功，對追雲劍，不僅要求熟練，更要從奇變中，去探尋這絕世劍招之精湛博大。」

他又望着追風叟一笑道：「追風老弟以『天罡指』享譽武林，但與『浮雲指』功力相比，此一剛一柔，一急一緩之功力，如何使之凝聚，華兒已將『流雲掌』功力與『浮雲指』功力兩相接合，若雜以『天罡指』威力，又不知如何了……」

他又掃了夏振華一眼，又朗朗地說道：「華兒應不忘指、掌功力，可與『追雲劍法』相互配合，相互爲用。但願我回來時，皆能出神而入化境。」

天痴老人說完，竟朝天一聲怪嘯，震得武林三傑心頭微顫。

紅影一幌，那隻碩大無朋的蒼鷹，竟應聲而落。武林三傑皆面露驚容。「老哥哥！這蒼鷹難道是……」

不待三傑問出，天痴老人便道：「這蒼鷹名『飛花』，與華兒關係甚大，我此番就是借助牠的脚力，一面察看羣魔動靜，另一方面查探華兒……」他的話倏然止住，顯然他因夏振華武功未曾練成，不願他分心。但他必須利用這段時間，去探聽飛花仙子，究竟是如何死的，夏振華這篇血淚之債，也必能使之有所償還。

武林三傑也深知其用心。當下同聲朗笑道：「老哥哥祇管放心，我們會照顧華兒一切，但願能早去早回。」

天痴老人祇是淡淡地一笑道：「好！凡事有勞三位賢弟。」

說完，身形一幌，就端坐「飛花」背上。「噗」地一聲，兩翅陡張，竟已飛翔而起。空際，似也隱隱飄來「華兒！不可淘氣」之聲。

× × ×

韶光易逝，臘盡春回，天痴老人離此已是整整兩年，這期中，雖然「飛花」返回孤島一遭，以後即無任何音信。夏振華長高了許多，他也漸漸沉靜起來，他的身邊，總是不離那柄長逾三尺的白鋼長劍。

武林三傑整日相伴，更以其三種不同武功，相與逐搏。

別看他年紀小，內力却是大得驚人，且精力充沛，毫無倦容，他深知其責任繁重，天痴老人在他身上所化的代價，無非是要他成爲「天下第一劍」。

這日，知足翁伴同他練「浮雲指」功

夫之後，因爲三丈內之樹木，皆現出皮開肉綻之狀，知足翁心中一喜。「華兒！你的『浮雲指』功力，要是老哥哥看見，不知道如何歡喜。」

夏振華聞言，頓時面現戚容。「叔叔，但不知我師傅現在去了何方，我想去找他。」

知足翁心頭一懍，暗忖道：「該死，我又提到老哥哥，激起其懷念，萬一他眞個去找，如何是好……」當下微微一笑道：「他一查明仇人下落，就會回來，況且還有兩種絕世神功未曾傳你，將來如何去奪回那『五絕奇書』？」

他望着惡潭，微有所感，終于，又朗朗地說道：「華兒，你的武功，雖然進步神速，但若要勝過江湖五惡中人，却還得痛下工夫。」

他說完，竟不住地敲着腦袋，因爲他無意中，又將江湖五惡之名說出。

夏振華也未曾注意他這反常動作，祇是擧首遙望着天際，淡淡地說道：「叔叔！作一個『天下第一劍』，要具備何種武功，如果我不作『天下第一劍』，不是就可以去尋找師傅嗎？」

他的話，說得不急不徐，但却是出乎一個稚齡童子的純眞之言。因爲在他的感覺中，如果不作「天下第一劍」，就不必再去練那許多武功。

知足翁聞言，不禁放聲朗笑道：「華兒！你怎麽啦！『天下第一劍』，豈由你能不做。」

他的聲音甚高，震得樹枝搖幌，枝葉飄落，略停，又繼續說道：「孩子！你難道忘記了老哥哥曾對你說過，你一身都是血海深仇，他此番離去，就是要爲你查探仇人下落。還有，孩子！你知道我老哥哥的雙膝，是如何毀去……」

他的話，甚爲激動，又朗朗地說道：「故此，你不僅是爲自己的血海深仇，爲你師傅報仇雪忿，還要奪回武林至寶——玄武聖篇。孩子你想，如果無驚世武功，超人智慧，能否担負得了這重責大任？」

他說時，聲音微抖，雙目潤濕。「孩子！我們都老了，一切都寄托在你一人身上，豈能前功而盡棄。蕩羣魔，靖寰宇。作亂世中的中流砥柱，成爲眞正的『天下第一劍』。」

夏振華全身微顫，心頭有如一塊重鉛壓住。他想作一聲巨吼，以一吐胸中悶氣，也欲向天明志，以「天下第一劍」來肩負武林中的重責大任。

「華兒，你來試穿這套衣服，是否合適。」逍遙客站在石屋邊輕喚着。大概他今日又去過潭外，順便帶回幾套衣衫。

夏振華隨在知足翁身後，緩步走回。知足翁心情十分沉重。祇是向逍遙客微微頷首，逍遙客故意朗笑連聲：「華兒！你身上衣服太小了，快將這衣服換下來。」

夏振華望着榻上一堆新衣，在他同樣年齡的孩子，看見新衣，怕不立時雀躍三尺，但他却是無動于衷。雖然他身上衣服過小，他對服飾好像並不如何看重。但經不起兩人的催促，祇得換過。

這些都是逍遙客在數百里外之城邑定製而成，不僅質料皆上等白緞，縫製工夫，亦皆精選。有勁裝、有長衫、有白色靴子。

眞個是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夏振華穿上白緞勁裝後，這就更顯出虎背蜂腰，英姿洒脫，挺挺雄風，宛若天人。

逍遙客和知足翁都不禁脫口讚出。夏振華在那青石面上，映出自己身影，連他自己也竟幾乎不識。他不僅長高了許多，這新衣，新靴穿上，却另有一番氣概，腰中佩劍，雖還嫌長，如果再過三數年之後，這個「天下第一劍」不知道要使得羣魔們如何活命。因爲他此際，目光流轉，露出一股令人無法忍受的殺氣。連逍遙客也爲之心悸。暗忖道：「此子殺孽太重，如不妥爲之計，將來武林中，怕不鬧得一片血雨腥風。」

追風叟也聽見他們談話之聲，奔趕過來，一見夏振華，竟是豪興大發，抱起他來向外就跑。

這本來是追風叟對夏振華特有動作之一，夏振華被追風叟抱住，背起，總是任其所之，但往往夏振華總是驀地拔起，或施淩展空渡虛，或爲巧燕穿雲一般。

逍遙客和知足翁，還以爲又遭變故，忙緊隨身後，飛奔而去。

追風叟一直奔到那石穴附近，才放緩脚步。這時才聞着一股酒肉之香味，隨風飄來。逍遙客早是饞涎欲滴，朗朗一笑道：「妙啊！有酒有肉，我老人家今天可有得樂子。」

夏振華也似被那酒肉之香，衝淡了他不少憂鬱，也跟着逍遙客的笑聲，向知足翁說道：「叔叔快來，這裏一共有三隻肥鵝。」

他故意一停，竟放聲狂笑起來，三傑一時倒也不知他何故發笑，都楞楞地望着他。還是知足翁低低問道：「華兒！何事好笑？」

夏振華這才停止笑聲，但是他仍望着逍遙客笑着說道：「我記得上一次逍遙叔叔搶鵝屁股吃，今天有三集肥鵝，再也不用搶了。」

說得武林三傑都放聲大笑。笑聲震得林木搖幌，枝葉飄飛。朗朗之聲不絕于耳。這一頓吃得好不開心，夏振華從不飲酒，今日也喝去半碗，臉上紅噴噴，簡直有如熟透的蘋果，吹彈得破。

直到月上柳梢頭，才結束這一頓晚宴。逍遙客帶着三分酒意，朗朗地一笑，「這幾年來，我們隱居在這孤島之上，對外界消息，似已隔絕，近來江湖中，又崛起一批強人，不僅與江湖五惡爲仇，也與名門正派的武林人物爲敵。」

沉吟有頃，才繼續說道：「老哥哥離此，原約定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必定歸來，他也要再授華兒『飛雲筆』和『古瑟琴』另兩般絕技……」

他掃了華振華一眼，又微微一聲短喟道：「彈指光陰，轉眼已是兩年有餘，老哥哥迄無音信，華兒的劍、指、掌，三般功力，皆已練成，况羣魔亂舞，寰宇不靖，我們這幾根老骨頭……」

「逍遙兄長，我們既受老哥哥所托，總得再爲忍耐。不僅華兒武功問題，也是武林今後存續關鍵。尚望兄長三思。」

知足翁的話，雖是勸導，却是義正言直，臉上無一絲笑容。

逍遙客如受千斤重鎚一擊，酒意清醒一半，忙向知足翁拱手謝過。追風叟在聽完逍遙客的消息，也是滿腔義憤，正欲一吐爲快。

不料知足翁一頓勸告，全身爲之一懍，暗忖道：「慚愧！我們白白活了七八十歲。名列武林三傑，依然如此衝動……」

他這一陣自責，而逍遙客又正拱手謝過，他也就朗朗一聲長笑道：「老哥哥當日所托，我們也不能不對華兒武功預爲準備，老哥哥曾說華兒『追雲劍』一二年後，可進入化境，今晚趁這月色，華兒將你神奇劍招，施展一番如何？」

夏振華微微一笑，飄身而出，嗆啷啷嘯天龍吟之聲，那柄白光閃閃，映月生輝的白鋼長劍，已在握中。

清叱之聲落，「旋天」、「轉坤」，進而「驟雨」、「狂風」。再進而「奔雷」、「迅雷」，而「隱雲」、「映月」。

初一上來，他一招一式練出，漸次漸速，變化也逐漸加多。初期還可看清人影，漸漸地，祇是一團白影幌動，刹那間，已祇聽得風聲虎虎，劍氣森森，丈許之地，亦因森森劍氣，有泛膚生寒之感。尤其他的每招劍勢脫手，飛洒而出，就會震起一陣響聲，不是土崩石裂，就是附近樹木，必被震斷。

這八招二十四式追雲劍法，眞是窮天地之玄奧，竟宇宙之神奇，祇喜得武林三傑合不攏嘴來。

夏振華又復清叱一聲，白影一閃，收勢而立，他氣定神閑，挺挺若天神一般，月光下，更有如臨風玉樹。

追風叟又復朗笑連聲：「憑此劍法，非『天下第一劍』而何？」聲震寰宇，夜空中更蕩起一片迴音。

遠處，也是一陣嘶鳴，一團黑影，愈來愈近，也就在夏振華劍收勢落，追風叟喝彩之間。

月影中，一團黑影，疾然降落。武林三傑，正自一驚，微微蓄勢，夏振華早巳飛撲而出。

夜空之中，更傳來一陣朗朗清音，「三位賢弟！別來可好？華兒！你長高了好多。」

他們都聽出這是誰的聲音，夏振華更如乳燕投懷一般，撲入老人懷中，武林三傑，也圍了上來。

這是一個不平凡的聚會，也是一件十分不平凡的事，天痴老人的歸來，將決定武林中命運。因爲夏振華幾番欲去找他，逍遙客和追風叟也因羣魔亂舞，天痴老人杳無信息，幾乎失去控制之力。故幾番在言詞間，表現出來，僅有一個知足翁能堅忍到底，他不僅要疏通彼此情感，也要防止其他事件發生。尤其對夏振華，他要負責亦師、亦父、亦母的三數層責任。

其實在他心底裏，何嘗不十分苦悶，因爲歲月不饒人，他們能否再活上十年八載，却由不得自己。如果在這段時間中，天痴老人未歸來，夏振華武功又未練成，自己竟霍然長逝，豈不要遺恨千古。

這時候，天痴老人驟然歸來，知足翁連一句話也無法說出，祇是老眼潤濕，好半晌，才顫顫地說道：「老哥哥！你囘來了……」

雖然祇此短短一句話，却包含了無窮意義在。因爲他從天痴老人的神目中，已獲得了安慰。

天痴老人也從知足翁的眼神中，看出了期待、不安，和無盡期的責任感，壓得這位仁心義胆的怪傑，臉上皺紋更深，壽眉更加合攏。

這是歲月的表徵，也是這批對武林中，有重責大任之人，惟一顯出的現象。

夏振華一直伏在天痴老人的懷中，他似一個熟睡的嬰兒，也似一個遠離的遊子，投入慈母的懷抱一般。

天痴老人望着這長成的孩子，嘴角噙着笑意，又對武林三傑深致歉意，道：「本來我預定一年前，就會歸來，因爲江湖五惡的下落未曾探明，華兒母親慘死狀況，我雖巳獲得些蛛絲馬跡。而另一股強人的崛起，更使得武林中巳泛起一片血雨腥風，因爲他既非正，也非邪，他既欲尋找江湖五惡晦氣，却又與武林朋友爲敵。」

天痴老人這一遭歸來，完全變了，他不避諱夏振華，不僅將江湖五惡說出，也將他母親慘死情形說出。

夏振華此時並沒有流一滴眼淚，祇是靜聽着。因爲他巳經知道，他的一生是一篇血淚詩篇，當然這些血和淚，必須由人和事所堆積而成。祇是這些人，這些事，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他並非沒有眼淚，而是不敢流淚，因爲他要作「天下第一劍」。而爲自己洗清一身血債，這祇是他生命中的一部份，他要奪囘武林奇書——玄武聖篇，更要蕩羣魔，靖寰宇。他要爲武林開太平。

「師父！我母親是如何死的？」終于他問出了。

「是被羣魔攻逼，重傷致死。」天痴老人漫應着。

「哼！羣相攻逼，看我那日掃蕩羣魔，我必須掀起他們羣相攻擊，才容易使他們死在羣魔攻逼之下。」

他說時，雙目精光畢露，臉上滿佈殺氣。直看得武林三傑心頭皆爲一顫。

天痴老人却朗朗地一聲狂笑道：「華兒！我巳看過你練劍，果然這一套神奇劍法，你巳練到變化難測，掠地生風，爐火純青之境。」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這兩年中，難爲了三位叔叔，爲你担憂。我想你在『浮雲指』和『流雲掌』也必同『追雲劍』法一般，有着驚人的成就。」

武林三傑此時都各懷心事，故始終未曾開口。此時聽天痴老人問到華兒的指、掌功力時，臉上都閃過一層笑意。「老哥哥，華兒的浮雲指功夫，却是青出藍，而勝于藍了。我們每次看他施展此種功力時，但見彩雲飛洒，落花片片。不僅陰柔之力，令人無法忍受，丈許之內的古松，亦皆肉綻皮開。」

追風叟一高興，早又狂態畢露，朗笑連天。

天痴老人微微一嘆，道：「難得三位賢弟肝胆照人，華兒他日成就，皆武林三傑所賜。」

知足翁趨身上步，淡淡笑道：「老哥哥，我們武林三傑的命運，彼此相互關連，何必如此見外？」

他掃了追風叟和逍遙客一眼後，又道：「至于華兒武功，皆由老哥哥親自所授，我們反從旁獲益良多。不過可惜我們年華老去，不然，眞還可藉這絕招神技，做一些有益之事。」

「壯哉！知足翁，上蒼必佑，你爲天下蒼生着想，二十年，三十年，無人敢動你分毫。」天痴老人朗笑着。

知足翁臉上微微一熱，淡淡地一笑道：「老哥哥囘來後，我們正有許多疑難請益。祇是今日夜巳深，還是留着明日再談。華兒也正等着練『飛雲筆』和『古瑟琴』兩般絕技。」

夏振華聞言，也就一躍而起。「師傅！你替我帶的古瑟琴呢？」

天痴老人也朗笑連天。道：「到時總有一柄古瑟琴給你練習，決不要你彈劍代琴音。」

知足翁扶住天痴老人，追風叟和逍遙客緊隨身後，一直伴送到石屋邊，始分別返囘石穴。

× × ×

時光荏苒，轉瞬又是中秋，天痴老人歸來，亦有三月。

夏振華雖然仍然競競業業練功，顯然巳失去往日那種活潑朝氣。每當練功完畢，他再不飛行于古樹梢頭，或同追風叟追逐嬉戲，有時撫着劍柄，在石屋房的墳丘之上。有時則呆立惡潭之邊，望着碧綠的潭水。有時則望着悠悠白雲，這孩子年紀雖小，心情却有很大變化。知足翁對他關心備至，也曾同天痴老人商量過，但找不出他何以會一變至此。

這日，夏振華又坐在墳丘之上，望着悠悠白雲，知足翁呆立在他身邊，約有半盞茶工夫，竟未發覺。

「華兒！何事使你如此，同叔叔說，那怕就拚掉老命，叔叔也必使你如願。」

知足翁雙目潤濕，低低地說着。

夏振華聞言，一手抹去角上的淚痕道：「叔叔！我想去母親墳上，祭奠一番，以盡人子之份。」

「孩子！你的武功在未練成之前，是不能離此的，雖然你以追雲劍法，將無敵于天下。但魔頭們，有練成古瑟琴者，有練成飛雲筆者……」知足翁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孩子！固然你不必藉『古瑟琴』和『飛雲筆』去勝過兩派魔頭，但所謂知己知彼，應付自如，你師傅曾說過，『古瑟琴』乃集氣功之大成，以琴音克敵、制敵、敗敵。孩子！祇待你武功練成之後，叔叔先陪你去。」

知足翁說得十分誠懇，夏振華一向對知足翁特別敬重，對知足翁所言，自也信得過去。

「叔叔！你知道我母親墳墓在何處？」夏振華又低低地追問着。

「孩子！這個你放心，待你武功練成，我們不僅陪你去祭奠，還要在你母墓前，宣佈仇人的惡跡。孩子，你師傅曾在你母墓前明誓，他要使你成爲『天下第一劍』。故在你武功未練成之前，決不能告訴你。」

知足翁的話似勸慰，也成爲哀求。「孩子！你不可辜負亡母一片苦心，更不可辜負老哥哥一生心血。如果你不力圖奮發，武功練不成，報仇雪忿，必成泡影，還談甚麽蕩羣魔，靖寰宇，作一個『天下第一劍』。」

這一番話，說得夏振華毛髮聳然，雙膝跪了下來。「叔叔！華兒錯了。」語落，長劍應手而出，白光飛洒，面前那株合抱古柏，竟被揮成兩段。

一陣暴響，震蕩在空際。他似欲一吐胸中悶氣，也似欲一明其志。

追風叟和逍遙客都趕過來，見夏振華面色凝沉，手握長劍，挺挺而立。正欲問出，却被知足翁眼色所制住。

天痴老人的喚聲，也震蕩在空際。

「飛雲筆」共分十二招，亦即地支之數。其中有制敵之技，有克敵之能，如果未能練就此種神功，必被其所制。

夏振華天資超人，領悟力高，不半月工夫，皆心領而神會。雖然在運用招式上，尚不能窮極變化，施展開來，却也風雷暴發，威勢驚人。

尤奇怪者，飛雲筆可用普通毛筆醮滿墨汁。從容却敵，飛洒之間，點點墨漬，化作粒粒飛丸，置人于死。

夏振華練完此功力之後，仍得捺下心中怒火，因爲練成「古瑟琴」並非一朝一夕之功。

這日，武林三傑又羣集石屋中，夏振華坐在天痴老人脚前，靜聽着暢論武林大局。

倏地，天痴老人朗朗地笑道：「華兒巳練就了劍、指、掌、筆。按五絕奇書，若就練成三種以上，就可擊敗任何一種。如果各走極端，於是在每一種上，深具工夫，却無克敵之效。」他說時，老臉上微露笑意，「但我們要華兒成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故必須再將『古瑟琴』練完。好在他內體巳集你三家功力，才免去了再練其餘各種武功。」

逍遙客嘴角動了一下，幾番欲言又止，但終于朗朗一聲笑出。「老哥哥！我們還有一事，心中存疑，迄未解開，按說你離開兩年時間，在我們老年人看來，是何等漫長。」

他掃了知足翁和追風叟一眼，又復朗笑道：「如果在這段時間，出了亂子，而華兒武功，又未練成，豈不……」

下面的說，他不好說出，故倏地止住，天痴老人也僅以微笑作答。

逍遙客似巳看出此中蹊蹺，又朗笑道：「老哥哥！據小弟推測，追訪羣魔，是確有其事，你躲在另一處，又是一囘事，故此我們行動皆在老哥哥俯視之下。」

天痴老人又是淡淡地一笑，似承認。

但他却慢吞吞地，從身上取出一柄晶瑩玉潔的古琴，他手摸撫着古琴，一手按在夏振華頭上，微微地一聲短喟，道：「翁華兒！我所以遲遲授你『古瑟』這卷奇書，以你武功基礎，加上我們四人所輸投于。你身上之眞元之氣，足可以睨視武林。但『古琴』……」

他似不願說出，且中間顯然是有難言之隱。

倏地，他雙目神光暴射。似乎決定了一件大事，才顫顫地說道：「華兒！你練完古瑟琴之後，非至不得巳時，不得使用，我想就是五惡之雄的一尊子，雖然他奪

得那卷奇書，未必能練得登峯造極。」

他擧首遙望着雲天，喃喃地，是傾訴，是自語：「我那日途經泰山，那琴音，顯然係『驚濤駭浪』第二曲，且雜有少女之歌，難道一尊子老魔頭，自己並未練成此種武功，反由別人代練……果如此，那末，後果眞是不堪設想，這一片血雨腥風，甚至是空前未有的浩刦，不僅無法倖免，或者，祇有更將擴大其範圍。」

聽得武林三傑一個個老臉變色。夏振華一聽有人已練完「驚濤駭浪」第二曲，心中不由大急，暗忖道：「我要不迅速練成，豈不被別人奪去這『天下第一人』之稱譽？」

當下朗聲叫道：「師傅！我先從第三曲練起罷！」

天痴老人聞言一愕，悽然地說道：「孩子！這『古瑟琴』，非其他武學可比，必須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否則將一事無成，甚至將落得一個終身殘廢，遺恨千古了。……」

他的話說得十分緩慢，但聲音中略帶悲愴。

「師傅，難道你忘記了所謂從權嗎？」夏振華兩眼連眨，且微露笑意，又繼續說道：「既然江湖中有人已練成『第二曲』，華兒如果再從『第一曲』，而『第二曲』，再而『第三曲』，豈不要躭誤許多時間，故此祇有先從『第三曲』起，既有克敵之能，就是再練第一和第二曲，也不至……」

別看他年紀小，小心眼兒，却是隱藏着無窮機智，武林三傑幾乎喝彩而出。

而天痴老人却面含怒意，雙目神光暴射，冷冷地喝道：「孺子何知，豈不知弄巧而成拙，武學一途，必須時間、經驗和努力，三者缺一而不可。『古瑟琴』爲五絕奇書之首卷，必須其餘四卷皆已練成，且皆出神入化，否則武林中也不知有多少人練成此種絕技了。」

他愈說聲音愈高，額上靑筋暴閃，嚇得夏振華冷汗直流，全身直冒寒風，雙膝一彎，跪在石榻之前。

天痴老人的朗朗之聲，又已震蕩在空際：「從今日起，從子至辰，皆練琴之時，期以三年之內，俾有所成。」

他沉吟有頃，繼追：「以汝資質和稟賦，或者不必再費三年時間。」

夏振華跪在地上，連大氣也不敢出，因爲天痴老人，從未對他正顏厲色過。雖然他心中酸酸地，但老人之言，字字金玉，故無不拜授。

天痴老人遞過古琴之後，就開始講述「行雲流水」第一曲之口訣。

這「行雲流水」，果眞似行雲，若流水。祇聽口訣，就能體會出高山流水風韻。且詞句鏗鏘，似金似石，若用琴音傳出，怕不更可懾人肺腑。

武林三傑氣功皆臻上乘，聞此絕世口訣，也深感一生受用不盡，當下朗朗地一笑。

× × ×

「孩子！當羽毛豐滿時，就是振翅翔飛時候。」天痴老人朗朗之聲，雖然還震蕩空際，迴音歷歷，但人踪早杳。

武林三傑也趕到石屋內，見天痴老人慘然之色，心頭皆爲之一緊。「老哥哥！華兒走了。」

這短短一句話，包含了諸般情感，是愛、是喜、是感懷、也是希望，因爲他們的目標，就是要他能振翅高翔，雄視四海，作「天下第一劍」。

「華兒的羽毛已豐，天下可以去得，祇是他太過純眞，我們必須予以指導，否則，以他的武功，既可爲聖，亦可爲魔，爲聖可以靖寰宇，爲魔則造成武林中整個血雨腥風。」天痴老人低低地說着。

「這孩子仁心義胆，豪氣干雲，且志切親仇，時時以五絕奇書爲念，老哥哥大可不必担心，華兒决不致走上歧途。祇是他剛出道江湖，一切都需人照顧，還是我們早些趕去。」知足翁淡淡地說着。

逍遙客也朗笑道：「我們暫以一年之期，追風叟往西，知足翁向北，我去東嶽一帶，老哥哥在此，聽候佳音。」

他們這些人，也沒有什歷收拾，說走就走，更沒有世俗拘束。因爲在他們心中，如何使夏振華，成爲天下第一劍，才是眞正的願望。

雖然他們未曾說出，這不僅成爲默契，也正是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整日所渴望之事實。

當武林三傑走時，風雪仍不停飄落，石屋中，竟連連傳出幾聲怪嘯，一朵紅雲冒風雪而疾降。天痴老人撫着「飛花」羽毛上的雪花，似慰藉、似感懷地細語着。

這碩大無比的蒼鷹——飛花，昂立在石屋之前，引頸一陣長鳴，聲震長空，四野皆爲之震動。

天痴老人將一包衣物掛在飛花巨翅之上，又復在牠頭上一拍，輕輕地說道：「飛花！我此番出去，是追尋你小主人下落。……」說完，老眼中竟滴下兩顆淚水。

飛花也似曾懂得老人話中深意，長鳴之聲一落，即已振翼而起，雖然北風呼呼，雪花狂舞，天痴老人端坐在飛花背上，任其飛翔而去。

然而，這茫茫宇宙，何處去追尋，尤其夏振華的行踪飄忽，有似神龍見首，當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聞訊趕來，除聽見一片震驚寰宇的事跡，令人聞之色變外，他又不知奔向何方。

因爲他的武功，已成爲「天下第一劍」。他的機智，更非常人可及。在他的心目中，宇宙之間，祇有天痴老人、武林三傑，才是正人、才是君子。餘子將皆微不足道。

也就因爲這一觀念的形成，許多江湖敗類，不論其武功強弱，皆成爲掌下亡魂，或劍底寃鬼。

且說夏振華自離開孤島之後，雖然他心中所想的，是爲母報仇，爲師雪忿，奪回五絕奇書。但誰是他母親仇人？師傅的雙腿，是誰所傷？他如何去奪回五絕奇書？這一連串的問題，使得他連呼吸，也深感窒息，因爲這些都不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所能處理的事。

但擺在面前的不僅是給夏振華的攷驗，而江湖中一切詭詐、奸險、陰毒、惡謀，都將一一出現，這個天眞而純潔的孩子，也就是相與這些爲敵。

（未完・三）

掌篇歷代名人實錄

陶弘景

混沌書生

古時候，中國有許多修仙講道的人，他們住在深山古洞裏，不和外邊打交道，專心一意地煉仙丹，希望有一天把仙丹煉成功，吃下去，使自己長生不老。

當然，在科學發達的今天，如果再有什麽人要修仙講道，痴心妄想地去煉仙丹，我們大家都要當他是怪物，懷疑是否發生了神經病，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譏笑古代那些煉仙丹的人。要知道，古時候的科學沒有今天那麽發達，還不能懂得一個人必然要衰老死亡的眞理。因此，有人想燒煉長生不老的仙丹，並不能說是什麽不好的願望，何況，他們煉仙丹時也並不全用迷信的方法，一味地去求天地、拜鬼神；相反地，他們經常在深山採藥草，找礦物採集這些東西來燒煉仙丹。正是由於他們這樣辛勤努力，結果雖然不會眞的煉出什麽仙丹來，但在有意無意中却會發現許多新東西，對於醫藥上，尤其對於化學這門自然科學上，有着極巨大的貢獻。

讀者們如果不相信，那末，請看陶弘景的故事吧！

陶弘景，是西元四五二年誕生的。從小很聰明，讀書也用功，還在十歲的時候，就讀了一部神仙傳，這是東晉時候煉丹家葛洪的著作，裏面講了不少煉丹仙的事情，陶弘景對它發生濃厚的興趣，他下了決心，也要像葛洪那樣做一個煉丹家，替人類找出長生不老的好方法。

陶弘景長大後，成爲一位學問淵博的人，當時正是南北朝時候，南方齊朝的皇帝請他到京裏做官，大臣們對他也很尊敬，京城是一個熱鬧的地方，怎麽好研究煉丹呢？在他四十一歲時，決心辭去官職，跑到現在江蘇南部的茅山裏，過着隱居的生活，以後，梁朝的皇帝又幾次派人請他出山做官，他始終沒有答應。

他住在大深山裏，目的是煉丹。爲了採集煉丹的原料——各種植物、動物，尤其是礦物，經常從這座山跑到那座山，遇到好風景，就停下來欣賞一番。體力恢復了，再繼續工作，這樣，一方面可以鍛鍊身體，一方面可以採集煉丹的原料，研究煉丹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新的發現，獲得了新的資料，那就更加高興了，馬上把它寫下來。三卷「本草經集注」，和「別錄」，就是他花了幾十年工夫，累積了許多資料而寫成的著作。

早在三世紀初年，中國已經有了一部「神農本草」，裏面搜羅了許多治病用的藥，陶弘景是讀過這部書的，他承認這是一部有用的好書，但是，憑他多年來在深山裏採集煉丹原料所獲得的豐富經驗，知道這部書裏搜羅的藥還不完備，他的「本草經集注」和「別錄」，就是用「神農本草」做底子，再根據自己累積的資料，加以補充擴大而寫成的，本來，在「神農本草」上，所列的藥只有三百六十五種，經過陶弘景這番努力，在「本草經集注」和「別錄」裏，增加到七百三十種，比「神農本草」，足足增加了一倍。

陶弘景的貢獻還不只這一點，他既是一個煉丹家，和一般古代的醫藥家就有所不同。古代的醫藥家弄清楚藥的性質、效用，也就滿足了，煉丹家呢？却還要把這些藥加以化驗、配合，希望苦煉出仙丹。這就比醫藥家的工作進了一層。化學——這門研究物質和它的變化的科學，就是經過中國古代煉丹家的長期摸索，到了十八世紀由歐洲的科學家們創立起來的。

當時，陶弘景在化學上已經作出許多貢獻，其中比較重要的，是發現了區別硝酸鉀（KNO_3」和硫酸鈉（$NA_2SO_4+10H_2O$）的方法。

硝酸鉀是製造火藥的一種重要原料（另外兩種原料是硫黃和木炭），我們通常叫它做硝石、古時候，人們給它起了焰硝、火硝、苦硝或生硝等名稱，它和吃的鹽差不多，顏色是白的，不過味是苦的。當時，曾經用它來醫治血淤，積熱等疾病。在神農本草裏把它列爲上品藥。

另外，還有一種和硝酸鉀相似的東西，顏色也是白的，味道也是苦的，古時候人們叫它樸硝，有時也叫它芒硝。水硝、馬牙硝或皮硝。這種東西的主要成份却是硫酸鈉，和硝酸鉀的性質不同。

陶弘景在煉丹時，要利用硝石作爲原料，但是這種東西和樸硝差不多，顏色和味道跟樸硝沒有區別，一不小心，就很可能錯用了樸硝。用什麽方法來區別這兩種東西呢？這對陶弘景說來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因爲在陶弘景以前，從來沒有那個煉丹家能够找出這種方法。

有一次陶弘景聽說有人找到一塊硝石，用火燒它，結果會發生紫青色的火焰。

陶弘景聽了很關心這件小事情，他想，爲什麽我用的硝石，用火焚燒時却從來不會發出紫青色的火焰呢？

於是，陶弘景不辭辛苦，在深山裏到處找尋那種白色的和鹽差不多的東西，不管它是硝石還是樸硝，這樣搜羅了一大堆，帶回來試驗。陶弘景把這一大堆不能够確定是硝石是樸硝的東西，分別地用火燒過。結果有的果然發出了紫青的火焰，有的却仍舊沒有。於是陶弘景作出這個結論，眞正的硝石，用火燒了會發生紫青色的火焰，否則，就只是樸硝，不是眞硝石。

這樣，在世界上，陶弘景就是第一個找出了鑑別硝石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很科學的，它和今天化學家們鑑別硝酸鉀的方法完全相符合。當然，陶弘景在化學上的貢獻，還不止這一點，不過，在陶弘景的許多貢獻中，這一點要算最偉大。因爲硝石是化學工業中極重要的原料，例如製造火藥時就絕不能缺少它。中國人所以能够發明火藥，和陶弘景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最後應該說明，陶弘景煉仙丹的願望雖沒有實現，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實現，但是他畢竟活到八十五歲的高齡，到西元五三六年才逝世，當然，這不是由於他吃了什麽仙丹，而是他經常利用採藥的機會，不斷地鍛煉身體的結果。

（完）

長劍篇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見鳳七先生一定要和他比一比燕子飛絕技，恐怕敵不過，只好應命，鳳七先生連出三招，幸好他在姜隱君處領會了借力引力的身法融於對打招式之內，避過三招，鳳七先生見這三招打不倒他，在惱怒之下，施展出在七指雪山苦練經年的「無敵混元氣功」，身子鼓起似一氣球，足不沾地，輕飄飄飛起來，五指箕張，有如五股鋼叉，準備撲向關雪羽，忽然聽到女兒鳳姑娘跪下爲關雪羽求情，鳳七先生怒氣未消，雖然放過關雪羽，仍想向秦照八人下手，經關雪羽說情，答應跟他們父女同七指雪山，秦照等人才揹負災銀而去……

爲情絲所困　皈依入佛門

明本道：「我……本來就分不清嘛……不過鵝蛋我知道，個頭兒最大嘛。」

明智道：「我……我算是眞服了你啦，得！咱們今天到此爲止，不用談了，再談下去我眞想揍人啦！」

瞧他氣得那個樣，咬牙切齒的看着「明本」，眞像是要一口把他給生吞下去。

「你生什麼氣嘛，就是因爲你是我的好師兄……我才把心裏的話都跟你說……你幹什麼要揍人嘛？」

「好了，好了，你有完沒有啦？」

「人家還有好多話彆在肚子裏沒說呢，你不要聽那就算了！」

「啊——」明智眨着一雙大眼睛，咕嚕嚕直在明本臉上轉着：「那就說吧，不說出來可要彆壞了！」

「就是囉——所以人家才要說嘛！」

「你倒是說呀！」

「是……是……」明本那一張四四方方的大臉蛋子一下子變紅了。

「是什麼，你怎麼不說呀？咦？」

「師……兄，你別嚷嚷呀。」明本吶吶的道：「我說了，你可別告訴外人，要不然我可是只有跳崖一死……」

「噯呀……這……是什麼大事呀？」

「沒有……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是女人……女人……的事！」

「女人的事？」

明智小和尚笑得兩隻眼成了兩道縫：「說……給我聽聽，我給你拿個主意！」

「是這樣啦……」明本小和尚的臉更紅了：「咱們廟裏來了個姓麥的大……大姑娘，你總知道吧！」

「喝，好小子！」明智張大了眼，用力在他師弟肩上拍了一巴掌：「有眼光，還眞有你一手，怎麼樣啊？」

「你說什麼啦……可不許瞎說……」

明本又舐了一下厚嘴，吃吃的說道：「是這樣啦……那天……她進廟的時候，我見着了——」

「啊？」這一次該明智緊張了：「長的怎麼樣？聽說美得不得了，是不是？」

「那……那還用說……所以我才問仙女是什麼樣？依我看這個女人也許是下凡的仙女娘娘！」

「眞有這麼美麼？」明智小聲道：「你倒是說說看，她是怎麼個美法？」

「我……我可是說不上，反正……反正……」

「反正個屁呀，你倒是說出來呀！眞是——」

「反正我說不上就是了！」

「眞洩氣——不過，這話你也只能跟我說，要是給廟裏大師父們知道，哼！非割你耳朵不成！」

「噯……呀……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明本可眞是怕了，一個勁兒直向明智討起饒來了，弄得明智左右不是，又好氣又好笑，安撫了半天才算把這個傻小子給收住。

「眞他娘地——」明智氣不過的說道：「你說吧，晚來有晚福，明法那小子可眞有福氣，單單選上他來侍候這位大姑娘，每天進進出出，我的天，這該是什麼造化呀……」

「可不是……我跟他說了好幾回，叫他生一次病，他都不肯……」

「生一次病？」

「是呀……」楞小子說：「你想想，他要是生病了，總得找個人代他吧，這裏面就祇有我來廟的日子短，不找我代你說還能找……誰呀？」

「好小子——說你笨，你可又變聽明了……虧你怎麼想出來的……」

兩個小和尚正自說着體己話兒，忽然身側四週靜寂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就連簷前嬉戲的山鳥也似突然不再叫喚了。

「明智」下意識的回頭一瞧，可了不得，這一看之下，頓時就楞住了。

「明本」傻呼呼地也回過頭來，登時他也楞住了。

敢情這麼會兒的工夫，其他和尚都進去了，這倒沒什麼好令人吃驚的，令他二人驚嚇的是，不知什麼時候，身後那個茅亭裏多了一個人——正是他們剛才談起來的那個新來廟裏的「麥」家姑娘。

雙方距離並不很近，因此二人一番對答，倒不虞爲她聽見，只是小喬來得太巧，正當節骨眼上，二小僧心裏有鬼，作賊心虛，猝有所見，自不禁心中打鼓，難以自已了。

「我的……天……阿彌陀佛……」明本上下兩排牙齒直是打顫：「這……這是在做……夢吧！」

「你……閉口！」

一向挺機伶的明智，說了這句話，也不知如何自處了，用胳膊肘子撞了明本一下。

「走……走了不的……快走……」

明本饒是脚下在走。那對眼珠子偏偏就是離不開亭子裏的那位漂亮姑娘。

「兩位小師父慢走一步，可以嗎？」

聲音裏透着清脆，簡直似新鶯出谷。說話的正是亭子裏那位新來廟裏的大姑娘，他們甚至於還知道她姓麥。

一聽見這句話，兩個小和尚頓時站住了脚步。

「這……」明本和尚用胳膊撞了明智一下。那張臉簡直像是一塊紅布一樣：「她……她在跟我們說……說話呢……師……兄！」

師兄也高明不到那裏去，別看剛才說起話來頭頭是道，這會子事到臨頭，却也一樣的罩不住。

「啊……女……大姑娘……妳是跟我們在說話嗎？」

麥姑娘緩緩的由亭子裏走了出來，一直來到了他二人跟前站住。

「當然是跟二位小師父說話，這裏可沒有外人呀！」

二人一聽，四下再一打量，可不是，這裏除了自己三人之外，再也沒有旁人。

敢情這些和尚不習慣與婦人女子打交道，原本三五成羣的，乍然看見了麥小喬的出現，俱都自動避開一旁，明智明本小師兄弟兩個只顧了談天，沒看見，現在看見了，再想迴避却是晚了一步。

麥小喬固是一派天眞，落落大方，却不知兩個血氣方剛的小和尚，心裏的這份子難過！

「是……沒有外人……」明智嚥了一口口水，吶吶的道：「女……女施主妳可有什麼事……麼？」

明本結巴着道：「是……大姑娘……啊女施主……你有事……嗎？」

明智瞪了他一眼，明本自以爲說錯了話，趕忙捂住了嘴，低下了頭。

麥小喬見狀，實在忍不住，微微一笑。這一笑，兩個小和尚可都直了眼，一顆心更是忐忑亂跳，簡直亂了方寸。

「是這樣……」麥小喬收斂笑容道：「我是想知道出雲老和尚他住的地方，你們能帶我去麼？」

明本連連點頭道：「是……好……方丈住的禪房，我知道……」

明智撞了他一下，經過了這陣子緩和，他總算勉强的定下了心思。

「女施主是要見我們的方丈師父麼？他老人家現在正在坐禪，可不知醒了沒有呢！」

「這個我知道！」麥小喬道：「你們只帶我過去瞧瞧，要是他醒了，我就找他說幾句話，要是還沒醒，我自己再回來，這樣可好？」

不等聽完了話，明本就連連點頭道：「好……好……」

明智瞪了他一眼，便想罵他兩句。蓋因爲廟裏的規矩，要見方丈，可不是隨便的事，先得要主持師父問清楚了才能決定，明本既然已經答應了，自己也就不便再改口，再說對方姑娘既是方丈帶來，自然淵源甚深，也就跟着點了一下頭。

「老方丈他住在那一頭上……女施主這就要去麼？」

「麻煩你們了！」

就這樣，兩個小和尚不由自主的帶着她一逕來到了後院，穿過了一進月洞門，又拐了個彎兒，就來到了出雲老和尚平日打坐的禪房。

即見一個小沙瀰正自拿着拂塵在門前發楞，看見了三人來到，忙即迎上來。

明智小和尚道：「原來是明光師兄在這裏，不知老方丈打坐醒了沒有，這位女

……施主要見他老人家呢！」

「明光」和尚單手打着問訊，向麥小喬施了一禮道：「方丈剛才已經醒了，只是到後山去了……說是姑娘來了，請自個先進去坐坐，他老人家去去就回來。」

麥小喬點點頭道：「原來這樣——」

隨向身後兩個小和尚點頭道：「偏勞你們了，還沒請教兩位小師父法號是什麼？」

「這……」明智雙手合十的道：「我叫明……智！」

「我叫明本！明……明本！」

麥小喬問：「你們來廟裏多久了？」

「他……四年！」明本結結巴巴的道：「我……我兩年！」又指了一下負責看守老方丈門戶的那個「明光」道：「他叫明……光，來了五年！」

明光和尚雙手合十的欠下身子，喧了一聲佛道：「阿彌陀佛——女施主這就要走了麼？」

麥小喬搖搖頭，奇怪的道：「誰說我要走？」

「明光」驚得一驚，退後一步，又自喧了聲：「阿彌陀佛——小僧聽方丈師父說起，說是女施主在廟裏只是住上幾天，不久還會走的！」

「是麼！」麥小喬「哼」了一聲便不再說話。內心却賭氣的想着：老和尚還是不相信我眞有從佛的意頭，怪不得一直叫我唸佛，連經文也不講一句給我聽聽，哼哼，他想我在這裏只是住幾天就走，我偏偏就不從他的心意……也許日子久了，他見我果然有從佛的心意，便眞的收留我了，嗯！我就是這個主意！」

是時，廟堂裏傳過來幾聲雲板聲音——和尚們用膳的時間到了。

明智、明本兩個小和尚雙雙躬身合十告辭，麥小喬道了謝。遂即走進出雲和尚的禪房。

山上天黑的快，這會兒工夫，四週已現出了沉沉暮色，「明光」小和尚燃起了一盞油脂松燈，奉向案上，麥小喬才發覺到桌上陳着一巨幅新寫的字，墨迹新乾，想是出自出雲老和尚的手筆。

明光小和尚低頭看着，嘻道：「呀！老師父又寫字了，却不知是寫些什麼？」

小喬走過來就近細看，閱讀之下，雖不甚明，却感覺到老方丈不愧是有道的高僧，這篇「偈言」，眞個海闊天空，有一代大禪的家風。

留偈寫的是——

『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

蝶夢南華方栩栩，誕誕誰誇半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

小喬一唸再唸，只覺得字裏行間，無限氣勢，眞正是「擲地作金石之鳴」，一代大禪大解脫的手筆，這就無怪乎禪家比丘，有佇足泊化的一定公案了。

明光小和尚瞇縫着兩隻小眼，一個勁兒的眨着，彷彿是不能意會，眼巴巴地望向小喬求解。

麥小喬搖搖頭，微似汗顏的道：「別看着我，我也不能全懂……不過，啊呀！莫非是老方丈這次坐關，悟出了什麼，倒像是一副已經解脫了的樣子……那倒是值得恭喜呢！」

她拿起燈來，細細地又看了一遍。

老和尚這幅字，寫的是龍飛鳳舞，氣廻白雲，眞正叫人愛不忍釋。

一隻素蛾恰於這時自外投入，撲翅向燈之際，不愼墜入油中，隨即爲火焰所燃，滋滋作响。

小喬呼了一聲，忙自伸指搭救，蛾雖救出，無奈身沾燈脂，早已燃成焦炭。

明光小和尚雙手合十連連道：「罪過，罪過，阿彌陀佛！」

麥小喬一時祇管看着那燒焦了的蛾屍發呆，不自覺的湧出了一汪熱淚，直到她陡然覺出時，兩粒晶瑩淚珠，已簌簌跌落，相繼落在老和尚書就的字紙之上。

「唉——我這是怎麼啦？」

抬起了腕子，揉了一下眼睛，祇覺得最近自己像是變得很是脆弱，動不動就是想哭。

「明光」小和尚顯然有所驚，直着眼道：「姑……姑娘妳哭了？」

「你又看見了？」

說了這句話，她就把頭轉向一邊，向着窗外眺望出去，却爲了小小一隻飛蛾的死，憧憬着人生的苦短，由此而觸發了所謂的「慈悲」。

「呀——」禪房的門被推開來，胖嘟嘟的「明法」和尚，手上端着一個托盤走了進來。

「姑娘原來在這裏，我還當是師兄跟我鬧着玩兒呢，吃飯了。」

他一面說，隨即把一盤素餐擱在几上，合十而退。

麥小喬看着明光道：「小師父你不吃麼？」

明光說：「小僧早已用過了……姑娘請吧！」

說完合十也自退出。

麥小喬倒眞是有點餓了。

今天的飯菜一如往常，並無特別，只是看過去却像是特別的香——一碟黃芽白菜，一碟山筍素菇，一大碗黃米飯，香噴噴地直冒着熱氣。

麥小喬便老實不客氣的全數都送進肚子裏，須臾明法進來收拾碗筷，見飯菜吃得如此乾淨，頗爲驚喜的看了她一眼，原來小喬才來山上最初兩天，心思重重，無心茶飯，送來飯菜，不過略略沾唇而已，怎麼端來怎麼端回去，明法小和尚看在眼裏，心中甚是痛惜，只當她女孩子家食量天生的小，却沒有想到今天她竟然胃口大開，大碗飯菜吃得涓粒不剩，心中自是高興，當下歡歡喜喜收起碗筷道：「姑娘吃飽了沒有？還要不要？」

麥小喬不大好意思的道：「够多了，已經撐的慌了！」

說着微微一笑，低下了頭，不再去接觸對方那雙眼睛，一個大姑娘家吃這麼多，怪不好意思的！

明法小和尚嘻嘻笑道：「我們住持師父很關心姑娘的身子……他說姑娘練過武，有一身好本事，練武的人一定得多吃，可是連天來，姑娘妳却吃得這麼少……還當是妳有病了呢！」

麥小喬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

小和尚把碗筷收起到托盤裏，又去一旁冲茶侍候，麥小喬過意不去的阻止道：「喂！你可別這樣，我可不是朝山進香的客人，我還打算在這裏一直住下去呢！」

明法端着一碗茶進退不得，一臉的憨態道：「這……」

麥小喬一嘆道：「既然已經泡了，就放下來吧……記住下回別再拿我當客人就是了！」

明法應了一聲「是」！擱下茶，又要雙手合十，十根指頭對了半天，才算整齊了，這才合十一拜，告辭出去。

麥小喬忍不住「噗」地一笑，又綳住了臉。心裏由不住忖着，爲什麼這些小沙彌個個看來都是傻裏傻氣的，簡直是不經事故嘛！

轉念一想，心裏頓時明白過來，如其說這些小和尚憨態可掬，倒不如說他們一個個不失赤子之心，渾金璞玉，一片純質樸實，就好比是一塊未經雕磨的美玉，經過無上佛法點化之後，來日必將大放光明，人不可貌相，海水豈能斗量，却是不能小看了他們哩！

經此一悟，麥小喬頓時收起了先時對他們的頑笑之心，改以無比懺誠。

禪房裏，隱隱透着一縷淡淡的藏香氣味，耳邊上却又聞得篤篤木魚聲音，敢情和尚們的晚課時間又到了。

麥小喬站起來在佛堂裏踱了幾步，偏偏老和尚此刻仍未見轉回，她顯得有些迫不及待，用手指無聊的在桌面輕輕叩着。

夜風輕啓，嘩啦一聲，揭開案上經卷，她的眼睛也就無意的看見了卷上文字。

「佛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汝今欲從無上菩提，眞發明性，應當直心酬我所聞，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

妙矣！好像專爲說給她聽的，便不由自主的再看下去。

「文殊：吾今問汝，知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

「如是，世尊！」

「文殊答言：『我眞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佛言：『此言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

這幾段經文對於小喬的啓發性很大，她便坐下來，以手支頤，細細思索起來，一時似唔非唔，心裏想着：嗯！我只當出家是再容易也不過的事了，誰知道佛學敢情竟是如此博大精深，看來就是捨身從佛，作一個四大皆空的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啊！

由是心裏着實恐慌起來。

她忖道：怪不得老和尚一直不肯給我說「三皈依」，也不要我剃落頭上這「三千煩惱絲」，看來我確是頑愚不堪，連幾行簡短的經文偈語也是看它不懂，這便怎麼是好呢？

心裏這個愁呀……

翻過正面，見棉紙標籤，書寫着「大佛頂首楞嚴經」。

其實這部經典，在佛法中並非必修正經，被認爲是佛經中一部富於戲劇性的著作，但是它的結構却極嚴謹，由於這種經乃出自荒唐的武則天女帝時代一個和尚的口述，因此千百年來，爲人屢屢挑剔，這就犯了「依人不依理」的從學大忌，那便是「邪人說正法，正法也成邪，正人說邪法，邪法也成正。」大錯特錯的觀念了。

其實綜觀起來，印度的佛經，又有幾部不是出諸於口述呢！就連孔老夫人的論語，又何嘗不是出之「口述」？至於道教中的必修經典「老子」一書，更是秦漢時代的「集體創作」。話似乎扯得太遠了。

麥小喬看了看封面，記下了經名，便又翻回來琢磨着先前的那幾段文字。

她原本冰雪聰明，唔性又高，幾經推敲，果然便爲她唔出了其中的「哲理」，自個兒深思起來。

從個中的「哲理」想到了「實體」，而「輪廻」「宿業」更是千萬年來人們永不曾解開的一個死結，她可就越想越糊塗了，最終在唉然一嘆之後，闔上了書。

「我太渺小了，太淺薄了，如何能盡透這個中深奧！最好能找些淺顯的來看看才好。」

一念之興便站起來，踱向一旁。

老和尚不愧是飽學之人，四壁經書浩瀚，「汗牛充棟」，其中並非全是佛家經書，也有屬於「入世」之作。

她自幼出身於富宦之家，雖是「書香」世家，却不曾唸過多少書，這是她最大的遺憾，每見人家學富五車，心裏直覺的便生欽佩。

這一卷「民婦吟」便吸引了她，就手抽出來，燈下展開，見民歌一首——

「有所思，
乃在大海南，
何用問遺君？」

聳一聳眉尖，這才是對了她脾胃的東西。

「雙珠玳瑁簪，
用玉紹繚之。
聞君有他心，
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
從今以往，
勿復相思，
相思與君絕！」

啊呀！可眞說到了她心眼兒裏頭去了，正是「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那「從今往後，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更像是刺到了她心裏的痛楚！

眼淚在眸子裏打轉，再看下文：

「鷄鳴犬吠，
兄嫂當知之，
妃呼狶，
秋風瑟瑟晨風颸，
東方須臾高知之。」

敢情這是一首漢朝民婦的民歌，歌名「有所思」，敍述當時棄婦心聲，歷歷如繪，而「生活」與「現實」畢竟是不可分，是以當「鷄鳴犬吠」天亮之時，「兄嫂當知之」，還是得快起來吧，「妃呼狶！」「兄嫂當知之」一句更說明了「唉……苦命的人哪，我還要去餵豬呢！」

歌詞裏的聲聲凄凉，深深感染着此一刻的麥小喬，她本至情中人，更不禁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關雪羽，你這個忘情的人……怎麼就見異思遷了呢？」

「我只當你至情不貳，是一個專情的君子，誰知你……」

轉念再想，自己實在與關雪羽也沒有見過幾次面，如非「心有靈犀」依恃彼此之間的「默契」，只是從表面上看來，這感情未免過於薄弱了。

她的眼睛自書面上緩緩離開，凝視向一處，思慮的極致，便構成了清晰的畫面，畫面中的人物，無疑的便是關雪羽了。

於是乎「麥家祠堂」的首次邂逅，種下了深摯的一點情因，繼而「竹林夜步」，更見到了他嶙峋的風骨，接下去自己曾誤會了他，誤會他怕死貪生，事實證明自己錯了。「老金鷄」的出現，證明了關雪羽的仁心俠骨，他有情、有義、有仁、有愛、有勇、有智……正是因爲這些，才贏得了小喬的一顆芳心！

她簡直沒有理由去怪罪他，懷恨他……爲了那看不見摸不着的感情嗎？那樣，她未免表現得又太自私了！

「他難道與鳳姑娘不是理想的一對兒麼？」

兩個人本事都這麼大，同屬武林世家，相貌相當，況乎鳳姑娘更有情有恩於他，救過他的命……這樣的一對，該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她的心可眞是紊亂極了，有如亂紅叢中的秋千，一忽兒盪起來，一忽兒又落下去，皎亮的雙瞳在思及這些問題時，忽然變得遲滯了。

她總是在思索着一個問題……

關雪羽豈能負心於已？他那樣的人焉能會負情於人？她永遠也忘不了彼此在凝視時，透過對方那雙俊朗神采的眼睛所傳達過來的「緩緩激流」，這「緩緩激流」四字看似矛盾，其實甚爲恰當，那種微妙感受，也只有當事者自己心裏有數了。

麥小喬正是太過堅信透過對方緩緩激流目神所傳遞過來的「默契」與「摯誠」，乃致於自認爲終身有託，種下了終身不貳的痴心。然而，無論如何，她却沒有想到，半途之中又殺出了一個鳳姑娘來，這鳳姑娘胆大妄爲，好不害羞！

想到這裏，心裏就像是燃了一腔烈火的難耐——其實這鳳姑娘她却也恨她不來。這一切也只有怨自己的命！夫復何言？

想着想着，只覺得無限氣餒，簡直不知道如何排遣才好，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正待闔上手裏的書，却似覺得身邊彷彿立着一個人的影子。

她霍地轉過身來，不由得嚇了一跳：「啊！」

敢情不知什麼時候，出雲老和尚竟然已經回來了，看他那般從容姿態，顯然已經在那裏站了半天了。

「大師父，你來了很久了？」

「嗯，有一會了，阿彌陀佛！」

說着和尚身形向前移了幾步，欠下身來，把適才小喬所閱着的一卷「民婦吟」取在手，看了一看，微笑道：「姑娘看這書寫的可好？」

「啊……」麥小喬怪不得勁兒的道：「我只是隨便翻翻而已。」

她既決心出家，便該一心唸佛，讀經，此刻的涉獵別物便證明她猶有凡心。

老和尚看在眼裏，自然心裏有數，隨即在一具蒲團上趺坐下來。

「阿彌陀佛，姑娘來此已有多少日子了？」

「有五天了！」

「可曾習慣這寂寞的沙門生活？」

「我覺得很好，」麥小喬隨即接下去道：「我今天來看你，正是想要問老師父你什麼時候爲我正式持戒，說三皈依？」

「呵呵……」出雲和尚微笑了一聲道：「姑娘你還沒有弄清楚，在妳沒有具備出家的信念與資格以前，老衲是不會爲妳剃度與說三皈依的！」

麥小喬皺眉道：「怎麼樣才叫具備出家的信念？難道我來這裏是鬧着玩兒的？還不算有信心？」

「不然，不然……」老和尚搖着頭道：「在我看來，姑娘之決計要剃度出家，只是一時激動，而非出自本心，在老衲來說，這便不敢苟同了。」

麥小喬蛾眉一挑，不勝氣惱。

她這裏話還未曾出口，却發覺到老和尚笑得那麼神秘，一念忽興，她隨即垂首不再言語。

老和尚那個微笑，如其是微笑，不如說含蓄着深深的責備之意：咄！妳還要嘴硬麼，一個出家的人，豈能如此氣慨，聞過則怒乎？

想了想，終是不肯甘心。

輕輕一嘆，麥一喬幾乎哀求的道：「老師父，我生性要强，我已經決定了的事，是不容更改的，你還是依了我好。」

「你是說要儘快皈依佛門？」

「是……」麥小喬道：「這個願望我一天達不到，一天就不能安心……老師父，你就成全了我吧！」

出雲和尚吶吶喧了一聲佛號，一雙慈祥的眸子，微微合攏道：「佛理至高，姑娘妳一時半刻是看不透的，妳能有一顆懺誠的心，實在說已是難得，其實一個人向佛，並不一定非要名山大澤，藏身古刹，只要有心，何時何地，均可肉身成佛。」

麥小喬冷冷道：「這個道理，我實在還參不透，老師父你能說清楚一點麼？」

出雲和尚沉吟着，點點頭道：「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其實方才我早已回來，見妳對着我所寫的經文偈語，一知半解，這又爲何？」

麥小喬道：「那是因爲它們的寓意太深奧了。」

「這就是了！」和尚道：「佛業浩瀚，有如大海，如不能步步漸進，想要一蹴而成，那是無能爲力的，即使我此刻勉强收留了妳，爲妳剃度，正式入門，妳的功業不及，也只能望洋興嘆而已。」

麥小喬一時臉色慘白，失望的道：「這麼說，我便此生與佛門終是無緣了！」

「這便又錯了！」老和尚說：「姑娘請看，芸芸衆生，十里紅塵裏，多的是吃齋唸佛的善男信女，這其中更多大字不識之人，他們只是『持名念佛』而已，只要心生此念，專一致誠，一直繼續下去，便可證得『佛中三昧』，所以，老衲之期望姑娘，也在於此。」

（未完）


H.K.N.G